

致讀者

尊敬的諸位讀者：

大家好！在諸位師長善友的關懷指導下，在《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下，《群書治要譯注》一書終於於2012年四月底由中國書店正式出版發行。其後我們在此基礎上對一些問題進行修正，并排版印製精裝十冊本。

為了讓廣大讀者方便及時的讀到《群書治要譯注》一書，我們現將此次修正版的十冊版電子版陸續傳至網路，方便大家學習。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這套書難免有錯誤之處，懇請各位讀者在閱讀此書時，若發現錯誤，請發送郵件到 qunshuzhiyaowang@yahoo.com.cn。

此外，《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共同聲明放棄該書著作權，歡迎各界人士流通此書。由於本書會不斷更新版本，如欲流通此書，請及時關注群書治要網（www.qunshuzhiyao.com）的最新更新版本。

《群書治要譯注》小組二零一二年四月敬呈

群書治要網網址：www.qunshuzhiyao.com

(唐)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
《群書治要》學習小組 譯注

群書治要譯注

第十冊

中國書局



目錄

卷四十六	申鑒·····	五〇八一
	中論·····	五一一三
	典論·····	五一六七
卷四十七	劉虞政論·····	五一九三
	蔣子萬機論·····	五二二三
	政要論·····	五二三九
卷四十八	體論·····	五三一五
	時務論·····	五三六七
	典語·····	五三八一
卷四十九	傅子·····	五四一五
	袁子正書·····	五五一一
卷五十	抱朴子·····	五五八一

群書治要卷四十六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題解】《申鑒》為東漢末年著名政論家、思想家和史學家荀悅所著。據《後漢書》本傳記載，《申鑒》約成書於荀悅任漢獻帝秘書監、侍中時。當時國家政權掌握在曹操手中，荀悅「志在獻帝，而謀無所用」，於是撰寫此書，申述歷史的經驗教訓，以供獻帝借鑒。他在開篇便申明大義——「道之大本，仁義而已」。同時說明寫書的用意：「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

《群書治要》中，魏徵等也正是本著「鑒前申后」之意，從中節選了相關章節。其節錄內容，皆論為政大體，條理非常清晰，無「奇」「特」「權」「變」之論，反映了史家的平正立場。

【作者簡介】荀悅（公元一四八年—公元二〇九年），字仲豫，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荀子之後。幼時聰穎好學，家貧無書，閱讀時多用強記，過目不忘。漢靈帝時，宦官專權，荀悅隱居不出。獻帝時，應曹操之召，任黃門侍郎，累遷至秘書監、侍中。侍講於獻帝左右，深為獻帝嘉許。獻帝以《漢書》文繁難懂，命荀悅用編年體改寫。乃依《左傳》體裁，寫成《漢紀》三十篇，時人稱其「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又作《申鑒》五篇，「通見政體」。建安十四年卒，年六十二。

政體

【題解】《政體》乃《申鑒》全書第一部分，意為「政治的主體」「施政的要領」。作者首先提出為政之道的根基是仁義，緊接著又陳述了施政要領。例如，想要達到天下大治，須去除四種禍患，倡導五種政治措施；考慮十種危難，任用賢良；明察九種風氣，確立國之常典；謹慎發布赦令等等。

【原文】夫道①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②以經之。群籍以緯之。前鑒③既明。後復申④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⑤。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⑥之。事業以紀⑦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⑧。正身惟恒。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

【注釋】①道：指法則、規律。此處指治國的大道。②五典：指《詩》《書》《易》《禮》《春秋》五經。③鑒：觀察，審察。④申：陳述，說明。⑤申鑒：引為借鑒。⑥綱：約束，控制。⑦紀：處理、治理。⑧承天惟允：承天，順應自然規律；允，信也、誠也。

【譯文】治國之道最根本的，莫過於「仁義」而已。《詩》《書》《易》《禮》《春秋》五經確立了仁義永恆不變的精神主旨，各種典籍又對仁義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和說明。前人的審察認識雖然已經很明確了，後人還要加以申述。所以，古代的聖主明君對於「仁義」的涵義不斷重複闡發，使得仁義的內容博大精深，無邊無際，所以這部書叫做《申鑒》。以天道作為治國的標準，以先王為最高的榜樣，以大臣為輔佐，以百姓作基石；用國家制度進行宏觀控制，用各種事業進行綜合治理。古聖先王的政治：一是順應自然規律；二是自己以身作則；三是任用賢德之人；四是體察民情；五是制定合理的法律制度；六是成就國泰民安的事業。忠誠信實地遵循天道，堅持不懈地修正自己，堅定不移地任用賢明，勤勤懇懇地體恤民情，依照典籍來制定律法，誠樸篤實地建樹功業，這就是古聖先王為政的要領。

【原文】致治①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②。雖四表③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④以章⑤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

法。是謂五政。

【注釋】①致治：使國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②欲肆：欲，欲望。肆，肆行放縱。③四表：指四方極遠之地，亦泛指天下。④文教：文章教化。引申為倫理道德的教育。⑤章：顯示，表明。

【譯文】使國家安定清平的方法是：先要去除四種禍害國家的隱患，然後再推行五項政策。四個隱患：一是弄虛作假；二是假公濟私；三是恣肆放縱；四是奢侈浪費。弄虛作假就會敗壞社會風氣；假公濟私就會破壞國家法度；恣肆放縱就會助長越軌行為；奢侈浪費就會破壞制度規定。這四大隱患不除，則國家政令就無法落實。社會風俗亂了則倫理道德就會廢棄，即使天地也不能保持其常性了；法律被破壞後，社會秩序就會崩潰，即使是君主也不能維持常度了；違背做人的倫常，禮制就滅亡了，即使是聖人也不能夠保全正道了；制度破壞則各種私欲泛濫，就是據有四方之物也不能滿足要求了。這就是所謂的四種隱患。發展農桑來解決民衆的生計；明辨好惡以端正社會的風氣；宣揚倫理道德教育以顯明教化的方向；建設武備以保持政府的威信，明確賞罰來嚴肅政權的法令，這就是「五政」。

【原文】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①。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藉田。后桑蠶宮^②。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

【注釋】^①高布五教、咎繇作士：高，同契，傳說中的商代始祖；布，分散、傳播到各處；五教，即五倫關係的教育（五倫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咎繇，即皋陶，舜之賢臣。^②帝耕藉田，后桑蠶宮：藉田，亦稱「藉田」，古代吉禮的一種，即孟春正月，春耕之前，天子率諸侯親自耕田的典禮；后，皇后；桑蠶，采摘桑葉喂蠶；蠶宮，古代王室養蠶的宮館，此處指蠶房。

【譯文】如果人民連死都不怕，便很難用治罪的辦法來讓他們畏懼；如果人民對生存都失去了信心，就很難用善行來勸勉他們。即使讓商代的始祖高來推行五倫道德教育，讓舜的臣子咎繇來做執法的官員，政令也是難以落實的。所以，在上位的領導人，首先要讓人民富裕起來，使其內心安穩。帝王要耕種劃給自己的土地，皇后要采摘桑葉去蠶房喂蠶。這樣做，可以讓國家沒有無業的人民，田野沒有荒廢的土地；不隨便亂花錢，不隨便濫用民力，全面考慮解決人民生活上的問題。這是所謂的「養生」。

【原文】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①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奸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②其心。慎修其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

【注釋】^①審則儀道：審，審察，弄明白。儀，取法、效法、遵從。^②肅恭：端嚴恭敬。《書·微子之命》：「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譯文】君子之所以能够感動天地，和神明起感應，使萬物各行其道，從而成就天下大治，這都是源於自己能够真心依道而行。因此，爲君者要審明法度，遵從大道，以確定好惡。其實，分清楚善惡比賞功罰罪更重要；批評或者表揚要依據準則和事實。聽其言要詢問事實；聞其名要考察實際情況，看是否有人用狡猾詭詐、弄虛作假、言過其實、巧言令色來蠱惑人心。因此，事情沒有不要求核實的；做事沒有不講求成效的；善事沒有不宣揚的；壞事沒有不曝光的；社會風俗沒有奸詐怪异；人民沒有奢侈的風氣。

從官員到人民，看到利害得失都與自己的行為息息相關，於是就會端嚴恭敬自己的內心，謹慎地修正自身的行為；有罪惡者不會存僥幸的心理，沒有過失者不會擔憂恐懼；想「走後門」無處可行，送禮行賄不起作用。這樣，百姓就會意順心平了。這就是所謂的「正俗」。

【原文】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①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撻^②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彰化。

【注釋】^①精華：此處指最高境界。^②桎梏鞭撻：桎梏，音至故，脚鐐手銬，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刑具，在手上戴的為桎，在腳上戴的為梏，類似於近世的手銬腳鐐；鞭撻，用於對犯罪者實行懲罰，鞭打人的身體祇傷皮肉，一般情況下不傷筋骨，所以古時稱之為薄刑。

【譯文】對君子要用情理來感召，對小人則用刑來威懾。榮與辱是獎罰的最高境界，所以，將禮教榮辱施加於君子，是以情理來治理；用鐐銬鞭撻施加於小人，是以懲治來

管理。君子連受耻辱都不願意，何況接受懲罰呢？小人連刑罰都不懼怕，何況接受耻辱呢？介於君子和小人之間的中等人，則可以刑罰禮教并用。如果廢棄了倫理道德的教養，就會使中等之人墮落成爲小人，如果施行倫理道德的教化，則可以把中等之人引導到君子的道路上去。這就是所謂的「彰化」。

【原文】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①。以遏寇虐^②。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注釋】①不虞：指意料不到的事。②寇虐：指殘賊凶暴之人。

【譯文】小人的性情是，國家對他們寬緩了，他們就會驕縱；一驕縱就恣意妄爲；情急之下就悖道而行；悖道而行就會陰謀作亂。但當生活安然舒適的時候又會恣情縱欲，假如沒有威嚴強硬的手段就無法懲戒他們。所以，國家必須有武備，用以防止發生不測之事，用以遏制殘賊凶暴之人。就是說，社會安定時就發展各項社會事業，一旦出現叛亂，則可以投入戰爭。這就是所謂的「秉威」。

【原文】賞罰。政之柄^①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②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

【注釋】

①柄：根本，此處指手段。②矜：憐憫、同情。

【譯文】獎賞與處罰，是爲政的重要手段。該獎賞的一定要獎賞，該處罰的一定要處罰；而且要事實準確，慎重決定。要通過獎賞，引導人民向善；要通過處罰，警戒人民作惡。爲君者不隨意獎賞，并非祇是愛惜其財物，而是隨意獎賞起不到鼓勵向善的作用；爲君者不隨意處罰，并非祇是憐憫被處罰的人，而是隨意處罰起不到警戒邪惡的作用。獎賞起不到鼓勵的作用，就是「止善」；懲罰起不到警戒的作用，就是「縱惡」。爲君者能够做到不抑制下屬人民做好事，不放縱下屬人民做壞事，那麼國家就會安定了。這就是所謂的「統法」。

【原文】四患既蠲^①。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

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憂（原書憂作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注釋】①蠲：通「捐」，除去，免除。

【譯文】「四患」已經革除，「五政」已經建立，就應該踏實地去落實，讓其穩固地保持下去，力求簡約而不懈怠，儘量寬鬆而不疏忽；順應規律去施政，讓人民自己去過日子；不必干涉太多，讓人民自己去考慮打算；不需要那麼嚴肅便可以成功；不需要那麼嚴厲便可以圖治；垂衣拱手，平和禮讓，而天下便可安定和平。這就是所謂的「爲政之方」。

【原文】惟恤①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求作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過黜②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③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注釋】①恤：憂慮。②黜：廢除，取消。③訐：揭發別人的隱私或攻擊別人的短處。

【譯文】令人憂慮的是選任賢能的十個難點問題：一是不知道賢能在哪裏；二是知道了而不去訪求賢能；三是有了賢能却不能任用；四是任用了賢能却有始無終；五是因小的意見而否定其高尚的道德；六是因小小的過失而抹殺其很大的功勞；七是因微小的短處而掩蓋其整體的善美；八是因誣讒攻擊之詞而傷害忠誠正直之士；九是聽信異端邪說而惑亂了正確的評價；十是因讒言嫉妒而廢棄賢能。這就是「十難」。這十個難點問題不解決，則賢能之臣得不到任用，賢能之臣得不到任用，則國家就不會是為君者的國家了。

【原文】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①和而不同^②。護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③。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咨度^④（咨度作讒嫉）。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謙。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⑤為博。以佞^⑥為高。以濫為

通。遵禮謂之劬^⑦。守法謂之固^⑧。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察。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注釋】①百僚：亦作「百寮」。謂百官。②和而不同：和衷相濟，而又各有所見，不苟同於人。③惟職是司：職，職責；司，履行職責。④咨度：此處指隨便議論猜測國事。⑤侈：誇大，吹牛。⑥伉：驕縱，傲慢。⑦劬：音渠，勞苦。⑧固：鄙陋（見識淺短）。

【譯文】還有，要明辨九種風氣，以確定國家倡導的道德、行爲準則。這九種風氣，一是治國之風；二是衰國之風；三是弱國之風；四是乖國之風；五是亂國之風；六是荒國之風；七是叛國之風；八是危國之風；九是亡國之風。君臣關係密切而又能保持禮儀，百官和諧相處而又不盲目附和；互相謙讓而不爭名奪利，勤勞國事而沒有怨言；沒有人不是一心做好本職工作；這就是治國之風。禮教和風俗不相一致，官職和爵位不被敬重；小臣隨意揣測，平民議論紛紛；這是衰國之風。君主喜歡責備，臣子好逸惡勞；士人喜歡游樂，百姓喜歡游手好閑；這是弱國之風。君臣爭著顯示聰明，朝廷內群臣爭執功勞；士大夫好爭名譽，老百姓好爭利益；這是乖國之風。在上位的人多私欲，在下

位的人多事端；法規朝令夕改，政令出自多門；這是亂國之風。以誇大其辭為博識，以驕傲自詡為高才，以誇誇空談為通達，以遵守禮儀為煩勞，以遵紀守法為固執，這是荒國之風。以苛刻為明察，以逐利為公務；以宰割下屬為本事，以巴結上司為忠臣，這是叛國之風。上下互相疏遠，內外互相懷疑；小臣爭相求寵，大臣爭權奪位，這是危國之風。君主不問臣下國事，臣下不向君主進諫；婦人之言多被採納，私門之令暢行無阻，這是亡國之風。

【原文】惟督^①（督作稽）五赦以綏^②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勸功。四曰哀^③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④赦。必是族^⑤也。非是族焉。刑茲^⑥無赦。

【注釋】①督：督作稽，考察。②綏：安撫。③哀：音剖（二聲），聚集，此處指盡力勸化。④攸：文言語助詞，無義。⑤族：類。⑥茲：益，愈加。

【譯文】再則，應考察對五類人的赦免，以安撫民心。一是推究其犯罪動機而情有可原的人；二是明白了做人道德的人；三是經過勸勉已經有成效的人；四是有眾人取保教化的人；五是可以採取變通措施的人。凡是先王所赦免的，必定是這一類人。不屬於這

類的人，應該繼續給予刑罰，而不能夠赦免。

【原文】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①也。一行而可常履^②者。正^③也。恕者仁之術^④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注釋】①恕：原諒，寬容。②履：會意。小篆字，從尸，即人，從，表示與行走有關。履在戰國以前一般祇作動詞用。③正：合於法則的、合於道理的。④術：大道。道路也。

【譯文】如果說祇有一個字可以始終奉行，那就是「恕」；如果說有一種品行可以始終保持，那就是「正」。「恕」是實現仁愛的大道；「正」是道義的要點。這是最重要的啊！

【原文】或曰^①。聖王以天下爲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②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注釋】①或曰：有人說。②申：通「伸」，伸展，伸張。

【譯文】有人問：「聖主明君以擁有天下為樂嗎？」我說：「不是。聖主明君以擁有天下為憂；天下以擁有聖主明君為樂。平庸的君主以擁有天下為樂，天下以遇上平庸的君主為憂。聖主明君經常委屈自己以伸展天下人之樂，平庸的君主以伸展自己之樂而使天下人憂愁。為天下人謀快樂者，天下人則以使君主快樂為回報；委屈天下人而使其增憂者，自己的憂愁也就隨之而來了。這是天道啊。」

【原文】治世之臣。所貴乎順①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辭②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真上恐脫則字）順也。衰世之順。則生逆③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④。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憂傷國。

【注釋】①順：和順。②辭：言語。③逆：適得其反。④膳：飯食。

【譯文】世道太平時的臣子，所看重的「順」有三個內容：一是「心順」，就是心平氣順；二是「職順」，就是工作順利；三是「道順」，就是政治主張順遂。世道衰敗時的官吏，所看重的「順」也有三個：一是「體順」，就是自身安順；二是「辭順」，就是言詞順耳；三是「事順」，就是自己之事順暢。世道太平時的「順」是真順，世道衰敗時的「順」，就適得其反。因為，明哲保身則有悖於節操；言詞順耳則有悖於忠貞；祇求自己之事順暢則有悖於天道。下有憂愁之民，則君主不會有很多快樂；下有飢餓之民，則君主不會有豐盛的膳食；下有受凍之民，則君主不會有像樣的衣服。也就是說，人腳底受寒則傷及心臟，百姓憂愁則傷及國家。

時事

【題解】《時事》是《申鑒》的第二部分，作者在此篇列舉了當時形勢下的二十一件大事，然後分別加以評論，陳述自己的看法，提出或興或廢的觀點。這裡節選其中的三段，分別議論了「尚知貴敦」「尚主之治」，以及「史官記言記事制度」。

【原文】或曰。三皇^①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舊無乎字補之）。曰。皇民敦。秦民弊^②。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飭^③。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④。絕奇怪。則妖僞^⑤息矣。致精（精舊作情。改之）誠。求諸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⑥。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⑦。絕末技^⑧。周本務^⑨。則事業修矣。

【注釋】①三皇：指伏羲、神農、黃帝。②弊：壞，低劣。③飭：古同「飾」。飾物，裝飾品。

④淫祀：指祭祀不合時或祭祀不在國家祀典當中的神明。⑤妖僞：猶妖訛。怪誕乖謬。⑥淫智：不

正當的才智。⑦功實：實際的功效。⑧末技：此指工商業。⑨本務：農事。

【譯文】有人問：「三皇時的百姓非常敦厚，三皇時的政治非常清明，這是天生如此嗎？」答曰：「三皇之民誠實厚道，秦朝之民品行低劣，這是由於所處的時代不同；山區之民淳樸，城市之民輕浮，這是由於所處的生活環境不同。夏桀、商紂時，百姓還是原來的百姓，但天下大亂；商湯周武時，百姓也是原來的百姓，却天下大治，這是由於治國之道不同。三皇時，百姓私欲較少，私欲較少則比較敦厚；三皇時治道純正，治道純正則政治清明。這哪里祇是天性呢？不奢求身外之物，不積蓄貴重之貨，節制華麗的服飾，遏止為利進仕之路，則民俗就會清淳；省去無謂的禁忌，取消不合時的祭祀，斷絕奇怪的事情，怪誕乖謬的行為就會平息了；祇要竭盡致誠，凡事向內求，正確對待重大的事情，則神明也會應和符驗；拋棄異端邪說，杜絕不正當的才智，抑制百家之爭，尊崇聖賢典籍，則道德和正義就會確立起來；摒棄浮華之風，注重實際功效，禁絕工商末業，致力農桑之事，這樣國家的事業就整飭修明了。」

【原文】尚主①之制非古也。厘降二女②。陶唐之典。歸妹元吉③。帝乙④之訓。王姬⑤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⑥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注釋】①尚主：娶公主為妻。因尊帝王之女，不敢言娶，故云。尚，承奉、奉事或仰攀之意。②厘降二女：指堯帝把女兒嫁給大舜的事。③歸妹元吉：歸妹：意指嫁妹。古時女子出嫁稱歸，歸於夫家的意思。妹是古時少女的通稱。元吉：大吉。《周易·泰》卦之六五爻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歸妹」是說商王帝乙嫁女這件事。此卦認為這是一件好事。④帝乙：商朝第三十代國王，姓子名羨，商王文丁（太丁）之子。文丁死後繼位，在位二十六年，死後由其子辛（即紂王）繼位。帝乙在位期間，商朝國勢已趨於沒落。⑤王姬：指周朝天子的女兒，周天子為姬姓故稱王姬，後世亦以稱帝王或諸侯之女。⑥乘：登，升。

【譯文】平民娶公主為妻的有關規定，并非遠古纔有。堯帝將兩個女兒嫁給大舜為妻，這是堯帝時代的佳話；嫁小女而獲得大的吉利，這是帝乙的教誨；周朝天子的女兒下嫁到齊國，這是尊奉周朝的禮制。「陰」升置於「陽」之上，是違背自然規律的；妻子凌駕於丈夫之上，是違背人倫的。違背天道是不祥之兆，違背人倫是不義之舉。

【原文】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①。有（有字上有朝字）二史。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③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

【注釋】①廟：宗廟，供奉祭祀祖先的處所。《說文》：「廟，尊先祖貌也。」②臧否：褒貶。評論人物好壞。③歲盡：一年的末尾。

【譯文】古代的天子、諸侯，有所行事的時候，必求告於宗廟。朝中設有兩名史官，右史官記錄國家重要的事件，左史官記錄帝王與大臣的言論。所記之事結集為《春秋》一書，所記之言結集為《尚書》一書。凡帝王之一言一行，必有記錄，其善惡成敗，沒有不錄以存史的。往下延伸到官吏平民，若有盛美稀奇之事，都載入書籍，即便有人想顯揚自己，却難以達到目的；有人想隱而不露，却聲名反而得以彰顯。這就是得失或在於一時，榮辱却留傳於千載。這樣，為善之人就會得到鼓勵，作惡之人就會有所畏懼。所以，前代帝王非常重視修史，用以配合賞功罰罪，用以輔助法制教化。對於適宜於當今社會的，各官衙部門可以沿襲這一方法，各自記錄其事件、言論，歲終年末，集中編錄於《尚書》之中。各部門可以自設史官，讓他們掌管此類書典。

雜言

【題解】《雜言》即混雜之言，相當於隨感錄、札記，此章作者議論的內容較為廣泛，包括為學、修養、損益、勵志、憂樂、治國等。《群書治要》主要選取了其中有关君臣關係、治國得失等方面內容。作者在此篇中尤其是對「仁」的看法，作者認為君主重民而輕身是「仁」，這是對孔子「仁者愛人」和孟子「民貴君輕」的發展。

【原文】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商德（商德作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群下也。側弁^①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焉。

【注釋】①弁：音變，古時的一種官帽，通常配禮服用（古禮之服用冕）。赤黑色布做叫爵弁，是文冠；白鹿皮做的叫皮弁，是武冠。後泛指帽子。

【譯文】君子有三種借鑒：借鑒於前事，借鑒於他人，借鑒於銅鏡。前事應可作訓誡；他人應具備賢德；銅鏡應明亮無塵。夏朝和商朝之漸衰，是因為不借鑒於大禹、商

湯；周朝、秦朝弊端之漸多，是因為不借鑒於群臣百官；帽子歪戴，臉存污垢，是因為不借鑒於明鏡。所以君子一定要把借鑒視為很重要的事情。

【原文】不任所愛之謂公。惟義（義作公）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①盈宮。非無愛幸也。群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衛姬②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③矣哉。膏肓純白。二豎不生④。茲謂心寧。省闈清靜。嬖孽不作。茲謂主（主作政）平⑤。夫膏肓近心而處臑⑥。鍼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注釋】①媵：音應，古代嫁女時隨嫁或陪嫁的人。②衛姬：齊桓公的夫人。③弘：度量很大。④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膏肓：中醫學中人體部位的名稱，膏指心下部分，肓指心臟和橫隔膜之間。膏與肓是藥力達不到的地方。後來用：「病入膏肓」指病情非常嚴重，已沒有辦法醫治。二豎：語出《左傳·成公十年》：「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後用以稱病魔。⑤省闈清靜，嬖孽不作，茲謂主平：省闈：宮中，禁中，又

稱禁閹。孽：罪惡，罪行，嚴重的罪過。《孟子》：「天作孽，猶可違。」⑥厄：「厄」，音訛，作「厄」，險要的地方。

【譯文】不專用自己所偏愛的人，叫做公；一心一意致力於公叫做明。齊桓公祇是諸侯王中才能中等的人物，其所以能成就霸主大業，是因為有不同於他人之處。其妻妾和隨嫁之女滿宮皆是，并非沒有寵愛的；衆多的大臣擠滿朝堂，并非沒有可親近的。然而，外臣中，管仲曾放箭射傷自己；內宮中，衛姬已年長色衰；并非喜愛他們，而是信任他們。其後，他體會到，非賢德之人，不可任用；非聰慧之人，不可聽從。他這樣的舉動真是值得推崇啊！膏肓處一片純白，病魔便不能寄生，此謂身心安寧；王宮禁地小門清淨，嬖臣孽子不會產生，此謂君主平安。膏肓離心臟極近而又在狹隘之處，用針紮不到，用藥難生效，針療藥療都不頂用，而病魔就藏在此處，這就是大患。所以對於修身治國者，唯有這種情況最可怕。

【原文】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①。邾遷於繹②。景祀於旱③。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

稷而承天命也。

【注釋】①湯禱桑林：謂湯逢大旱，自身為犧牲，禱於桑山之林以祈雨。表示商湯仁德愛民。②邾遷於繹：邾，指邾文公，邾文公是古邾國第十代國君。魯文公十三年（公元前六一四年），邾文公卜遷於繹。邾文公所處的時代，大國爭霸，戰爭頻繁。勢力單薄的邾國夾在齊、楚、宋、魯之間，經常受到戰爭威脅。邾文公不顧年老體衰和大臣勸阻，毅然將國都由邾瑕（今濟寧市南五公里處）遷至嶧山之陽（今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一帶）。《左傳》記載：文公十三年，春，邾文公卜遷於繹。吏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以利利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既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命。」③景祀於旱：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荀（問卜，算荀）之，曰：「必以人祠（祭神，祈禱），乃雨。」景公下堂頓首（叩頭，以頭叩地的叩拜之禮）曰：「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

【譯文】有人問：「愛護人民像愛護自己的兒子，就是仁愛之最吧！」答曰：「這還沒有達到仁愛之最。」又問：「愛護人民像愛護自己的身體，就是仁愛之最吧？」答

曰：「還沒有達到。為了解除大旱，商湯在桑林連續四日祈禱；邾文公捨己利民，遷都於繹；景公為解民苦，頭頂烈日，祭祀於高阜之上求雨。這些真可以稱作愛民啊！」問曰：「他們為什麼如此關心百姓而看輕自身呢？」答曰：「君主是承順天命來養育人民的人，人民存則國家存，人民亡則國家亡。所以，以人民為重者，正是看重國家和承順天命呀！」

【原文】或問曰。孟軻^①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乎。曰。人非下愚。則可以為堯。舜矣。寫^②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并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

【注釋】^①孟軻：指孟子。^②寫：仿效，描繪。

【譯文】有人問：「孟子曾說，人人都可以成為同堯舜一樣的聖人，這一說法可信嗎？」答曰：「祇要不是特別愚笨的人，都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人。僅僅模仿堯舜的外

貌、隨同堯的姓氏，是不行的；遵從堯舜的制度、恭行堯舜之道，這樣則可以。實行於前代的，則是古時的堯舜；實行於後代的，就是當今的堯舜。」又問：「人都可以成爲桀紂那樣的人嗎？」答曰：「如果做的是桀紂那樣的事，就是桀紂那樣的人了。堯、舜、桀、紂所做的事，常常并存於一個社會，祇是看你做哪樣的事情而已。」

【原文】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①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暗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

【注釋】^①矯情：違反常情。

【譯文】君主的憂慮，常處於「兩難」之間。作爲一國之主而國家治理不好，這是一難；要治理好國家，則必須勤與政事，認真思考，節制情欲而服從於道義準則，又是一難。第一種「難」，讓國家處於患難之中，昏庸的君主去做；第二種「難」，讓國家平安無事，沒有災難，是明主采取的辦法。

【原文】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①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

【注釋】^①罪：過錯，過失。

【譯文】臣子的憂慮，常處於「二罪」之間。任其官職却不行忠貞正直之道，這是一罪；若盡其忠貞正直之道，則必然會違背上意、得罪同僚，也是一罪。第一種「罪」是真正的有罪，是奸臣不盡忠貞正直之道帶來的；第二種「罪」不是真正的罪過，是忠臣為盡忠直之道而導致的，算不上罪過。

【原文】人臣有三罪。一曰導（導下有非字）。二曰阿失^②。三曰尸寵^③。以非先（先作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

【注釋】^①導非：誘人為非。^②阿失：曲從（君上的）過失。^③尸寵：謂臣見君非而不諫，徒被寵幸。

【譯文】臣子有三種罪過：第一種叫導非，第二種叫阿失，第三種叫尸寵。以錯誤的

建言誘導君主犯錯誤，叫做導非；聽從君主的錯誤決定以致共同犯錯誤，叫做阿失；看到君主有錯誤而不進言，徒被君主寵幸，叫做尸寵。導非之臣應當誅殺，阿失之臣應當判刑，尸寵之臣應當罷免。

【原文】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進諫作止之）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

【譯文】盡忠有三種方法：第一種叫「防」，第二種叫「救」，第三種叫「戒」。君主之錯尚未發生而設法避免，叫做「防」；君主之錯已經發生而能進行勸阻，叫做「救」；君主之錯犯過之後，能進行批評，叫做「戒」。「防」爲上策，「救」爲中策，「戒」爲下策。

【原文】或問天子守在四夷^①。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衆焉。故便僻御侍^②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游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衆矣。小者危身。大者亡

國。鯀。共工之徒攻堯^③。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④。南之威攻文公^⑤。申侯伯攻恭王^⑥。不能克。故晉。楚興。萬衆之寇凌疆場。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

【注釋】①四夷：據《呂氏春秋通詮·审分覽·知度》載，四夷是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②偏僻御侍：便僻，巧譬喻也。帝王侍从。③鯀、共工之徒攻堯：鯀，古人名，傳說是夏禹的父親。共工，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天神，為西北的洪水之神，傳說他與黃帝族的顓頊發生戰爭，不勝，怒而頭觸不周山，使天地為之傾斜。後為顓頊年誅滅。此外還有一說，謂共工是堯的大臣，與歡兜、三苗、鯀并稱「四凶」，被堯流放於幽州。《書堯典》：「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④唐、夏平：唐，指堯帝。夏，指夏禹。⑤南之威攻文公：南之威，春秋時晉國的美女。《戰國策·魏策二》：「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文公，指晉文公。⑥申侯伯攻恭王：申侯伯：楚文王病重，召集大夫們開會，說：「管繞用義干涉我，用禮節制我，與之相處心神不定，看不見他也不想他，但對我有益處，一定要我在的時候封他爵位；申侯伯呢，我想做的事他鼓勵我做，我喜歡的事他已經先給我做好了，與之相處心裏安樂自在，看不見他就想念他，但對我

有害處，一定要我在的時候打發他走。」大家都贊同。楚文王就任命管繞爲大夫，給了重金讓申侯伯離開。申侯伯離開楚國準備到鄭國去，楚文王對他說：「你爲人不仁厚，總想得到別人的權力，一定要謹慎，不要到魯、衛、宋、鄭這些國家去。」申侯伯不聽勸阻，竟然去了鄭國，三年便奪得鄭國的政權，但執政不到五個月就被殺。恭王，指楚恭王。

【譯文】有的人問：「天子的守衛在於防禦四方夷狄，是嗎？」答曰：「這祇是對外的防禦。天子對內的防禦在於自身。」問曰：「此話怎講？」答曰：「處於至高無上之地位的人，向他發起『進攻』的人是很多的。善於逢迎諂媚的侍從，『攻』人主之心而競相獲取其財利；得以親近的妻妾嬪妃，『攻』人主之心而爭奪其寵愛；安閑游樂的歌妓藝人，『攻』人主之心，使其玩物喪志；君主左右的小臣小官，『攻』人主之心，使其品行不端；心懷不善之臣『攻』人主之心，使其貽誤大事。這些可說是內部的盜寇。自古以來，失道之君受到的『進攻』是很多的。小者危及自身，大者導致亡國。鯀、共工等人『攻』唐堯，儀狄『攻』夏禹，沒有得逞，所以唐堯，夏禹平安無事。南之威『攻』晉文公，申侯伯『攻』楚恭王，沒有得逞，所以晉、楚興盛。上萬之多的外寇侵犯邊境，不爲大患，而祇用一句話（就能擊倒君主的）的『盜寇』襲擊於膝下，這纔是最大之患。八方的異族通過譯使來進獻珍寶，這不算寶；君主心腹之人匍匐上前，進獻

善言，這纔是最可貴的珍寶。所以，大凡有道之君，都非常謹慎地對內設防，除去內部的『盜寇』，而且器重常進善言的『內寶』。」

【原文】君子所惡乎异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慝^①。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已矣作不近也三字）。

【注釋】^①慝：音特，會意。從匿，從心。把心隱藏起來，存有邪念。

【譯文】君子所厭惡的不同於常人的人有三類：好惹事生非的人；好發奇談怪論的人；好改變常規的人。好惹事生非則頭緒繁多而驚動公衆；好奇談怪論則離經叛道而惑亂習俗；好改變常規則輕視法紀而攪亂制度。所以，名聲貴在不用不正當的手段傳揚，行爲不以做了不該做的事情爲難能可貴。純有道德而沒有惡念，這是最好的；惡念生起了但隱藏不動，這是其次的；動了邪念但未行動，有了行動但未走遠，雖走遠了但還能回頭，這又在其次。再往下，就相去太遠了。

中論

【題解】《中論》是一部政論性著作，其思想「大都闡發義理，原本經訓，而歸之於聖賢之道」，提出「學者所以總群經」，故歷代史書除《宋史》將其列入雜家類，其餘均將其列入儒家類。曹丕稱贊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與吳質書》）《中論》的著錄和版本很多且各不相同。《隋書·經籍志》《舊唐書·藝文志》《新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中分別著錄有六卷，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并作二卷，《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亦作二卷。傳本《中論》一書分上下二卷，共計二十篇，從《治學》至《爵祿》十篇為上卷，《考偽》至《民數》十篇為下卷。《群書治要》輯有《中論》逸文《復三年喪》《制役》兩篇，今本《中論》多附錄之。由此可見，今本《中論》已非完本。

《群書治要》中除選錄了《復三年喪》《制役》兩篇，使得久已失傳的史料得以完整保留下來外，還選錄了《中論》中的《法象》《條本》《虛道》《貴驗》《核辨》《爵祿》《務本》《審大臣》《亡國》《賞罰》等十二篇的片段。

《群書治要》節錄的《中論》片段，主要著眼於治國之道，認為為君者首先要修養自身，做民衆的榜樣；要時刻追求道德仁義；能夠聽取臣下的諫言；不被花言巧語的小

人所迷惑；探求治國的大道，任用賢臣，并要求得賢臣之心；掌握好賞罰之道，遵循古圣先王的禮法，教化民衆；提倡尊卑有序。如此，國家則能得到大治。

【作者簡介】徐幹（公元一七一年—公元二一七年），字偉長，漢魏間文學家、哲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北海郡（今山東昌樂附近）人。少年勤學，潛心典籍。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軍師祭酒掾屬，又轉五官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年）二月，因瘟疫流行，染疾而亡。其一生，以「清玄體道」著稱。在創作方面，以詩、賦、散文見長。詩歌今存《室思》等三篇；賦如《玄猿賦》《漏卮賦》《橘賦》（上述已佚）、《圓扇賦》《齊都賦》等；散文主要有《中論》一書。它是「建安七子」中今存唯一的專著。後人輯其著作爲《徐偉長集》。

法象

【題解】這一篇作者主要指出一個人儀表、言行的重要性。小人因為忽略儀表、舉止慌張、言行輕率所以被人輕視，而君子獨處也不敢怠慢，即使是細節也會很謹慎，所以他不需要責備、規勸，教化便能行之于家庭，風範能感化鄉黨。而作為君主也一樣，唯有如此纔能治理好天下。

【原文】慌其瞻視^①。輕其辭令^②。而望民之則^③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④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翳^⑤。鬼神不得見其隙。況於游宴^⑥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可得而黷^⑦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⑧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於閨門^⑨。不諫諭^⑩而風聲^⑪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⑫而掩有九域。文王只^⑬畏而造彼區夏也。

【注釋】①瞻視：觀瞻。指外觀。《论语·尧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一說下視。②辭令：泛指言辭，文辭。③則：榜樣，效法。④慢：輕視，對人無禮貌。⑤隱翳：掩蔽；隱蔽。⑥游宴：交游宴飲。⑦黷：音毒，輕慢不敬。⑧狎：親昵，亲近而不庄重。⑨閨門：藉指宮廷、家庭。⑩諫諭：亦作「諫喻」，勸諫諷諭；勸諫曉諭。⑪风声：教化；好的风气。⑫怠遑：亦作「怠皇」，懈怠而間暇。⑬只：語氣詞，無實意。

【譯文】一個人如果忽略自己的儀表，行為舉止慌張，言談輕率隨便，這樣而希望民衆會效法他，這種事情從古至今從來沒有過。沒有人效法他，那麼怠慢他的人就會到來。小人被人怠慢，就會對人產生怨恨。擔憂自己地位低下，却又不懂得反思自己為什麼會地位低下，真是可悲啊！正是因此，君子孤身獨處也不敢怠慢，在隱微之處也無比謹慎，即使是在無人能見的隱蔽之處，鬼神都看不到他的過失，更何況是交游、飲宴之時呢！君子口中不說戲謔玩笑的話，所說的話一定能有所顧忌（以自己口無過失）；君主不會去做戲鬧玩笑的行為，所作的行為一定會有所檢點（使自己身無過失）。正因為說話有所顧忌，行動有所檢點，所以，即便是妻妾，也不會有輕慢不敬的時候；即便是朋友，也不會有親近而不莊重的時候。因此，他不用生氣發怒，就能使得倫理道德的教化在家族中盛行；不用規勸和諷諭，好的風氣就會在鄉黨中自然形成。經傳上說：德

行高尚之人修正自己而身邊的人和事就會隨之歸正，說的就是這種情況。當還是平民百姓身份時做事猶能如此，何況是壯志得酬而行事於天下之時呢？所以唐堯誠實、恭謹、能够謙讓，以致光輝覆蓋四方；成湯不敢有片刻的懈怠，因而擁有九州之地；文王時時恭敬小心、心存畏懼，因而造就了華夏之國。

修本

【題解】此篇作者指出「治道」要務本，即抓住根本。君子的治理先致力於務本（整治自己），小人先是追求末節（整治別人），務本則能够樹立美德結怨少，求末則會樹立仇敵致使不能建立功業。同時，作者還告誡人們不要常為過去的事情後悔，而不慎重考慮將來，改變自身缺點是需要長期堅持的事情，不能因為暫時看不到成效便因循過去的錯誤，致使「身辱名賤，而永為人役」。

【原文】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异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己。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①。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②。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③。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睿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④。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位作德）}彌高。基彌固。勝彌衆^⑤。受^{（受作愛）}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修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

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⑥焉。不宿義⑦焉。言而不行。斯寢⑧道矣。行而不時⑨。斯宿⑩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⑪（墮下有於字）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撫其心作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及作反）。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爲人役也。

【注釋】①矇：盲，目失明。②聵：先天性耳聾，後泛指耳聾。③瞽：音冒，眼睛昏花。④邇：近。⑤勝彌衆：勝，能承擔，能承受。⑥不寢道：寢，停止。指永不止息地去行道。⑦不宿義：宿，止。指永不停止地去行義。⑧寢：停止，平息。⑨時：適時，合於時宜。⑩宿：同「寢」。⑪墮：懶散。

【譯文】每個人心裏都有處理各種事情的標準，至於怎樣實施，就各不相同了。有人用它治人，有人用它要求自己。用於要求自己，叫做務本；用於要求別人，叫做逐末。君子處理事情，首先是先致力於根本的方面（修整自己），所以能够提升德行、成就功

業而很少結怨；小人處理事情是先追求末節（整治他人），所以不能建立功業且又多怨仇。能看清別人而看不清自己叫做「矇」；能聽到說別人而聽不到別人說自己叫做「聵」；能分析別人而不能剖析自己叫做「瞽」。所以說，明察，沒有能超過能看清自己的，聽覺靈敏，沒有能超過能聽到自己的，睿智，沒有能超過能反省自己的。這三件事情提出來很容易，行起來很淺近，但却難以明瞭通達。一個明瞭通達事理的君子，祇要做極細微的事情就能承擔天下的重任，祇要走很短的道路就能如同行遍天下遠途。所以他品德越高，根基就越穩；能承擔的越多，仁愛就越廣。君子對於自身，沒有不擔憂的事情。自己有了善行美德，就擔憂別人還沒有自己好；自己有了不善，則擔憂別人肯定會厭惡自己；看見別人的善行美德，擔憂自己不能學到；看見別人的不善，擔憂自己會像他那樣。所以，君子不憂慮暮年將至，而擔憂心志出現倦怠。因此「不寢道」「不宿義」。說了而不去施行，就是「寢道」；施行而不符合時宜就是「宿義」。因此君子的要務，就是去實施上述之言。人的過錯，在於為死亡悲傷但却不珍惜有限的生命，常為過去的事情後悔，却不慎重考慮將來；喜歡談論已經過去的事情，愛好討論已經完成的事情；懶散於今日，又懈怠於後日，如此一直到老。所以孔子語重心長地對子張說：「求師，我想知道那個道理，好用以改正這個過失；知道了那個道理，又不改正這個過失，雖然知道了，又有什麼用處呢？」小人早晨開始做事，傍晚就想做成；剛坐下來施

行，站起來就指望有回報；做了一天好事，就希望有終身的榮譽；榮譽沒有得到，就說做好事沒有什麼益處；於是就懷疑聖人的言論，背棄先王的教誨，保留其過去的做法，順從其平素的喜好。因此身辱名賤，從而也難免為他人所役使。

應道

【題解】此篇作者主要闡述修身、治國要順應「道」，否則會與自己的意願背道而馳。對於修身，作者指出「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要學會虛懷若谷。同時還指出君子還注重批評、改正錯誤，指出一般人難以做到兩點「樂知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這只有君子纔能真正做到。而作為國君，更要時刻讓身邊的人指出自己的錯誤，並加以改正，否則只會自身危機、國家滅亡。

【原文】人之爲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①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②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③庶幾④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日益悛⑤。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⑥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

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知作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未有舊作未良。改之）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畏忌⑦。

【注釋】①恭：肅敬。《爾雅》：「恭，敬也。」②不肖：謙辭，不才，不賢。③殆：表推測，相當於「大概」、「幾乎」。④庶幾：差不多，近似。⑤悛：停止。⑥非特：不僅，不祇。⑦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出自《詩經·大雅·桑柔》。大意爲：不是我們不能說，爲何顧忌心惶惶？

【譯文】人們修養道德，就好像用一個器皿裝東西。如果器皿空虛，就可以盛物，器皿滿了就不能再盛了。所以君子經常虛懷若谷，態度謙恭，不以自己超群出衆的才華而凌駕於衆人之上；看別人總覺得人家很賢德，看自己總感覺自己沒有什麼才能。因此，人家願意不厭其煩地指正他，願意永不倦怠地教導他。君子對於爲善之道，屬於大道的，就從大處去認識；屬於小道的，就從小處去認識。祇要是正確的道理，不分大小，都記在心裏，然後分別付諸實踐。我所懂得的，別人奪不去；而我所不懂的，又可從別

人那兒學到。因此，功業經常名列別人之前，而別人就會落在我後面。所以說，才智敏捷過人不足為貴，博識善辨過人不足為貴，勇武善射過人不足為貴。君子最可貴的地方，就是一心向善唯恐不及，改正錯誤惟恐遺漏。因而孔子說：「顏淵，大概要算這樣的人了吧！自己有了錯誤，沒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就沒有重犯的。」不好的毛病習氣猶如疾病，治療則日見轉好，不治療則日見加重。所以君子尋求交往的人，不單單是贊美自己的人，而是能夠幫助自己改掉毛病習氣的人。惡不除則善難長，這是自然之道。過去有人說過，一般人難以做到的有兩點：一是樂於別人指出自己的錯誤很難；二是把人家的錯誤告知對方難。祇有成為君子之後，纔能做己之所難之事（樂於別人指正自己的錯誤，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纔能做人之所難之事（指出人家的錯誤，讓人家改正錯誤）。酒食是人們都珍愛的東西，而人們相見沒有不以酒食招待的。其所以不吝惜自己所珍愛的東西，是因為對方也喜愛的緣故。假使喜歡忠言有甚於喜歡酒食，對方怎能祇喜歡你的酒食呢？所以，人們不把忠言獻出來，是因為沒有遇上最喜愛忠言的人罷了。因此《詩經》中寫道：「不是我們不能說，為何顧忌心惶惶？」

【原文】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眦^①。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②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奕^③

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不可爲員^④。其廣不可爲方^⑤。

【注釋】①眥：音自，眼角，上下眼臉的接合處。靠近鼻子的稱「內眥」，靠近兩鬢的稱「外眥」。②垣牆：院牆；圍牆。③闕奐：闕，指門檻；奐，即軟，此借指帳幕，泛指戶內。④員：作「圓」，圓形。此處借指限制範圍。⑤方：意同「員」。

【譯文】人的眼睛，遠望可以看到天的盡頭，而近瞧却看不到自己的眼角。人的心靈也是這樣。君子深知心靈也像眼睛一樣，因此，努力以人爲鑒，來瞭解自己的過失。所以，雖然人視力所及的不過是圍牆以內的东西，但却可以看見國家之外；聽力所及的不過是戶內的聲音，却可以聞知千裏之外，這就是因爲能借助於人家的耳目呀！人家的耳目盡都爲我所用，那麼我的耳聰目明，天下就沒有比得上的了。這就是別人有一對耳目；我則有上萬對耳目；別人看東西、聽聲音有很多阻礙，而我則能夠通暢無阻。所以能看到的高度高得不能再高了，能聽到的廣度寬得不能再寬了。

【原文】先王之禮^①。左史記事。右史記言^②。師瞽^③誦詩。庶僚^④箴誨。器用^⑤載銘^⑥。筵席書戒^⑦。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⑧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老耄^⑨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⑩反此道。以爲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辜^⑪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予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⑫初之謬^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矣。已疑倒。

【注釋】①禮：禮法；等級社會的典章制度，規定社會行爲的規範、傳統習慣。如《論語·爲政》：「導之以德，齊之以禮。」②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左史、右史皆官名。《禮記·玉藻》：周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分。左史記行動，右史記言語。《漢書·藝文志》：「一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③師瞽：師，樂師；瞽，古代以目盲者爲樂官，故爲樂官的代稱。故指樂師。④庶僚：同「庶寮」，指百官。⑤器用：器皿用具。《書·旅獒》：「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尉繚子·原官》：「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⑥銘：爲著確立持久的或公開的記載而刻寫或題寫的文辭（古多刻於鐘鼎，秦漢以後有的刻在石碑上）。⑦戒：用於告戒的一種文體。⑧衛武公：姬姓，衛

氏，名和，完整謚法為衛睿聖武公。衛國第十一代國君，公元前八一二年至公元前七五八年在位。他是衛厘侯之子，衛共伯之弟，衛都朝歌人。⑨耄：年老，古稱大約七十至九十歲的年紀。⑩下愚：極愚蠢的人。⑪辜：罪行。⑫遂：延續。⑬謬：錯誤。

【譯文】從前先王制定的禮法是：左史官記事，右史官記言；樂官誦讀詩經，衆官規勸教誨；器具上刻載銘言，座位上寫上警句；每個月都要考察其所為，每一年都要匯總其所行；這都是用以供自己正身自省的。以前衛武公年過九十，仍然晝夜不倦地希望聽到他人對他的訓導，還命令其群臣說：「不要說我年事已高便拋開我，必須早晚輪流規勸我，使我有所警戒。」凡是一心使國家興旺發達的君主，沒有不是這樣的啊！最愚蠢的人則反此道而行之，以為自己已經有仁德了，有知識了，非常明智了，還有什麼有求於衆人的呢？因此導致罪錯昭彰，穢行顯揚；百姓傷心，神鬼怨痛。如果有人將這些情況告訴他，他會說：「這些事，祇是生自你的心裏，出自你的口中。」於是，對這些人給予懲罰，以至處斬，或者羞辱。不僅如此，還說：「這是因為你們與我離心離德的緣故，沒有弄通我的方略的緣故，又有什麼可責備的呢？」於是以非為是，堅持原來的謬誤，以至於自身危急、國家滅亡。真是令人痛惜啊！

貴驗

【題解】這一章作者主要說明事情貴於能够經得起檢驗。這樣，不需用說話，善行變化就會讓人們有目共睹、有耳共聞。君子能够坦誠地認識自己的錯誤，並及時加以改正，所以他們不需用言語，毀謗之言便會自行制止。同時指出要慎重交友，和良善的朋友之間相互影響，以便不斷提升自己。

【原文】事莫貴乎有驗^①。言莫弃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②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

【注釋】

①驗：檢查，檢驗。

②篤行：切實履行；專心實行。

【譯文】事情沒有比能得到驗證更可貴的，言論沒有比全無根據更可棄的。因為說了沒有益處，不說也沒有損失。水是冷的，火是熱的，金石是堅硬的，這幾種物品並沒有說話，而人們沒有不知道它們就是那樣的，原因就在於他們把冷、熱、堅硬的性狀真實地顯露在形體之中了。假使我們的所作所為真實得就像上述幾種物體，誰還會懷疑你呢？如果不使自己的行為取信於人，而又埋怨別人不相信自己，就如同讓人捉鬼擒妖，而責怪人家沒有捉到一樣。這也就太糊塗了。孔子說：「想要別人相信自己，則要少說空話而篤實地去做。篤實地去做，則其信用持久；信用持久則事理就會顯明；事理顯明，則有目共睹、有耳皆聞。這樣還能說是欺騙嗎？」因此，樹根紮得深則枝葉茂盛，善行持續久則聲譽遠播。

【原文】人情也。莫不惡^①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不已^②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③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暗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④。明乎此者也。厲王加^⑤戮。吳起刺^⑥之。暗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著行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慎歟。

【注釋】①惡：討厭，憎恨。②已：停止。③訟：爭辯是非。④昌言：善言；正當的言論。⑤加：施加，強加。⑥刺：指責、揭發。

【譯文】人之常情，沒有人不討厭議論誹謗的，然而終究難免被人議論誹謗。這是什麼原因？不是因為吝惜智慧和力氣而未去止謗，是止謗的辦法恰適其反。誹謗是關乎名聲的事，你越逃避它越到來，你越推拒它越降臨，你越辯解則會變得更多。明白這一道理，所以君子不屑於去這麼做；不明白這一道理，那麼小人就不可能有所得了。虞舜屢屢反省自己，大禹拜受善言，是明白這一道理的人；周厲王對誹謗者處以刑罰，吳起對誹謗者進行刺殺，是不明白這一道理的人。這些人，都在以前的竹簡書簽上寫下了名字，連形象也留在了圖冊，或者讓世人效仿，或者讓世人警戒，怎麼能不慎重呢？

【原文】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①。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慎作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儻②也。亦無日矣。故墳③庫④則水縱。友邪則己僻。是以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

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乎疑之誤）善獎人之美。而好攝⑤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

【注釋】①旃：音占，之、焉二字的合讀。如《詩·魏風·陟岵》：「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馬瑞辰通釋：「之、旃一聲之轉，又爲『之焉』之合聲，故旃訓『之』，又訓『焉』。」②僨：音奮，覆敗。③墳：堤防。④瘠：音悲，土地低窪處。⑤攝：輔助、佐助。

【譯文】知道了自己的過錯而不改正，叫做「喪心」；反思了自己的過錯而仍不改正，就叫「失體」。「失體」、「喪心」的人，就是災禍降臨的對象，君子是不會這麼去做的。君子不喜歡與德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并非看不起別人而妄自尊大。因爲不如自己的人，是必須自己常常爲之操心的人。這樣，幫助他都忙不過來，靠誰來幫助自己呢？如果這樣的話，自己的覆敗也就很快了。所以說，堤壩低矮則水流泛濫；朋友歪邪則自己會失正，因此君子交朋友非常慎重。孔子說：「所居之處有賢德之人爲友，這是僅次於得福的喜事。」賢德之人，其言談值得聆聽，其風度值得模仿，其行爲值得效法；加上善於贊揚人的長處，喜歡幫助人改正過失；其不遮掩他人美德和過失的秉性如

同影子之於形體，其不避諱他人的稱贊與批評的秉性如同回聲之於音響。所以我畏懼他，就像嚴明的君主同在庭堂，而監察善惡的神明就在此室，即使想做不善之事，又怎麼敢呢？

核辨

【題解】此章告誡君主主要警惕善辯的人。因為他們更多的是誇誇其談、愚弄蒙蔽，很少能够明辨事物。作者指出這些人會讓眾人疑慮，人民困惑，最終擾亂正確的治國之道，應予以重罰。

【原文】夫利口^①者。心足以見小數^②。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③。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諛諛^④如也。夫類族辨物^⑤之士者寡。而愚暗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⑥。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者。殺之。為其疑眾惑民而澆亂至道^⑦也。

【注釋】①利口：能言善辯。②小數：細微末節。③切問：急切問難。④諛諛：多言貌。諛，通「喋」。⑤類族辨物：語出《周易·同人》卦辭。卦辭說：「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孔穎達疏：「族，聚也。言君子此法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各同其黨，使自相同不間雜也。」⑥析言破律：謂巧說詭辯，曲解律令。⑦至道：最高的原則、準則。引申為聖賢大道。

【譯文】那些能言善辯的人，其心計足以想到微小環節，言談足以竭盡巧辯之辭，敏捷足以應付急切之問；質問決斷俗人的疑惑。然而，這類人喜歡誇誇其談，喋喋不休。由於同類相聚而明辨事物、通達大道的人很少，而愚昧蒙蔽、不明大道的人很多，又有誰能明瞭他們的過錯呢？這就是他們雖然沒有用處但還不被廢除，最沒出息而又不被遺棄的原因。因此先王的律法規定：對巧說詭辯，曲解律令的、惑亂名分而改變原意的、行為不正又堅持不改的和言辭虛偽而長於舌辨的，要處以死刑。這是因為他們的行為使民衆產生疑問，讓人困惑從而破壞和擾亂聖賢大道。

爵祿

【題解】此章作者闡述了重視爵祿的重要性。他指出，古時候是用爵位來安置有道德之人，用俸祿來供養有勞績的人，因此爵位可以區別一個人人品的高低，俸祿可以看出一個人功勞的大小，如此君主纔能夠領導官員，讓他們都能够各盡其職，國家得到治理。

【原文】古之制爵祿^①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②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黻衣繡裳^③。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

【注釋】①爵祿：官爵和俸祿。②近：淺顯。③黻衣繡裳：黻，音伏。黻衣，古代禮服名，繡有青黑色花紋。繡裳，彩色下衣，古代官員的禮服。

【譯文】古代設置爵位、規定俸祿的制度，是以爵位來安置有德行的人，以俸祿來供養有功勞的人。功勞顯著的人，其俸祿就豐厚；德行高尚的人，其爵位就尊貴；功勞較小的人，其俸祿就較少；德行淺薄的人，其爵位就低下。因此，看一個人的爵位，就可以知道這個人品德的高低；看一個人的俸祿，就可以知道這個人功勞的大小，不需要再去詢問。古代的君子之所以看重爵位俸祿，都是因為這個緣故。對於爵祿，先王非常重視。後來，爵位、俸祿之所以被人輕視，是因為處在該爵位、享受該俸祿的人是不應該享受這一爵祿的人；因為人們瞧不起其人，也就輕視其爵位。反之，爵祿被看重，也是由於享受爵祿者是應該享受這一爵祿的人；因看重其人也就看重其爵位。黻衣繡裳，是君子所穿的衣服，人們喜愛君子的美德，所以也就贊美其衣服。殘暴淫亂的君主，并非沒有這樣的衣服，但人民却不贊美它。

【原文】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①。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②之內。各充其願。其為大寶③。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矣。順風而奮鐸④。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之益長。所托⑤者然也。况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

【注釋】①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機，古指織機；杼，織布機上的筘，古代亦指梭。引申為事情的關鍵。②六合：陰陽家以月建與日辰的地支相合為吉日，即子與醜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總稱六合。泛指天地四方，整個宇宙的巨大空間。③大寶：皇帝之位。④鐸：大鈴，形如鏡，鉦而有舌，古代宣布政教法令用的，亦為古代樂器。⑤托：依靠，憑藉。

【譯文】職位，有如織造德行的織機；權勢，有如施行仁義的梭子。聖人腳踏織機，手握梭子，織成天地之教化，使萬物和順，人倫肅正，國域之內，人民都能滿足其願。這樣的人來作皇帝，不是很合適嗎？爬到高處樹起旗幟，則能使很廣的地方看到；順著風向搖動大鈴，則能使很遠的地方聽到。不是因為旗的色彩更鮮明，不是因為鈴的聲音更悠長，而是所憑藉的條件使其如此。更何況身居高官厚祿之位而行使其政令的人呢？

務本

【題解】此章主要說明君主主要抓住治國大道，而不能去詳察小事；要有長遠的謀劃，而不能僅僅看到眼前事物。其後詳細地指出了治國大道以及長遠計劃的內容，以幫助君主齊備為君之道。同時，還指出，君主主要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要善於領導、任用國家的才能之士。

【原文】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①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②采色^③之章^④。口給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勤（勤作動）人之思（思作志）。且先王之末教^⑤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皆以（皆以作以人皆三字）不能故也。

【注釋】^①絲竹：絃樂器與竹管樂器之總稱。亦泛指音樂。《禮記·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②雕琢：雕刻琢磨。《孟子·梁惠王下》：「今有

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③采色：指絢麗的顏色。《孟子·梁惠王上》：「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④章：在繪畫或刺繡上，赤與白相間的花紋叫「章」。⑤末教：無關根本的教導。

【譯文】人君最大的禍患，沒有比詳察於小事而忽略了治國的大道、祇看到眼前的事物而沒有長遠的謀劃更大的了。從古到今，沒有如此而不亡國的。所謂「詳於小事，察於近物」，就是耳朵祇能聽出絲竹歌謠之諧合，眼睛看到的祇是雕琢彩色之花紋，口中說出的祇是辨點慧敏的舌戰辭令；心裏懂得的祇是短言淺論，手上熟悉的祇有射箭、駕車、書法、棋枰之技巧，身體喜好的祇是俯仰旋轉、翩翩起舞者的儀態。以上這些，觀看它足以能夠讓人歡愉；學習它足以改變人的志趣，這也是從前君王的無關根本的教導，如果沒有一點聰明才智，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凡有上述能力者，都是自己喜歡這些事情，而不是求取於他人，自以爲別人都不能做到這些。

【原文】夫君居南面①之尊。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懷足己②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③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謗聲若雷而已不聞。豈不甚乎。

【注釋】①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為尊位，故帝王諸侯見群臣，或卿大夫見僚屬，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諸侯、卿大夫之位。泛指居尊位或官位。②足己：自滿自足；自以為是。③規：勸告，建議，尤指溫和地力勸。

【譯文】君主處在坐北面南的至尊之位，是掌握著生殺大權的人，其威勢本來就足以超過常人，又加上有超出常人的能力，懷著自滿自足的心態，誰敢去冒犯他呢？一個普通人如果有這樣的威勢，恐怕也沒有人敢向其勸諫，更何況是君主呢？所以，即便是罪惡堆積得像山一樣高，自己也看不見；譏謗之聲像雷聲一樣大，自己也聽不到。這樣下去，問題豈不是會越來越嚴重嗎？

【原文】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驗①。而遠數②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③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④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⑤財用。威足以禁遏⑥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⑦矣。

【注釋】①驗：效驗，驗證。②遠數：猶遠圖，深遠的謀劃。③眩：迷惑，迷亂。④覆燾：猶覆被，謂施恩，加惠，燾，音盜。⑤阜生：生息，生長。⑥禁遏：猶禁阻；遏止。⑦畢：全部，都，統統。

【譯文】做瑣細小事往往滋味甘甜，行中正大道往往滋味純淡；做眼前的事容易得到效驗，而長遠的謀略則一時難見成效；不是聖明的君子，則不能大小事情都能兼通。所以人們都為「滋味甘甜」的小事所迷惑，而不能去做「滋味純淡」的大事；迷惑於自己容易做到的事，而不能投身於對自己有挑戰的長遠大事。因此，能使國家大治的明君歷代少有，而導致國家混亂的昏君每代都多。所以，君主所必須努力的應該是「中正的大道和深遠的謀劃」啊！所謂「中正的大道和深遠的謀劃」，其意思是仁德足以覆蓋生民，恩惠足以撫養百姓，光明足以照亮四方，智慧足以統理萬物，權力足以應付無端的變故，道義足以豐富財用，威嚴足以禁絕邪道，武力足以平定外患內亂；能仔細聽取他人的意見，慎重地選取和任用人才；明達國家興廢的根源，通曉安定危機的區分。能做到這些，為君之道就算完備了。

【原文】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①。御如王良②。射如夷羿③。書如史籀④。計如隸首⑤。走追駟馬。力折門鍵⑥。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

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豐舒。晉智伯瑤之亡。皆怙^⑦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注釋】①師曠：字子野，山西洪洞人，春秋時著名樂師。他生而無目，故自稱盲臣、瞑臣。為晉大夫，亦稱晉野。博學多才，尤精音樂，善彈琴，辨音力極強。以「師曠之聰」聞名於後世。
②王良：春秋時之善馭馬者。
③夷羿：相傳羿為堯時善射者。堯時十日并出，猛獸為害，羿受堯命，上射十日，下射封豨長蛇，為民除害。事見《淮南子·本經訓》。
④史籀：籀，音咒。周宣王時為史官，一說為史書名。
⑤隸首：黃帝史官，始作算數。亦借指善算數者。
⑥門鍵：亦作「門楗」，猶門閂。
⑦怙：依靠，仗恃。

【譯文】假如現在讓君主眼目之明能比上離婁，聽力之好能比上師曠，駕車技術能比得上王良，射箭之藝能比得上羿，書法造詣比得上史籀，計算本領比得上隸首，奔跑之快追得上四馬之車，力氣之大能折斷大門門杠，雖然有上述六人那樣的本領，也祇能够

說是能够勝任專司一職官吏的職守了，對於治理好國家，又有多大的益處呢？即便沒有這六個人那樣的本領，祇能說不稱這些有關官吏的職守，但對國家又怎會加劇天下的混亂呢？事實上，（有了以上這些本領）反而會因此而廢棄仁義之政，妨礙道德修養。爲什麼這樣說呢？小的器皿是不能夠兼收并蓄的（才智不高之人不可能同時具有這麼多本領），而且這些技藝又不關乎國家治亂，祇是有中等才能之人所愛好的。從前，潞州豐舒、晉國智伯瑤的滅亡，都是因爲其自恃有三種才能、五種特長而不講仁義的緣故。所以，人君有多種技藝、喜好小才智但却不通曉治國的大道的，祇能導致他拒絕進諫者的主張，鉗制忠誠直言者的言論；祇會讓他追隨亡國之君的足迹，而背離安定國家的軌道。難道不是這樣嗎？難道不是這樣嗎？

審大臣

【題解】此章作者指出，大臣乃帝王的肱骨，要靠他們瞭解有關情況，靠他們處理各種事務。所以，一定要慎重審查大臣，一定要任用那些有道德學問、聰明睿智的人，以治理國家，利益九州之民。

【原文】帝者昧旦^①而視朝^②。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群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③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④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睿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⑤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⑥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注釋】①昧旦：天將明未明之時；破曉。②視朝：謂臨朝聽政。③股肱：大腿和胳膊。比喻左右輔佐之臣。④措：安放，安排。⑤九牧：即九州。⑥元首：頭，本處指君主。

【譯文】做君主的，天剛拂曉即臨朝，面南而坐聽取天下的政務。他將和誰來一起處理天下大事呢？豈不就是衆多公卿大臣嗎？所以任用大臣不能不選擇合適其職的賢德之人。大臣，是君主的肱股耳目，做君主的，要靠他們來瞭解各種情況，要靠他們來處理各種政務。以前聖明的君王知道治理天下就得這樣，所以廣泛訪尋聰明睿智的君子，并安置在較高的職位上，讓他們執掌國家的政令。執政者聰明睿智，則國家的各項事務就能展開；各項事務能夠展開，則百官就沒有不各盡其職的；百官能夠各盡其職，則各種事務就沒有治理不好的；各種事務都治理好了，則九州之民無不各得其所。所以《尚書》上說：「國君聖明，大臣賢明，則萬事安康。」

亡國

【題解】此章作者指出了主要的亡國之因，比如擁有賢臣却不能任用，先王的法規不能得以推行，賜位給賢臣，却又不能聽從他們的治理辦法等等。他告誡君主唯有興仁義，任用賢能、廣聽諫言、明大義、遠小人，國家的安定纔會有所保障。

【原文】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①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於異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②也。

【注釋】①致治：使國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公孫鞅之事孝公也……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②木主：木制的神位。上書死者姓名以供祭祀。又稱神主，俗稱牌位。

【譯文】那些亡國的君主，其朝中不見得沒有能使國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見得沒有先王留下的聖賢典籍，然而最終却逃不了亡國的命運，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其賢臣

不能得到重用，其制定的法令不能得到推行。如果制定法規而又不依法行事，任命了賢臣而又不採用他的意見和謀略，那麼法律便和路邊閑話沒有區別，而賢臣也和木製神位沒有兩樣了。

【原文】昔桀奔南巢^①。紂^②踣^③於京^④。厲^⑤流於彘^⑥。幽^⑦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⑧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鱒。蘧伯玉。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弑。魯有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弑。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

【注釋】①南巢：古地名。在今安徽巢湖。因位於古代華夏族活動地區的南方，故名。②紂：本名受德，後世稱商紂王，是商朝最後的一個君主，都於沫，改沫邑為朝歌（今淇縣）。③踣：音博。倒斃，僵死，破滅。④京：鎬京。⑤厲：周厲王（？——公元前八二八年），西周第十位國王（公元前

八七八年——公元前八四八年在位），姬姓，名胡。周夷王的兒子。在位三十七年。⑥彘：音志。地名，故址在今山西霍縣東北。⑦幽：周幽王，名姬宮涅。⑧三後：指禹、湯、文王。

【譯文】從前，夏桀王逃亡到南巢；殷紂王斃命於鎬京；周厲王流放於彘地；周幽王亡身於嬉戲。然而在那個時候，夏禹、商湯、文王的典籍還留存著，朝中有高明謀略的臣子也還在啊！到了春秋時代，楚國有伍舉，還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楚靈王大軍覆沒；衛國有太叔儀、公子鱒、蘧伯玉，而衛獻公敗逃出走；晉國有趙宣孟、范武子，而趙靈公被臣下所殺；魯國有子家羈、叔孫婁，而魯昭公死於荒郊；齊國有晏平仲、南史氏，而齊莊公未免於被刺；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斷絕祭祀。如此看來，如果不用賢臣，即使有賢臣也是無濟於事的。然而，這些國君也知道：有良馬，一定要等到騎上之後纔可以遠行；有醫生，一定要等到請來診治之後，纔可以醫好疾病；但至於有賢臣，却不知道要等到任用他們之後，然後纔可以使國家清明安定。以上六國的君主，雖然不用賢臣，但在招納人才的時候，還能用美好的禮節來表示其誠意，不敢輕侮慢待。

【原文】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內實奸邪。

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①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②。置之圜圖③之謂也。拘繫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④爲繩索。以印佩⑤爲鉗鈇⑥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舊則作君子情。）以爲辱矣。

【注釋】①張設：部署；設置。②桎梏：刑具，腳鐐手鐐，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刑具，戴在手上的爲梏，戴在腳上的爲桎。③圜圖：也作「囹圄」。監牢。④綸組：海草名。《文選·左思·吳都賦》：「綸組紫絳。」⑤印佩：官印。古人常將官印佩帶在腰間，故稱。⑥鉗鈇：鉗和鈇，古代的兩種刑具。鈇，音弟。

【譯文】到了王莽時，他已經不能任用賢才了，即使徵招來了，也不許他們對政事發表言論。王莽的爲人，其內心實在是奸詐邪惡，而外表上却裝出仰慕古時君主行事的樣子，也聘請名儒，徵召有術之士。但由於政治混亂，政教暴虐，難以吸引人才，於是他使用嚴刑進行威脅，用殺戮來威嚇。賢明的人因爲恐懼，不敢不來，這祇是空有招引賢人的名聲、以誇耀於四海之內而已。王莽也因此而很快滅亡了。況且，王莽賜人官爵，

其實等於囚禁人。所謂「囚禁人」不是說一定要把人戴上刑枷、關進監獄，而是限制、束縛他，使他的內心無比的憂愁。如此，則使在朝為官之人，進不能夠陳述謀略；退不能保全自己。這就等於以佩帶官印用的絲綬為繩索，以官印、佩玉為鐵鉗而囚人。小人雖以有了官位而高興，君子則認為是受到了侮辱。

【原文】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讎。豈為我用哉。日雖（日雖作雖）班萬鍾^①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②為遠。今不修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修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

【注釋】^①萬鍾：指優厚的俸祿。鍾，古量名。^②衾：被子。

【譯文】所以，聖明的君主求得賢臣，是要得到臣子的真心，而不是要得到他的軀體。如果得到其軀體而不管其心裏怎麼想，這便與用籠子、柵欄關住鳥獸沒有什麼不同。那麼賢者對於我，就和仇人沒有兩樣，豈能為我所用？縱然每天發給他萬鍾的俸

祿，會有什麼用呢？所以說，如果得到其心，相距萬里也是近的；如果失去其心，同蓋一床被子也是遠的。現在，不講求獲得賢者之心的方法，而著力於怎樣控制賢才之身，以致使國家政權顛覆，祖宗廟堂廢棄，豈不太令人痛心了嗎？

【原文】孫子^①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也。故人君苟修其道義。昭其德音^②。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類（類作僻）。惠澤播流^③。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其親作親戚）。樂之如墳簞^④。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⑤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

【注釋】①孫子：即荀子（約前三一三年—前二二八年），名況，字卿。因避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想通，故又稱孫卿。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②德音：指好的聲譽。③播流：傳布流行。④墳簞：音勛迟，亦作「壘簞」或「墳簞」。墳、簞皆古代樂器，二者合奏時聲音相應和。⑤決壅：除去水道的壅塞。

【譯文】荀子說：「君主的過錯，不在於口头上說不任用賢才，而在於不能真心實意地任用賢才。口头上說任用賢才、行動上拒絕賢才，言行相反而想要賢才到來、不賢的人離去，不是很難嗎？」這番話說的多么好啊！所以，假如君主能够修治他的道德仁義，顯現他的美好聲譽，謹慎他威嚴的儀態。审慎他的政教命令，刑罰沒有偏邪不正，恩惠傳播於四方，百官要盡職守，萬民得其所願，則賢才敬仰他如同敬天地，愛戴他如同愛親人；快樂得如聽埴簞之音，欣喜得如嗅蘭芳之香。如此則賢才投奔於他，如同挖開障礙，排放積水，流入大溝，怎么會有不來的呢？

【原文】苟粗穢暴虐。香馨不登。讒邪在側。殺戮不辜。宮館^①崇侈^②。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税繁多。財不匱竭。怨喪^③（怨喪作死苴）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外內震騷。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蝸蝻^④。臺殿如狴牢^⑤。采服如衰經^⑥。歌樂如號哭。酒醴^⑦如滫滌^⑧。肴饌^⑨如糞土。衆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

【注釋】①宮館：離宮別館。供皇帝游息的地方。②崇侈：奢侈。③蝸蝻：音往兩。古代傳說中的山川精怪。一說為疫神，傳說顛頊之子所化。④狴牢：牢獄。狴，音比。⑤衰經：音崔碟。經，喪

服。古人喪服胸前當心處綴有長六寸、廣四寸的麻布，名衰，因名此衣為衰；圍在頭上的散麻繩為首經，纏在腰間的為腰經。衰、經兩者是喪服的主要部分。⑥酒醴：酒和醴。亦泛指各種酒。⑦滌滌：浸泡淘洗，滌，音朽。⑧肴饌：豐盛的飯菜。

【譯文】相反，假如君主粗俗暴虐，对有美好德行的人不予晉升，讒諂邪僻的人圍在他的身邊；殺戮无辜的人，官館崇尚奢侈，妻妾之多没有限度，淫蕩取樂日益放縱；徵收賦稅名目繁多，國家資財匱乏短缺，怨氣喪氣充滿郊野，却依然驕傲自滿而自鳴得意；進諫者被誅殺，內外震動騷亂，遠近怨恨悲憤。那麼，賢德之人會視我的容貌如妖怪，視我的金殿如監獄；華彩之衣如同喪服，歌樂之聲如同嚎哭；美酒甘醇如同污水，美食佳餚如同糞土；所作之事和一举一動，几乎一件都看不上。賢者厭我达到了这个地步，他還願意投奔於我嗎？

【原文】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①佯愚②。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賴下有焉字）。

【注釋】①杜口：閉口。謂不言。②佯愚：偽裝愚笨。

【譯文】如今若不致力修明仁義而空設高官厚祿，可以得到小人，但難以得到君子。所謂君子，行事不隨意合流，處世不改其正直；不為天下人的喜好而歪曲道義，不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損害仁愛，怎麼可以用高官俸祿去誘惑他呢？即使用強制的手段控制於他，使他不得已而從之，他也會閉口不言，佯裝愚鈍，苟且讓自己免遭傷害。國家的安危，又依賴什麼呢？

賞罰

【題解】作者在這一章中告誡君主一定要明白賞罰之道。他在提出了幾個很重要的觀點，比如，獎賞與懲罰不在於必須重，而在於必須執行；獎罰不能過重也不能過輕……他認為，獎罰不明不只是導致社會混亂，甚至會導致滅身亡國，君主應該慎重對待。

【原文】政之大綱①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其本望②。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國法。而怙③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④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逾時⑤。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逾時且猶不可。而况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疏⑥。亦不可以數⑦。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不勸（不勸上有民字）。罰輕則不懼（不懼上有民字）。賞重則民僥幸⑧。罰重則民無聊⑨。故先王明恕⑩以聽之。思中⑪以平⑫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

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⑬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注釋】①綱：事物的關鍵部分，事理的要領。②本望：本來的願望。③怙：堅持。④斧鉞：亦作「斧戍」，斧與鉞，泛指兵器，亦泛指刑罰、殺戮。⑤逾時：超過規定的時間。⑥疏：稀疏，稀少。《玉篇》：「疏，闊也。」⑦數：屢次，頻繁，煩瑣。⑧僥幸：企求非分，意外獲得成功或免除災害。⑨無聊：生活窮困，無所依賴。漢劉向《列女傳·齊東郭薑》：「爭邑相殺，父母無聊。」⑩明怒：明信寬厚；明察寬大。⑪中：中庸之道也。⑫平：安定、安靜。⑬轡策：亦作「轡策」，御馬的繮繩和馬鞭。比喻控制的工具。轡，音佩。

【譯文】為政的要領有兩條，指的就是獎賞與懲罰。君主若能懂得賞罰之道，那麼，治理好國家也就不難了。獎賞與懲罰，不在於必須很重，而在於必須能夠執行。祇要獎罰能夠切實執行，雖然不重，但人民也會庄重嚴肅地對待；如果獎罰不能夠得到切實執行，雖然很重，但人民也會對它產生懈怠。所以古代的先王致力於使獎罰能夠切實執行。如果應該獎賞的不予獎賞，則做好事者就會失去其本來的願望，而懷疑自己的所為；應當懲罰的不予懲罰，則做壞事者就會輕視國家法紀，而堅持其固有的行為。如果

是這樣，即便每日使用斧鉞在街市上行刑，民众也不會丟棄邪惡；即便每日在朝中封官賜祿，民間也不會興起良好風氣。所以，聖人不敢因親戚的恩情而免除處罰；不敢因個人的仇怨而不予獎賞，這是什麼緣故呢？是用此來挽救世風呀！因此，司馬法說：「在規定時間內施行賞罰，是希望民衆儘快見到善惡的報應。」超過時限都不可以，更何況廢棄不用呢！獎罰不可以過少，也不可以過密；過密則所涉及者太多，過少則所遺漏者太多。獎罰不可以過重，也不可以過輕；獎勵過輕則起不到鼓勵作用，處罰過輕則起不到威懾作用；獎勵過重則人會心存僥幸，處罰過重則民會無所依賴。所以，古代帝王以明察寬厚之道來決斷案件，用中正之道來平治天下，因此而不失其節。獎罰對於萬民，如同繯繩、竹鞭之於駕車之馬，繯繩、竹鞭使用不協調，不祇關乎車速快慢，甚至會造成翻車或折斷車轅；獎罰不明，不祇有社會穩定與社會混亂之分，甚至會導致國家滅亡、喪失性命。能不慎重嗎？能不慎重嗎？

復三年

【題解】這裡作者主要討論了父母去世要服喪三年的規定，他認為這是推行仁愛、讓家庭中出現慈母孝子，令人民品德歸於敦厚的做法，不應將其廢止。

【原文】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①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②。所以禮記（所以二字在下立文下）稱情而立文。爲至痛極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③。天姿謙讓。務崇簡易。其將弃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群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爲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祖④崩。則斬衰三年。孝明⑤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⑥嗣君之必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⑦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⑧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⑨。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⑩。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

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⑪。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主若以游宴^⑫之間。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蓼莪^⑬之篤行。惡素冠^⑭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爲典式。傳示萬代。不刊^⑮之道也。

【注釋】①知：古同「智」，智慧。②服：服喪。③孝文皇帝：漢文帝劉恒，漢朝的第五位皇帝，謚號「孝文皇帝」。④徂：同「殂」，死亡。⑤孝明：東漢皇帝劉莊（公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十五年），字子麗，公元五十七年至七十五年在位，凡十九年。漢光武帝劉秀第四子，母光烈陰皇后陰麗華。史稱漢明帝，死後謚號「孝明皇帝」。⑥忖度：推測。⑦大宗：宗法社會以嫡系長房爲「大宗」，餘子爲「小宗」。⑧陵遲：漸趨衰敗。⑨滕文公：戰國時滕國的賢君，滕定公之子，名宏，當時世稱元公，他與孟子是同時代人。⑩孟軻：即孟子，名軻，字子輿（待考，一說字子車或子居）。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書。有「亞聖」之稱，與孔子合稱爲「孔孟」。⑪民德歸厚：社會百姓的道德漸漸篤厚。《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⑫游宴：嬉游宴飲。⑬蓼莪：《詩·小雅》篇名。此詩表達了子女追慕雙親撫養之德的情思。後因以「蓼莪」指對亡親的悼念。⑭素冠：《詩·桧風·素冠》：「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

兮。」毛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又《素冠》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毛傳：「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後因以「素冠」爲對不能克盡孝道者的譏刺語。⑮刊：斫，消除，修改。

【譯文】天地万物中，最有智慧的，莫過於人了。人情中最悲痛的，莫過於父母去世。創傷越大，延續的時間就越長；悲痛越劇烈，恢復的速度就越慢。所以，聖明的君主規定，父母去世要服喪三年，這是《禮記》中適應人情而確立的法令條文，表示這是最最大的悲痛。從天子到百姓，沒有不遵從此法的。帝王代代相傳，但沒有人知道這條法令是從那裏來的。到了孝文皇帝，天資謙恭寬讓，辦事崇尚從簡。他臨死之前，尚且顧念臣子，下令不要實行長久服喪的制度，埋葬之後，即可脫去喪服，旨在按此辦理，可以省去煩撓勞碌而使群臣寬舒。看他留下的詔令條文，祇是要求自己去世之后这么做而已，并非要爲漢朝創立治喪的禮節儀式，并傳之於後世。後人便照此行使，未曾有人分析其中道理。到了顯宗皇帝，其聖德恭謹、英明，深刻理解孝文皇帝一時的規定，又考慮過去君主所定的禮節儀式不能長久違背，所以世祖去世時，穿了三年喪服。孝明皇帝去世後，朝中大臣竟然以自己個人的想法，揣摩太子必然會希望快點脫去喪服，便查看大宗遺詔，沒有因爲孝子還在哀傷思慕而有所慮，因此使得孝明皇帝的遺制被逐步取

消，不予遵從。服喪時間縮短的規定從此實施且沒有廢除。這實在是最大的悲哀。滕文公不過是小國的君主，又加之生於周朝末年，禮教已難以實施，但他還能修正前朝的失誤，問詢於孟子後，自己服喪三年，更何況大漢朝與天同高的君主，却廢除服喪三年之制，這難道不令人嘆息嗎？制定短喪之法出於仁愛，其弊端也還輕微，道德隆盛之風已然形成且祇歷經一代，服喪三年之制就被廢止，何況將不仁愛的法令公布於社會，却希望家中有慈母孝子，人民品德回歸於敦厚，不是很難嗎？《詩經》說：「你的教化，民衆會仿效的。」聖明的君主，若能在出游、飲宴的空閒時間，以超然的心態想得遠點，看看周公當年所定的規章，再看看一下顯宗的故事；感受一下「蓼莪」（《詩·小雅》中篇名，其詩大意是宣揚孝道）中的篤厚孝行，必會憎惡「素冠」（《詩·松風》中篇名，其詩斥責不能守三年之喪的現象）中所斥責的現象，從而發出恢復古制的仁德教令，修改太宗（此指孝文皇帝）的權宜之令，而且實施之後，要求永久地作為治喪的典範儀式，使之傳承昭示於萬代，將此作為不能刪改的治喪辦法。

制役

【題解】此篇作者主要針對怎樣治理國家各階層的人（士農工商）而寫的。他認為應該恢復到以前的禮法中，高貴者與低賤者，君子與小人應各守自己的職權，不能讓他們違反規定超越上層。這樣，纔沒有違背設置爵祿的初衷，人們纔能安守本分，社會纔能穩定。

【原文】昔之聖王制爲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①。各司分職。故下無潛（潛當作僭）^②上之愆^③。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④。不相干黷^⑤。士者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⑥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勞筋力。目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⑦。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賈。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⑧。其故何也。皆由罔利^⑨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⑩并兼之門使之然也。

【注釋】①小人：平民百姓。②潛：當作「僭」，超越身分，冒用上位者的職權、名義行事。③愆：罪過，過失。④四民：舊稱士、農、工、商為四民。《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⑤干黷：亦作「干瀆」。猶冒犯。⑥達義：通理；公認的義理。⑦端委執笏：端委，古代禮服；笏，執笏指拿著笏板，古時臣下朝見君王或臣僚相見時，手持玉石、象牙或竹、木的手板為禮。⑧爨烹：爨，音甯，燒火做飯；烹，燒煮。⑨罔利：猶漁利。⑩紆青拖紫：紆，音迂，繫結；青、紫，古代官吏所佩印綬的顏色。謂身佩印綬。形容地位尊顯。

【譯文】從前的聖主明君，制定禮法規定：富貴的階層中，身份有一般、尊貴之分；地位低下的階層中，身份也有相應的等級差別；君子與平民百姓，各自按自己的身份和職位行使職權。所以在下位的不會出現超越本分、犯下冒用上位者職權和名義行事的過錯，供役使的勞力和財力，都能相互供給充足。從前，國內富裕的平民以及工商家庭，錢財多達數萬，雇用的奴婢，多者有幾百人，少者有幾十人，這難道是早先君主制定禮法的旨意嗎？國家有四類人（指士、農、工、商），本應互不干擾、輕慢，有知識的人勞心，務工、務農、經商的人勞力；勞心者稱為「君子」，勞力者稱為「小人」。君子管理人，小人被管理；被管理者養活人，管理者被養活。這是歷代君王都明白的道理。可當今呢，沒有高尚道德但占有大量財富的，本應該是被管理者，是應該養活人的人，

却役使奴婢、自己不勞動、頤指氣使、不慌不忙、垂衣拱手。即使那些胸懷忠信、熟讀聖賢之書、受君主委任而手執笏板站在朝堂之上的人，又有誰超過他們呢？當今的君子，還有許多貧窮匱乏之人，家裏沒有奴婢，即使有，也因數量少而忙不過來；妻子勤於家務勞動，親自燒火做飯，這是什麼緣故呢？都因為那些撈取橫財的人，與他們競爭高下，再加上那些結交大小官員以及集官吏、豪富於一身的家族，以致君子陷於如此境地啊。

【原文】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哀多益寡。稱物平施^①。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②刑威^③。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④小人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⑤佐吏^⑥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⑦即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傅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覆。夫師丹^⑧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建納忠

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制。不亦遠乎。

【注釋】①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哀，音剖（二聲）。《易·謙》：「君子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削減有餘以補不足，根據物品的多少，做到施與均衡。②慶賞：賞賜。《周禮·地官·族師》：「刑罰慶賞，相及相共。」③刑威：處罰。④編戶：編入戶籍的普通人家。⑤斗食：俸祿微薄的小官。《戰國策·秦策三》：「其令邑中自鬥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⑥佐吏：指古代地方長官的僚屬。⑦孝哀皇帝：即漢哀帝劉欣（公元二十五年—公元一年），字和，漢元帝庶孫，成帝侄，定陶恭王劉康之子。⑧師丹：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三年，字仲公，琅邪東武（今山東諸城）人。西漢大臣、西漢末年著名的經濟家、政治家。哀帝時曾提出「限田限奴」的主張，以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後因貴族官僚反對，未能實行。

【譯文】社會上的財富，一些人占有的過多，就會有一些人財用不足。聖人知道會是這樣，所以削減多餘以增益不足，權衡財物的多寡，來公平地施予。經常提防，不使人超過限度。因此，能夠實現社會穩定。治理國家却使廉潔禮讓的君子這樣物用不足，而使貪婪之人那樣物用有餘，所以就無法分辨尊卑、劃分貴賤等級，更不能夠讓人

們看輕財利、崇尚道德。現今的太守縣令得以成爲一方之主宰，是因爲掌握著慶典、獎賞、處罰、威嚇之權。富人蓄養奴婢，有的達到數百之多，其慶賀、獎賞、處罰、威嚇之權也由自己掌握。這與郡縣的長官又有什麼不同呢？奴婢雖然地位低賤，但都有「五常」之情，本來都是君王的良民，却進入普通人家，成爲他們的役使，以至哀傷窮困，流離失所，還無權告狀申訴，豈不是很冤枉嗎？當今，下自薪俸很低的衙吏，上至各諸侯王，都算是管理民衆的人，是可以蓄養奴婢的，務農、做工、經商及供他們役使的人，都是應該親自勞作、被管理的人，應當不許其蓄養奴婢。昔日孝哀皇帝即位，師丹輔佐國政，曾建議對蓄養種田、看院之奴婢的人數定一個限額，但當時丁傅專權，董賢受寵，都不樂意這麼辦，這個建議遂被廢棄。師丹等人，皆是前朝的知名大臣，擔憂、憎恨既有官位又做富豪的人家，建議召納忠信之士，爲國家創設禁令，然而因邪惡之臣的壓制，終於未能實行。更何況尚未做官的一般人士，想倡議建立有關制度，那不是遙遙無期的事情嗎？

典論

【題解】《典論》，三國魏文帝曹丕著。《隋書·經籍志》：「《典論》五卷，曹丕著」。《舊唐書·藝文志》有同樣記載。《三國志·魏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此書《宋史·藝文志》未著，說明此書久佚。惟《典論》中的《自叙》篇在裴松之注《文帝紀》中。其中《論文》一篇為《文選》所收，故全。此足證魏征編撰《群書治要》時所輯錄亦早失佚。《群書治要》保存《典論》的部分資料，成為研究三國時期社會政治形勢及政治思想發展演變的重要文獻之一。

《群書治要》節錄《典論》的內容，重在說明奸佞之人、婦人之言的危害。自古以來，聽信奸佞之臣和惡毒婦人的君主，沒有不滅身亡國的。并指出了寵愛女色之害。

【作者簡介】曹丕字子桓，曹操之子。生於漢靈帝中平四年，卒於魏黃初七年，年四十歲，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與孔融、王粲輩為文學交，尤與朝歌令吳獻相善。二十二年（公元二一六年），丕立為魏太子；操死，嗣位為丞相、魏王；建安末（公元二一九年），廢獻帝為山陽公，篡漢自立，都洛陽，改元

黃初。丕即位後，蜀與吳亦相繼稱帝，凡二伐吳，皆無功；在位六年卒，謚文帝。丕好文學，禮重文人，以著述爲事，著典論、詩、賦之屬幾百餘篇。由於文學方面的成就而與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稱爲「三曹」。

奸讒

【題解】作者在此篇中著重論述了任用奸佞之人的危害，歷史不斷地向人們展示「親賢遠佞」的道理，君主聽信奸佞者之言沒有不遭到滅身亡國禍患的，誠如作者在文章中列舉的何進以及袁紹的例子那樣，親信奸佞最終都不會有好結果。

【原文】何進①滅於吳匡②。張璋③。袁紹④亡於審配⑤。郭圖⑥。劉表⑦昏於蔡瑁⑧。張允⑨。孔子曰。佞人殆⑩。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誡⑪。作奸讒。

【注釋】①何進：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一八九九年，字遂高，南陽宛（今河南南陽）人。東漢靈帝時大將軍。何進的异母妹有寵於靈帝并被立爲皇后，他也隨之升遷。黃巾起義時，何進爲大將軍，總鎮京師，因及時發現并鎮壓了馬元義的革命活動，被封爲慎侯。爲張大威望，何進請靈帝在京師講武結營，置西園禁軍校尉。靈帝駕崩後，蹇碩謀誅進而立皇子劉協，未果，反被進誅。何進從袁紹之言，博征智謀之士爲己所用。自此獨攬大權。然而何進不納陳琳之諫，多結外鎮軍閥，翹首京師，與袁紹等謀誅宦豎。終於事泄，被張讓等先下手爲強，遭殺身之禍。②吳匡：字崇義。陳留人。何進部將。③張璋：何進部將。④袁紹：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二〇二年，字本初，豫州汝南汝陽（今河南

省商水縣）人。為東漢末年割據一方之軍閥，最盛時控有幽、并、冀、青等河北四州，但在官渡之戰中慘敗給曹操後實力大損，不久便因病而卒。⑤審配：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二〇四年，字正南，魏郡陰安人。審配初在韓馥之處為部下，以正直而不得志，初平二年（公元一九一年），袁紹領冀州牧。封審配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官渡之戰中，審配大力支持出兵攻擊曹操，袁紹令審配統軍事。審配因許攸家人犯罪，拘禁其妻子兒女。許攸怒而出奔曹操，出賣袁紹糧倉所在，引致官渡之敗。⑥郭圖：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二〇五年，字公則，潁川人。官渡之戰期間，郭圖與顏良和淳於瓊一起進攻守護白馬的曹將劉延，戰敗。後曹軍攻擊烏巢糧倉，郭圖建議攻擊曹營而非張郃建議的援救糧倉，結果張郃攻曹營不下，郭圖慚愧其建議失敗，誣告張郃不盡力，導致張郃投降曹操。⑦劉表：字景升，生年不詳，卒於二〇八年。兗州山陽郡高平縣（今山東省濟寧市魚臺縣東北）人，東漢末期的一個割據諸侯。其先祖是西漢魯恭王劉餘。⑧蔡瑁：生卒年限不詳，字德圭，荊州南郡襄陽人，東漢末期人物。據《後漢書》、《三國志》、和《資治通鑒》記載，初平元年（一九〇年），劉表代王睿為荊州刺史，當時江南宗賊興盛，劉表為平定江南，曾和襄陽蔡瑁及南郡蒯越、蒯良一起商議平定江南的計策。劉表有二子：劉琦和劉琮，起初劉表喜愛劉琦，後因劉表為劉琮娶其後妻蔡氏之侄，於是喜愛劉琮，欲以其為後，蔡瑁和張允亦經常詆毀劉琦而贊譽劉琮，劉琦不自寧，在諸葛亮建議下，向劉表請求出任江夏太守。後來劉表病重，劉琦曾去探望劉表，因蔡瑁、張允阻止，未果，劉表去世後，蔡瑁、張允等遂以劉琮為嗣。⑨張允：東漢末期劉表的屬下，曾與蔡瑁共同推劉琮繼承劉表的地位。⑩佞

人殆：語出《論語·衛靈公》：「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佞人，善於花言巧語、阿諛奉承的人。⑪監誡：儆戒。監，通「鑒」。

【譯文】何進之所以被殺，是因為任用吳匡和張璋；袁紹之所以兵敗，是因為聽信審配和郭圖；劉表之所以昏庸，是因為相信蔡瑁和張允。孔子曾說：「任用奸佞之人真是危險啊。」這句話確實是可信的。這幾件過去的事已經被寫進史書了，這裏姑且再談談這幾個人，以作為後人的借鑒，警戒那些奸讒的小人。

【原文】中平之初①。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②。并開府③。近士吳匡④。張璋。各以異端⑤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為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為一於己。後靈帝⑥崩。進為宦者韓悝⑦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衆。殺苗於北闕⑧。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⑨殺於渠彌⑩。魯隱公⑪死於羽父⑫。苗也。能無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鳥。况乎骨肉之間哉。而進獨何嘉焉。

【注釋】①中平之初：中平（公元一八四年十二月—公元一八九年三月），是東漢皇帝漢靈帝劉宏

的第四個年號，也是漢獻帝劉協的第二個年號。漢朝使用這個年號時間共六年。②車騎苗：車騎，漢代將軍的名號，與衛將軍及左右前後將軍皆位次上卿。漢文帝元年設。苗，指何苗，何進的弟弟。

③開府：古代指高級官員（如三公、大將軍、將軍等）建立府署并自選僚屬之意。漢朝三公、大將軍可以開府。④吳匡：字崇義。陳留人。何進部將，在何進被宦官殺死後，與曹操、袁紹殺盡宦官之後，因怨恨何苗不與何進同心，而與張璋、董旻將其砍為肉醬。後為蜀漢張飛部將，也是後來諸葛亮北伐的大將吳班吳元雄的父親。⑤异端：指不屬於正統思想的思想派別，通常含有負面的含義，或稱旁門左道；但也可指不重要的思想流派，即小道。⑥靈帝：劉宏（一五六年—一八九年），東漢第十一位皇帝（一六八年—一八九年在位），他本封解渡亭侯，是漢章帝的玄孫，漢桓帝的堂侄，永康元年（一六七年）由桓帝的皇后竇妙立為皇帝（因桓帝無子）。中平元年（一八四年）爆發了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六年卒。在位二十二年，謚號為孝靈皇帝。葬於文陵（現今洛陽西北冢頭村附近）。

⑦韓悝：生年不詳，卒於一八九年，東漢宦官，十常侍之一。十常侍指中國古代東漢（公元二十五年—二二〇年）靈帝時操縱政權的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等十二個宦官。他們都任職中常侍。首領是張讓和趙忠。十常侍自己橫徵暴斂，賣官鬻爵，他們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橫行鄉里，禍害百姓，無官敢管。後十常侍被袁紹所誅。⑧北闕：闕，古代宮殿北面的門樓。是臣子等候朝見或上書奏事之處。⑨鄭昭公：春秋時鄭國國君，姬姓，名忽，鄭莊公長子。生年不詳，卒於前六九五五年。鄭國有一位大夫高渠彌，與昭公有仇，因為昭公曾勸

父親鄭莊公不要委任高渠彌出任官職，但鄭莊公沒有聽從。昭公復位後，高渠彌害怕被處死，於是決定先發制人。前六九五年，高渠彌和鄭昭公一起去打獵時，在郊外把昭公射死。⑩渠彌：即高渠彌，生卒年不詳，春秋時代是鄭國著名的大將，立下過赫赫戰功。後因謀權弑殺鄭昭公而被齊襄公以此為藉口車裂。⑪魯隱公：前七二二年至前七一二年在位，名息姑，魯國第十三代國君。是魯惠公的庶長子。按周朝的傳統禮法，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賢，祇因惠公死時太子姬允（即後來的桓公）還太小，於是隱公上臺執政，却不是正式繼承王位（春秋經云：「不書即位，攝也。」），而是攝政，意思是等太子成人之後，就要把政權還給太子。魯隱公十一年冬，羽父請殺太子允（魯惠公太子）將以求太宰，隱公不許。羽父懼，乃譖隱公於太子允，請求往殺隱公，太子允許之，遂殺隱公，立太子允為君，是為桓公。隱公執政後期，開始在鄉間修建別墅，以供自己養老之用。隱公十一年（前七二二年）冬，魯大夫羽父（姬羽軍）向魯隱公申請當宰相。隱公答道：「我弟弟姬允已經長大了，馬上就要上臺了。你不妨直接去問他。」羽父却誤會了隱公的意思，自作聰明地獻計：「古人說：『利器在手，不能讓給別人。』你弟弟已經長大了，恐怕對你不利，不如讓我幫你殺掉他，免除你的後患。事成之後，你提升我為宰相怎麼樣？」隱公一聽這個邪惡的主意，嚇了一跳，馬上說：「你這是什麼話？我弟弟長大了，我也老了，別墅一完工，我就退休啦。國君之位是我弟弟的，我豈敢有非分之想？」隱公的這番話到底是真的無心犯上，還是擔心羽父是太子姬允的間諜，令人不得而知。不過從後來的事看起來，前者似乎是正確的。羽父立刻發現自己已經坐在火爐口上，一旦姬允將來繼位并聽

說此事，自己一定就掉到火爐裏了。於是他產生了更加邪惡的想法。羽父調頭去找太子姬允說：「主上見你長大，今日特地喚我進宮，命我來殺了你呢。」姬允一聽，嚇得不輕。羽父於是又自告奮勇，信誓旦旦地保證：「不過我當然不會幹這種骯髒的勾當，所以特來通報。您如果想自救，就要先下手為強。」姬允感激涕零說：「如果我不死，一定封你當宰相！」可巧隱公做公子時，曾與鄭國作戰，被鄭國俘虜，賄賂了鄭國大夫尹氏纔得以脫身，所以隱公把尹氏的家神供在一座園子裏，時不常地去祭拜一下，祭拜完就住在附近大臣蔣氏家裏。羽父就趁隱公去祭拜時率軍把隱公給殺了，并嫁禍給蔣氏，繼而屠滅蔣氏家族。姬允上臺，即為魯桓公。上臺後第一件事，就是提拔羽父為宰相。⑫羽父：即公子翬，一作公子揮。姬姓，名翬，字羽父。魯宗室。春秋初年魯國大臣。

【譯文】中平初年，大將軍何進與其弟車騎將軍何苗，兄弟倆人都建立了府署并自選僚屬。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邪說得寵於何進，而何苗却憎惡他們倆的為人。於是吳匡和張璋就詆毀何苗而稱贊何進，何進聽後就對他們兩個人進行嘉獎，認為他們倆是一心一意忠於自己的。後來漢靈帝去世，何進被宦官韓悝等人所害。吳匡和張璋兩人忌恨何苗，便威逼利誘何進的部下，將何苗殺死於北城門，從而使何氏滅亡。昔日，鄭昭公因為勸諫父親不要任用渠彌，結果他即位以後，自己被渠彌殺死；魯隱公因為沒滿足羽父做宰相的請求而被羽父設計殺死；何苗聽信於吳匡和張璋這樣的奸佞小人，怎能不落

得如此下場呢？忠義之臣侍奉君上，往往都會尊敬其父親，也敬重其兒子；扶持其兄長也尊敬其兄弟。因此古人說：因愛其人，也就愛其屋上之烏鴉，何況兄弟乃骨肉之親，而何進爲什麼要獨自嘉獎吳張二人呢？

【原文】袁紹之子。譚^①長而慧。尚^②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③其貌。欲以爲後。未顯^④而紹死。別駕^⑤審配^⑥。護軍^⑦逢紀^⑧。宿以驕侈。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⑨紹之遺命。奉尚爲嗣^⑩。潁川郭圖^⑪。辛評^⑫。與配。紀有隙^⑬。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⑭陳^⑮嫡長之義。激以紕^⑯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⑰。欲相屠裂。王師^⑱承天人之符應^⑲。以席卷乎河朔^⑳。遂走尚梟^㉑譚。擒配馘^㉒圖。二子既滅。臣無餘。

【注釋】①譚：即袁譚（？—二〇五年），字顯思，汝南汝陽（今河南商水）人。漢末群雄之一袁紹長子，青州刺史。②尚：即袁尚（？—二〇七年），字顯甫，汝南汝陽（今河南商水）人。漢末群雄之一袁紹的第三子，受到袁紹的偏愛，並於袁紹去世後繼承了袁紹的官位和爵位，也因此招致長兄袁譚的怨恨，兄弟之間經常兵戈相向。後被公孫康所斬。③雅奇：雅，平素，素來；奇，驚異，引以爲奇。④顯：顯示出來，公告。⑤別駕：官職名，全稱爲別駕從事史，也叫別駕從事。漢代設置，爲

州刺史的佐吏。⑥審配：生年不詳，卒於二〇四年，字正南，魏郡陰安（今河北清豐北）人。東漢末年軍閥袁紹帳下謀士。袁紹領冀州，引為治中。後事袁尚。及鄴城破，被曹操所擒殺害。⑦護軍：官名。護，督統之意。秦有護軍都尉。各朝代護軍所指意思也不同，秦漢時臨時設置護軍都尉或中尉，以調節各將領間的關係。⑧逢紀：生年不詳，卒於二〇二年，字元圖，南陽人，東漢末年袁紹帳下謀士。逢，古同「逢」。⑨矯：假托。⑩嗣：接續，繼承（父業）。⑪郭圖：生年不詳，卒於二〇五年，字公則，潁川（治今河南禹州）人。東漢末年袁紹帳下謀士。⑫辛評：生年不詳，卒於二〇〇年。字仲治，潁川陽翟人，東漢末期袁紹帳下謀士。後為逢紀所殺。⑬隙：感情上的裂痕，有仇。⑭盛：廣泛，程度深。⑮陳：述說。⑯黜：古同「黜」，罷免，革除。⑰振干戈：振，搬動，揮動。干戈，古代兵器，後以「干戈」為兵器的通稱。後來引申為指戰爭。⑱王師：此指曹操的軍隊。⑲符應：古代指上天顯示的與人事相應的徵兆，為祥瑞的徵兆。⑳河朔：古代泛指黃河以北的地區。㉑梟：古代刑罰，把頭割下來懸掛在木上（梟首示衆）。㉒馘：音國，古代戰爭中割取敵人的左耳以計數獻功。

【譯文】袁紹的兒子當中，袁譚是長子，而且天資聰慧；袁尚年齡小，但相貌俊美。袁紹的妻子寵愛袁尚，多次稱贊袁尚有才能。袁紹也很驚奇袁尚的相貌，想要讓他繼承自己的事業，但還沒有來得及正式公開，袁紹就去世了。袁紹身邊的謀士別駕審配、護

軍逢紀素來驕橫奢侈，不被袁譚所喜歡。於是，這兩個人表面上是順從袁紹之妻，實際上是內心擔憂個人的危機，於是便假造袁紹遺詔，奉立袁尚為繼承人。當時在潁川的郭圖和辛評，與審配、逢紀有隔閡，害怕袁尚為繼承人後，審配、逢紀二人得勢後自己會有禍患，便雙雙投靠袁譚，大講嫡生長子纔是符合公正的繼承人，並以「被排擠降格的耻辱」刺激袁譚，勸他興兵作亂，加上袁譚本來就有承繼父業的想法，便親自與袁尚刀兵相見，要互相屠殺，分地裂土。此時，朝廷的軍隊（指曹操的軍隊）秉承天意人心的符應，席捲河北大地，遂趕走袁尚，誅殺袁譚，生擒審配，割去郭圖左耳。袁尚敗走，袁譚被滅，其他臣子或死或逃，無一剩餘。

【原文】紹遇①因運。得收②英雄之謀。假③士民之力。東苞④巨海之實。西舉⑤全晉之地。南阻⑥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下。視霸王易於覆手⑦。而不能抑遏⑧愚妻。顯別嫡庶。婉⑨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奸。二子相屠。墳土未幹。而宗廟為墟。其誤至矣。

【注釋】①遇：名詞，機遇。②收：接受。③假：憑藉。④苞：占據，包括。⑤舉：攻克。

⑥阻：為阻擋（屏障）。⑦覆手：把手掌向下一翻。比喻事情容易辦成，而且時間迅速。⑧遏：阻止。⑨婉：作動詞，意思為非常喜歡或喜愛。

【譯文】袁紹興起的機遇在於時運。因為得到英雄的謀劃，憑藉士民的力量，他向東占據到大海之邊，向西攻占了山西全境，南面以白渠、黃河為阻敵之屏障，北面可借用善射善騎的胡兵。他占地兩千里，擁兵數十萬，真可謂威風八面。當時，袁紹無敵於天下，認為自己要稱霸天下，易如反掌。但他却不能遏制其愚蠢的妻子，不能明確嫡生與庶出的區別；留戀於個人的喜好，因容貌俊美而寵愛幼子；從而導致其後來的事業失敗，軍隊覆亡，自己也得病而死。邪惡的臣子掩飾其奸詐，使兩個兒子互相殘殺，以至袁紹墳上黃土未幹，宇宙便成廢墟。其失誤實在是太大了啊！

【原文】劉表①長子曰琦②。表始愛之。稱其類己。久之為少子琮③。納後妻蔡氏之侄。至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并幸④於表。憚琦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⑤於蔡氏。允。瑁為之先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於內。瑁。允嘆德於外。表日然⑥之。而琦益疏矣。出為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⑦司⑧其過闕。隨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⑨無⑩微而不露。於

是表忿怒之色日發。誚讓^⑪之書日至。而琮堅爲嗣矣。故曰。容刀^⑫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⑬。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⑭疾。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⑮江夏。爲國東藩^⑯。其任至重。今釋^⑰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⑱杜^⑲宮。豎牛^⑳虛器。何以加此。琦豈忘晨鳧。北犬之獻^㉑乎。隔戶牖^㉒而不達。何言千里之中山^㉓。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

【注釋】①劉表：一四二年至二〇八年在世，字景升，山陽郡高平（今山東微山）人。東漢末年名士，漢室宗親，荊州牧，漢末群雄之一。②琦：即劉琦（約公元一七三年—二一〇年），其字不詳。山陽高平人，荊州牧劉表之長子。③琮：即劉琮（？—二〇七年），山陽高平（今山東微山兩城鄉）人。東漢末年荊州牧劉表次子，劉琦之弟。劉表死後繼承劉表官爵，當曹操大軍南下之時，他在蔡瑁等人的勸說之下舉荊州而降，被曹操封爲荊州刺史。④幸：被……寵愛。⑤睦：親近。⑥然：認爲對，認爲不錯。⑦陰：暗地裏，背地裏。⑧司：偵查，審查。⑨闕：缺點，錯誤。⑩無：沒有。⑪誚讓：責問。漢賈誼《新書·淮難》：「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爲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

淮南王曾不諫讓。」⑫容刀：裝飾性的佩刀。《詩·大雅·公劉》：「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釋名·釋兵》：「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備儀容而已。」比喻挑撥離間。⑬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語出《孟子公孫醜下》。泄柳、申詳，春秋時期秦穆公之臣。秦穆公（？—前六二一年），一作秦繆公，春秋時代秦國國君。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前六五九—前六二一年）。謚號穆。⑭省：看望父母、尊親。⑮撫臨：據有，統治，駐守。⑯藩：屏障，保衛。⑰釋：放開，放下。⑱易牙：春秋時代一位著名的廚師，也有寫成狄牙的。齊桓公寵幸的近臣，用為雍人。雍，古文作饗，是早餐、晚餐的意思。易牙作為雍人，就是專管料理齊桓公飲食的廚師。他擅長於調味，加上善於逢迎，所以很得齊桓公的歡心。後參與發動政變，被後人所唾棄。⑲杜：阻塞，堵塞。⑳豎牛：春秋時魯叔孫穆子與庚宗婦人所生之子，號曰「牛」，官為「豎」，稱「豎牛」。頗受寵愛，年長，使參與政事，後釀成禍亂。見《左傳·昭公四年》和《昭公五年》。㉑晨鳧、北犬之獻：典出《說苑·奉使》，太子擊向父親魏文侯進獻晨鳧北犬，文侯因而讓太子擊重返朝廷。晨鳧，指野鴨。㉒牖：音有，窗戶。㉓中山：地名，漢高帝置郡。相當於今天河北省北部正定縣一帶。

【譯文】劉表的長子叫劉琦。劉表起初很喜愛他，說他和自己很像。一段時間以後，因幼子劉琮的緣故，接納了後妻蔡氏的侄子。到了蔡氏深得劉表寵愛之時，其弟蔡瑁和

劉表的外甥張允，同樣也受到劉表的寵愛。他們畏懼劉琦是長子，想設法毀掉劉琦。而劉琮同蔡氏關係日益密切，張允、蔡瑁鞍前馬後緊隨劉琮。劉琮做了好事，即便是再微小的事情，也要讓所有人都知道；劉琮有了過錯，即便是再大的錯誤，也必定為其遮掩。蔡氏在宮內說劉琮的好話，蔡瑁、張允在外面贊嘆劉琮的美德，劉表便日益覺得劉琮不錯，進而肯定劉琮，對劉琦越來越疏遠，隨後將劉琦派往江夏任太守，監理兵馬於外。蔡瑁、張允則暗地裏搜尋劉琦的過失，進而誹謗詆毀。劉琦有再大的優點，他們都予以掩蓋；劉琦有再小的過失，他們都四處傳揚。於是，劉表談到劉琦，其忿怒的表情就日益顯現，不斷的給劉琦發去責問之書。這樣一來，劉琮繼承父位就漸成定局。所以人們常說：「挑拔的介入是由於兩相疏遠；寵愛的積加是出自兩相親近。」其所說的，不正是這種情況嗎？昔日泄柳、申詳兩人都是賢人，因為有推薦賢士的臣子在秦穆公身邊為他們維持調護，所以能够安其身，如果泄柳、申詳兩人没有人在穆公的身邊維持調護，穆公的敬賢之禮就會衰弱，這兩位賢人就會離去，也就難安其身了。君臣之間是這樣，父子之間也同樣是這樣啊！後來劉表生病，劉琦回來探望。因為劉琦向來就仁慈孝順，蔡瑁、張允怕他見到劉表後，因為父子之情所感，劉表會產生托付後事之意，便對劉琦說：「將軍命你駐守江夏，那裏是國家東部屏障，其責任非常重大。你今日扔下衆人而來，必然會受到父親的譴責與怒斥，有傷父親的喜悅之心，因而加重父親的病

情，這不是孝敬啊！」於是便將劉琦擋在門外，使其不能與父相見，劉琦祇好哭著離去。士民百姓聽到這件事都為之傷心，認為易牙堵塞齊桓公宮門、豎牛不給齊桓公吃飯，恐怕也超不過這種做法呀！劉琦豈能忘記當初太子擊向父親魏文侯進獻晨鳧北犬，文侯讓太子擊重返朝廷的典故呢？祇是隔著一層窗戶而不能相見，又何言身在千里之外的中山國呢？可嘆呀！父子之間竟然會弄到如此地步呀！

【原文】表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僞^①辭奔喪。內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州請罪。琦遂奔於江南。昔伊戾^②費忌^③。以無寵而作讒。江充^④。焚豐^⑤（焚豐當考）以負罪而造蠱。高斯^⑥之詐也貪權。躬^⑦寵^⑧之罔^⑨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⑩前。無不烹俎^⑪夷^⑫滅。為百世戮詆^⑬。然猶昧於一往者。奸利之心篤^⑭也。其誰離父子。隔昆^⑮弟。成奸於朝。制事於須臾^⑯。皆緣^⑰匡^⑱隙以措意^⑲。托氣應以發事。挾^⑳宜恤^㉑之成畫^㉒。投必忿^㉓之常心。勢如憖^㉔怒。應若發機^㉕。雖在聖智。不能自免。况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㉖之諫淮南^㉗。田叔^㉘之救梁孝^㉙。杜鄴^㉚之給二王。安國^㉛之和兩主。倉唐^㉜之稱詩。史丹^㉝之引過。周昌^㉞犯色以廷爭。叔孫^㉟切諫以陳誠。三老^㊱抗疏以理冤。千秋托靈以寤^㊲主。彼數公

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纍^{③⑧}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既酬^{③⑨}。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矣。

【注釋】①偽：假裝。②伊戾：惠牆氏，名伊戾，春秋時期宋國宦官，太子痤的內師。太子痤長得漂亮，但心裏狠毒，左師向戌對他既害怕又討厭，寺人惠牆伊戾做太子的內師而不受寵信。前五四七年秋季，楚國的客人到晉國聘問，經過宋國。太子痤和楚國的客人原來相識，請求在野外設宴招待客人，宋平公讓他去了。惠牆伊戾向宋平公請求跟從太子，宋平公說：「他不是討厭你嗎？」惠牆伊戾回答說：「小人事奉君子，被討厭不敢遠離，被喜歡不敢親近，恭敬地等待命令，豈敢有三心二意呢？太子那裏即使有人在外邊服務，却沒有人在裏邊服務，下臣請求前去。」宋平公就派他去了。惠牆伊戾到了設宴的地方，就在那裏挖了坑，用上犧牲，把盟書放在牲口上，並且檢查了一遍，便騎馬飛馳報告宋平公，說：「太子將要作亂，已經和楚國的客人結盟了。」宋平公問：「他已經是我的繼承人了，還謀求什麼？」伊戾回答說：「想快點即位。」宋平公派人去視察，果然有這回事，宋平公又向自己的夫人和向戌詢問，他們都說：「的確聽到過。」宋平公就把太子痤囚禁了起來。太子痤說：「祇有公子佐纔能使我免於禍難。」太子痤召請公子佐并讓他向宋平公請求，說：「到中午還不來，我就知道死定了。」向戌聽說後，就和公子佐說個沒玩沒了。過了中午，太子痤上吊死了，公子佐被立為太子。宋平公慢慢地聽到太子痤沒有罪，把惠牆伊戾烹殺了。③費忌：春秋末年楚國佞臣，

又作費無忌（參見《史記》）。官拜太子少師（《左傳·魯昭公十九年》）。楚平王派費無忌替太子建到秦國去迎接秦女孟嬴來和太子結婚，孟嬴甚美，費無忌便勸平王自己娶她，平王好色，強納兒媳，費無忌也轉為侍奉平王。由於擔心平王逝世後太子對自己不利，於是不斷離間平王和太子建。太子建後來被迫逃亡宋國，伍奢被迫害而死，兒子伍子胥逃走，後投吳國，助吳王闔閭篡國，後與孫武起兵伐楚，攻陷郢都，將楚平王掘墓鞭尸。後得申包胥借秦兵入援，方得復國。後來費無忌與鄢將師妒忌左尹却宛擊敗吳國，殺其全家，伯却宛之子伯嚭奔吳國。國人怨令尹囊瓦，囊瓦殺費無忌并滅其族。④江充：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九十一年，本名齊，字次倩，西漢趙國邯鄲（今河北邯鄲）人。漢武帝身邊的近臣。⑤焚豐：人名，生平事迹不詳。⑥高斯：趙高與李斯的并稱。趙高（？—前二〇七年），秦朝二世皇帝時丞相，著名宦官（一說并非宦官）。秦始皇死後與李斯合謀篡改詔書，立始皇幼子胡亥為帝，并逼死始皇長子扶蘇。後設計陷害李斯，并成為丞相。後派人殺死秦二世，不久後被秦王子嬰所殺。李斯，氏李，名斯，字通古，戰國末年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秦始皇死後與趙高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為趙高所忌，腰斬於市。⑦躬：即息夫躬，息夫躬於哀帝時入仕，「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漢書》本傳），因作此詩，後果然死於獄中。詩中抒發了在黑暗的政治中所感受到的極大痛苦和絕望的心情。⑧寵：孫寵，西漢末長安縣（今陝西西安市西北）人。初以游說顯名，哀帝時任南陽郡太守，後被免官，與息夫躬相結，乘哀帝病與自然灾异之機，上書言事告發東平王等，哀帝誅東平王劉雲及王后，後舅伍宏，他被擢為南陽太守封方陽侯。後息夫躬為董賢

所沮毀，他也以貪酷被免官，謫徙合浦郡。⑨罔：蒙蔽。⑩監：古同「鑿」，借鑒，參考。⑪烹俎：這裏形容像魚、肉一樣被宰殺。⑫夷：消滅。⑬詆：譏諷，羞辱。⑭篤：厚實，結實，重。⑮昆：哥哥。（稱人兄弟的敬辭）。⑯須臾：表示極短的時間。⑰緣：因由，因為。⑱厓：同「崖」。

⑲措意：留意；在意。⑳挾：倚仗勢力或抓住人的弱點強迫人服從。㉑恤：對別人表示同情。㉒晝：同「劃」。㉓忿：生氣，恨。㉔慙：音對，怨恨，憎惡。㉕發機：撥動弩弓的發矢機。㉖爰盜：約公元前二〇〇年至前一五〇年在世，字絲，漢朝楚人，個性剛直，有才幹，被時人稱為「無雙國士」。漢文帝時名震朝廷，因數次直諫，觸犯皇帝，被調任隴西都尉，後遷徙做吳相，吳王優厚相待。他在漢景帝「七國之亂」時，曾奏請斬晁錯以平衆怒，結果七國之亂平定後，他就被封為太常，顯貴異常。是《史記》與《漢書》兩大史書都有詳盡記載的袁氏頭一位揚名史籍的袁姓杰出人物。㉗淮南：指漢文帝。㉘田叔：趙國陘城人，他的祖先是齊國田氏的後代。㉙梁孝：即梁孝王劉武（前一八四年—前一四四年），西漢人，與兄長漢景帝同為竇太后所出，漢文帝次子。㉚杜鄴：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二年，西漢大臣。字子夏，茂陵（今陝西興平縣東北）人。原籍魏郡繁陽（今河南內黃縣東北），系張敞外孫。㉛安國：人名，生平事迹不詳。疑武安國。㉜倉唐：即趙倉唐，戰國時期才士，魏文侯舍人。㉝史丹：字君仲，魯人，徙杜陵。官漢代都尉侍中，漢元帝時寵臣，對漢元帝一直忠心耿耿，智謀過人，協助元帝決策國家大事。㉞周昌：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九二年，西漢大臣，劉邦同鄉，沛縣（今屬江蘇）人。秦時為泗水卒史。秦末農民戰爭中，隨劉邦入關破秦，任中尉。後為御史

大夫，封汾陰侯。耿直敢言。劉邦欲廢太子，他直言諫止。後為趙王劉如意相，如意為呂後所殺，他托病不朝。^{③5}叔孫：叔孫通，又名叔孫何（？——約前一九四年），西漢初期儒家學者，漢族，舊魯地薛（今山東棗莊薛城北）人。曾協助漢高祖制訂漢朝的宮廷禮儀，先後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③6}三老：所謂三老是古代掌教化的鄉官。^{③7}寤：古同「悟」，理解，明白。^{③8}纍：多次。^{③9}酬：實現願望（指諫言）。

【譯文】劉表死後，劉琮竟繼承了父位，封劉琦為侯。劉琦大怒，扔掉大印，假說要來奔喪，內心實有討伐蔡瑁、張允之意。恰在此時，朝廷的大軍（指曹操的軍隊）已經到了荊州郊外，劉琮手舉全州圖冊出城請罪，劉琦祇好逃向江南。昔日伊戾、費無忌，因不得寵而製造讒言；江充、焚豐，因負罪而造謠蠱惑；趙高、李斯的奸詐是因為貪圖權力；息夫躬、孫寵的欺騙是想謀求富貴。他們都是在骨肉至親之間趁便行事，以實現其凶殘背叛的圖謀。可悲啊！吳匡、張璋、審配、郭圖、蔡瑁、張允之流固然并不少見，但後人因為有了前事之鑒，因此這樣的人沒有不被誅殺、消滅，從而被後世百代羞辱笑罵的。然而，至今還有人愚昧地走這條道，都是因為奸惡、逐利之心太重了啊。不管是誰，離間父子，在兄弟間製造隔閡；或成其奸詐於朝廷，或製造事端於一時，都是利用他們的矛盾，留意其心思，憑藉其氣憤，相機起事，懷著可以激發其憤怒的周密策

劃，投合其必然產生忿怒的通常心理，使其情勢如同憎惡發怒、其回應之快捷如同扣動弓箭上的板機。這樣，就算是很有智慧的人，也難免受其蠱惑，何況一般的常人呢！至於爰盎諫阻淮南王、田叔拯救梁孝、杜鄴好意欺騙二王、安國說合兩主、倉唐智評詩作、史丹引過於己，周昌在朝堂上犯顏爭論、叔孫懇切進諫以陳述其警誡、三老抗奏以審理冤案、千秋托幽靈而使君主醒悟。這些人，有的顯示品德於前朝，有的聲譽遠揚於上世，有的幾次升遷而登相位，有的受到皇帝的重金獎勵，其諫言得以實現，幸福也就隨之而來。這可說是善於處理骨肉至親之間的矛盾、隔閡呀！

內誠

【題解】此篇主要說明君主聽取惡毒婦人之言以及寵愛女色的危害，作者由夏商周三代的滅亡進而談到當時的袁紹之敗無不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原文】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豔女。書誡哲①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世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②。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③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爲誠於後。作內誠。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④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⑤妒。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⑥矣。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⑦於暗時者。度⑧主以行志也。故龍陽⑨臨鈞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⑩僞⑪隆⑫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⑬馮方⑭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給⑮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爲然。後見術輒⑯垂涕。術果以爲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廟梁。言自殺。術誠⑰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袁紹妻劉氏甚妒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爲死者有

知。當復見紹。乃髡^⑱頭墨面。以毀其形。追妒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爲。一至是哉。其少子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媚^⑲。說^⑳惡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尚爲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爲墟。上定冀州屯^㉑鄴。舍^㉒紹之第。余^㉓親涉其庭。登其堂。游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墮^㉔。陛^㉕除^㉖自若^㉗。忽然而他姓處^㉘之。紹雖蔽^㉙乎。亦由惡婦。

【注釋】①哲：賢明的人；有智慧的人。②細人：指見識淺薄或地位低下的人。③術：指表術（？——一九九年），字公路，汝南汝陽（今河南商水西南）人，袁紹之弟。④擅：超越職權，獨攬，占有。⑤見：古同「現」，出現，顯露。⑥尚：古，久遠。⑦恣睢：音自雖，任意胡爲。⑧度：計算，推測。⑨龍陽：生活在大約前二四三年前後，戰國時魏王的男寵，象美女一樣婉轉媚人，得寵於魏王，後宮美女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服侍的魏王是魏安厘王，是魏昭王之子。⑩鄭袖：春秋時代楚懷王熊槐的寵姬。⑪僞：假裝。⑫隆：盛大，厚，程度深，非常之意。⑬司隸：周、漢代官名。⑭馮方：東漢末官吏。中常侍曹節女婿，靈帝初爲尚書郎，後爲大司農、司隸校尉。⑮給：音待，古同「詒」，欺騙；欺詐。⑯輒：總是，就。⑰誠：實在，的確。⑱髡：音昆，剃光頭髮。⑲媚：諂，逢迎。⑳說：通「悅」。㉑屯：駐軍防守。㉒舍：居住，休息。㉓余：我。㉔墮：古同「隳」，毀壞。㉕陛：宮殿的臺階。㉖除：臺階。㉗自若：如常，像原來的樣子。㉘處：居住。㉙蔽：愚昧不知，

被蒙蔽。

【譯文】夏、商、周三個朝代之所以滅亡，都是由於君主寵愛女色所導致的。所以《詩經》中有諷刺豔麗女子的詩篇，經典中有賢德女子的告誡。這些都已經記錄在有關典籍裏了。近世像這樣的事很多，有些祇是發生在平民、百姓之中，其失誤還不至於敗壞政治、禍亂習俗。至於袁紹、袁術兄弟二人，他們過於熱衷竊取聲譽、名位。作為一代豪杰之士，袁術因之而失敗，袁紹因之而滅亡。這一點是擁有封國者應當審慎的，因此記述於上，希望以此為後來者借鑒，也以此作為內室之誡。自古以來的擁國有家者，無不憂慮皇親重臣專權於朝廷、寵愛之妻專斷於家室。女人不管是美是醜，一進入帝宮就會被妒忌；士人不管是賢是愚，一躋身朝廷就會被嫉妒。人一旦得到寵愛信任，就想得到專愛，就想獨攬大權，這種事情由來已久了。然而，這些人之所以在政治清明之世無不恭敬謹慎，而在昏暗時代則恣意妄為，這都是猜度君主的心思纔隨其意志行事的。所以龍陽在釣魚時哭泣，以阻塞美女攀附之路；鄭袖假裝非常關愛，借機毀掉魏女之容貌。司隸馮方之女乃天姿國色，社會動亂時躲避到揚州。袁術登上城樓後看見了她，非常喜歡，便娶了她，而且很是喜愛、寵幸。其他女人想阻止其得寵，謊稱將軍最看重有志向有節操的人，便對她說，你應當經常哭泣以示憂愁，必然得到長久的敬重。馮氏之

女信以爲然，此後見到袁術，每每垂泪。袁術果然以爲她是有志向和節操的人，進而更加憐憫她。其他幾個女人認爲時機成熟，便合起夥來勒死了她，并懸其尸於房梁之上，說她自殺。袁術真以爲她是因不得志而懸梁自盡，遂厚禮埋葬。袁紹之妻劉氏，是個妒忌心很强的女人。袁紹死後，尸體尚未埋葬，其五個寵妾，盡被劉氏所殺。她認爲人死之後，靈魂有知，可能還會在九泉之下見到袁紹，於是剃去死者頭髮，塗髒死者面容，用這種辦法來毀壞其形象。她的嫉妒連死人的靈魂也不放過，因此施刑於死人。惡婦之妒忌，竟然達到了如此程度，真是令人髮指啊！而袁紹的少子袁尚又誅殺了所有被殺死者的家人來諂媚逢迎，來取悅其母親，污蔑其剛剛去世的父親，施行暴逆，忘却大義，滅掉他不是很應該嗎？袁紹當初聽從妻子的意見，打算讓袁尚繼承自己之位，又不及時決定，結果自己死後，兩個兒子爭做國君，致使整個宗族肝腦塗地，社稷變爲廢墟。當今聖上平定冀州後，屯兵於鄴城，住在袁紹原來的府第裏。我親自漫步其庭院，登上其殿堂，游覽其樓閣，寢臥其房舍，但見梁棟屋簷沒有塌落，王宮的臺階依然如舊，却忽然之間爲他姓之人所據有。雖說這是因爲袁紹暗昧不明，但不也是由於惡毒的妻子所致嗎？

群書治要卷四十七

劉廙政論 蔣子萬機論 政要論

劉廙政論

【題解】《群書治要》節錄《劉廙政論》約四千餘字，分爲《備政》《正名》《慎愛》《審愛》《欲失》《疑賢》《任臣》《下視》等八篇，主要論述人君應該如何知人、用人，頗有見地，且條理清楚，邏輯性強，語言生動，爲魏徵諫言所常引。

【作者簡介】劉廙（公元一八〇年—公元二二一年），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卒於魏文帝黃初二年，年四十二歲。兄望之有名於世，爲劉表幕僚，故劉廙與兄當時同居荊州。後來其兄望之爲表所殺，劉廙逃奔揚州，歸曹操。曹請他擔任丞相掾屬，旋轉升爲五官將文學。曹丕即位，以廙爲侍中，賜爵關內侯。

曹魏代漢的成功是在曹操去世後約十一個月後實現的，在此之前曹操還把代漢當成引火上身的危途。爲何僅僅十一個月後，形勢就完全逆轉了，主要是因爲孫劉聯盟的解

體，孫劉配合曹魏國內擁漢勢力反對曹氏的威脅解除，上庸孟達、申氏兄弟歸附曹魏也解除了對中原洛陽、許昌的最近威脅，以及北方擁漢勢力的削弱使代漢開始進行。代漢在北方幾乎沒有受到嚴重的抵觸，祇有劉廙等在道義上進行了抗議。劉廙拒絕參加第二批勸進，這是首次實質上的禪讓勸進，而且還和衛臻上書曹丕揭發勸進的已經定期，修禪讓臺了，使曹丕不得不下令暫停。劉廙還在上書中暗示自己不得已參加勸進，并在勸進表中用「以死」這樣不吉的言辭表示不滿。劉廙在禪讓後不久的黃初二年就鬱鬱去世，年僅四十多歲。和劉廙反對禪讓的衛臻，雖然參加了第二批勸進，并最終支持禪讓，但是在群臣都貶損漢朝時，唯獨他頌揚漢德，曹丕看了他幾眼，表示會和山陽公（指漢獻帝）共同富貴。當時祇有劉廙等少數人堪稱漢室忠臣。

備政

【題解】本篇開篇以造屋比喻為政，認為治理政事需要每一個環節的密切配合，不能輕視任何一個小的失誤。指出「國之患遠」，很容易忽視，所以提醒為政者要時刻謹慎戒懼。作者同時指出，不能為了清廉而減少官員的俸祿，認為俸祿過低會導致貪污成風，這一論斷的提出，和當時官吏的俸祿較低有關。實際上，結合歷史來看，要防止官吏貪污腐敗，一是要官員的俸祿能夠保證其日常生活，二是要進行良好的官德教育，如果祇是一味地增加俸祿，也難以止住貪污之風。

【原文】夫為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①既成。衆稅②不安。則梁棟為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為之并廢。善為屋者。知梁稅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榱③與之共成也。善為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為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睹一非之為小也。輕而蹈⑤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輓轄⑥之在車。無輓轄⑥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⑦者。未之有也。夫為政者。輕一失而不矜⑧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

進。而不睹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睹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者。夕惕若厲^⑨。慎其愆^⑩矣。

【注釋】①廣廈：寬敞高大的房子。②稅：音桌，梁上的短柱。③椽：音崔，椽子。④闕：欠，應給而不給，此處指空缺、缺少。也作「缺」。⑤蹈：實行、效行、學習。⑥輓轄：輓，古代大車車轄前端與車衡相銜接的部分；轄，插在軸端孔內的車鍵，使輪不脫落。⑦頓躓：顛僕，行路顛蹶；頓，很短時間的停止；躓，音至，被東西絆倒。⑧矜：謹守，慎重。⑨夕惕若厲：若，如；厲，危。朝夕戒懼，如臨危境，不敢稍懈。⑩愆：過錯，罪過。

【譯文】執政者治理政事，就好比是工匠建造房屋。高大寬敞的房子造好了，如果梁上的短柱不穩固，梁棟也會因此而折斷的；祇要有一個物件不齊備，衆多的柱子也會跟著一并損廢。精通建造房子的人，他知道棟梁和它上面的短柱不可不穩固，所以他建造的房子的棟梁能夠長存不壞；瞭解到每一個物件都得齊備，所以所有的椽子和柱梁共同構成了房屋。懂得治理政事的人，知道哪一項工作不可以有缺少，所以沒有一件事不做準備；知道一條正確的意見也不可遺漏，所以許多不正確的意見都要與之同時聽取。假如他不能夠這樣，看輕了一件事，因疏忽而缺漏，却不知道衆多與之相關的事物是

跟它一同多起來的；自認爲是小錯，輕易地去施行，却不知道總體正確的東西會因一次小錯誤而全盤皆失。治政的相互配合，就好比銷子和車杠在車輛上，沒有銷子，車輛還可以稍微往前走幾步，但要想跑遠路而不顛蹶，這是不可能的事。治理政事的人，輕忽一個錯誤而不慎重對待，就猶如乘坐沒有銷子和車杠的車子，滿足於稍走幾步路，而看不到跑遠路時顛蹶的禍患。車子的禍患很近，所以誰都看得到；國家的禍患很遠，所以人們就都疏忽了。瞭解了這種情形，就會終日朝夕戒懼，如臨危境，時刻謹慎，不敢犯絲毫錯誤。

【原文】夫爲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托於由。夷^①。而又威之以篤^②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奸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③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衰（衰疑奔）捐^④於外。虧仁孝。損名譽。得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⑤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

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爲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昭昭^⑥之行。而咸思暗昧之利。奸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爲名也。

【注釋】①由夷：許由和伯夷的并稱。②篤：深重，深厚。③捐私門：離棄自己的家。捐，捨棄，拋棄。④弃捐：拋棄，廢置。⑤合門之不登：全家不豐裕。登，成熟，豐收。⑥昭昭：明亮，光明，這裏有顯揚、顯示、公開的意思。

【譯文】治理政事，沒有比使官吏廉潔清正更好的了。所以，把選拔官吏的事托付給許由、伯夷這樣的賢臣，而又用重懲重罰加以威懾，希望實現有貪必懲，有令必從。結果，奸邪之事反而越來越多，淫巧之風越來越盛，這是爲什麼呢？這是因爲治理政事的人祇知道官吏應當清廉所以要求他們清廉，却不知道怎樣使他們清廉。所以人們祇是求免於懲罰，並沒有廉耻之心。君主希望官吏清廉，於是減少他們的俸祿，而俸祿太少（不够維持日常的用度），正是官吏不能清廉的原因。飢餓寒冷加於肌膚，本來就是人

性所難耐的事情。更嚴重的是，會使他們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象兒子，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人處於貧困之時，仁義方面的事就考慮得少了，內心的怨恨也會隨之加深。從政之人捨棄私家之事，將身心交付給朝廷，但是其榮貴不足以光耀家族，所得俸祿還比不上自己在家耕田勞作所獲，對內使得家人處於飢寒交迫、骨肉分離的境地，對外使得朋友們遠離、背叛拋棄了自己。朋友們在外離棄背叛從而使自己被遺棄，（像這樣）損虧仁孝，損害名譽，還能夠操守清廉而不改變的，一萬個人中也找不出一個。若不能推究其為什麼會走上奸巧之路（而祇是一味責備懲罰），又將加劇他的家族的不和睦和全家的不豐裕。懷疑其名譽，必將忘却其實績。照此下去，堅守清廉矢志不移的人，雖然在家族內困苦不堪，在外面遭受怨謗，不顧個人的憂患，為國家捨生忘死，但是還是不能獲得被信任的善報，不能避免被廢黜放逐的罪責，所以操守清廉的人即便因凍餓死在溝壑之中，身後還往往有誹謗流傳於世。做廉吏如此之難，受的處罰又如此地重，誰還能再盡力而為呢！人們知道守住清廉必定窮困終生，違背清廉又懼怕最終懲罰及於自身，所以不公開地行事，而都在暗地裏追逐個人的利益，奸邪淫巧藏於內心，而虛浮美名傳揚在外，做君主的看重的是他的虛名，而不知道鄙視他求取名聲的方法。

【原文】虛名彰①於世。奸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有以暗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罰於由夷②。好清而賞於盜跖③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④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為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針也。法。陰陽補瀉也。針非人不入。人非針不徹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逆（逆疑并）失之哉。今用針而不存於善術。使所針必死。夫然也。其疾之療亦遠。良醫急於速療。而不恃針入之無恙也。明君急於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必須至亡也百三字。恐當連正文）

【注釋】①彰：宣揚、傳揚。②由、夷：許由和伯夷的并稱。③盜跖：指柳下跖，春秋末著名的奴隸起義領袖，鄒城看莊鎮柳下邑人。柳下跖被歷代統治者罵作盜跖，有「志士不飲盜泉之水」之說，即指他。④重：加重；增加。

【譯文】虛假的美名顯揚在世上，實際的奸邪隱藏於內心，君主被他的虛名所迷惑，必定不明白他實際的奸邪，於是就看重他、敬佩他、任用他，這就是所說的厭惡貪污腐敗却懲罰許由、伯夷這樣的人，喜歡清正廉明却獎賞了盜跖這類的人。名與實不相符，好與惡相違錯，這就是希望官吏清廉，却又不知道增加他們俸祿的緣故（譯者注：君主應該體察官吏的俸祿是否足夠養家糊口，而不能爲了廉潔一味減低官吏的俸祿）。不懂得增加他們的俸祿，不祇是失去了清廉之臣，還將會把清廉之名給了謀取私利者，從而讓人們普遍知道去行欺詐之事。這樣的失誤發展下去，就會使欺詐橫行，假如欺詐橫行，還有什麼事不混亂呢！所以，知道廉潔重要而不懂得增加官吏的俸祿，就會使欺詐橫行且混亂不堪；懂得增加俸祿，而不知道怎樣減少官吏，財力就會空虛不足；知道減少官吏，而不知道怎樣使他們竭盡全力做好工作，就會使事情繁多而職位空缺。這幾方面相輔相成，若祇重視某一方面，雖然有舉措，也難以產生效用。在其他方面，如果放任欺詐行爲，就會事事如此，不能因爲在一兩件事情上有所成效便加以肯定和宣揚。所以英明的君主必須要有賢良之臣輔佐，纔可以治理好國家，而不是賢良輔佐之臣能單獨治理好的。（一定要採用好的方法，具備條件來運用。君主如同醫生，大臣如同銀針，善法則如同陰陽補泄，銀針沒有人的紮入則不會進入身體，人不通過針灸則難以醫好疾病。這兩者都齊備了之後，如果不懂得陰陽補泄的道理，則對治癒疾病沒有任何的好處，何況採取相反的行爲呢？現在如果

用針灸而不懂得陰陽補泄的道理，那麼讓他用針就會致人於死地，這樣，離治好病也就很遙遠了。良醫急於治好病，但不會認為把針刺入病人身體就能把病治好。明君急於治理好國家，但不至於依賴讓國家滅亡的臣子。）

正名

【題解】正名，就是辨正名分，使名實相符。本篇認為，名不正，則其事錯矣。《論語·子路篇》云：「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這段話的大意是，子路問孔子：「衛國國君等你去治理政事，你先做哪件事？」孔子回答說：「一定是糾正各種名分。」作者在這裏強調名實必須相稱，同時強調使用物品要有節制，要按照官員等級區別使用，以此達到讓百姓專心於本業的目的。

【原文】夫名不正則其事錯①矣。物無制②則其用淫③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為之制。使不為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④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⑤。本務而末息⑥。有益之物阜而賤⑦。無益之寶省而貴⑧矣。所謂貴者。民貴願⑨之也。匪⑩謂賈⑪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

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⑫。其此之謂與。

【注釋】①錯：雜亂、交錯。②制：控制、節制。③淫：過度，無節制，濫。④捐：拋棄。⑤一於

業：指專心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沒有非分之想。⑥本務而未息：古代本指農業，末指工商業。⑦阜而賤：阜，形容詞，豐富、寬裕。賤，便宜；⑧省而貴：省，稀少。⑨願：尊重、仰慕。⑩匪：假借為「非」，表示否定。⑪賈：音古。作買賣的人，商人，此處指價格。⑫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語見《左傳》成公二年：「仲尼聞之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禮器。名，爵號。假，借。

【譯文】名分不正，則做事情就會乖錯，用物沒有節制，則其用度就會過濫。乖錯就無從瞭解事物的實情，過濫就無法禁止其錯誤行為。所以，為君者必須通過端正名分以督察其實際行為，制物以止息其錯謬。名分怎麼樣來端正呢？答曰：「所作所為不善，該名分就不能稱用，要稱用，必須查實其有什麼實績，考查其是如何完成的。這樣一來，實沒有不和名相稱的，名沒有不和實相當的。」又問：「用物又用什麼辦法來節制呢？」答曰：「凡物可以維持生計，不可為百姓所缺的，必須使它豐裕齊備；凡物對維持生計沒有益處，而可以成為世間珍貴寶物的，就要按尊卑的不同而對它控制使用。使得不是擔任某一級別官吏的，就不能穿某一種衣服、不能佩戴某一種飾物。這樣，即使

這些東西人們都非常想要，而平民仍不能穿戴，即使把它丟棄在曠野荒郊，百姓也不敢撿回來。即使減少禁令，百姓也會對他們沒有欲念。」於是，百姓專心於自己的工作，使本業得以重視（致力於農桑本業），而工商末業得以停息，對維持生計有益的東西豐富而價廉，對維持生計無益的珍寶稀少而貴重。所說貴重，是百姓內心仰慕它，而不是說商人在街上賣得貴。這樣的政治就顯現仁愛，百姓就思想純潔，法令就簡約易行，功業就光大興旺。孔子說：「唯車服之器與爵號之名，不可以借人也。」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慎愛

【題解】慎愛，就是要謹慎對待自己所寵愛之人。這一段是提醒為君者要謹慎對待身邊的小臣，不能夠讓小臣的巧言諂媚所迷惑。并舉出宋國賣酒人的例子，告訴為君者不能因為寵愛小臣而失去賢良之才。

【原文】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①而不能廢也。忘（忘疑忌）違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為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違於夙夜②。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③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為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噬④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妒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為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貧。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為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注釋】①佞：善辯，巧言諂媚。②有非則鳴吠，而不違於夙夜：吠，狗叫。違，閑暇。③沽：賣。④噬：咬、吞。

【譯文】君主沒有不寵愛喜歡自己的人的，却不知道喜愛自己的人其實并不值得寵愛。所以君主常常被奸佞小臣所迷惑，而不能廢黜這類人；憎惡違背自己心意却是對自己有利益的人，從不任用他們。狗是很凶猛的動物，却没有不喜愛它的主人的。見到他的主人，就會前蹦後跳而不能控制自己，這就是喜歡愛戀到了極點。有不對的動靜，就狂吠大叫不止，晝夜都沒有閒暇下來的時候，這就是效忠主人到了極點。從前宋國有個賣酒的人，直到酒都酸了，還是沒能賣出去，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就是他養了一條很凶猛的狗。這條狗祇知道愛戀主人，而不能夠為自己的主人考慮，不能因為酒會發酸而不咬來買酒的人。那些小臣們想效忠他的君主，祇知道愛戀君主，而不能去掉自己的嫉妒心理，又怎麼能去恭敬有才德的人，願意自己成為稷、契這樣的輔佐之臣呢？這就是養狗本爲了求得不貧（反而導致了貧困），寵愛小臣却導致喪失了優秀賢能的大臣的根本原因。可悲啊，治理國家者不能不詳細省察啊。

審愛

【題解】審愛，審是審察，愛是寵愛。大凡君主，都寵愛身邊的小臣，却反而常常被這些小臣所蒙蔽。所以，為君者應該慎重對待身邊的小臣，不能被私情所困，應該廣開言路，不能讓身邊小臣蒙蔽自己的視聽。

【原文】為人君者。莫不利①小人②以廣③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④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於所愛。慮⑤不能睹⑥其得失之機⑦。彼亦能見己成敗於所暗。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⑧以厚⑨奸人之資。此朋黨者⑩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弄疑弃）也。故視聽日多。而暗蔽日甚。豈不詭哉。

【注釋】①利：給予好處。②小人：舊指僕隸。③廣：拓寬、開闊。④周：普遍、全面；⑤慮：擔心、憂慮。⑥睹：看到。⑦機：先兆、徵兆。⑧適足：謂充足適度而不過分。⑨厚：提高。⑩朋黨：指同類的人以惡相濟而結成的集團。後指因政見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傾軋的宗派。

【譯文】做君主的，沒有不常常給予身邊的侍奉小臣利益，以求通過他們擴寬自己視聽的，認為擴大視聽可以有益於自己。實際情況是，這些人有惡行而做君主的却看不見，沒有做什麼善事却得到君主的溺愛，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君主雖然聰慧，却難以盡見這些小臣不好的一面，又因情義而割不斷對他們的私情。君主不能割斷對所愛者的私情，擔心自己不能看清得失之所在（而任用親信），而那些人又怎麼能夠在他們不擅長的領域看到君主的成敗得失，并割捨私情來侍奉君主呢？這種情形正可以充分增加奸邪之人的資本，這正是結黨營私的人逐漸得到鞏固而獨有善行的人逐漸被孤立遺棄的原因。所以，君主所謂的見聞一天比一天增多，而暗昧蒙蔽却一天比一天更甚，難道不是太奇怪了嗎？

欲失

【題解】《欲失》一節，講述了君主希望臣子不結黨營私，而結黨營私的事情反而越多的原因，就在於為君的不能充分信任臣下，以致「朝任其身，夕訪於惡」。作者認為，為君者用人，一定要給予充分的信任，即古人講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原文】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①奸黨之比^②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③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為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④。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俾^⑤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⑥。猶將屈於私交。况世俗之庸臣哉。故為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注釋】①疾：憎恨。②比：勾結、偏愛。③益，更加。④惡無毀實：毀，誹謗，說別人的壞話。惡無毀實指不分辯是誹謗還是真實。⑤俾：使、把。⑥借龍逢以貫其忠：借，連詞，相當於「假使」。

「假設」「假如」「即使」；龍逢，就是關龍逢，夏桀時的大臣，因忠諫而被桀所殺。

【譯文】做君主的沒有不希望百姓萬眾一心來擁護自己的，也沒有不痛恨奸詐之人結黨營私、籠絡人心、拉幫結派的。希望得到百姓萬眾一心的擁護却又不知道怎樣得到，因此想得到的願望越發的迫切，而得不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對結黨營私的行為痛恨得越厲害，這些結黨營私的活動反而越頻繁。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君主害怕這些人結黨營私，任用他們却不懂得如何信任他們。早上剛剛任命他做官，傍晚就派人察訪他有無不良行為。聽到不好的評價，也不去分辨是誹謗還是果有其事；聽到對他們的贊揚，也不加以賞賜。事情不論大小，察訪之後纔讓人知道。那些被調查的官吏，不一定都能奉行道義，又知道君主向其他人詢問自己的不足之處，因此即使是最誠實最忠心，像曾參一樣孝順其母親、像關龍逢那樣忠心一貫的人，也有可能屈服（於人言）而去私相交接，何況那些世俗庸臣呢！所以，為君的要使臣子不結黨營私，關鍵在於得到臣子的心，要得到臣子的心而使他們為國家盡忠盡節，則自己一定要充分地信任他們。

疑賢

【題解】疑賢，就是對賢臣存有猜疑之心。這種猜疑之心正是導致忠臣遠離，小人當道的根本原因。本段旨在提醒為君者，對於賢臣，要充分信任。在用人的問題上，要有高度的智慧，不能被小人所利用。從根本上來說，君主希望得到賢德之士，首先要自己成為有德之人，纔能感召有德之人，也纔有智慧不被小人所蒙蔽。

【原文】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①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失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②之之術非也。故為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③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為忠者福無幾④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須⑤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荷⑥賞名而實窮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⑦。智者慮而不為。為忠者不利。則其為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為不忠矣。為君者以一人而獨慮於衆奸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暗。又况庸君之能睹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⑧。為己者

殖^⑨而長之。爲國也（也疑者）抑^⑩而割之。是以真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⑪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成恐戒或威）之市朝^⑫。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注釋】①訪：調查。②定：使安定。③恃：依賴，仗著。④幾：謂時間不多；不久。⑤斯須：片刻，一會兒。⑥荷：擔著。⑦逝而遂：逝，離開。遂，道路，此處指人生纔會有出路。⑧篤私交，薄公義：篤，重視。薄，輕視。⑨殖：培植。⑩爲國也抑而割之：也疑者字。抑，壓制。割，切斷、截下，此處指排擠出朝廷。⑪田季：指田穰苴和季孫行。田穰苴，春秋時期齊國人，曾率齊軍擊退晉、燕入侵之軍，因功被封爲大司馬，子孫後世稱司馬氏。季孫行，魯國大夫。季孫氏三代執掌國政，當時幾代魯君都昏庸無能，以致出現了人民祇知道有季氏，不知道有魯君的情況。季氏後人以季爲姓。⑫市朝：猶朝野。

【譯文】自古以來，君主沒有不希望得到忠心賢德之士而予以任用的。任用之後，（因懷疑其是否忠心賢德）又沒有不派人去大衆中探訪調查的。忠誠於君主的人，豈能事事又有利於他人呢？假若無利於人，又怎麼會在別人面前保持有好的聲譽呢？所以，

君主心中常常希望得到賢德之人，却常常因為任用之後又懷疑其人而訪之於衆，因此而失去他們。不是君主希望得到賢德之人心不誠而失去人才，而是判定忠心賢德之才的方法不對啊。這樣，忠誠的人雖然獲得了小小的賞賜，却因之而與他人的利益相違背，這是仰仗君主一人的瞭解啊！如果君主得到諮詢其他人後的回饋，則忠臣的福運就沒有多久了，進而大禍不知何時臨頭也難以預料。得到君主的賞賜不過是片刻的歡樂，因之而失去君主的信任則是終身的禍患，擔負著受到賞賜之名，實際上完了就會受到懲罰。所以，忠臣祇有離去纔能保全自己，聰明的人深思熟慮後就不再想做忠臣，做忠臣對自己沒有什麼益處，那麼做不忠的人反而有利了。凡是有利的事，沒有人不想做，人人都想做，就沒有不當不忠之臣的了。做君主的，用一個人的智慧來對付衆多奸邪之人，即使再聰明，也難免為陰謀所困。又何況是庸碌的君主，怎能看得到這一點呢？庸俗的人知道忠誠對自己不利，而從別人嘴裏却可能得到個人的好名聲，得到個人的好名聲，就可以受到君主的重用。所以，他們重視私人交情，輕視國家利益，對自己有利的，就培植而使其更多，對國家有利的，就抑制而使其斷絕。因此，真心為國的人被國家罷黜，迎合私欲的人充滿朝廷。因此，田穰苴和季孫行父受到的恩惠越多，而齊國和魯國的政事反而越衰敗。雖然在朝野中予以訓誡，用刀鋸之刑予以警示，但私欲却更猖獗，齊魯的處境日益加困。這是為什麼呢？都是因為警誡祇流於言辭，而賞賜的却是財物，好壞分

辨不清，纔使政令日益多弊。過去有人說「爲君難」，看來果真如此啊！

任臣

【題解】任臣，即任用臣子。本篇講的是如何用人人的智慧。指出君主任用臣子，不應該多疑，要給予充分的信任，凡事不能夠親力親為，君主親力親為，就會導致君勞臣逸，國家難以得到治理。因此，要做一個賢明的君主，一定要懂得任用臣子的智慧。

【原文】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①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②。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為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③。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④之術。人為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卒形也^⑤。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阿下恐有脫文）易見之行塞於側。為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為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⑥不量之阿。欲能

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君也。以一臣而事萬君。鮮⑦不用矣。有不（不字恐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貴知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皋陶。稷。契之數⑧。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名⑨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注釋】①保治：治理使安定。②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聽察，探聽審察。昭，明顯，顯著。③指搗：意之所向，此處指達到自己目的。④因循：沿襲按老辦法做事。⑤利長者不可以倉卒形也：倉卒，亦作「倉猝」，匆忙急迫，此處指短時間內；形，情勢、形勢，此處指顯示出的效益。⑥臨：統治。⑦鮮：非常少。⑧皋陶、稷、契之數：皋陶，虞舜時的司法官；稷，古代主管農事的官；契，舜的臣子。數，計謀。⑨名：出名，有名聲。

【譯文】爲君者之所以尊重臣子，是因為他知道任用臣子并信任他們，纔能使得國家安定。因此，（聖明的君主）聽奏詳察，聖明昭著，雖然越來越身處高位，但看到的却越來越細緻，雖然離具體事務越來越遠，瞭解得却像發生在身邊一樣近。事業雖然很艱

難，自身却很輕鬆；功績雖然很多，而勞碌却很少。倘若君主多疑而又凡事親力親爲，那麼大臣們就不會爲國事考慮，而祇想著怎樣贏得君主的歡心，整天爲此用盡心思，而對國事則淺嘗輒止，以求達到自己的目的。君主如果識見較淺，則不（深入講說，以免觸犯君主而使自己）陷入危難；君主如果識見較深，則進一步表示順服，以取得君主的歡心。這樣一來，臣子所缺少的是忠誠於國事，而難以爲君主所理解的（諫言），所修習的是不和忠誠於國事，而容易在當時實行的東西。憑藉其所倚重的而使其顯貴，所以能同其富貴；憑藉其所輕賤的而使其輕賤，所以不至於被輕賤。其所貴重的人不一定賢明，所輕賤的人不一定愚笨。大家都懷著因循守舊的思想，人人祇做那些取悅于君主的事情。美好遠大的計謀，往往因爲內涵深而難以看清，而且對長遠有利的謀劃，也不可能一下子表現出來。因此難於看清而有長遠利益的事情，沒有人肯做，阿諛奉承的行爲，在身邊却隨處可見。辦事錯誤而不知其過失，知識困乏而不知其欠缺，這就等於一個國家祇有君主一個人的智慧，一個人單獨治理一個偌大的國家。其事業如此廣大，其智慧如此狹少，怎麼能不受蒙蔽呢？一個受蒙蔽的君主，面對太多的阿諛奉承，想要保有事業而不受其迷惑，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假如君主受到迷惑，奸邪之人就會得志；奸邪之人得志，那麼君主希望治理好國家的志向就落空了。君主勞碌而臣下却安逸，這就上下交換了位置，成了君主一個人充當臣子，而萬千的臣子充當了君主。以一個臣子

來侍奉萬千個君主，就很少有空閑的時候了。君主空有用人的名聲，最終却被人所用。所以，聖明的君主對待此事特別慎重，不看重祇用自己的智慧治理國家，而看重利用他人的智慧治理國家。君主懂得用人之道，那麼人才就無不為君主所用了。從前舜帝祇是以謙遜有禮之態，恭謹地面向正南坐於殿上而已。天下的人不去贊美皋陶、稷、契的謀劃，却崇尚舜一人治理國家的功勞。所以說：「辛勤做事的人，人們不一定稱頌其功勞；成就大業的人，不一定要自己辛苦地去操勞。」這說的就是舜帝吧！

下視

【題解】「下視」，就是要懂得朝下看。為君者處在高位，應該懂得「下視」，不能夠高高在上，得意忘形。君主能懂得「下視」，則能「見之詳矣」，處在領導者的位置，這一點是必不可少的，而要能夠做到這一點，必須要培養謙卑的心態，不能夠貢高我慢。

【原文】夫自足^①者不足。自明^②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衆之上也。鐙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睹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③之表。有所不喻^④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睹。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⑤之也。人豈逾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⑥。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⑦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鐙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⑧之不盡。况人情之足蔽^⑨哉。

【注釋】①足：充實；完備；足夠。②明：聖明，明察，明智。③蕭牆：古代宮室內作為屏障的矮牆。④喻：知曉；明白。⑤童昏之履：童昏，指年幼無知者；履，經歷某種景況。⑥人豈逾於日月，而

皆賢於聖哉：逾，超過；賢，動詞，勝過、超過。⑦應：順合，適合。⑧幽冥：昏暗、暗昧。⑨蔽：欺騙、隱瞞、蒙蔽。

【譯文】自以為完備的人其實并不完備，自以為聰明的人其實并不聰明。太陽和月亮最亮，照耀最廣，但是也有照不到的地方，因為它們高懸於萬物之上。燈燭的火焰極小極微弱，但沒有照不到的地方，因為它從下往上照，所以能照到陽光、月色照不到的地方。聖人能夠通過觀察過去而預見未來，不出屋子而能瞭解四方之事，但是自己蕭牆之外的事物，却有不瞭解的。這是因為沒有瞭解這些情況的途徑。如果有了瞭解的途徑，再遠處發生的事情也能看得到；如果沒有瞭解的途徑，即使再近，還不如年幼無知者對自己親歷的事情那麼清楚。人怎麼能超過太陽、月亮，甚至比聖人更加賢明呢！所以，高居於衆人之上的人，必有其適宜居於人上的特點。他觀察問題能眼睛向下，眼睛向下，其所見就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君主真的能知道自己還有不知道的東西，就不會遺棄燈火微光（所能照見的）和年幼無知的兒童的見解，因此，就沒有什麼不瞭解的事情不能弄清楚了。又何來感嘆昏暗無窮無盡，人與人之間總是互相蒙蔽呢？

蔣子萬機論

【題解】《萬機論》乃蔣濟上魏文帝言統治之術的著作，取《尚書·皋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之意，書上後曾受魏文帝稱賞。「機」同「幾」，事之微也。萬機就是指皇帝日理萬機，當戒其微。是書「純以推極利弊為主，不尚華詞」，主要講皇帝處理政事時既要有綱領，又要注意細節。

該書原本已散佚。《隋書·經籍志》子部雜家類著錄稱《蔣子萬機論》，凡八卷，兩《唐書》作十卷，北宋《館閣書目》作十卷五十五篇，但至南宋已為二卷，其後并二卷亦佚。清馬國翰由舊籍中輯出十六條。清嚴可均據《群書治要》錄出三篇，又徵引各書，寫定一卷。但據清末姚振宗謂，嚴輯本仍有漏采者。嚴可均《全三國文》輯有一卷。《三國志》卷三七《龐統傳》裴松之注：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

《群書治要》所錄《萬機論》分為《政略》《刑論》《用奇》三篇，可能是魏徵摘錄其中的精華。因原文已佚，無法校對，但從這三篇文章可以窺其大概。《政略》一篇，指出君臣配合、選擇賢臣、聽從民意、隨順天時，是讓天下實現大治的根本。《刑論》則認為國家最大的憂患，就是詭詐無比的司法案件。強調官員不要施行嚴苛的法

令，《用奇》一篇體現了蔣濟獨具特色的用人思想，他認為考功按第是「守成之法」，而在亂世之時要任用奇才纔能平定天下，其人才視角是非常獨特的，值得後人學習。

【作者介紹】蔣濟（？年—公元二四九年），字子通，東漢末楚國平阿（今屬安徽省懷遠縣）人，年輕時與胡質及朱績名聞江淮一帶。後追隨曹操，入魏為勳臣，歷仕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官至太尉，為魏國出過不少有價值的建議。後隨司馬懿屯洛水浮橋，誅殺曹爽，雖晉封都鄉侯，但自傷失信，發病而卒。蔣濟死後謚號景侯。

政略

【題解】《政略》，即為政的大略。此段僅僅二百餘字，就將為政的大略說的一清二楚。作者認為，君臣配合、選擇賢臣、聽從民意、隨順天時，是讓天下實現大治的根本。我們歷觀中國歷史上的盛世，無一不是遵循這幾點而成就的。

【原文】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為泰^①。故君稱元首^②。臣為股肱^③。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④。義氏平秩^⑤。有虞明目^⑥。元愷敷教^⑦。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⑧。故能天成地平^⑨。咸熙於和穆^⑩。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⑪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⑫矣。夫人乖^⑬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注釋】①泰：國家安定和平的意思。②元首：人體的頭部。此處指古代的君王，今用以稱國家的最高領導人。③股肱：股，大腿；肱，手臂從肘到腕的部分。比喻輔佐帝王的重臣；也比喻十分親近且辦事得力的人。④陶唐欽明：陶唐，一般指堯帝，為帝嚳少子，姓伊耆，名放勳，號陶唐氏，謚號

爲堯，史稱唐堯。此處應爲伏羲之前的帝王。欽明，敬肅明察。《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⑤義氏平秩：義氏，指伏羲，中華民族人文始祖，是我國古籍中記載的最早的王。所處時代約爲新石器時代早期，他根據天地萬物的變化，發明創造了八卦。平秩，謂辨次耕作的先後。⑥有虞明目：有虞，有虞氏，是中國古代五帝之一的舜帝部落名稱。舜帝，姚姓，名重華，號有虞氏，謚號曰舜。明，闡明；目，教化百姓的條目。⑦元凱敷教：元愷，「八元八凱」的省稱。傳說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稱爲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稱爲八愷。此十六人之後裔，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敷教，布施教化。⑧同亮天功：亮，亮工（輔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天功，古以帝王爲天子，因用以稱頌帝王的功業。⑨天成地平：成，成功；平，治平。原指禹治水成功而使天之生物得以有成。後常比喻萬事安排妥帖，天下太平。⑩咸熙於和穆：熙，興起，興盛。穆，溫和，和諧。⑪咎：過失，罪過。⑫悖：背謬，行不通。⑬乖：背離，違背，不和諧。小篆字形，象羊角形，從「北」，取其分背的意思。

【譯文】君主治理國家，必須要有德才兼備的賢臣來輔佐，然後國家纔能安定，社會纔能繁榮。因此，君主就如同一個人的頭部，臣子如同一個人的大腿和臂膀，這是以喻君臣是一個整體，必須相互協調纔能夠行動。所以，堯帝敬肅明察，伏羲氏公平劃分俸祿等級；大舜闡明教化的綱目（五倫關係），八元、八愷對百姓施行倫理道德的教

化。這都是君主和臣子密切合作，共同取得的帝王功業，因此能够做到萬事都安排妥帖，天下太平，社會安定繁榮，上下都和樂舒暢，天下達到了盛德之治的效果。根據風俗來教化人民，依據時勢來建功立業，應該慎重地做好三方面的事情：一是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二是傾聽人民的意願；三是隨順時勢。時勢變化而你不能够隨順，這是違背自然規律的；人民的願望我們不去順從，這是違背民意的罪過；喜好善事而不能選擇有德之人，就會出現敗壞官場風氣的禍患。這三方面出現失誤，就會違背天意人心；人心不和諧就會時勢逆轉，時勢逆轉則會與天道相違。違背天道而希望國泰民安，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刑論

【題解】《刑論》一篇，文字不多，却反映出作者對於當時的官吏執法狀況的不滿。作者認為，一個國家，最大的憂患，就是詭詐無比的司法案件。官員對老百姓施行嚴重的刑罰，以此來顯示自己嫉惡如仇的名節和功勞。這樣的行為，定會讓民心悖逆，而民心悖逆，國家能够大治，這是從沒有過的事情。

【原文】患之巨^①者。狡猾之獄焉^②。狡黠^③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④。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看疑覓）}國家忌諱^⑤。造誹謗。崇飾戲言^⑥以成醜語。被^⑦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耄^⑧。肝腦塗地^⑨。豈不劇^⑩哉。求媚之臣。側入^⑪取捨。雖烝子啖君^⑫。孤己悅主而不憚也。况因捕叛之時。無悅親^⑬之民。必獲盡節之稱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⑭。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注釋】①巨：最大的。②狡猾之獄焉：狡猾，詭詐無比。獄，罪案，官司。③狡黠：狡猾、含有內心險惡、耍弄小聰明來偽裝之意。④煩貸鄉黨：貸，借款。鄉黨，同鄉、鄉親。⑤忌諱：顧忌和隱

諱的意思。⑥崇飾戲言：崇尚裝飾開玩笑的或不當真的話。⑦被：蒙受，遭受。⑧父子孩耄：父，父親；子，兒子；孩，孩童；耄，音貿，八九十歲的老人。⑨肝腦塗地：指死得淒慘，肝血腦漿塗抹滿地。⑩劇：殘酷。⑪側入：此處指用不正當手段。⑫烝子啖君：據《春秋列國志》載，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身邊有一佞臣，名叫易牙，極善逢迎阿諛。一次，齊桓公說他吃盡天下美味，惟不知人肉滋味。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易牙當即將自己年僅三歲的兒子殺掉，蒸熟後獻給了齊桓公。⑬悅親：自己喜歡，親近的人。⑭詐忠者知而族之：詐，假裝；知，知道，瞭解；族，把罪犯的家族成員全部處死。

【譯文】一個國家最大的憂患就是存心不善、詭詐無比的司法案件。一些心底不厚道、愛玩小聰明的人，不好好在家過日子，經常向鄰居們借錢，使得鄰居開始討厭輕視他。他便心裏產生怨恨，利用國家顧忌和隱諱的事情來制造誹謗的言論，收集、整理戲笑之語，使之成爲俗陋的民謠。結果被加以叛逆之名，告發給地方長官。長官因爲（這事）對內有利於自己嫉惡如仇、保全節操的名聲，對外可以顯示自己的功勞，於是就讓這無罪的人遭受了誅滅九族的迫害，使得其父母、兒子、小孩、老人都一律被處死。這豈不是太殘酷了嗎？那些諂媚巴結的臣子總是以不正當手段來獲取利益，即使是像齊國的易牙把自己的兒子蒸熟後獻給齊桓公享用，祇要君王高興而自己無後也不怕。更何況

逮捕犯人時，其中沒有自己喜歡、親近的人，這麼做又定能使自己獲得盡忠的聲譽呢？於是，他們編造誹謗之詞，虛構出他人的叛逆行爲。其實，犯罪的不過是一些狡猾有一些小聰明的小民而已。偽裝忠君者明知此事却仍舊去殺害人家的族人，這纔是國家最慘無人道的事情，不能不認真考慮啊！

用奇

【題解】用奇，即任用奇才。本篇共分兩段，第一段顯示了作者獨特的用人思想。作者認為，考功按第是平常考核和選拔人才的方法，而要使國家得到大治，一定要任用有獨特才能的奇才。第二段則體現了作者應用儒家思想治國，減少刑罰的主張，并指出秦朝滅亡的根本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大興刑罰，而漢宣帝步秦始皇的後塵，種下了亡國之因，作者的這些思想，非常有見地，也是值得治國者深刻思考的。

【原文】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效。以次相叙^①。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逾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倘有。又不能識耳^②。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③。殷有考誠之誥矣。復力索岩穴^④。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⑤。小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⑥。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⑦。若修叙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⑧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⑨。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效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

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⑪。束^⑫於修（修疑循）常。不念疇諮^⑬。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⑭。齊無九合功。漢殲於京索^⑮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⑯。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填於溝壑^⑰。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注釋】①官人用士，累功積效，以次相叙：官，當官，作官；叙，評定等級、次第，按功提升。②顧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耳：顧，發語詞，無實義；儻，連詞，表示假設，相當於「倘若」。「如果」。③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冠，排於首位的事例；黜，降職或罷免；陟，提拔，提升；謨，計謀，謀略；復，副詞，再，又；勤，爲……盡力；揚，宣揚，傳播出去；側陋，指處在僻陋之處或微賤地位的賢人。④殷有考誠之誥矣，復力索岩穴：考，查核，考試；誥，警告，勸人警惕；誥，文體的一種，用於告誡或勉勵；索，尋訪，搜索；岩穴，本義爲山洞，此處指隱居的人。⑤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西伯，指周文王；呈，呈現，顯現，顯露；誓，承諾；旁求，另外尋求；魚釣，指姜太公在渭水邊垂釣。⑥小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小伯，即小白，春秋時期齊國第十五位國君齊桓公，姓姜，名小白；督課，督察考核；遽，匆忙，倉促；囚俘，囚犯，被拘禁的人，此處指管仲。⑦漢祖有賞二句：漢祖，指漢高祖劉邦；爵，君主國家貴族封

號；約，共同商定的事，共同議定要遵守的條文；亡，逃亡；信，指韓信。⑧鮑蕭：鮑，鮑叔牙；蕭，蕭何。⑨案第：案，通「按」，依照；第，次第；案第，指依照次第。⑩曩：從前，往昔。⑪有司：指官吏。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有司。⑫束：約束、限制。⑬疇咨：問、訪求，指人才難求的憂慮。⑭周無殪商雅頌之美：殪，死，滅亡。雅頌，《詩經》內容和樂曲分類的名稱，雅樂為朝廷的樂曲，頌為宗廟祭祀的樂曲；指盛世之樂、廟堂之樂。⑮京索：秦漢時期地域名。在今河南滎陽市南部，東起豫龍鎮京襄城，西至索河一帶。漢劉邦二年（公元前二〇五年）敗項羽兵於此。⑯垂意於奇異：垂意，對……很留意，很用心。言對奇異之事很用心。⑰使奇異填於溝壑：溝壑，溪谷，山澗。藉指野死之處或困厄之境。

【譯文】有人說：「任免官吏使用人才，應當按照他的功勞和成績有序地來提拔任用，這樣，明君制定用人的法度，臣子的忠義節操就足以做到圓滿。如果想要提拔和得到智慧超群的人才，并超越正常的規矩來任用他們，而這就不是臣子所要考慮的事情了。」我的回答是：「應該憂慮這個時代缺乏智慧超群的人才，即使有了這樣的人才又不能很好地辨認。好的用人法度和臣子的忠義節操，未必就已達到極致了。」從以前「五帝」之首的黃帝開始，就已經有了罷免和提拔人才的謀略，但還是常常尋找處在僻陋之處或微賤地位的賢人；商朝有考核和誠勉的誥文，但還是盡力去尋求隱居的人才；

周文王已經有了表揚有功者的承諾，但還是另外去尋求垂釣的姜太公；齊王小白已經有了監督考核的辦法，但蕭何還是急切的找尋淪為囚犯的管仲；漢高祖劉邦有了論功賞罰的盟約，但還是匆忙去追趕已經逃亡的韓信。如果認為按照次第來晉職是正確的方法，選擇特殊人才是錯誤的事情，那麼，前面所說的兩帝三君就不是英明的聖王了，而鮑叔牙和蕭何就不算是忠臣了。由此看來，考核功績、按照功勞的大小依次晉職是太平之世保守前人功績的做法，而選拔特殊人才則是平定天下的大事。處在多事的時代，就要研究令天下太平無事的辦法；處在需要起用特殊人才的時代，就一定要采用某一個奇才的智謀，這就是上古時代的國家不嚴格按照考核功績的用人制度選拔人才的原因（上古時代的古聖先王深深懂得用奇之道）。因此，高超卓絕的君王、成就功業的大臣，他們設立法規來駕馭一般的人民，而以豐厚的待遇來禮聘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深怕他們不出山，像尋找自己的親骨肉一樣，這樣纔能使國家消除災難，使得君臣都能顯赫於世。假使從前的五主二臣受到相關部門和常規的約束，不想去探訪人才，那麼堯帝的人民就寫不出歌頌太平盛世的詩歌了；商朝就不會有尊貴門族的稱號了；周朝也不會有滅掉商朝，獲得雅頌的美稱了；齊國也不會有作為霸主主持諸侯盟會的成功了；漢軍也將被消滅在京索地區，漢高祖想當皇帝也不可能了。所以開明的君王，賢德的大臣都很留意尋訪德能超群的奇才，目的是為了幫助成就天下安定的事業。倘使這些奇特之才被埋沒於

深溝野壑之中，擁有國家者也很難達到天下大治的效果。

【原文】漢元帝①爲太子時。諫持法泰②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③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④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⑤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矣。昔秦穆公⑥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於始皇。乘歷世餘⑦。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諂。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⑧。前史⑨書一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⑩之心。并任儒辯以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⑪。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⑫。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刑名⑬。是時名則（名則二字似衍）石顯。弘恭之徒⑭。便僻危嶮。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⑮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⑯柱石⑰之士。骨鯁⑱之臣。屬⑲之社稷。不令宦豎⑳秉持天機㉑。豈近於元世㉒棟橈椽崩㉓。三十年間。漢爲新家㉔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秦禍少者耳。

【注釋】①漢元帝：指漢孝元帝，名劉爽，生於昭帝元平六年（公元前七十五年），卒於竟寧元年（公元前三十三年），享年四十三歲。地節三年（公元前六十七年）四月，被立為太子。黃龍三年（前四十九年）十月，宣帝死後繼位，在位十六年，病死，謚號為元帝。②秦：過分，過甚。③作色：指神情變嚴肅或發怒。④職：責任。⑤班固：史學家班彪之子，字孟堅，漢族，扶風安陵人（今陝西咸陽東北）。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典校秘書，潛心二十餘年，修成《漢書》。⑥秦穆公：一作秦繆公，春秋時代秦國國君。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⑦至於始皇，乘曆世餘烈：始皇，指秦始皇；乘，藉助，憑藉；餘烈，前世的威德。⑧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諂，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疏，疏遠，排斥；扶蘇，秦始皇長子；外，疏遠，關係、感情上保持距離；蒙恬，秦始皇時期的著名將領；受，采納，聽取；胡亥，即秦二世；曲，偏邪，不正直；趙高，秦朝二世皇帝時丞相；噍類，特指活著的人。⑨前史：以前的史官。⑩黔首：秦代對百姓的稱謂。⑪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罔漏吞舟之魚，網裏漏掉吞舟大魚，比喻法律太寬，使重大的罪犯也能漏網，「罔」同「網」。烝民，老百姓。⑫宣帝受六世之洪業四句：宣帝，漢宣帝；六世，指漢宣帝以前的六個朝代；武昭，指漢武帝和漢昭帝；四夷，古代華夏族對四方少數民族的統稱，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怖，害怕；兵革，此處指戰爭。⑬峻法繩下，賤儒貴刑名：繩，約束，制裁；賤，鄙視，輕視；刑名，戰國時以申不害為代表的學派，主張循名責實，慎賞明罰，後人稱為「刑名之學」。⑭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名，使名聲顯揚；石顯、弘恭，漢宣帝時的兩位佞臣。⑮亂：動詞，擾亂，打亂。⑯豫料：

預先想到。①⑦柱石：頂梁柱，引申為能擔當大任的人。①⑧骨鯁：此處指正直，直爽。①⑨屬：同「囑」，委托，交付。②⑩宦豎：宦豎是對宦官的賤稱，即古代的太監。②⑪天機：國家機要。②⑫元世：指漢元帝時期。②⑬棟橈椽崩：棟，屋的正梁，即屋頂最高處的水準木梁，支承著橡皮的上端；橈，彎曲；椽，即椽子，放在標上支持屋面和瓦片的木條。比喻當政的人倒臺或死去。②⑭新家：指王莽建立的新朝。

【譯文】漢元帝當太子的時候，曾經向皇帝進諫，覺得朝廷執法太過苛刻，請求起用儒生。漢宣帝非常生氣地說：「俗儒不懂得通權達變，不能任用。看來，將來亂我漢家天下的就是太子。」根據這些言論可看出，漢朝在中途滅亡，責任就在宣帝，而不是太子。從這裏可以知曉，班固記載朝代興衰的次第，闡明是非的道理，遠不如古代史官了。從前，秦穆公親近并接納杰出的儒生，招納智慧善辯的人才，故而通達富國強兵的謀略。到了秦始皇的時候，憑藉著歷代的餘威，吞并了其他六國，可是自己做了皇帝以後，却坑殺儒生，憑藉刑罰來治理國家；不聽扶蘇的勸諫，排斥蒙恬的正直言論，接受胡亥的不正之詞，聽信趙高的讒言。自己死後三年，秦國便滅亡了。以前史書上記載秦二世的災禍，是由秦始皇所引起的。漢高祖最初用約法三章來取得民心，同時任用儒生辯士，吞并其他諸侯；然後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使得老百姓純樸恭謹，天下也取得了大治。漢宣帝繼承了六代的宏大基業，繼續采用漢武帝、漢昭帝的成法，四周少數民族

害怕征伐的威力，老百姓已經厭倦了戰爭帶來的苦難，天下形成了歸附的形勢，正是處於人民安居樂業的大好時期，而漢宣帝却用嚴厲的法律來統治人民，輕視儒生，注重採用刑法。這個時候，在朝廷名聲顯赫的石顯、弘恭這類臣子，他們逢迎諂媚、位高而險惡、堵塞公衆言路，凡事獨斷專行，使國君遭受無窮無盡的譴責。如此看來，到底是誰擾亂了漢宣帝的天下呢？假使漢宣帝預先想到起用品德高尚，忠心耿耿的大臣，並將國家大事托付給他們，不讓宦官和不正之臣掌握國家機要事宜，怎能會在元帝的時候國家就難以支撐，以致不過三十年，漢朝就被王莽的新朝取而代之呢？由此可知，秦始皇好用刑法，災禍就降臨到自己的頭上了，漢宣帝也憑藉刑法治國，很短時間便失去了天下，與秦朝的滅國之禍沒有多少不同之處啊！

政要論

【題解】《政要論》又稱《桓範新書》，亦名《世要論》。《政要論》是反映桓範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群書治要》節錄其《為君難》《臣不易》《治本》《政務》《節欲》《詳刑》《兵要》《辨能》《尊嫡》《諫爭》《決壅》《贊象》《銘誅》《序作》总共十四段，作為唐太宗治國理政的參考。桓範認為，作為領導者，要以修習德行爲根本，為君者要修習君道，為臣者則需要力行臣道，治理國家要以道德教化爲本，以刑律懲罰爲輔，君臣密切配合，方能實現天下大治。桓範在《世要論》中不僅闡述了治國應遵循的大道，更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當時實際的治國良策。它密切聯係漢魏政治現實，針砭時政，為曹魏政權出謀劃策，既是漢魏政治風雲的縮影，又是當時思想多元的反映。

《政要論》成書於三國時期，當時，天下大亂，社會無序，君臣失位，桓範在建安末年進入丞相府，目睹社會亂像，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治國主張，希望通過加強領導者的修養和一系列的舉措，達到社會大治的目的，桓範的這些良策並沒能以實施，他輔佐的曹魏政權也最終敗亡。但是，《政要論》中的很多觀點，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尤其值得當今的領導者學習和參考。

本書的全文已經亡佚，幸有《群書治要》節錄其精華，世人得以概覽其要，另唐代

的《長短經》《太平御覽》《北堂書鈔》等書中均有出自《政要論》中的文字，民國期間，藏書家張鈞衡在其刊刻的《適園叢書》中收入《政要論》一卷，是輯錄較為完善的版本。

【作者簡介】桓範（？—二四九年），字元則。《魏略》記沛國龍亢（今安徽省懷遠縣西龍亢鎮北）人。東漢大儒桓榮之後，曹魏忠臣，有文才。建安（一九六年—二二〇年）末入丞相府，與王象等共撰《皇覽》。延康元年（二二〇年）為羽林左監。魏明帝時曾任中領軍、尚書、征虜將軍、東中郎將、兗州刺史等。正始（二四〇年—二四九年）年間任大司農，為曹爽謀劃，號稱「智囊」。司馬懿起兵討魏時，桓範勸曹爽挾魏帝到許昌，曹爽不聽。曹爽被司馬懿所殺，桓範亦被誅，著有《世要論》十二卷，或稱《桓範新書》。其後裔桓溫為東晉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書法家。

爲君難

【題解】《政要論》一書以《爲君難》開篇，《論語》中孔子說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如果爲君者知道爲君之難，那麼，國家就離興盛不遠了。爲君有何難？難在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難在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難在識別人才和任用人才。爲君之難，更在於認識到自己是萬民的保護者，應讓天下人得其恩惠。深層次講，就是要放下自己的一切自私自利，真正爲一切百姓謀取福利。知爲君難，而後能修德理政，福澤萬民。

清朝時期，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就親筆御書「爲君難」三字，製作匾額，懸挂於養心殿西暖閣。「爲君難」三字確實是許多古代帝王內心的真實寫照。常人常常感嘆社會不公，殊不知身處高位的帝王也會常常有如此的感嘆。雍正曾對屬下說：「爲君難，爲臣不易，但知難諸事是矣！爲君爲臣原是一苦境，不過盡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蒼生，造他日之福耳！」因此，中國歷史上讓天下大治的明君，無一不是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勤於政事，爲社稷、蒼生不遺餘力地付出。孔老夫子講「爲君難」，旨在告訴爲君者，要以戒慎恐懼之心來治理國家，推行任何政策，都要小心謹慎，要知道，處在君位，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會影響到許多人，如果把一件事情看得太簡單，不知道它會

帶來什麼樣的後果，輕率地就這麼做了，真的會禍國殃民。做君主的，明白這個道理，那麼這個國家就會興盛起來。

為君之難，從事相上來說，難處就在於統御臣下。辨別人才，首要應觀其德，自古忠臣出自孝子之門。其次應驗其才，德才兼備，纔能擔當大任。而從根本上來說，則在於為君之人要能勤修君德，自己做萬民的表率，自己修德，自然就能感召來有德行的臣子來與之共治，也會有智慧統御群臣。因此，誠如《大學》所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為君難》前一部分告訴為君者應當為天下萬民謀利，做萬民的保護者；後一部分則提醒為君者應清楚辨明臣子的賢愚忠奸，讓賢臣得以任用，佞臣得以遠離，深刻說明君主修德、任用賢人是國家大治的根本。

【原文】或曰^①。仲尼^②稱爲君難^③。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④也。治水。禹^⑤也。稼穡。弃^⑥也。理訟。皋陶^⑦也。堯^⑧無事焉。而由之聖治^⑨。何爲君難耶。

【注釋】^①或曰：有人說。^②仲尼：指孔子，名丘，字仲尼。^③爲君難：出自《論語·子路·十五》：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④舜：姚姓，有虞氏，名重華，史稱虞舜。黃帝的八世孫，因生於姚地，以地取姓氏爲姚。相傳因四岳推舉，堯命他攝政。他巡行四方，除去鯀、共工、餓兜和三苗等四凶。堯去世後繼位，又諮詢四岳，挑選賢人治理民事，并選拔治水有功的禹爲繼承人。^⑤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號禹，後世尊稱大禹，是黃帝軒轅氏玄孫。通過禪讓制得到帝位，傳說是夏後氏部落的首領。^⑥弃：古代周族的始祖。傳說有邠氏之女姜踏巨人腳迹，懷孕而生，因一度被弃，故弃。善於種植各種糧食作物，曾在堯舜時代當農官，教民耕種，被認爲是開始種稷和麥的人。^⑦皋陶：亦作「臯繇」或「臯繇」，上古傳說中的人物。傳說他是虞舜時

的司法官，後常為獄官或獄神的代稱。⑧堯：姓伊祁，名放勳，史稱唐堯。公元前二三七七年農曆二月初二誕生於唐地伊祁山，隨其母在慶都山一帶度過幼年生活。十五歲時在唐縣封山下受封為唐侯。二十歲時，其兄帝摯為形勢所迫讓位於他，成為我國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聯盟長。他踐帝位後，復封其兄摯於唐地為唐侯，他也在唐縣伏城一帶建第一個都城，後因水患逐漸西遷山西，定都平陽。唐堯在帝位七十年，九十歲禪讓於舜，一百一十八歲時去世。⑨聖治：至善之治。亦用以稱頌帝王之治迹。

【譯文】有人說，孔老夫子認為為君難。做君主的，處在人人尊崇的高位之上，手中掌握著賞罰他人的權力。借用他人的才能，依靠他人的力量，有什麼事情做不成？什麼願望達不到的呢？屬下建立了功勳，則由君王來領受其功；臣子讓國家得到了大治，則由君王來享受其福。因此，舜負責管理百姓，大禹負責治水，棄負責農耕，皋陶負責處理司法，堯什麼事情也不需要，却讓天下達到了至善之治，做君主有什麼難的呢？

【原文】曰。此其所以為難也。夫日月①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②代以生殺。四時迭③以成歲④。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為也。

【注釋】①日月：指太陽和月亮。②陰陽：陰，《說文解字》曰：「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說文繫傳》曰：「山北水南，日所不及。」陽，《說文解字》曰：「高明也。」《說文解字義證》：「高明也，對陰言也。」③迭：交替，輪流。④成歲：成爲一年。

【譯文】有人說，這正是爲君者的難處所在啊。太陽和月亮照亮了白天和黑夜，風和雨讓萬物得到滋養，陰陽的規律左右著萬物的生滅，四季的更替轉動著年輪，上天看上去什麼也沒有做，却受到無比的尊崇，是因爲它運轉大氣，施養萬物，這都是天的作爲啊。

【原文】是以。天。萬物之覆①。君。萬物之燾②也。懷生③之類。有不浸潤於澤者。天以爲負。員首④之民。有不霑濡⑤於惠者。君以爲耻。

【注釋】①覆：保護；庇護。②燾：音道，覆蓋，引申爲庇蔭。③懷生：謂有生命之物。④員首：指百姓。⑤沾濡：浸濕。多指恩澤普及。

【譯文】因此，上天護育滋養萬物，君主庇蔭保護萬物。凡是生靈祇要有一個沒有得到滋潤，上天就會覺得做得不够；祇要有一個百姓沒有得到君王的恩惠，君主就會覺得

這是耻辱。

【原文】是以上者體①人君之大德②。懷③恤下之小心④。闡化⑤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⑥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黈纊⑦塞耳。隱屏⑧而居。照幽達情。燭⑨於宇宙。動作周旋⑩。無事不慮。

【注釋】①體：親身經驗、領悟。②大德：謂品德高尚。《管子·立政》：「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尹知章注：「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③懷：思念，想念。④小心：謹慎；留神。《禮記·表記》：「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⑤闡化立教：闡化，開創教化。立教，樹立教化；進行教導。《韓詩外傳》卷八：「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⑥廟堂：太廟的明堂，是古代帝王祭祀、議事的地方。借指朝廷。《岳陽樓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⑦纊：古時指新絲棉絮。後泛指棉絮。⑧隱屏：掩藏隱蔽。⑨燭：照；照亮。⑩動作周旋：動作，行為舉動。周旋，周全。

【譯文】因此，在上位的人，要體悟作為君主應有的高尚品德，時刻想著黎民百姓的

希求，開創教化、教化百姓，一定要依循倫常大道。這樣纔能够使得自己的言行通達四海，履行政事則能够感動萬物，心中時刻想的是百姓的利益，思考的是百姓的事情。做君主的祇需在朝廷裏端正己身，政令公布於天下，就能够感化千里之外的百姓。雖然棉絮塞耳，隱居於門屏之內，同樣也能照徹幽暗，知曉民情，如同宇宙下的一支明燭，能照亮每個角落，行爲舉動無一不周全，事事都能考慮得周到圓滿。

【原文】服一綵^①則念女功之勞。御一谷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②。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釐之善。必有所勸^③。罰纖芥^④之惡。必有所沮^⑤。

【注釋】①綵：多色的絲織品。後來寫作「彩」。②不聽之獄：不聽，不定罪。沒有定罪的案子。③勸：勉勵。④纖芥：細微。⑤沮：同「阻」。阻止，阻遏；終止。

【譯文】穿上一件彩服，就要能够想到織女的辛勞；吃一頓飯，就要能够體恤農夫勞作的不易；判決一件還沒有定罪的案子，就要時刻擔心用刑是否適當；賞賜一個爵位，就要反復思考自己是否用人失賢；對一個善舉，哪怕是毫厘的賞賜，必須要能起到勸勉

人們向善的作用；對一個微小的惡行進行處罰，也必須要讓其起到警戒世人不敢作惡的功效。

【原文】使化若春氣。澤①如時雨。消涸污②之人。移薄僞③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古之樸。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注釋】①澤：恩澤，恩惠。②涸污：涸，衰敗，衰落。污，道德惡劣、敗壞。③薄僞：淺薄、虛僞。

【譯文】要讓給予百姓的教化像春風一樣溫暖和煦，給予百姓的恩澤如同及時的風雨一樣潤澤；讓道德腐化的人得以消亡，轉化淺薄虛僞的風俗，挽救衰敗世道的弊政；讓人們重新回到上古時代的淳樸，讓自己至高的德行能夠澤被天下，讓所有的百姓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恩惠。這樣，人們就會像敬仰天地一樣敬仰您，像愛戴父母一樣愛戴您，像恭敬神明一樣恭敬您，像畏懼雷霆一樣畏懼您。

【原文】且佐治①之臣。歷世難遇。庸人衆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

契^②之幹。伊呂^③之輔。猶造父^④不能皆得騏驥之乘^⑤。追風之匹也。御轔齧必煩轡銜^⑥。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群下。均養^⑦小大。審覈真僞。考察變態。在於幽冥窈妙^⑧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於此哉。

【注釋】①佐治：輔佐治理。②稷契：稷和契的并稱，唐虞時代的賢臣。③伊呂：伊，指伊尹，生卒年不詳。商初大臣。名伊，一說名摯。今洛陽人。生於伊洛流域古有莘國的空桑澗（今洛陽市嵩縣莘樂溝），奴隸出身。後為成湯重用，任阿衡，委以國政，助湯滅夏。死於沃丁時。他為商朝理政安民五十餘載，治國有方，權傾一時，世稱賢相，三代元老。呂，指呂尚（約公元前一一二八年—約公元前一〇一五年），姜姓，字子牙，被尊稱為太公望，後人多稱其為姜子牙、姜太公。中國歷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④造父：東夷族，嬴姓。周穆王首席御手。據《史記》載：「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⑤騏驥之乘，追風之匹：騏驥，千里馬。追風，泛指名馬。⑥轡銜：御馬的繮繩和嚼子。⑦均養：均，調和，調節。養，教育，訓練。⑧幽冥窈妙：幽冥，玄遠，微妙。窈妙，亦作「窈眇」或「窈渺」，意為精微，幽遠。

【譯文】況且，能够輔佐治國的忠臣，幾世也難以遇到一個，畢竟平庸的人多而賢德的人少。因此，不是每一個君主都能得到像稷和契那樣的骨幹之才，都能有伊尹、呂尚那樣輔佐之臣，如同造父也不能够每次駕車盡得騏驎、追風這樣的千里馬一樣。駕馭馬匹需要依靠繮繩和嚼子，統御庸臣就需要智慧和謀略。所以，君主能够周濟、幫助和指導臣下，協調和教育大小官員，審察、核實事情的真偽，思考、觀察態勢的變化，都要在玄遠微妙之中，在分割毫毛、分解麥芒一樣的纖細微小之間進行。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最有智慧的人，誰能够做到這些呢？

【原文】故臣有立小忠以售^①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②乎。

【注釋】

①售：推行；施展。②詐：詐，欺也。

【譯文】所以，有的臣子在小事上表現得忠實却意圖實現其大的不忠，小的方面講信却是爲了實現大的不信，怎麼能够不考慮他們會不會欺詐你呢？

【原文】臣有貌厲而內荏^①。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②乎。

【注釋】①荏：柔，軟弱。②虛：虛假，不真實。

【譯文】有的臣子表面看上去做事情雷厲風行實際上却軟弱無力，表面上按照仁義道德行事實際却與仁德背道而馳，怎麼能够不考慮他們這是虛假呢？

【原文】臣有害同儕①以專朝②。塞下情以壅③上。可不慮之以嫉④乎。

【注釋】①同儕：同伴，夥伴。②專朝：獨攬朝政。③壅：《廣雅》：「壅，障也。」④嫉：忌妒。「士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嫉臣，則賢臣不留。」

【譯文】有的臣子伙同同僚以獨攬朝政，堵塞民情而蒙蔽君主的視聽，怎麼能够不考慮他們是不是忌妒賢才的嫉臣呢？

【原文】臣有進邪說①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奸②乎。臣有因賞以恩（恩上恐有脫字）。因罰以佐威。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托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

【注釋】①邪說：荒謬有害的言論。《孟子·滕文公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②奸：陰險，虛偽，狡詐。

【譯文】有的臣子用荒謬有害的言論來惑亂事實真相，用似是而非的理由來傷害賢德之人，怎麼能夠不考慮他們是虛偽狡詐的奸臣呢？有的臣子一得到賞賜就驕傲自恃，有點權力就懲罰別人而助長自己的淫威，怎麼能夠不考慮他們是陰險的奸臣呢？有的臣子表面上互相推介，實際上勾心鬥角，做事情假公濟私，怎麼能夠不考慮他們這是在欺騙嗎？

【原文】臣有事左右以求進。托重臣①以自結②。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

【注釋】①重臣：猶權臣。②自結：主動攀附、締交。

【譯文】有的臣子奉承君主身邊的人以求得晉升，主動攀附權臣而尋求重用，怎麼能夠不考慮他們是虛偽呢？有的臣子假裝和他人意見相近以求表面的和諧，苟且附和他人以謀求得到舉薦，怎麼能夠不考慮這是禍害呢？

【原文】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①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

【注釋】^①佞：巧言諂媚。

【譯文】有的臣子迎合君主的心意以求得親近，說使君主高興的話以求得君主的寬容，怎麼能夠不考慮他們是巧言諂媚呢？這九個方面的考慮，目的在於防止罪惡的發生。

【原文】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拙而辭訥^①。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

【注釋】^①樸拙而辭訥：樸，淳樸；樸實。辭訥，語言遲鈍。

【譯文】有的臣子不善於表達但是却很有主意，說起話來讓人很反感但是他的意見却能夠有利於事情的發展，怎麼能夠不體諒他的一番直心呢？有的臣子樸實憨厚講話言語遲鈍，外表十分平常頭腦却十分聰慧，怎麼能夠不體諒他的質樸呢？

【原文】臣有犯難^①以爲士（士疑當作上或主）。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②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平。

【注釋】^①犯難：猶冒險。^②守正：恪守正道。

【譯文】有的臣子喜歡冒險，越有困難越有興趣去幹，爲了國家，可以忍受一切誹謗，怎麼能够不體諒他的忠誠呢？有的臣子因爲恪守正道而違背了衆人的意願，執法嚴明而不顧及個人感情，怎麼能够不體諒他的一番公心呢？

【原文】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①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

【注釋】^①耦世：適應世俗。

【譯文】有的臣子不願意違背自己心中的道德準則而迎合他人，不迎合世俗以求得苟且容身，怎麼能够不體諒他的忠貞呢？

【原文】臣有從側陋^①而進顯言^②。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

【注釋】①側陋：處在僻陋之處的賢人或卑賤的賢者。②顯言：明言。

【譯文】有的臣子地位微賤却能够提供很好的意見，不顧身處低位而能直陳對國事的主張，怎麼能够不體諒他的難能可貴呢？

【原文】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

【譯文】有的臣子性格孤僻但能嚴守節操，處世獨立而受到毀謗，怎麼能够不體諒他的剛勁呢？

【原文】此七恕者。所以進善①接下之理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

【注釋】①進善：進舉賢善之人。漢班固《白虎通·考黜》：「多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

【譯文】這七個方面的恕道，正是進舉賢善之人、接納下層意見的道理啊。其實，統御大臣的方法，又何止這「七恕」「九慮」呢？

臣不易

【題解】孔老夫子在《論語》中說道：「爲君難，爲臣不易。」做君主很難，做臣子也不易。古人云「伴君如伴虎」，一語道盡了做臣子的不易。

本段講述了聖主與賢臣相遇之不易、大臣事主之不易、近臣事君之不易、小臣盡職之不易，外臣處事之不易，將做臣子的種種不易一一說明。誠如雍正皇帝所言：「爲君爲臣原是一苦境，不過盡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蒼生，造他日之福耳！」

【原文】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爲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命。敕身恭己^①。忠順^②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

【注釋】^①敕身恭己：敕身，警飭己身。恭己，謂恭謹以律己。^②忠順：忠實順從。《孝經·士》：「忠順不失，以事其上。」

【譯文】過去孔老夫子講，做臣子也不容易。有的人却認爲做臣子很容易，說：「臣

子奉事君主，祇要恪盡職守、聽從命令，警飭己身，恭謹律己，忠實順從就可以了。忠實就能够得到安寧寵幸的福分，順從就沒有危險、受辱的憂患，怎麼不容易呢？」這麼說起來好像很容易，仔細分析一下却不是那麼容易的。

【原文】夫君臣之接①。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暗爲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既稀。又周公②之於成王③。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虧。况義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

【注釋】①接：《說文》曰：「交也。」②周公：即周公旦，姓姬，名旦，亦稱叔旦。西周時期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爲「元聖」，儒學先驅。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稱爲周公。《尚書·金縢》篇記載：周滅商後二年，武王生了重病，周公作冊書向先王祈禱，請求代替武王死。事後，史官把冊書放進金屬封緘的匣子（金匱）。武王死後，成王繼位，周公攝政。三監散布流言，說周公要得成王的天下。周公在朝廷上站不住，就避居在外面。成王沒有派人去抓他，但也沒有相信他的忠心。後來有一年的秋天，忽然大雷電和大風把禾黍都吹壞了，成王等驚慌得很，打開匣子來看書，看到周公請求替死的祝冊，幡然悔悟，出郊親迎周公。於是，雷電停止了，風開始倒吹，已經倒地的禾黍又重新豎了起來。相傳周公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論見於

《尚書》諸篇，被尊為儒學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聖人，《論語》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③成王：周成王（公元前1055年—公元前1021年），漢族，姓姬，名誦，是西周第二代國王，謚號成王。周武王之子。年少即位，由周公姬旦攝政。周公攝政七年後，還政於成王。成王時期，社會安定，人民和睦，歌頌太平盛世之聲不絕於耳。成王與其子康王統治時期，合稱成康之治，是周代的興盛時期。後世以「成康之治」評價成王與其子康王的政績，史稱當時天下安寧，四十餘年不用刑罰。

【譯文】君臣之間打交道，愚鈍的臣子侍奉聰明的君主不容易，明智的臣子侍奉愚昧的君主不容易，唯獨賢德的臣子侍奉聖明的君主、有聖德的臣子侍奉賢明的君主纔較易。然而，賢臣和聖君相遇的機會終究是很少的，比如周公和成王，都不能夠相得，看來這實在是不容易啊。況且父子之間靠天生的親情而融洽，君臣之間靠後天的道義而牢固，天生的親情尚且還有虧欠的時候，何況後天的道義，怎麼能夠沒有缺失呢？倘若有虧欠和缺失，怎麼能夠說容易呢？

【原文】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危字上下。疑有脫文）之難。肝腦塗地①。膏液②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民③。宣化成德④。使

君爲一代之聖明。己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⑤則念過管晏^⑥。佐天下則思醜稷禹^⑦。豈爲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囂^⑧之觀哉。

【注釋】①肝腦塗地：成語的原意是指死得淒慘，肝血腦漿塗抹滿地。也形容竭盡忠誠，任何犧牲都在所不惜。後指犧牲的生命。②膏液：脂膏與血液。③安上治民：語出《孝經·廣要道》章：「安上治民，莫善於禮。」④宣化成德：宣化，傳布君命，教化百姓。成德，成就品德。⑤千乘：古代用四匹馬拉的一輛兵車叫一乘，諸侯國的大小以兵車的多少來衡量。⑥管晏：管，管仲，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晏，晏子，名嬰，字平仲，歷任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朝的卿相，輔政長達五十餘年，爲春秋時期不可多得的人才之一。⑦稷禹：稷指后稷，周的始祖名弃，曾經被堯舉爲「農師」，被舜命爲后稷。禹，姒姓夏後氏，名文命，號禹，後世尊稱大禹，夏後氏首領，傳說爲帝顓頊的曾孫，黃帝軒轅氏第六代玄孫。相傳禹治黃河水患有功，受舜禪讓繼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後人也稱他爲夏禹。⑧華囂：同「嘩囂」，喧嘩，喧囂。

【譯文】況且，臣子侍奉君主，要竭盡全力行忠義之道，守住忠義的節操，能忍受種種辛勞和屈辱，危難之時，要敢於擔當，哪怕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目的就是爲了讓君主安穩、庶民太平，傳布君命，教化百姓，成就德業，讓君主成爲一代聖明的君主，讓

自己成爲輔佐一世的良臣。輔佐擁有千乘之地的諸侯，就要希望自己能够勝過晏嬰和管仲，輔佐擁有整個天下的君主，就要比肩后稷、大禹。七尺之軀，怎麼能够祇偏愛擁有一官半職的尊貴，貪圖充盈家室的俸祿、謀求浮華喧鬧的景象呢？

【原文】以（以上疑脫是字）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於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①。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②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③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否。匪躬之故^④。剛亦不吐。柔亦不苟^⑤。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也。然當托於幽微^⑥。當行於隱密。使怨咎從己身。而衆善自君發。爲群寮之表式^⑦。作萬官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詭計而爲非。善事變而爲惡。罪結於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即時伏劍賜死。淺者以漸斥逐放棄。蓋比干龍逢^⑧所以見害於飛廉惡來^⑨。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⑩也。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

【注釋】①舊德：謂先人的德澤；往日的恩德。②威權：威勢和權力。③虧盈：減損盈滿者。

《易·謙》：「天道虧盈而益謙。」④匪躬之故：《蹇》卦：「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盡忠於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故曰匪躬之故。⑤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出自《詩經·烝民》。⑥幽微：細微、隱微、輕微。⑦表式：表率，楷模。⑧比干龍逢：比干，商紂時忠臣，因諫被殺；龍逢，夏桀時忠臣，因諫被殺。此處二者指代忠臣。⑨飛廉惡來：飛廉、惡來為父子，均為商紂的諛臣。⑩管蔡季孫：管蔡，指管叔、蔡叔。周武王駕崩之後，年幼的周成王繼位，周公旦攝政。管叔（文王三子姬鮮）、蔡叔（文王五子姬度）、霍叔（文王六子姬處）覺得周公旦攝政是為篡奪周朝的正統，於是他們四處聯絡，糾集了紂王的兒子武庚和部分對周朝有不滿情緒的東夷部落的武裝，與兵聲討周公旦，發動武裝叛亂，史稱管蔡之亂或三監之亂。季孫，指季桓子，春秋時魯國卿大夫。

【譯文】因此忠臣侍奉君主，將自己的身心性命都交出去，目的在於能夠成就一番功業，利國利民。所以，他不會因為事情的難易而改變自己的節操，因個人的安危而改變自己的行為。然而，做大臣的，不論是承襲先人往日的恩德和權勢，還是因為受到提拔舉薦而得以重任，他們要想保持君王的器重和寵用、成就一番功業，上承旨意，下撫百姓，就要遠離威勢和權力，避開易受人嫌疑的事情，明白缺損與盈滿的概數，通達凡事知止知足的深義；行動要依照國家的法律制度，做事要忠誠篤實，擔當匡扶君主的責任，諫正君主的缺失，不貪圖個人利益，進獻可以濟世的良策；對強硬的不害怕，對軟

弱的不欺侮。（能够做到這些）大臣就是以道義來侍奉君主了。（即使這樣）還應該防範於隱微，行事要隱密，勇於承擔抱怨和過失，把一切善名和好處都歸讓給君王，讓自已成爲同僚的表率，萬官的模範。怎麼能夠允許自己苟且偷樂呢？然而，良臣也有可能被奸邪之臣所讒毀、被寵幸之臣所惑亂，使君主聽到一點懷疑後，便可能對臣子失去信任，認爲事情好像如此，又很難釋疑，以至使忠誠的謀劃反而成了錯誤，好事變成了壞事，而降罪又出自於君主，沒有辦法祈求接見。由於激憤於直言而無處訴告，重者當時便被賜劍自殺，輕者則逐漸被罷免流放。大概就如比干、龍逢這樣的忠臣被飛廉、惡來這樣的奸臣所害，或孔子、周公被管蔡、季孫所毀一樣。這都說明做大臣不容易呀！

【原文】爲小臣^①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事下疑脫則字）修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致誠^②。忠信^③而已。

【注釋】①小臣：職位低下的小吏。②竭力致誠：竭力，竭盡力量。致誠，使誠心達到極點。③忠信：忠誠信實。《易·乾》：「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

【譯文】做小臣的，接到任命就去做好其職務範圍內的工作，安排他做一件事情，就

兢兢業業地去把事情做好，心中思慮的，不超過自己的職責範圍，祇要竭盡全力、使自己的誠心達到極點，做到忠誠信實就可以了。

【原文】然或困辱①而不均。厭抑②而失所③。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④非其事。不著其陋⑤。不嫌其卑。庶⑥貫一言而利一事。

【注釋】①困辱：困窘和侮辱。②厭抑：壓制。③失所：謂不得其應處之所。④預：參與；參加。⑤陋：目光短淺；見識不廣。⑥庶：表示希望發生或出現某事，進行推測；但願，或許。

【譯文】然而，有的做小臣的，因為不公平而困窘和受到侮辱，因人的壓制而不能獲得相應的官位。因此他們中有才能的人也會發表他所在位置不該發表的言論，也會參與他所在位置不該參與的事情，不會覺得自己目光短淺；見識不廣，更不會顧忌自己地位卑微，祇是期望能通過自己的一番言論而有利於某一國事。

【原文】然以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千萬乘之主①。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

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下者或妒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②見殺於鄭。韓非^③受誅於秦。龐涓^④刖孫臏^⑤之足。魏齊^⑥折應侯^⑦之脅。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爲難也。

【注釋】①千萬乘之主：千，指冒犯。萬乘之主，指大國的國君。②關思：春秋期間鄭國的臣子。韓非《說難》記載：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③韓非：戰國晚期韓國人（今河南新鄭，新鄭是鄭韓故城），韓王室諸公子之一，戰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④龐涓：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三四二年，戰國時期魏國大將。與孫臏同爲鬼谷子學生，後兵敗自殺。⑤孫臏：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三一六年，本名孫伯靈（山東孫氏，族譜可查），是中國戰國時期軍事家，漢族，山東鄆城人。與龐涓同學兵法，後龐涓爲魏惠王將軍，騙孫臏到魏，用刑（即砍去雙腳），被齊國使者偷偷救回齊國，齊威王任他爲軍師。馬陵之戰，身居輜車，計殺龐涓。⑥魏齊：戰國時魏國相國，門客魏人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得到齊襄王的欣賞，須賈懷疑范雎與齊國有染，將這種情況告訴了魏相魏齊。魏齊盛怒笞范雎，後者詐死逃秦，後爲秦相。秦王爲范雎報仇向魏王索要魏齊人頭。後魏齊自刎。⑦應侯：即范雎（？—前二五五年），也叫范且，字叔。戰國時魏人。秦國歷史上智謀

深遠、繼往開來的一代名相，也是我國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極有建樹的著名政治家、軍事謀略家。公元前二六六年范雎拜為丞相，封之於應城（今河南魯山之東），故號為應侯。

【譯文】然而，（做小臣的）雖然處在最輕微、最疏遠、最低賤的位置上，（為了社稷和天下的安危）也要冒犯萬乘的君主，用禮義的尺度來約束他，用行事的對錯來匡扶他。對於違逆執政的大臣，揭露其執政的短處，有時說對了却没有任何改善，但如果說的時機不當，反而會給自己引來禍害。有的時候，自己的計謀並不為人所知，做事情也沒有和他人商量，祇是覺得自己的想法合適，自己陳述的想法一旦和在上位的偶爾相同，在上位的就會為了顯示君主計謀的神奇而將其殺戮，在下位的也會因為嫉妒而搶奪他的計謀。這就是為何關思會在鄭國被殺，韓非子會在秦國被誅，龐涓用計謀砍掉孫臏的雙足，魏齊設計折斷範應侯的肋骨，由此可見做孤立無援的小臣的難處所在了。

【原文】為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①。忠上愛主。媚不求奧竈^②而已。若為苟若（若為苟若疑有誤字）此。患為外人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俠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

乎。故上官^③毀屈平^④。爰盜^⑤譖晁錯^⑥。公孫^⑦排主父^⑧。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為難也。

【注釋】①造膝詭辭，執心審密；造膝，猶促膝。詭辭，「詭」通「危」。《蔡邕集》楊賜碑：「匡輔本朝，忠言嘉謀，造膝危辭，言聽升納，亦不敢宣，密識潛功，貽於帝躬，家無遺草，論者不見。」又鄭固碑：「造膝危辭。」危、危與詭通。《文選傅亮為宋公求加贈劉前將軍表》呂延濟注：「造膝，謂近天子，納諫言也。」執心，謂心志專一堅定。②奧竈：喻當道貴寵。《論語·八佾》：「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邢昺疏：「天以喻君，獲猶得也。我道之行否由於時君，無求於衆臣。如得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③上官：指靳尚（？—前三一年），生於四川紀郢，戰國楚懷王侍臣。在正史中，靳尚是一個小人。王逸《離騷經序》說：「（屈原）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④屈平：即屈原（約前三四〇年—約前二七八年），原為字，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末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忠事楚王，却屢遭排擠，最終投汨羅江而死。是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也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著名詩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代表作品有《離騷》

《九歌》等。⑤爰盎：《史記》作袁盎，《漢書》作爰盎。字絲，漢朝楚人，個性剛直，有才幹，被時人稱為「無雙國士」。在漢景帝「七國之亂」時，曾奏請斬晁錯以平衆怒。七國之亂平定後，被封為太常，顯貴異常。⑥晁錯：公元前二〇〇年至前一五四年在世，西漢文帝時的智囊人物，潁川（今河南禹縣城南晁喜鋪）人。漢文帝時因文才出衆任太常掌故，後歷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師）、賢文學。因七國之亂被腰斬於西安東市。⑦公孫：西漢丞相公孫賀，漢武帝時，曾七任將軍，兩次封侯，官拜丞相，在漢與匈奴的戰爭中，率軍參加了三次重大戰役，戰功顯著，成爲一代著名的抗擊匈奴將領。⑧主父：指主父偃，漢武帝時大臣。臨淄（今山東臨淄）人。出身貧寒，早年流轉多國未受禮遇。元光元年（前一三四年），主父偃抵長安。後直接上書漢武帝劉徹，當天就被召見，與徐樂、嚴安同時拜爲郎中。不久又遷爲謁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遷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⑨張湯：生年不詳，卒於前一一五年，西漢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喜法律，用法主張嚴峻。曾助武帝推行鹽鐵專賣、告緝算緝，打擊富商，剪除豪強，頗受武帝寵信，多行丞相事，權勢遠在丞相之上。後遭構陷，被強令自殺。後人常以他作爲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爲官清廉儉樸，死後家產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祿及皇帝賞賜，不失爲古代廉吏。⑩嚴助：生年不詳，卒於前一二二年，西漢會稽郡吳縣人，又說爲由拳（今嘉興）人。嚴忌之子，也有人說他是嚴忌的族子。本名莊助，《漢書》爲避東漢明帝劉莊的諱，把莊助改稱嚴助。漢武帝建元元年，郡舉賢良方正，深受武帝賞識，擢爲中大夫。常與東方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等大臣商辯朝政，撰寫文稿，最得武帝信任。

【譯文】做小臣的，一上任就應當恪盡職守、恭恭敬敬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出入辦事都要公允誠實；向君主促膝直言，勇於納諫；心志要專一堅定，謀事要詳盡嚴密；忠誠於自己的上級和君主，不以諂媚的方式去接近當權的近臣。如果能够做到這些，則又有被人彈劾的隱患，或被邪臣所嫉妒。尤其是在君主身邊的邪臣，由於在君主身邊工作而方便說話，容易得到君主的信任，那些表面奉公實際却圖謀私利的官吏，就會謀害其以示自己的正直；那些心懷邪念的奸臣，就會設法除掉其以示自己的忠心。這麼說似乎有點言過其實，事實上却一點也不為過。即使是父子至親，有時也有話說不明的地方，臣子和君主要做到契合又談何容易呢？所以，上官大夫詆毀屈原，爰盎誣陷晁錯，公孫賀排擠主父偃，張湯陷害嚴助。這幾位大臣，都有純正的德行（却遭遇如此非難），可見做近臣是多麼的不容易啊。

【原文】爲外臣者。儘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間。在己典（典恐當作與）主①可也。然患爲左右所輕重②。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③見毀於魏。李牧④見殺於趙。樂毅⑤

見讒於燕。章邯^⑥畏誅於秦。斯又外臣所以爲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豈可得備論之哉。

【注釋】①典主：掌管，統理。②輕重：謂左右、影響事物。③吳起：生於約公元前四四〇年，卒於公元前三八一年，戰國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軍事家、統帥、軍事理論家、軍事改革家。吳起一生在魯、魏、楚三國出將入相，顯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對後世用兵起了深遠的影響。④李牧：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二二九年，嬴姓，李氏，名牧。戰國時期趙國柏人（今邢臺市隆堯縣人），戰國時期趙國杰出的軍事家、統帥。官至趙國相，大將，受封趙國武安君。戰功顯赫，生平未嘗一敗，與白起、王翦、廉頗并稱「戰國四大名將」。後被人謀害致死。⑤樂毅：子姓，樂氏，名毅，字永霸。生卒年不詳，戰國軍事家，漢族，中山靈壽（今河北靈壽西北）人，魏將樂羊後裔。戰國後期杰出的軍事家，拜燕上將軍，受封昌國君，後遭構陷逃往趙國。⑥章邯：秦末著名軍事家，上將軍。秦二世時任少府，爲秦朝的軍事支柱，秦王朝最後一員大將。巨鹿之戰中被項羽擊敗，漳汙之戰中再次被項羽擊敗而投降，隨項羽入關，封雍王。楚漢戰爭中，漢王元年（前二〇六年）八月，與劉邦軍屢戰不利，退保廢丘（今陝西興平東南）。二年六月，城破自殺。

【譯文】在京城之外做官的臣子，也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道理是一樣的。不能夠

因爲自己距離朝廷較遠而把自己當成外人，不能夠因爲同君主接觸較少而簡化自己的職責。凡是自己親自管理且負責的事情，祇要能夠對百姓有利，能夠爲民除害，安危定亂，哪怕違背朝廷的主張，不符合常規的程式，也要把意見陳述給君主後，自己努力去實施，這樣做志在忠於君主、成就事業，心裏念念存有公心，沒有絲毫私念。善惡好壞之間，由自己掌管統籌還可以。然而，令人憂患的是會被君主身邊的人說長道短，要麼被顯貴之臣堵塞言路，要麼對其進行毀謗不讓君主採用，要麼君主採用後從中作梗使事情無法辦成功，要麼事情辦成後讒言譏毀使其不能成就。吳起在魏國被誹謗，李牧在趙國被殺，樂毅在燕國被詆毀，章邯在秦國常常擔心被誅殺，可見做外臣的處境是多麼危險。這祇是舉出其中的大概，其中的曲折和細微之處，怎麼能夠說得詳盡呢？

治本（舊無，補之）^①

【題解】《治本》的標題原無，現今根據文意所加。治本，意即治理國家的根本之道。此篇共兩段，第一段主要講述了治理國家的根本之道在於道德和刑罰并用，并舉出三皇、五帝、五霸、秦朝的例子來說明用德和用刑治國的明顯差別。重點強調要以德為主，以刑為輔。第二段則強調君主應有勵精圖治的精神，祇要用心理政，國家沒有治理不好而，并說明善於治國者，重在能够反躬自省，注重自身的修養，自己修好身後，國家自然就會治理好。

【原文】夫治國之本^②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③也。刑德相半者。三王^④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⑤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未之有也衍）。

【注釋】①治本：《群書治要》原文連屬上篇，審觀之，別是一篇也。篇名應為《治本》。②本：事物的根基或主體。③五帝：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④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又指夏禹、商湯、周武王。⑤五霸：指春秋五霸。《孟子》中指春秋時代的五個國君而言，包括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公。這是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不過其中的秦穆公、宋襄公并未成爲中原霸主。《荀子》以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爲「五伯」。從春秋的歷史狀況看，此說較爲恰當。

【譯文】治理國家的根本大道有兩條，就是刑罰和道德。兩者需要相互配合、相輔相成。上天以陰陽形成光陰，君主以刑德成就大治。因此，即使是聖人來治理國家，也不能偏用其一。重視道德，很少用刑罰的，是五帝；刑罰和道德各取一半的，是三王；用刑罰較多，而道德很少的，是五霸；完全采用刑罰來治理國家而導致政權快速毀滅的，是秦朝。所以，一個君王要讓天下達到大治，就一定要用好刑和德的權柄，視其德行來賜予其相應的地位，視其功勞來賜予其相應的俸祿，視其才能來賜予其相應的官職。這三條，是讓天下大治或大亂的根本啊。根據德行來賜予地位，那麼，有賢德的人就會居於上位，道德敗壞的人就會居於下位；根據功勞來賜予俸祿，那麼有功勞的人就會得到鼓勵，沒有功勞的人就會朝此努力。能够做到這樣，而國家未能得到大治，是從來沒有

過的事情。

【原文】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後之國土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异人民。欲與不欲也。吳阪之馬。庸夫統銜則爲弊乘。伯樂執轡^①即爲良驥。非馬更异。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②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治本矣。

【注釋】^①執轡：轡，音配，謂手持馬繮駕車，引申爲駕馭。^②詹何：戰國時哲學家、術士。楚莊王問詹何治國之事見《列子·說符》。問其治國之要，詹何對以修身之術。

【譯文】任何一個國家，不會有永久的大治，也不會有永久的大亂，祇要勵精圖治就一定能够治理好。如果不勵精圖治，必然會發生大亂。後世的國土和人民，也是前代所擁有的，前代所擁有的，也是後世所擁有的。（擁有同樣的條件）大禹讓天下安定和

諧，周幽王、周厲王却讓天下垂危。天地和人民並沒有改變，祇是一個想勵精圖治一個不想勵精圖治的差別而已啊。吳阪這個地方的馬，如果讓無能的人來駕馭，就成了劣馬；如果讓伯樂來駕馭，就成了良駒。可見並不是馬的不同，而是駕馭者的不同啊。教育人民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百姓遇到大禹和湯王這樣的聖君則是良民，遇到夏桀和商紂這樣的暴君則成了暴民，這就是不同的治理者所造成的啊。所以，一個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不會怪罪自己的百姓，而是反省自己的過失。不會斥責自己的部下，而會反求諸己。《易傳》上說：大禹和商湯反省自己，其治理的天下興旺蓬勃，夏桀和商紂歸罪他人，其天下也就很快消亡了。由此可見，教導民衆治理國家的根本在於君主修己之身啊。所以詹何說：從來沒有過君主修身很好而國家大亂的。像詹何這樣的人，可以說是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之道了。

政務

【題解】政務，即處理政事。這一段作者桓範指出，為政之務，務在正身。桓範認為，作為君主，修正己身是處理政務的第一要務，其次纔是教育民衆。認為「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深刻說明為政的根本在於為政者修己之德。同時說明為政者還要減少擾民之事，這樣國家纔能實現無為而治。

【原文】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①其行。故為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②。是以葉公③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為政。以正己為先。教禁④為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⑤於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⑥。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為而治。教不言而行⑦矣。

【注釋】①則：仿效，效法。②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出自《詩·小雅·角弓》，意思是說，君主

如何教育，百姓就會如何效仿。③葉公：即沉諸梁。芊姓，沉氏，名諸梁，字子高，春秋末期楚國軍事家、政治家，約生於公元前五二九年。因其被楚昭王封到古葉邑（今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舊縣鄉）為尹，故史稱葉公。④教禁：教化和禁令。⑤僻：邪僻，意指品行不端。⑥節事：謂行事有節制，使合乎準則。《國語·越語下》：「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韋昭注：「節，制也。」⑦不言而行：不依靠語言。謂以德政感化人民。《老子》：「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

【譯文】無論是官吏對於君王，還是百姓對於官吏，無一不是聽他怎麼說，然後效仿他怎麼做。所以，為政的根本要務，在於為政者正己之身。為政者在此處能够正己之身，民衆就能够在彼處響應你。《詩經》上說：「你能够教育民衆，民衆就會效仿。」所以葉公向孔子求教為政之道，孔子恭敬地告訴他：「你能够帶頭行的正，您的百姓誰敢不正？」又說：「如果為政者能够正己之身，從事政事還有什麼難的呢？如果為政者不能够正其自身，又怎麼可能使別人正呢？所以，真正的君子來治理政務，把正己放在第一位，把教育和禁令放在第二位。做君王的能够在上位正己之身，則下面的官吏就不敢有不正的行爲；做官吏的能够在下面正己之身，那麼民衆在鄉野則不敢為非作歹。一個國家如果没有不正的君主，那麼朝廷裏就不會有奸邪的大臣，鄉野就不會有品行不端

的子民。如果這樣，政治還不清明，那是從來沒有有過的事情。」大凡爲政的根本，在於行事有節制，在上位的能够行事有節制，則民衆就有餘財和餘力；民衆有餘財和餘力，民間就不會有爭鬥和爭訟；民間沒有了爭訟，這樣國家就可以無爲而治，教化能够不言而行。

節欲

【題解】節欲，即節制欲望。《禮記》上講，「欲不可縱」。修身治國的根本，就在於節制欲望。為君者失去國家，為官則遭遇災禍，無一不是因為不能節制自己的欲望。如果不懂得節制欲望，是非常危險的，稍一不慎，輕則帶來災禍，重則滅身毀國。作者提出，對於欲望，即使不能做到一開始就從心上去除，也要做到抑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夠反被欲望所掌控。

【原文】夫人生而有情^①。情發而為欲^②。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衰敗。故修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③。放情者危。節欲者安。

【注釋】①情：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喜、怒、愛、憎、哀、懼等心理狀態。②欲：欲望；嗜欲。③放情：縱情。

【譯文】人生來就會對事物產生感情，感情產生後就會發展為欲望。人祇要接觸到外界的事物，內心就會產生情感活動。外物對人情感的影響沒有止盡，而由情感所產生的欲望也沒有止盡。所以一旦任由外物控制了人的欲望，人的純淨純善的本性就會轉化為貪婪的習性。而一旦人的本性轉化成了習性，人心對天理的感悟就不復存在了。人的欲望是沒有止盡的。如果一個人以內心無窮無盡的欲望，去追逐身外無窮無盡的物境，縱然有成聖成賢的資質，也很少有中途頹墮和失敗的。所以，修身治國的根本，沒有比節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禮記》說：欲望不可以放縱。縱觀歷史，能夠得到家國的無一不是來自於勤儉節約，而失去家國的無一不是由於奢侈浪費。節儉的人懂得控制欲望，奢侈的人則會放縱情感；放縱情感的人危險，懂得節欲的人安全。

【原文】堯、舜之居。土階三等^①。夏日衣葛^②。冬日鹿裘^③。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群術也以（群術也以恐有脫文誤字）。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④。

【注釋】①土階三等：《呂氏春秋·召類》：「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②葛：多年生草本植

物，莖可編籃做繩，纖維可織布。③鹿裘：鹿皮做的大衣。常用為喪服及隱士之服。④以約失之者鮮矣：語出《論語·里仁》。皇疏：鮮，少也。言以儉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譯文】堯帝、舜帝的住處，祇修築著三層土階，夏天穿著葛衣，冬天披著鹿皮，大禹不住好房子，不吃珍貴的食物。這幾位帝王，並不是他們在情感上不喜歡（這些），而是他們節儉到了極點。因此，他們向百姓徵收的賦稅非常少，使用的民力也非常少，養育的萬物却非常廣博，為民興造的福利非常厚重。因此，百姓家庭富裕、人民滿足，國家富饒，仁義之風盛行，四海之內安定和諧。孔子說：因為勤儉節約而失去家國的人是很少的。

【原文】且夫閉情①無欲者上也。拂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於嶄岩②之山。抵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③獻旨酒④而禹甘之。於是疏遠儀狄。純（純當作絕）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楚文王⑤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獠獵而忘歸。於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莊王誤作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豔（其豔當作豔其）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此能拂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

稱聖^⑥。楚文用朝鄰國。恭王終謚為恭^⑦也。

【注釋】①閉情：閉絕欲望。②嶄岩：高峻的山崖。③儀狄：傳說為夏禹時善釀酒者。④旨酒：美酒。⑤楚文王：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六七五年，楚武王子，半姓，熊氏，名資。公元前六九〇年，武王於伐隨途中卒，次年，熊資繼位為楚國國君，即楚文王。⑥聖：聖人。⑦終謚為恭：去世後謚號為「恭」。謚號，是人死後別人對他的評價。皇帝的謚號，是老皇帝死後朝廷對他生前事迹的評價，即新皇帝對前任的評價。「恭」的謚號有法則：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寵貴義士。敬事供上曰恭。供奉也。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愛民長弟曰恭。順長接弟。執禮御賓曰恭。迎待賓也。芘親之闕曰恭。修德以蓋之。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於人。

【譯文】人能够做到閉情無欲可以算是上等人了，刻意消除的人就要差一等了。過去舜帝將黃金藏在險峻的高山之上，將珠玉藏在深川的谷底；儀狄進獻美酒給大禹，大禹品嚐後覺得非常甘甜，於是疏遠儀狄，杜絕人們進獻美酒。這就是能夠節制情感而達到無欲的例子。楚文王沉湎於婦人的美色而荒廢朝政，喜愛打獵而忘記了回到王宮，於是將丹姬驅逐流放，把獵狗也殺掉。楚莊王攻破陳國而得到夏姬，因夏姬有傾國的美色，

楚莊王將其納入後宮，後來他聽從申公巫臣的建議，毀壞後牆而將其驅逐出去。這是違心消除情欲的例子。雖不能節制情欲，但也能够克制自己，能做到這一點也算可以了。所以大舜、大禹的德行如同巍峨的高山，被人們視爲聖人，楚文王因爲能够消除欲望而使得鄰國來朝，古人對於能够改正過失的君主死後給予他「恭」的謚號。

詳刑

【題解】詳刑，意思是要周詳審慎地對待刑罰。作者認為，制定和使用刑罰，是要達到不用刑罰的目的。並指出，對於判處刑罰要周詳謹慎，尤其是判處死刑，要做到讓死者無怨，生者無恨，這樣國家纔能得到大治。如果不依法行事，甚至濫用刑罰，則會產生更多的刑事案件，導致社會不平。

【原文】夫刑辟^①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慎^②之者。以爲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③。肺石嘉石^④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忿^⑤。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也。

【注釋】①刑辟：刑法；刑律。②詳慎：周詳審慎。③三槐九棘之吏：相傳周代宮廷外種有三棵槐樹，三公朝天子時，面向三槐而立。後因以三槐喻三公。④肺石嘉石：肺石，古時設於朝廷門外的赤石，民有不平，得擊石鳴冤，石形如肺，故名。嘉石，有紋理的石頭，上古懲戒罪過較輕者時，於外

朝門左立嘉石，命罪人坐在石上示衆，并使其思善改過。⑤忿：憤怒和怨恨。

【譯文】刑罰和法律的創制，已經由來以久。聖人通過它讓天下得到大治，昏庸的人則通過它讓天下大亂。所以自古以來的帝王，對使用刑罰和法律無一不是周詳審慎地對待的。因為沒有比人命更重要的了，一旦被處死則無法再復活，一旦被斷頭就不能再復原了。連堯舜這樣聖明的君主，對於用刑都慎之又慎。因此，以後的聖人制定法律，設立了三九公卿的官吏，使用肺石、嘉石等審訊方法，然後重複審判三次，都認為可以處死後，方纔處死罪犯。在處置罪犯時若有絲毫的疑惑，就會從輕處置，其對用刑的詳細謹慎可以說到了極點。如果能够做到如此的詳細審慎，那麼被判死刑的人就不會產生怨恨，活著的人也不會感到憤怒。人民沒有了憤怒和怨恨，就不會產生災害，沒有災害，天下就達到太平大治了。

【原文】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衆。明刑①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暗亂之主。用刑彌繁②。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衆。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③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

者。雖日用五刑^④。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注釋】①明刑：嚴明刑罰。②彌繁：彌，更加，繁。衆多。③必：標準。④五刑：古代的五種刑罰，通常指墨、劓、剕、宮、大辟，也指笞、杖、徒、流、死。

【譯文】因此聖明的君主使用刑罰，都是詳審之後纔執行，目的是要使得民衆觸犯刑罰的人少，畏懼刑罰而不敢觸犯的人多，從嚴明刑法到不需要使用刑法，從善用殺戮到不需要進行殺戮，這正是聖明的君主使用刑罰的真正意思。而昏亂的君主，越是頻繁地使用刑罰，觸犯的人就會日益增多，被殺戮的人越多，對刑罰產生怠慢的人也越來越多。這都是由於使用刑罰不是詳察慎判，而執行刑罰太過隨意所導致的啊。量刑不詳則判罪不公平，判罪不公平則會讓本該處死的人活了下來；執法太隨意，就會讓法律受到損害；法令受到損害，刑罰就難以做到公平。做不到這兩點，哪怕每天用五種刑法，民衆還是會輕易觸犯刑法。所以胡亂使用刑罰，就會使得刑罰之外還會產生刑罰，盲目惡意地進行誅殺，這樣的誅殺會導致更多的誅殺，講的就是這種情況。

兵要

【題解】兵要，即用兵的要術。此篇節選了兩段，第一段說明用兵的根本目的在於造福於民衆，並指出：「戰者，危事，兵者，凶器」。希望君主不要喜好運用它。同時也指出「不可忘戰」，否則國家就會危險。第二段則說明民心是用兵取勝的根本，取得民心在於利民。而戰爭的勝負，其實早在戰爭開始之前就已經決定了，並說明了帝者之兵和王者之兵的特徵。

【原文】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①。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②。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注釋】①利物：益於萬物。《易·乾》：「利物足以和義。」孔穎達疏：「言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②反：同「返」。

【譯文】聖人用兵，目的在於有益於萬物，而不是讓萬物受害，為的是用它來拯救危亡，而不是用它危害生存。祇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纔會使用軍隊。然而，因為戰爭畢竟是危險的事情，武器畢竟是凶器，不能任憑人的喜好而使用它。因此制定法則留給後人，命令將軍出征，即使打敗敵軍勝利歸來，也要舉行喪禮，以此表明這不值得快樂。所以說好戰的國家會自取滅亡，忘記戰爭的國家就會處於危險之中。祇有不好戰也不忘記戰爭的國家，纔可以成爲天下的王者。

【原文】夫兵之要。在於修政^①。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②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者。善政^③之謂也。善政者恤民^④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

【注釋】①修政：修明政教。《管子·大匡》：「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②利：作動詞，使有利。③善政：清明的政治，良好的政令。《書·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④恤民：謂憂慮人民的疾苦。《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

【譯文】用兵的關鍵在於修明政教；修明政教的關鍵，在於得到民心；要得到民心，在於讓百姓得到利益；使百姓得到利益的關鍵，在於用仁愛之心愛護他們，用道德仁義來治理他們。所以說，駕車的六匹馬如果不互相配合，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駕馭馬車跑得很遠；沒有大臣和民衆的擁護，即使是商湯、周武王也不能夠建功立業。所以說用兵的關鍵在於得到民心；得到民心，可以說就是清明的政治了。清明的政治，就是能夠憂慮人民的疾苦和憂患，除掉民衆的災禍而已。所以，對內如果能夠做到政治清明，對外軍隊就會強大。

【原文】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①豫^②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③天之道。履^④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⑤。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奸慝^⑥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⑦。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⑧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顙^⑨。此王者之兵也。

【注釋】

①素行：平素的行爲。

②豫：預先，事先。通「預」。

③法：效法。

④履：實行。

⑤輯穆：

和睦。⑥奸慝：亦作「奸匿」，指奸惡的人。⑦殊俗：風俗、習俗不同。⑧愷悌：亦作「愷弟」，和樂平易。《左傳·僖公十二年》：「《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杜預注：「愷，樂也；悌，易也。」⑨稽顙：古代一種跪拜禮，屈膝下拜，以額觸地，表示極度的虔誠。

【譯文】縱觀古往今來用兵失敗者，并非敗在擊鼓的當日，而是民心早已離散，平素的行爲就已經顯示出失敗的徵兆了。用兵獲得勝利的，并非勝在兩軍對陣的那一日，而是民心擁護，平素的行爲就顯示出勝利的徵兆了。所以效法天道、履行地德，盡用人和，君臣和睦，上下一心，不需要用什麼盟誓，也不需要採取什麼賞罰的措施，就能够將奸詐邪惡的人消滅於萌芽的狀態，讓凶邪之人受到風俗的影響而迴歸本善，這是五帝的用兵之道。以德行作為士兵，以威信作為輔助，按照仁義道德的標準來行事，執行和樂平易的命令，開闢土地種植五穀，國家富強人民富裕，賞罰嚴明，遵守誓言和盟約，民衆就樂於為國捐軀，將軍就樂於以身殉國，軍隊不用越過國境，士兵不用抵達戰場，敵軍就心悅誠服地投降了，這纔是真正的王者之兵啊。

辨能

【題解】辨能，即辨別人的才能。要想治理好政事，必須懂得辨別和使用人才。用人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這一段作者指出，當時的官吏不能公正地考察人才，祇是聽從虛譽之詞，導致趨炎附勢，結黨營私的小人當政。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官場用人的亂象，同時也是從反面提醒，辨別人才不能祇聽外在的名譽，而要詳細謹慎地考察一個人。德行和能力均沒有缺陷的人，纔能夠給予大任。

【原文】夫商鞅^①。申^②。韓^③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刻。則伊尹^④。周^⑤。邵^⑥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寧成^⑦。郅都^⑧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爲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⑨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辨^⑩。但使官無譴負^⑪之累。不省下民籲嗟之冤。復是申。韓。寧。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爲貴勢之所持^⑫。人間之士（士字似衍）所稱。聽聲用名者衆。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⑬也。

【注釋】①商鞅：出生於約公元前三九五年，卒於公元前三三八年，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先

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衛氏。又稱衛鞅、公孫鞅。商鞅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其在秦執政二十餘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後遭猜忌車裂而死。②申：指申不害，亦稱申子，鄭韓時期人物（今河南新鄭）人。戰國時期韓國著名的思想家。他在韓為相十九年，使韓國走向國治兵強。作為法家人物，以「術」者稱，是三晉時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③韓：即韓非子，戰國末期韓國人（今河南省新鄭）。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④伊尹：商初大臣。⑤周：指周公。⑥邵：指邵公。⑦寧成：西漢酷吏。南陽穰人。⑧郅都：漢朝酷吏。見《史記·酷吏列傳第六十二》⑨趨：通「趨」，趨向；奔向。⑩苛辨：猶詭辯，辨，通「辯」。⑪謹負：猶罪責。⑫持：引申為掌握；控制。⑬定：明確、確定。

【譯文】商鞅、申不害、韓非子這樣的人，其才能重在使用各種奸詐的手段，辦事推行苛刻之政。這樣的人在伊尹、周公、邵公那裏就是罪人了。然而，他們畢竟還能夠明白君主尊貴、大臣卑微的道理，能夠使得國家富裕、軍隊強大，還有一點可取之處。（到了漢朝中興的時候），寧成、郅都這些人，誇大商鞅、韓非子的治國方略，專門進行殺戮，以殘暴為能。然而他們畢竟能夠抑制豪強，避開私利，樹立公心，還是有可取之處的。後世所謂有才能的人，就祇是違背公家的法律，迎合私人的權勢，荒廢百姓的事務，趨附人間的私利；判決麻煩的案件、處理複雜的事務時，祇是臨時詭辯一下，祇

要不使官家受到譴責，或受到責任的拖累，根本不去理會民衆的冤屈和嘆息，這樣的人又是申不害、韓非子、寧成、邳都一樣的罪人了。然而一般人習慣上還是認為他們是有能力的人，執政者仍然選用而不廢黜他們。這是為何呢？因為他們為權貴勢要之人所保護，被世間一些讀書人所稱頌，聽其名聲用其名位的人多，而能夠細緻審察審核其能力的人少，因此在用人上對人才能力的分界線不能明確。

【原文】夫定令長^①之能者。守相^②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③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托。其整頓（其整頓當作整頓其）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④言其能也。

【注釋】^①令長：秦漢時治萬戶以上縣者為令，不足萬戶者為長。後因以「令長」泛指縣令。
^②守相：郡守和諸侯王之相。
^③州牧刺史：州牧，官名。古代指一州之長。
^④行道之人：指路人。

【譯文】審定縣令、縣長能力的，是郡守和諸侯之相；審定郡守、諸侯之相能力的，是州牧、刺史。然而州牧、刺史這樣的官吏，未必真的能够考察審定他們是否有能力，未必能够使得考評公平中正。有的委派手下的官吏去考察，結果祇是在外面聽取一些空

虛不實的贊譽；有的則受到他們的親戚朋黨、權貴勢力的委托。這些相關人等不是忙著整頓客舍，等待瞭望，迎接上賓，就是忙著接待拜訪，許諾對方私下的請求。於是連無關的路人都可以盡說其能（作為他們升遷的依據了）。

【原文】治政以威嚴爲先。行事務邀時取辦①。悵望②上官③之指。敬順監司④之教。期會⑤之命。無（無字恐衍）降身⑥以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⑦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⑧游行⑨幅巾⑩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爲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

【注釋】①邀時取辦：善觀風向，見風使舵的意思。邀時，謂謀求有利的時機。辦，辨別。②悵望：揣摩，觀望的意思。③上官：上司，長官。④監司：負有監察之責的官吏。漢以後的司隸校尉和督察州縣的刺史、轉動使、按察使、布政使等通稱爲監司。⑤期會：謂在規定的期限內實施政令。多指有關朝廷或官府的財物出入。⑥降身：降低身份。⑦人間之事：指世俗的做法。人間，即民間。⑧寄寓：沒有正式戶籍而客居的人。⑨游行：指出游、遊逛之人。⑩幅巾：是指用一塊帛巾束首，一種表示儒雅的裝束。

【譯文】這些人治理政事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威嚴，辦事一味迎合時風，揣摩長官的意圖，對監察官員的話唯唯諾諾，不論對錯一概言聽計從。凡是上級規定期限要完成的任務，不論百姓是否能夠承受得了，無不低聲下氣一概接受；如果有上級來視察工作，就不惜違反常禮制度去滿足他們的欲望和要求。對於世俗的陋習沒有不遵循的，世俗的言論沒有不採用的。這樣，一些客居、遨遊、風雅之士就會紛紛說他們有能力了。有這三種人到處替他們說好話，這就是聽信聲譽者其所以被迷惑、官員的能力高低之所以難以評定的原因了。

尊嫡

【題解】正妻生的長子稱嫡子，省稱「嫡」。尊嫡就是要尊重嫡子。此段重在說明，選擇接班人要無比謹慎。尊嫡雖然是君主專制時代選擇繼承人的傳統觀念，但是，對現代社會的組織選擇接班人同樣有著有益的啓示。

【原文】凡光祖禰^①。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②繼世^③之道。莫重於尊嫡^④別庶^⑤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⑥。所以一群下之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⑦賤而侄媵^⑧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⑨。齊有無知之禍^⑩。晉有莊伯之患^⑪。衛有州籲之篡^⑫。故傳曰。并後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注釋】①祖禰：祖廟與父廟。此指光耀祖宗。②立嗣：確立王位繼承人。③繼世：繼承先世。此指繼承祖業。④嫡：正妻所生的嫡子。⑤庶：宗法制度下家庭的旁支，與「嫡」相對，如庶子（妾生的兒子）。⑥寵秩：寵愛而授以官秩。⑦后妻：皇后和正妻。⑧侄媵：媵，小妻。此處指側妃。⑨子帶之難：周惠王（姬閔）晚年寵陳女惠后，欲廢太子鄭，改立惠后所生的子帶。公元前六五五年夏，

齊桓公邀集宋桓公、魯禧公、陳宣公、衛文公、鄭文公、許僖公、曹昭公，與太子鄭會於衛國的首止（今河南睢縣東南），宣布支持太子鄭為嗣君。姬閔憤，使人聯絡鄭、楚、晉擬聯合抗齊，未果。公元前六五二年十二月，閔故，姬鄭擔心子帶爭位而秘不發喪，並求得齊桓公支持得天子位。公元前六四八年起，子帶幾次藉西戎攻周，敗。前公元六三六年，周王鄭發覺王后魏氏與子帶密謀，即廢黜了魏氏。帶再引西戎并攻占了周都，鄭出逃，避於鄭國的汜（今河南襄城縣），求救於諸侯。即位不久的晉文公，以勤王為號，於公元前六三五年出兵攻帶的所在地溫，生擒帶并處死，迎鄭復位，平定了內亂。⑩無知之禍：無知之禍是春秋時期齊國發生的一場政變。公元前六八六年，齊國大夫管至父、連稱發動叛亂，殺害了當時的國君齊襄公（齊僖公祿父之子），立公孫無知（齊僖公弟夷仲年之子）為齊國國君，但無知繼承國君之位後不久即被雍廩的國人所殺。⑪莊伯之患：莊伯即曲沃莊伯，姬姓，名鱮，春秋時期晉國曲沃的君主，曲沃桓叔之子，公元前七三一年繼位。公元前七二四年曲沃莊伯弒殺了晉孝侯，但晉人把莊伯逐回曲沃，立晉鄂侯為國君。曲沃莊伯於公元前七一八年再次出兵侵晉，但周朝天子發兵干預，立晉哀侯，莊伯退回曲沃，於公元前七一六年去世。⑫州籲之篡：州籲，春秋時期衛國人，衛莊公之子、衛桓公异母弟，公元前七一九年弒兄即位（在位不足一年），係衛國十二世，第十三位國君。為春秋時期第一位弒君篡位成功的公子。

【譯文】能够光耀祖宗，安定宗廟，傳續國土，利益人民的大事，在於確定繼承人以

繼承祖業。而繼承祖業的大道，沒有比尊重嫡子區別庶子更重要的了。因此，聖人制定禮法就是讓嫡子處在尊貴的位置，讓其穿著不同的服飾，讓他得到特殊的寵愛而授以官秩，以此來統一群臣的期望，堵塞政變爭權的道路，杜絕邪惡，防範於未然。這是爲加深和穩固國家的根本而考慮的。縱觀前朝各代，凡是皇后、正妻被輕視而側妃受到尊寵，太子卑微而庶子尊寵的，沒有不引起爭鬥和紛亂，導致國家危亡的。所以周朝有子帶的災難，齊國有魏無知的禍害，晉國有莊伯的憂患，衛國有州籲的篡位。因此經典上說：如果兩后并列，嫡子和庶子不分，就會出現兩個國家兩個政權的狀況，這正是產生動亂的根本啊！

諫爭

【題解】諫爭，即諫諍。本段主要講述了臣子應該敢於直言進諫，規勸君主，糾正君主的主要偏差，挽救君主的謬誤。特別強調了，「子從命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指出「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然而，正如第二篇「為臣不易」所言，為臣的向君主直言進諫，往往要冒著巨大的風險，如果君主不能虛心納諫，臣子就會「近死辱而遠榮寵」。因此，祇有心存天下社稷的安危，不忍看到君主處於危難之中的忠義之臣，纔會敢於向君主直言進諫。此段不僅提醒君主要能夠接受臣下的直言規勸，也告訴為臣者要能心存社稷，敢於直諫，做忠義之臣。

【原文】夫諫爭^①者。所以納^②君於道。矯枉^③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

【注釋】①諫爭：諫諍。爭，通「諍」。②納：使進入。③矯枉：矯正彎曲。比喻糾正偏邪。

【譯文】諫爭就是爲了把君主的拉回到正確的治國之道上來，讓君主矯正邪枉、改正缺點，挽救君主的謬誤。如果君主有謬誤之處而沒有人去糾正，就會危害國事；危害國事，就會使國家步入危途。因此孔子說：（做臣子的眼見君主）遇到危險而不去扶持，見到君主就要跌倒而不去攙扶，那君主還要你幹什麼呢？而幫扶的方法，沒有比諫爭更好了。因此，做兒子的如果祇是一味聽從父親的話，算不得是真正的孝；做臣子的祇是一味順從君主的意思，算不上是真正的忠。

【原文】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托物以風喻。微生（生疑言）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①。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蹇蹇②。傳曰。愕愕者昌③。直諫者也。

【注釋】①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出自《詩經·大雅·烝民》。袞職，古代指帝王的職事，亦借指帝王。②王臣蹇蹇：出自《易·蹇卦》。蹇，音檢，蹇蹇本作蹇蹇，直言不諱，正直。③愕愕者昌：愕愕應爲諤諤。諤諤之言，就是諫言、納言、真言。《史記·商君列傳》中司馬遷曾言：「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說的是有許多人說恭維、奉承的話，不如有一人講真話，直言

不諱。

【譯文】國家將要興旺，重在有能够直言諫爭的大臣；家庭將要興旺，重在有能够勸諫父母的孩子。如果祇是通過寄托事物來進行諷喻，祇是小聲議論而不能切中要害，不能切中要害，就很難改正錯誤。祇有提出正面的意見、直截的建議纔能够讓君主補正缺失。《詩經》上說：君主有了缺失，仲山父去補救它。柔順而不軟弱，剛正而不張揚。這說的就是從正面提意見的人。《易經》上說：大王的大臣無比忠貞。經傳上說：大臣能够直言，國家就能够昌盛。這說的就是能够直接進諫的人。

【原文】然則拂人之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為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①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幹至貴。以至稀間至親。何庸^②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耻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③。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灾。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注釋】

①怨隙：嫌隙。②庸：豈，怎麼。③殆：危。

【譯文】然而，說人家不喜歡聽的話，違逆他人的心意，改變他人的情趣，抑制他人的欲望，不這樣就稱不上是進諫之言。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間，提意見也會產生怨恨和間隙，何況臣子之於君主，更是有著天壤之別。沒有親戚關係，以最卑賤的地位對最尊貴的地位，以最疏遠的關係對最親切的人來提意見，怎麼會容易呢？恐懼死亡而願意生存，不願意受到困辱而樂於受到寵幸，哪怕是再愚鈍的人，也明白這一點，何況讀過聖賢經典的士人和君子呢？如今用正面的意見直言進諫，這是在接近死亡和屈辱而遠離寵愛和榮幸。假若按照人之常情，怎麼會這麼去做呢？這麼做祇是想能夠忠誠於君主啊。臣子不能諫爭，君主就會有危險；總是進諫，臣子自己就會有危險。真正的賢人君子，祇是不忍自己的君主處於危險之中，而不是擔心自己處於險境中啊。因此，冒著蒙受危險受辱的災難，揭開君主的龍鱗，寧可自己獲罪而不肯逃避，這都是因為心存國家社稷，忠心為君，堅守道義啊！深刻地思考諫臣的所為所遇，纔能知道進諫是多麼的不容易啊！

決壅

【題解】決壅，意即消除壅蔽。處在君主之位，如果被左右所壅制，那麼就聽不到、看不到很多事情的真相，長此以往，就會危害國家。因此，作者指出，君主主要消除壅蔽，重在廣開言路，虛心聽取各方人士的意見。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如果做君主的能夠廣開言路，讓各方人士直言進諫，那麼，壅臣自然就無法壅蔽君主。作者同時指出，君主不能將自己的好惡示人，否則就會被身邊的臣妾利用其喜好和厭惡來達到蒙蔽視聽的目的。

【原文】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①。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②。禍速近鄰。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③。面（面恐而字誤）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

【注釋】

①壅制：壅，堵塞。制，控制。

②壅臣：蒙蔽君主的臣子。

③禱祝：禱告祝福。

【譯文】如果君主被身邊的人所蒙蔽控制，就會有眼睛而看不到，有耳朵而聽不到了。如果看不到、聽不到的事情積累多了，必然會攪亂治國理政的正確思路。因此一個國家如果有了蒙蔽君主的臣子，災禍到來之快，如同就在近鄰。做臣子的意圖蒙蔽君主的視聽，沒有一個國家沒有這樣的事情。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在於臣子認為蒙蔽君主對自己有利。蒙蔽君主的視聽，就能將君主的寵愛集於自己的一身，自己能够一手獨攬大權，這是做臣子的日夜都祈願求之的事情。做臣子的蒙蔽君主，往往做得微妙精巧，讓君主被蒙蔽了却没有察覺，祇有等到國家衰敗滅亡時悔之晚矣。

【原文】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①。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②。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③。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

【注釋】①決壅：消除壅蔽。②博聽：廣泛地聽取意見。③隸豎牧圉：指奴役、童僕、放牧、養馬的人。

【譯文】做君主的關鍵，在於能够去除蒙蔽；去除蒙蔽的關鍵，在於能够讓下屬進

諫；讓下屬進諫的方法，在於廣泛地聽取各種意見；廣泛地聽取意見就是要能够做到無視下屬的高低貴賤，即使是奴役、童僕、放牧、養馬的人，也要能夠讓他們的意見傳達進來。這樣一來則所看見的、聽見的就會非常廣泛，所見所聞非常廣博了，即使有臣子意圖蒙蔽，也蒙蔽不了了。

【原文】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昔晉公①好色。驪女②乘色以壅之。吳王③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④好味。易牙⑤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沉寔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帷幄⑥之內。沉溺於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⑦獨甚。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而不可得睹。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見之禍恐有誤字）。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注釋】①晉公：指晉獻公（？—前六五一年），姬姓，晉氏，名詭諸。春秋時代的晉國君主。在位二十六年。②驪女：指驪姬，山西人，本是驪戎首領的女兒，生年不詳，死於公元前六五〇年。公

元前六七二年，被晉獻公虜入晉國成爲獻公的妃子，她使計離間了獻公與申生、重耳、夷吾父子兄弟之間的感情，並設計殺死了太子申生，制造了「驪姬傾晉」「驪姬亂晉」。③吳王：指闔閭（？—前四九六年），又作闔廬。姬姓，吳氏，名光，又稱「公子光」，吳王夷末之子。春秋時吳國第二十四任君主。④桓公：生年不詳，死於公元前六四三年，名小白，春秋時期齊國的國君，「春秋五霸」之首。⑤易牙：春秋時代的一位著名廚師，是齊桓公寵幸的近臣，用爲雍人。雍，古文作饗，是早餐、晚餐的意思。易牙作爲雍人，就是專管料理齊桓公飲食的廚師。⑥帷幄：指代帝王。因天子居處必設帷幄，故稱。⑦秦二世：即胡亥（公元前二三〇—公元前二〇七年），嬴姓，名胡亥，公元前二一〇年至公元前二〇七年在位，也稱二世皇帝。是秦始皇第十八子，在趙高與李斯的幫助下，殺死兄弟姐妹二十餘人，登上帝位。⑧趙高：生年不詳，死於公元前二〇七年，秦朝二世皇帝時丞相。

【譯文】做君主的，自己的喜好和厭惡，不能表現於外。如果自己的喜好和厭惡讓外人所知曉，那麼，他的臣子和妻妾就會利用其喜好和厭惡來達到蒙蔽視聽的目的。所以說：君主看不到臣子的意圖，自己的好惡就會被他們當成誘餌。過去晉獻公喜歡美色，驪姬就用自己的美色蒙蔽晉獻公的視聽；吳王闔廬喜歡擴大領地，太宰就用陳兵攻伐來蒙蔽他的視聽；齊桓公喜歡美味，易牙就把自己的孩子蒸熟來滿足他，達到蒙蔽他的目的。還有薛公進獻美麗的玉珥來勸說冊封太后，龍陽乘齊桓公釣魚的時候巧妙地實施奸

詐之計來達到蒙蔽其君主的目的，所用的種種手段隱伏、平靜、不露端倪，真的是太可怕了。古往今來亡國的人很多，都是因為做君主的被臣子蒙蔽在宮廷之內，沉湎於臣子諂媚阿諛的言語之中。最嚴重的莫過於秦二世，趙高見秦二世喜歡荒淫游樂，不過問政事，於是進言說：做帝王的高貴而擁有天下，貴在能够放縱欲望恣意妄為，像神明一樣有尊嚴；百姓和大臣祇能聽說，而不能親眼看見。這樣，趙高就專攬大權，欺上罔下。二世直到在望夷宮被逼自殺，臨死之時纔明白自己被趙高蒙蔽造成亡國殺身之禍，可惜後悔已經來不及了啊。這難道還不值得人哀嘆嗎？

贊象^①

【題解】贊象是古代的一種記述功勳和美德的文體。這一段主要指出，寫作贊象應該經過考察後，確實有功績，纔能夠寫入史冊，如果言行、事迹不值得記錄，而弄虛作假，則爲人所耻了。

【原文】夫贊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勳德^②。思咏^③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考之。導實（導實疑有誤字）有勳績^④。惠利^⑤加於百姓。遺愛^⑥留於民庶。宜請於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⑦。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⑧（庶幾疑有誤字）之所耻也。

【注釋】①贊象：古代的一種文體。②昭述勳德：記述功勳與德行。③思咏：思慕咏嘆。④勳績：亦作「勳迹」，功勳，功績。⑤惠利：謂恩惠及人使之得利。⑥遺愛：指留於後世而被人追懷的德行、恩惠、貢獻等。⑦竹帛：竹簡和白絹。古代初無紙，用竹帛書寫文字。引申指書籍、史乘。⑧庶幾：指賢者或可以成才的人。

【譯文】之所以要寫作贊象，目的在於記述功勳和美德，追思和咏嘆政治的惠美。這大概是《詩經·頌篇》的末流了。最好應該由君上興起，而不是由下臣專門來制作。經過世人的考察之後，確實有功勳和成績的，讓百姓得到恩惠和好處；即使死後還能留下恩德於百姓、德行爲百姓所追懷的，就應該向國君請示，由史官來記錄，登載在竹帛上面，對上可以彰顯君主、將帥的美德，對下可以宣揚大臣、官吏的忠心。假如其言行不足以記錄，事迹不值得敘述，把虛假的說成真實的，把沒有說成有，這就是聖人所憎惡、賢者爲之羞愧的了。

銘誄^①

【題解】銘誄，是記錄死者經歷和功德的文章。這一段，作者對當時的流俗進行了強烈的譴責。指出依靠行賄送禮而得到官位的小人，其門生部下，却爲了自己的利益，對其進行歌功頌德，是十分無耻的行爲，這樣會使得善惡不能彰顯，敗壞世風，影響國事。

【原文】夫渝^②世富貴。乘時^③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④黃門^⑤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⑥牧守^⑦。所在宰莅。無清惠之政。而有饗饗^⑧之害。爲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繩墨^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

【注釋】①銘誄：誄，音磊。銘和誄，泛指記述死者經歷和功德的文章。②渝：引申爲違背。③乘時：乘機；趁勢。④常侍：官名。皇帝的侍從近臣。秦漢有中常侍，魏晉以來有散騎常侍，隋唐內侍省有內常侍，均簡稱常侍。⑤黃門：官署名。⑥公卿：三公九卿的簡稱。⑦牧守：州郡的長官。州官稱牧，郡官稱守。⑧饗饗：音濤貼，貼，四聲。比喻貪婪；貪殘。⑨繩墨：喻法度、法律。

【譯文】有的人以財富和權力改變世風，乘機趁勢要挾世人，通過賄賂來得到官職和爵位。看看常侍、黃門這些皇帝近臣的嘉賓貴客，倚仗他們的權勢，以致讓公卿、牧守在官位上，不能清正廉明地執政，却有貪污腐敗的禍害；做臣子的沒有忠誠的行為，却犯下奸詐欺君的罪行。背棄正義而趨向邪惡，拉攏下級依附權臣，這些都是應該受到刑法的懲罰和流放的行為。

【原文】而門生^①故吏^②。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勛德。高邈伊周^③。下陵管晏^④。遠追豹產^⑤。近逾黃邵^⑥。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踵。稱以為義。外若贊善。內為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為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瞞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誅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效。豈不誤哉。

【注釋】①門生：漢人稱親受業者為弟子，相傳受業者為門生。後世門生與弟子無別，甚至依附名勢者，也自稱門生。②故吏：原來的屬吏。③伊周：商伊尹和西周周公旦。④管晏：管仲和晏嬰。⑤豹產：指西門豹和子產。《史記·滑稽列傳》：「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後即以「豹產」借指賢能的大臣。⑥黃邵：指黃霸和邵信臣。黃霸（公元前一三〇年—公元前

五一年）是西漢時有名大臣。邵信臣，字翁卿，民誦為召父，九江壽春人。東漢著名大臣。曾歷任零陵、南陽太守。在南陽任職期間，曾利用水泉興修水利工程，組織民衆開溝築壩數十處。他與杜詩一前一後，在南陽都有惠政。時人稱之為「邵父杜母」，以表達對他們的敬愛。

【譯文】可是這些人的門生和老部下，却聚集錢財和貨物，刊刻石碑以記載其功勞，稱贊和陳述他們的功勳和美德；往上比要超過伊尹和周公、往下要勝過管仲和晏嬰；向遠古要追蹤豹產，往近代要超越黃霸、邵信臣。位高權重的稱贊他們的美德，財產富有的說其文采華麗。後世的人跟著學習，以為這是義。對外好像是稱贊別人的善行，對內實際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上上下下的官員競相效仿，紛紛以此為榮，這種流俗產生的弊端，竟到了如此地步，不僅欺瞞當時，恐怕還會誤導後世，真的是有莫大的罪過啊！況且，在世的時候得到爵位俸祿的賞賜，去世之後得到誄文謚號的光榮，這是君主纔能行使的權力。而到漢朝的時候因為不加以禁止，使得私家的稱譽和君王的命令并流於世。臣子和君王都這樣做，善惡沒有表明的章法，得失沒有了評價的標準，這難道不是誤國嗎？

序作^①

【題解】序作，也是古代的一種文體。作者痛斥當時寫作序作的文人，祇是追求文辭的華美，而不能闡弘大道，述明聖教。古人講，文以載道，文章，是道統所寄。因此，寫作文章，重在能夠闡發聖賢大道的義理，而不是文辭的華美。如果祇是一味追求文辭的華美，不能闡發聖賢大道，這樣的文章，於世無益，是聖賢之人所厭惡的。

【原文】夫著作書論^②者。乃欲闡弘^③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賤疑姓）。廢滅不可勝記。唯篇（篇疑篤）論俶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④之徒。斐然^⑤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注釋】①序作：古代的一種文體。②書論：古代文體名，書與論。③闡弘：闡揚光大。④狂簡：

志向高遠而處事疏闊。《論語·公冶長》：「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⑤斐然：有文采和韵味。

【譯文】撰述書論的目的，在於闡揚光大聖賢大道，敘述、說明聖賢教化的道理，推演事情背後的義理，儘力抒發情感，記述真理，針砭錯誤，以此作為標準和法度，不僅可以在當時施行，也可以讓後世的人修習。自古以來富貴之人其名字早已經消亡的，不能逐一記述。唯獨祇有留下著作於後世的瀟灑風流之士，纔能够不朽。他們的聲名振起於百代之前，而聲譽却流傳到千年之後，是由於其文章讓看到的人能够受益，聽到的人能够覺悟的原因啊！怎麼能够把那些憑空轉相仿效、充滿浮誇的言辭和議論、於世無益無損的文章稱作書論呢？可是，世俗的人，不懂得什麼叫做序作的本質，祇是追求空泛溢美的言語，而沒有有益於人的義理，這是錯誤的。因此，寫作的人不應崇尚言辭的華麗，貴在能够闡述道義而已，不應稱道其聰明巧飾，而應厭惡其損害道義。所以說，巧言有傷道義，志大才疏而高談闊論，這都是聖人所厭惡的。

群書治要卷四十八

體論 時務論 典語

體論

【題解】《體論》，三國杜恕著。《隋書·經籍志》載：「《體論》四卷。」《三國志·魏書》載：「杜恕《體論》八篇。」世已久佚，唯《群書治要》存其大概。《三國志·魏書》杜恕本傳的注裏引用《杜氏新書》對《體論》的評介說：「以爲人倫之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魏徵給唐太宗的諫言中，多次引用《體論》中語。如貞觀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以房玄齡爲首，在修訂《武德律》的基礎上頒行的《貞觀律》，是「正刑定罪」用的。由於貞觀時期重視立法與守法，法律的執行一般比較認真，官吏「有枉法者必無赦免」，貪贓者皆「置以重法」，因此「官吏多自清謹」，「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無敢侵欺細人」。這對唐初封建統治的鞏固，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魏徵這年寫給

唐太宗的《理獄聽諫疏》實質是《貞觀律》的立法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對後來封建立法理論影響極大。魏徵認為，要「移風易俗」，不能單靠「嚴刑峻法」。所以他在疏文中引用《體論》「夫淫欲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為暴者，公也；怨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奸」，並提出了「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的總方針。認為量刑必須心存公正，「如果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群私於上，吏奸於下」，要想達到「人和訟息」的政治局面是辦不到的。祇有「執法公正」，纔能使「百姓心服」。執法如果循私，量刑無論從輕從重，都會造成惡果，因為「過輕則縱奸，過重則傷善」。

《群書治要》從如何為君、如何為臣、如何區分君子和小人、如何為政、如何執法等幾個方面節錄了《體論》的部分內容。

第一部分論述的是如何為君。指出君主不能喜好虛名，而要自身修養德行，以此教化群臣和百姓，自然就會德至名歸。提出要注重道德教化，而不能專用法術來治理國家，認為國家之本在於人，而人之本在於德，通過道德教化，纔能達到治國的最高境界。

第二部分論述的是如何為臣。指出君臣之間必須互相依靠、互相配合纔能治理政事。并指出賢主之臣、明主之臣、中主之臣和庸主之臣的特點，并告誡為臣之人要效法大地，承載萬物。

第三部分論述的是君子和小人之區分。作者認為，行為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綫，其關鍵是聽從義的驅使還是聽從利的指引，君子應該謹慎取捨，君子的行為遵從道義，而小人則完全不同。并指出「誠」，是君子修養身心的最高目標。

第四部分論述的是如何為政。指出治理國家首先要運用仁德，其次是禮義。指出君主想要政令迅速推行下達，最好的辦法是用仁道，并且指出，為君者要以身作則修習德行，要慎重選擇身邊跟隨的人。

第五部分論述的是如何執法。作者認為，執法者必須具有公心，祇要出於公心，用法或輕或重均無不可，但絕不可有私心。如有私心，用法過輕就會縱容奸邪，用法過重就會傷害善行。尤其認為，倫理道德的教化比刑罰要更重要。

【作者簡介】杜恕，字務伯，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人，三國時魏國大臣，生於漢獻帝建安三年（公元一九八年），卒於魏嘉平四年（公元二五二年）。杜恕為人真誠務實，行事不作修飾，所以自少都沒有什麼名譽。太和年間（公元二二七年—公元二二二

年），杜恕任散騎黃門侍郎。杜恕在朝中不結朋黨，專心公事，每有政事有得失，都據引綱紀來說理，認為用人而不能讓他盡力發揮才能，那麼即便有才的人也沒有多大用處。議論剛勁率直，因此而得到侍中辛毗器重。後來杜恕出任弘農郡太守，幾年後轉任趙王曹幹的輔相，因病離職。後出任河東郡太守，過了一年多，改任淮北都督護軍，又因病離職。他在任職的地方，致力於維護國家的大體，樹立恩惠仁愛的施政觀念，因此得到百姓的愛戴。不久朝廷任命他為御史中丞，但杜恕在朝廷，因不能融入朝中風氣，所以屢次在外面任職。後又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的官銜，朝廷讓他持節，護烏丸校尉。當時，征北將軍程喜在薊縣屯扎，尚書袁侃等人告誡杜恕應該好好防範程喜，但杜恕沒有在意。杜恕上任不久，就有鮮卑大人不經關塞，直接領數十騎兵到州府，杜恕於是斬殺了一個隨從的騎兵，但並沒有上表報告。程喜於是彈劾杜恕，杜恕被送交廷尉，被判處死刑，但因為父親杜畿為國家造船而死而得以免死。於嘉平元年（公元二四八年）被貶為庶人，流放到章武郡。杜恕為人豪邁任性，不知防備他人，終於導致這次挫折。杜恕在章武郡時寫《體論》八篇，又作《興性論》一篇。嘉平四年（公元二五二年），杜恕在章武逝世。《三國志》有傳。

君體

【題解】這部分主要論述的是如何為君。作者指出君主不可以喜好虛名，而是要不斷自身修養德行，以此來教化群臣、百姓，自然就能德至名歸。同時，還提出要注重道德教化，而不能專用法術來治理國家，認為國家之本在於人，而人之本在於德，通過道德教化，纔能達到治國的最高境界。

【原文】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①。人主好名。則群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修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奸臣以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况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隩^②。譬猶游雲夢^③而迷惑。當借左右^④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⑤矣。右曰名赫赫^⑥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囂然^⑦自以為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群臣瓊瓊^⑧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⑨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訛僞之俗^⑩。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

【注釋】①好名：愛好名譽；追求虛名。②隩：音玉，通「奧」，室內西南角，語出《爾雅》「西南隅謂之隩，尊長也。」③雲夢：據《左傳》《國語》司馬相如的《子虛賦》記載，先秦時期楚國有一名為「雲夢」的楚王狩獵區。雲夢地域相當廣闊，東部在今武漢以東的大別山麓和幕阜山麓以至長江江岸一帶，西部在今宜昌、宜都一綫以東，包括江南的松滋、公安縣一帶，北面大致到進隨州市、鐘祥、京山一帶、南面以大江為緣。其中有山林、川澤等各種地理形態，並有一名為「雲夢澤」的湖泊。④左右：身邊跟隨的人，在旁侍候的人。⑤巍巍：崇高偉大的樣子。《論語·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⑥赫赫：聲威顯揚，氣派宏大的樣子，語出《詩經·小雅·節南山》。⑦囂然：囂，音肖，得意洋洋的樣子。⑧瓌瓌：瓌同「瑣」，細小，形容人品卑微、平庸、渺小。⑨受成：接受已定的謀略，引申為辦事全依主管者的計畫而行，不自作主張。⑩帥訛偽之俗：帥，引導；帶頭。訛偽，詐偽。

【譯文】君主最大的憂患，莫過於愛好名譽，追求虛名了。君主好名，那麼做臣子的就知曉君主想要的是什麼了。名聲，是用來顯揚品行的，君主修好了自身的品行，好的名聲自然就隨之而來，並不是喜好就能得到的。如果君主過於喜好名聲，就一定會虛偽行事以求取名聲，而奸臣也就用虛假詭詐來應付君主。一個人因為弄虛作假受到賞賜，那全天下人都會響應、效仿。君主憑藉虛偽詭詐來教化百姓，却希望天下能形成有節

操、講信用、敦厚樸實的風氣，這實在是太難了。即使是天下最聰明賢達的君主，也沒有機會完全知道臣子的過失，查知其是否弄虛作假，更何況平庸的君主呢？君主處深宮、居高位，就好像游玩於雲夢澤容易迷路一樣，應當憑藉左右大臣來端正方向判定正誤。左邊的大臣說：「主上的功績真偉大啊！」，右邊的大臣說：「主上的聲名真顯赫呀！」今天聽到這樣的言語，明天還聽到這樣的言語，如果不用事實加以考察對照，那君主就會飄飄然自以為自己的名聲可以與堯舜比肩，像堯舜一樣教化廣播，以至於天下太平了。而事實上群臣人品卑微，平庸渺小，而不稱職。堯舜的大臣，都是能夠獨自判斷的人。而不稱職的大臣，完全接受君主已定的謀略去行事，不善於自己獨自判斷。靠獨斷的君主和凡事照辦的臣子來治理國家，引導訛詐和虛假的社會風氣，這樣天下還能夠得到大治，是從來沒有過的。

【原文】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群臣也。御群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①。為徹膳不舉樂^②。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③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

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④。臣爲股肱⑤。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⑥僞淺薄之士。有商鞅⑦、韓非⑧、申不害⑨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奸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⑩未之前聞也。

【注釋】①大斂小斂：亦作「大殮小殮」，喪禮。入殮有「大斂」和「小斂」之分，「小斂」是指爲死者穿衣服，根據史籍的記載，古代「小斂」是在死亡的第二天早晨的臥室門裏；「大斂」的時間是在小斂的第二天，就是人死後的第三天舉行，指將已裝裹的尸體放入棺材。②徹膳不舉樂：「徹」通「撤」。古代遇有災患變異時，帝王撤減膳食，以示自責。③慘怛：怛，音「達」。悲痛；憂傷。④元首：人體的頭部。⑤股肱：大腿和胳膊，均爲軀體的重要部分。引申爲輔佐君主的大臣，又比喻左右輔助得力的人。⑥儉：通「險」，陰險。⑦商鞅：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衛氏。又稱衛鞅，公孫鞅。商鞅應秦孝公求賢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孝公死後，車裂而死。其在秦執政二十餘年，秦國長期凌駕於山東六國之上，但最後還是死於自己倡導的法律。⑧韓非：戰國末期韓國（今河南省新

鄭）人。韓非與李斯同師荀子，繼承和發展了荀子的法術思想，同時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學說，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秦王政慕其名，遺書韓王強邀其出使秦國。在秦遭李斯、姚賈誣害，死獄中。韓非比較各國變法得失，提出「以法為主」，今存《韓非子》五十五篇，後世稱「韓子」或「韓非子」。

⑨申不害：戰國中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⑩治化之洽：治化，指治理國家、教化人民。洽，周遍，廣博。

【譯文】聖人加強自身的修養，是爲了駕馭群臣；駕馭群臣的目的，是爲了教化百姓。聖人制定的法令寬鬆，容易遵守，制作的禮制簡約，容易受持。聖人凡事都真誠地責求自己，因此，對百姓的教化就很深刻。如果不是這樣的聖人出世，這樣的治國之道不會憑空產生；如果不是這樣的治國之道，天下太平也不會憑空而來。因此古代聖明的君主對待臣下，臣子如有小病就多次探望；如有臣子去世，則親自參加死者的大斂、小斂，爲之撤減膳食、不奏樂行樂，這哪里僅僅是表面主張仁義、實際却背道而馳呢？實在是悲傷的心情完全出自內心，因而表現在臉上。內心沒有真情實感却能自然表現出來，這樣的事從未有過。表面上仁義而實際上相反的，這叫虛僞；不真誠對待臣子却希望臣子以誠心侍奉自己，這叫愚昧。虛僞愚昧的君主，不可能得到誓死效力的臣子。因此，《尚書》上說：「君主像人的頭部，大臣就像人的大腿和胳膊。」這是希望他們團

結成一個整體，互相依賴、互相配合、互為憑藉而有所成就。而陰險淺薄如商鞅、韓非子、申不害之流，專門假托巧辯偽詐的學說以熒惑諸侯，寫下關於法、術的書籍，書中說：「以君為尊，以臣為卑。」對上則以君為尊取悅君主，對下則以臣為卑得以推行他的奸邪學說。象這樣聽受其主張的端倪，檢驗其言語的要點，君主不能不謹慎。君主已經很尊貴了，還要說尊貴，這樣，對君主的尊寵就超過了頭頂；臣子的地位已經很卑微了，還要說卑微，這樣，臣子的卑微也就低過了手和腳啊。君主的地位高過頭頂，可臣子的地位還不如手足，這是在使身體分離啊！君臣分離，如同身體割離，還妄想國家能夠得到治理，人民能夠得到教化，這是前所未聞的。

〔原文〕且夫術家^①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群臣。內疑妻子^②。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③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④。夫奸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為繼踵。千里一人。是為比肩^⑤。而舉以為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奸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⑥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為君父乎。是猶髡^⑦其枝而欲根之蔭。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迹。而願其扶疏^⑧也。

【注釋】①術家：精通權謀的人。②妻子：此處指妻子和兒女。③湯舉伊尹：湯，亦稱成湯、商湯、武湯等。商王朝的開國君主，子姓。商原為夏的屬國之一，當時夏桀在位。夏桀荒淫無度，國勢漸衰，社會矛盾異常尖銳。成湯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共同輔助國事，在國內布德施惠，輕賦薄斂，百姓親附，政令通行。成湯而後作《湯誓》伐夏，與桀大戰於鳴條（今河南封丘東），桀大敗，逃至南巢（今安徽巢湖），湯放桀而歸於亳（今河南境內）。此後三千諸侯大會，湯當時為諸侯，被推為天子，三讓，諸侯不從，於是湯即天子之位，建立商朝。伊尹，商初大臣，自湯至太甲時一直輔佐商王。尹是官名，右相之意。他任丞相期間，整頓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經濟比較繁榮，政治比較清明。④何畏乎歡兜，何遷乎有苗：驩兜，又作歡頭，相傳為上古唐堯時人，是古代傳說中的三苗族首領，傳說因為與共工、三苗、鯀一起作亂，而被舜流放至崇山（今湖南張家界市）。有苗，堯、舜、禹時代我國南方較強大的部族，傳說舜時被遷到三危（今甘肅敦煌）。有，詞頭。⑤百歲一人，是為繼踵；千里一人，是為比肩：比，挨著；踵，腳跟。肩挨著肩，腳跟著腳，形容人很多，很擁擠。⑥魁然：高大，壯偉。⑦髡：音昆，古代剃去頭髮的刑罰。⑧扶疏：迴旋貌；飄散貌。

【譯文】那些精通權謀學說的人又提出：「賢明的君主應當對外防備大臣，對內懷疑妻兒」。他們引用例證，聯係推論，不是沒有巧辯之才，也不是話說得不動聽悅耳，但

最終免不了因為其能言善辯而導致國家覆滅的結局。爲什麼這麼說呢？善人被重用了，不善之人就不能被重用；不善之人被重用了，善人也無法得到重用。所以成湯選用伊尹後，不仁之人就被隔得遠遠的，還怕歡兜作亂嗎？還需放逐有苗嗎？奸臣賊子、愚昧而不知悔改的人自古至今從來都有。百年出現一人，就以爲是接踵而至；千里遇上一人，就認爲是并肩而行。把這些例子作爲警戒，這就好比因爲一個人被噎就禁止大家吃東西一樣。被噎的人雖然不多，但飢餓的人就多了，不知道對於禁絕奸臣賊子又真正起到了多少作用呢？況且使君主獨立不群，那就等於沒有臣子，那還給誰當君主呢？這就好比砍光樹的枝葉而望樹幹成蔭，遮住眼睛却想要看得清楚，兩腳重合在一起而想舞姿婆娑一樣，是不可能的。

【原文】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群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即趙高^①之教二世^②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③。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職。君之體^④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

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⑤也。夫何法術之有哉。

【注釋】①趙高：秦朝二世皇帝時丞相。秦始皇死後與李斯合謀篡改詔書，立始皇幼子胡亥為帝，并逼死始皇長子扶蘇。秦二世即位後設計陷害李斯，並成為丞相。後派人殺死秦二世，不久後被秦王子嬰所殺。②二世：即秦二世胡亥（公元前二三〇年—公元前二〇七年），秦朝第二代皇帝，秦始皇第十八子，早年曾從中車府令趙高學習獄法，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〇年），始皇出巡死于沙丘，胡亥在趙高和丞相李斯的扶植下，得立為太子，并承襲帝位，稱二世皇帝，秦二世即位後，趙高掌實權，實行慘無人道的統治，終於在公元前二〇九年激起了的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二世胡亥於公元前二〇七年被趙高殺死，時年二十四歲。③機事不密則害成：語出《易·繫辭上》。④體：事物的主要部分。⑤百辟：指諸侯和百官。

【譯文】那些極好虛名、熱衷謀術的君主又有迷惑了。都說：「君主的最高準則，就是凡事要機密謹慎。君主如果凡事機密謹慎，那群臣投機取巧的想法就無處可容，對待本職事務就不敢懈怠了。」趙高教給秦二世君主不適宜在朝堂上與群臣公開討論政事的謬論就屬於此類。這就好比是喜歡登臨高處，身居險境却嘲笑之前和自己采取同樣舉動

而導致覆敗的人啊。《易經》說：「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經》說的機事，不是指所有的事，不是說應當與臣子共同商議處理的事也祇能君主一個人知道，不是說放棄公開討論而私自去做事情。君主想用《易經》上的這句話隱匿弊病、掩飾過錯，而臣子反而用這句話來竊取寵愛、獨攬大權。這些似是而非的問題，能不辨別清楚嗎？設立官職、劃分職權，是為君的根本；委任官員，責求其成功，是為君的根本；擅長謀劃而從不倦怠，是為君的根本；以寬容取得衆人擁戴，是為君的根本；容忍羞辱、埋藏痛苦，是為君的根本；像大山一樣毫不動搖，是為君的根本；像大海一樣深不可測，是為君的根本。君主有了統領人民的根本，其臣子就會既懼怕又敬愛。這是周文王用以告誡諸侯百官的話，又有什麼法術可言呢？

【原文】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①。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②。不能無瑕。隋侯之珠^③。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④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聖賢則先乎商韓^⑤。言治道則師乎法術^⑥。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

適所以梏⑦其手也。

【注釋】①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語出《周書》。②和氏之璧：和氏璧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美玉，在它流傳的數百年間，被奉爲「無價之寶」，是「天下所共傳之寶」，又稱和氏之璧。③隋侯之珠：語出《莊子·讓王》：「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戰國時西周的隋侯（今湖北一帶的封侯）例行出巡封地至渣水時救了一條大蛇，幾個月之後，隋侯出巡歸來，路遇一黃毛少兒要將一枚碩大晶亮的珍珠敬獻給隋侯。隋侯以爲無功不可受祿，不肯收下這份厚禮。第二年秋天，隋侯再次巡行至渣水地界，睡夢中，隱約走來一個黃毛少兒，跪倒在他面前，稱自己便是去年獲救的那條巨蛇的化身，爲感謝隋侯的救命之恩，特意前來獻珠。隋侯猛然驚醒，果然發現床頭多了一枚珍珠。④妨：阻礙，傷害。⑤商韓：商鞅和韓非，均爲法家人物。⑥法術：「法」與「術」的合稱。先秦韓非認爲商鞅言「法」，申不害言「術」，兩人所言皆有所偏，因而主張兩者兼用。後因以「法術」指法家之學。⑦梏：約束，束縛。

【譯文】所以，善於治理國政的人，關鍵在於選擇賢才而已。求取賢才的時候，要看其是否有雄才大略，不要求其小的方面都好，這樣就不會遺漏賢才了。所以說：「記住人的功績，忘記人的過錯，這樣的人適合當君主。」一個人如果具有淳厚的美德，就不

要追究他的小節；一個人如果擁有很大的聲譽，就不要指責他的小過失。從古自今，沒有品行十全十美的人。和氏璧不可能沒有瑕疵，隋侯珠不可能沒有缺點，然而天下人仍視之為珍寶的原因，是因為小小的瑕疵損害不了它整體的品質。不因小小的瑕疵損害整體的品質優異，所以能成就大事。成就大事的關鍵在於自己，怎麼能責求於人呢！如今這些參與政治事務的人講到聖賢就先講商鞅、韓非，說起治國大道就求教於法、術。用法和術來治理天下，如同用鐵繩馭馬，非但不能控制好馬，恰巧會被鐵繩束縛了他的雙手。

〔原文〕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對齊景公^①。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弃禮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②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③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④能以敗^⑤法御捍^⑥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

【注釋】①晏平仲對齊景公：此段語見《晏子春秋·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②三代：指夏朝、商朝和周朝。③王良、造父：王良，春秋晉國公卿趙襄子的馬車夫，是駕馭馬車的能手。造父，西周著名御車者，伯益的九世孫，傳說他是周穆王的御手。④太公：即呂尚，姜姓，字子牙，被尊稱為太公望，後人多稱其為姜子牙、姜太公，中國歷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⑤敗：弊端；過失。⑥捍：通「悍」，凶暴。

【譯文】君主數量最少，祇是孤身一人而已，而臣子數量很多。讓孤身一人的君主去控制數量很多的臣子，在形勢上是不利的。君主用術治理政事，却想控制他的臣子不用術，形勢上是難以禁止的。上下都用術，那對孤身一人的君主而言是不利的。所以君主如果依據禮義任用臣子，臣子就會用忠誠來侍奉君主。晏平仲對齊景公說：「君主如果丟棄禮義，那麼齊國五尺高的孩童都能勝過我，也能勝過您。人們之所以能够服從於你，就是因為有禮。」當今末世丟棄禮義，用術的君主自身都不能按禮義行事，就他自身而言，難道一定能勝過五尺孩童嗎？夏、商、周三代之所以滅亡，不是它的「法度」消亡了，而是沒有善於駕馭「法度」的人。如果能找到這樣一個人，就像王良、造父能用腐爛的繮繩駕馭住奔跑的駟馬之車；伊尹、太公能用有弊端和漏洞的「法」統治凶暴的人。如果不能找到這樣的能人，不能按照正確的方法駕馭馬車，繮繩即使再堅固，也

不能駕馭馬車；法度即使再嚴明，百姓也一定會叛離君主。

【原文】奈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①。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②。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③。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於弑^④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疏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⑤親近者之用。故圖^⑥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也。

【注釋】^①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子糾之親，射鉤之怨，管仲爲公子糾的親信，他箭射齊桓公。子糾，即公子糾（？—公元前六八五年），春秋時代齊國人，齊襄公之弟及齊桓公之兄。齊襄公時，各公子（主要是其兄弟）各自流亡他國以避禍。公子糾的母親是魯國人，因此他在管仲及召

忽的輔佐及陪同下逃到魯國。襄公被殺後，齊國內亂，魯派兵護送他返齊爭位，途中管仲射中公子小白 的衣扣，小白倒地裝死，并用計搶先回國即位，是為齊桓公。齊桓公即位後，威脅庇護公子糾的魯國。魯國憂慮齊國的入侵，所以處死了公子糾。召忽自殺，管仲則被押回齊國。齊桓公不記舊仇，因鮑叔牙的推薦而起用管仲，任管仲為相，遂成霸業。②仲父：春秋時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③懸石程書：語出《史記·秦始皇本紀》：「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漢書·刑法志》：「至於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顏師古注引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言秦始皇每日處理一石重的公文。後以「懸石程書」形容勤於政事。④弑：音事，古代稱臣殺君、子殺父母。⑤便辟：指諂媚逢迎之人。⑥圖：圖謀、圖治。

【譯文】無奈的是君主丟棄治法之人而一味地依靠法來解決問題！況且世上不是沒有這樣的賢才，祇是尋求賢才的途徑、方法不得當，所以經常遇不到。除去湯、武這樣的聖賢君主，善於任用賢明建立功業外，近看齊桓公，他祇是一個中等才能的君主罷了，都知道尋求賢才勞累，而在使用他們以後就安逸了的道理。（齊桓公）不因（管仲）是公子糾的親信就懷疑他，不因（管仲）曾射殺自己就怨恨他，心胸坦蕩，把國事托付於他，這不算明智嗎！多次會合諸侯，統一匡正天下，這不是很榮耀嗎？開口稱「仲

父」，閉口稱「仲父」，對待臣子不是很優厚嗎？哪像秦二世，整天忙忙碌碌，越機密越混亂，越勤於國事，百姓越是叛離，最終被弑殺。拿這兩個國君來看，優劣相差之大，結局相背之遠，不也很清楚嗎？人，沒有誰不希望安定生存而憎恨危險滅亡，沒有誰不想榮耀幸福而憎恨勞苦屈辱，但人最終還是得不到他想要的而又避免不了他所憎恨厭惡的，爲什麼？是由於不由其道啊！想要宮殿樓宇高大華麗，一定會懸重賞以求得好工匠。爲此，（在尋求能工巧匠的時候）對內不會偏袒家族親人，對外也不會遺漏關係疏遠的能人，一定要找到這樣的人才，然後給予他重賞，所以宮殿纔會建造得高大華麗，住起來舒服快樂。等到他尋求輔佐賢才的時候，反而不如選工匠那樣公正了，祇用那些諂媚奉承、關係親近的人。所以圖謀國事还不如圖謀家舍那樣周到公正，這是國君常有的大毛病。

【原文】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①履^②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③。賞罰明必。則民不偷^④。兼聰齊明^⑤。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⑥。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群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反其端慤^⑦。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

者。明君之體畢矣。

【注釋】①修士：有道德修養的人，操行高潔之人。②履：執行，實行。③方：人的品行端正。④偷：竊取。⑤兼聽齊明：聰，聽曰聰。齊明，指敏捷明智。⑥明分職，序事業：明，明確，分職，各司其職；各授其職。序，依次序排列；事業，政事，事務。⑦端慤：慤，音却，正直誠謹。

【譯文】派賢人做事，却與不賢之人議事；叫明智的人考慮問題，却與愚笨的人決斷問題；派品德美好的人去執行任務，却與邪惡的人懷疑猜忌他，這又是國君的一大弊病。獎賞賢明，任用德才兼備的人，百姓就會懂得去端正自己的品行；賞罰明確，對善必賞，對惡必罰，百姓就不敢竊取他人的東西；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就會敏捷明智，能夠這樣，天下百姓就會歸從順服。然後，再明確百官的職責，依序安排政事，這樣，為公家效勞的道路就順暢了，謀私的門徑就會被堵住。如此，忠誠公正的人就會被啓用，而奸佞諂媚之人就被遏制；虛假偽詐的人被黜退，而正直信實的人就會被提拔。從大臣到平民，無人不修養自身而後安守自己的職責本分，人民轉變思想，回歸正直誠實，這就是所說的政治教化的最高境界。明白這些道理，就完全具備了一個明君應有的基本素質了。

臣體

【題解】這一部分主要論述如何爲臣。作者指出君臣之間要互相依靠、配合纔能治理好政事，并且指出賢主之臣、明主之臣、中主之臣和庸主之臣的特點，并告誡爲臣之人要效法大地，承載萬物。

【原文】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書①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②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③也。汝爲君耳。將司聰④也。然則君人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斯須無君。斯須⑤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⑥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

【注釋】①虞書：《尚書》的一部分。②屠蒯：春秋時晉國人，晉平公時任膳宰（即掌宰割牲畜以及膳食之事）。蒯，音塊。③司明：負責讓眼睛明亮。謂使瞭解下情。④司聰：謂司聽察。指彈劾糾察。⑤斯須：須臾；片刻。⑥相須：互相依存；互相配合。

【譯文】臣子對於國君而言，就像人的四肢擁戴大腦，耳目聽從心的驅使，兩者相互依賴、相互配合而成爲一個整體，兩相契合，共同治理政事。所以《虞書》這樣說：「臣子要做國君的股肱耳目。」而屠蒯也說：「你作爲國君的眼睛，就是負責使君主眼晴明亮，讓國君瞭解下情；你作爲國君的耳朵，就是負責使國君聽覺靈敏，讓國君明辨聽察。」這樣說來，君主怎麼可以片刻沒有臣子，臣子怎麼可以片刻沒有國君呢？片刻沒有君主，片刻沒有臣子，就等於片刻沒有身體。所以臣侍奉君主，就要像侍奉自己的父親一樣而更加敬謹。父與子是最親近的人，然而他們互相依賴、互相配合的關係還不如身體與四肢那樣緊密。身體與四肢的聯係，可說是親密無間的，可是聖人還要反復督促使其更爲緊密，因而民風日益質樸淳厚，上下恩情日益親密無間，一切都自自然然、覺察不出教育、轉化的痕迹。而心術不正之人離間他們，存心使臣子自疑於朝堂之下，使君主孤立於朝堂之上，君臣互相猜忌，上下不同心，這是心術不正之人搶奪權柄、殺

害忠良的先決條件。像那些祇有中等才能的君主，看不到國家穩定、風俗好轉的根源，却被貌似正確的虛偽學說所迷惑。因此，防備奸人防備得越嚴密，奸人侵害得反而越厲害。就如那些登高之人，越害怕就越危險，越危險就越容易跌落下來。怎比得上早點離開這歪斜的小路去選擇那寬闊的道路呢！

【原文】凡士之結髮束修^①。立志於家門。欲以事君也。宗族稱^②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托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③以求親。不愉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④。程功積事^⑤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

【注釋】①結髮束修：結髮，束髮，扎結頭髮，古代男子二十歲束發而冠，女子十五歲束發而笄，

表示成年。古代入學敬師的禮物也稱束修。②稱：稱贊，贊揚。③面譽：當面贊譽恭維別人。
④讎：音「仇」，同「仇」，仇敵。⑤程功積事：程功，衡量功績；積事，累積功績。

【譯文】真正的讀書人，初入學時，就在家裏立下了遠大志向，想要自己所學將來能服務於國家和君主。同宗的人稱道他孝順父母，同鄉的人稱道他懂得友悌之道。等到他立志做學問的時候，將自己托付於老師友人，老師因其品行合乎正義而尊重他，友人因其誠實守信而安心與他交往。他們能夠篤行孝悌、顯明信義，憑著這些做人處事，憑著這些侍奉君主，何須依靠法律的約束纔能安心做事呢？等到他做了國君的臣子，權衡自己的才能居官任職，估量自己的能力接受俸祿；不當面阿諛奉承以求君主親近自己，不苟且迎合以求取悅君主；對公家有利的事情，祇要知道就去做；上足以尊崇君主安定國家，下足以豐富財物富足百姓；謀劃國家大事不忘君主，謀求個人利益不忘國家；在內糾正君主的錯誤，在外宣揚君主的道義；不私下相互勾結蒙蔽愚弄君主，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損害百姓；見到善行，努力追求，唯恐趕不上；見到賢人，盡力推薦，生怕不被接納；舉薦人才對內不回避家人，對外不回避仇人；考核他人功勞、積累他人功績（希望他人得到任用）而自己不求回報，推薦賢良、晉升能人自己不求獎賞；在路上不與人爭平坦好走的地方，見到危難不存僥倖獲免的心思；寧可被奪去生命，也不可喪失節

操；這些耿直正義的臣子，就是輔佐賢明君主，實現治國平天下功績的國家棟梁啊。

【原文】若夫主明而臣暗。主暗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①淆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褐懷玉②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耻。夫修之於鄉閭③。壞之於朝廷。可惜也。修之於己立。壞之於闔棺④。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况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柔足以服人。不排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

【注釋】①溷：音「混」，骯髒，混濁。②被褐懷玉：身穿粗布衣服，懷中藏著寶玉，比喻人有才德而深藏不露。③鄉閭：古代以二十五家爲閭，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因以「鄉閭」泛指民衆聚居之處，此處引申爲家鄉、故里之意。④闔棺：蓋棺。指死亡。

【譯文】至於君主賢明而臣子愚昧，君主愚昧而臣子虛偽，盡忠之人不被信任，被信任的人又不盡忠，君臣職分混亂不清，國家動亂變化不定，有的懷抱美才深藏不露等待時機，有的花言巧語媚態偽情以求存身，這些哪里說得盡道得完的呢！因此，古時保全其道義的人，出世則正直無私，入世則委曲變通，正直無私能與世人一道樂守本分，委曲變通能保全自身回歸道義；不傲世以嘩眾取寵，不好高騖遠以求虛名，不因一時有所得而貪圖眼前安逸，不為一時可以免去災禍就不顧羞耻。那些在鄉里修養自身，却在朝廷變了質的人，值得惋惜；那些在而立之時修養自身，却在蓋棺之時變了質的人，值得惋惜。君子痛惜這兩種人，因此不惜犧牲生命也要恪守仁義，絕不會為了自己活命而做出損害仁義的事來，更何況是損害仁義以求得主子的恩寵！所以孔子說：「用不合乎道義的手段得到的富與貴，對於我，就如同天上的浮雲一樣。」如果智慧謀慮足以治理國家，忠誠堅貞足以啓發君主，公正平等足以懷恤民衆，溫存親和足以使人順服；不詆毀他人以求職位晉升，不傷害他人以求自己被任用，不為苟且取容於世而失去自己的忠誠之心，不為高官厚祿而損害自己的高貴人格，得志就引導君主體恤臣民，不得志就教化臣民順從君主；這樣的人，被提拔重用時能使百姓安樂，退居於下則能使君主尊貴；可以說是出仕不缺失忠誠，退隱不喪失德行；這種正直之士的義節，是作為一個臣子應該

堅持的基本準則。

【原文】凡趣舍①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②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③偃僂④而走。晏平仲⑤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衝⑥。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之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耻也。

【注釋】①趣舍：亦作「趣捨」。取捨。趣，通「取」。②孫叔敖（公元前三六〇年—公元前五九三年）：戰國時期楚國人，楚國名臣。在海子湖邊被楚莊王舉用，公元前六〇一年，出任楚國令尹（楚相），輔佐楚莊王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展經濟，政績赫然。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列其爲第一人。③正考父：春秋時宋國的大夫，孔子的遠祖，他輔佐戴、武、宣三公，地位愈高行爲愈檢點。④偃僂：腰背彎曲。⑤晏平仲：即晏嬰。⑥守滿以衝：滿，謂盈滿，衝，謂謙虛。

【譯文】一般在進退、取捨時常患的毛病是，祇看到自己的欲望可以滿足而不考慮失敗，祇看到可以獲得利益而不考慮危害，所以稍有行動就接近於危險耻辱。過去孫叔

教三次做楚國宰相而其內心更爲謙卑，每次增加了俸祿他的施捨就更爲廣泛，地位越高他的禮節就越加謙恭。孔子的先祖正考父謙卑地低頭彎腰行走，晏嬰推却不受君王封賞的城邑，他們都是身居顯位、據守盈滿而能够保持謙遜、平和禮讓的人，這是作爲臣子應該具備的基本品質。而那些不擔憂君主在天下是否被尊重，祇擔心自己不够富貴的人，就是古時所謂的庸人。而今天所謂的顯達之士，正是那些小人以爲榮耀而君子以爲耻辱的人。

【原文】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①。物至能應^②。事起能辨^③。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④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怫^⑤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端殼而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修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

【注釋】①壹民：統一民衆。②應：對付。③：辨：處理。④拒：抵擋。⑤悌：音「費」，通「悖」，違反，逆亂。

【譯文】關於對臣子的評價，根據他侍奉君主的情況來分，有四類：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從君主，下能統一民衆，事情來了能應對，事件發生了能處理，對民衆的教化往下傳達，就像影子跟隨身形、回聲回應聲音一樣，這是賢主之臣；在內足以統一民心，對外足以抗拒災難，百姓親近他，士人信任他，不以自己的長處蒙蔽君主，不以自己的短處騙取功績，這是明主之臣；君主有過錯，能和其他大臣同心協力，共同進諫幫助他糾正錯誤，消除國家的重大隱患，成就君主的榮耀，這是中主之臣；正直誠實而遵守法規，一心一意侍奉君主，君主有過錯，雖不能進諫幫助他改正，臉上也能顯出憂色，這是庸主之臣。讓庸主之臣去侍奉賢主則諸事順利，讓賢主之臣來侍奉平庸的君主則凶多吉少。古時那些能成就名聲的臣子，都是先衡量君主是什麼樣的君主，然後再決定自己的行動，因為修養在於自身，而要遇上明主却要靠機遇，因此古人常常空負稀世才華而悲傷落淚。

【原文】夫名不可以虛偽取也。不可以比周^①爭也。故君子務修諸內而讓之於

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污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即爲鮑叔耳^②。其次莫如廣樹而并進之。不爲魏成子即爲翟黃耳^③。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

【注釋】①比周：結黨營私。②不爲管仲，即爲鮑叔耳：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史稱管子，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鮑叔，春秋時齊國大夫，亦稱「鮑叔牙」「鮑子」，以善於知人著稱。鮑叔少年時與管仲友善，曾一同在南陽一帶經商，相互十分瞭解。齊襄公時，鮑叔輔佐襄公弟公子小白。後因襄公爲政無道，鮑叔知齊國將亂，即隨公子小白逃奔莒國；管仲則隨公子糾逃奔到魯國。襄公被殺，公子糾和公子小白爭奪君位，小白得勝即位，即齊桓公。桓公任命鮑叔爲相，鮑叔辭謝，保舉管仲，自己甘心做管仲的助手。後來齊國經管仲的改革，日漸富强，稱霸諸侯。鮑叔死後，管仲在其墓前大哭不止，并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故後世言人之相知，譽稱「管鮑」。③不爲魏成子即爲翟黃耳：《韓詩外傳》卷三與《史記·魏世家》都載有魏文侯欲置相國之事。置相「非成（魏成子，即季成）則黃（翟黃）」，請李克一言而定去取。李克并不直接回答魏文侯的話，他說「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

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并判斷文侯選擇魏成子為相。翟黃不服，對李克誇示幾次薦人之功，李克說他無法與魏成子比。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文侯「皆師友之」；而「子之所進五人，君皆臣之」。翟黃聽後，愧服而罷。

【譯文】聲名不能靠虛假詭詐的手段獲取，不能靠結黨營私的途徑爭取。所以君子致力於對內修養自身對外謙恭禮讓，致力於積累自身美德而時刻以自己德行不足來自處。做臣子的就像大地一樣！大地承載萬物，不因沉重而拒絕，被不潔之水污染，却不拒絕其流淌；草木在上面繁殖生長，却不據為己功，成就功德而不居功自傲，這是做臣子的基本準則。像那些在萬乘之國身居高位、擔當大任、掌管大權又想杜絕後患的臣子，最好的做法不如推薦賢才讓位於能者，安心於其後，不做管仲，就做鮑叔牙。其次不如大範圍地培養人才一起進獻給君主，不做魏成子，就做翟黃。如能這樣，怎麼會有蒙蔽君主、獨斷專權而帶來的禍害呢！這些是侍奉君主的正道，也是做臣子的基本準則。

行體

【題解】這一部份作者論述了如何區分君子和小人。作者認為「行爲」是兩者的分界綫，關鍵在於聽從義的驅使還是聽從利的指引，君子要謹慎取捨，君子的行爲遵從道義，小人則不然。

【原文】夫行^①也者。舉趾^②所由之徑路^③也。東西南北^④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皂白^⑤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慎趣舍焉。

【注釋】①行：足以表示品質的舉止行動，此指一個人的做人處事的標準。②舉趾：指舉動。③徑路：比喻處世行事的途徑。④東西南北：比喻方向。⑤皂白：黑與白。多比喻非與是。

【譯文】一個人的處事標準，就是一個人所作所爲所依循的途徑，是對於人生方向的取捨，是君子小人的分界綫，是吉凶榮辱的標志。選擇向南就得捨棄北面，選擇向東就

得捨弃西面。聽從於私利的驅使就失去了成爲君子的機會，聽從於道義的指引就不會墮落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以產生，依從道義還是依從私利正是其產生的根源，依從道義就會吉祥，依從私利就有凶禍，因此君子對於取捨無比地謹慎。

【原文】夫君子直道以耦世^①。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揜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寬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微訐懷詐^②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耻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③之言。不擇賢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

【注釋】①直道以耦世：直道，猶正道。指確當的道理、準則。耦世，適應世俗。②微訐懷詐：微訐，揭人陰私。懷詐，心存欺詐。③訓誥：《尚書》六體中訓與誥的并稱。訓乃教導之詞，誥則用於會同時的告誡，此處泛指訓導告誡之類的文辭。

【譯文】君子履行正道來適應世俗，小人靠邪行取悅他人以求容身；君子遮掩他人的

過惡來長養自己的厚德善心，小人則毀謗敗壞別人的美德以此來標榜自己；君子寬厚賢良能與各種人交往，并以此為道義，小人好揭人短心存欺詐，却自以為聰明；君子遇到人就不耻下問，沒有固定的老師，小人以向別人請教為耻，還嘲弄侮辱那些沒有能力的人，這也是君子與小人的一個分界綫。君子心裏有信念，謀劃講原則，不求自己知道的很多，而求自己知道的都能够落實；不求要做很多的事情，而務必弄清楚做這件事的理由；遇事坦然好像生來如此，行事積極好像生怕趕不上。小人就不是這樣，小人心裏想的不是倫理道德和聖賢經典，滿口胡謔吐不出什麼告誡勉勵的言語，不選擇賢人以求托付終身，不努力踐行道義以求安定自身，隨波逐流，不知道自己一生要幹什麼，這也是君子與小人的分界綫。

【原文】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②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③。曲得其情^④。其唯誠乎。

【注釋】①誠：《說文》：誠，信也。清曾國藩云：一念不生謂之誠。②紀：綱領；綱紀。③應當：謂應事得當。④曲得其情：曲，表敬之詞。情，通「誠」，真誠，真實。

【譯文】君子修養身心，沒有比「誠」更重要的了。正因為有了「誠」，君子纔能包容天下萬物。天不言語可是人們推崇它的高遠，地不言語可是人們推崇它的厚重，四季不言語可是人們期盼它的來臨，是因為他們是至誠的。誠，是天地間最高的行為準則，也是君子必須堅持的操守。天地之間有綱紀，不誠就不能培育萬物；君臣之間有道義，不誠就不能相處共事；父子之間有禮義，不誠就會疏遠；夫妻之間有恩義，不誠就會分離；朋友結交有分寸，不誠就會斷絕來往。遵循道義而應事得當，最終得到萬物真誠的感應，這不是祇有靠「誠」纔能達到的嗎？

政體

【題解】這部分作者論述了怎樣為政的問題，他指出治理國家首先要運用仁德，其次是禮義。他還指出君主想要上令下達，最好是用仁道，並且指出為君者要以身作則修習德行，要慎重選擇身邊跟隨的人。

【原文】孔子曰。為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然則德之為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①。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②。齊其轡策^③。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④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隨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為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瀆^⑤。

【注釋】①太上養化：太上，本意是修養最高的人，指聖人。養化，致力於人心、風俗的轉變、教化。②銜勒：馬嚼口和馬絡頭。③轡策：御馬的繮繩和馬鞭。④壹：統一。⑤蘊：古同「蘊」，聚積。

【譯文】孔子說：「治理政事應該德化天下。」又說：「用仁德來引導百姓，用禮義來統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僅有廉耻之心，而且也會情願接受治理。」既然這樣，那麼說仁德對於治理國家是最重要的了，而禮義列居第二。德和禮，是引導教化百姓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推行仁德形成感化，使百姓日益向善靠近却不知為什麼會這樣（向善行靠近），這是治理的上策。其次是使百姓互相謙讓，辛勤勞作而不埋怨，這是治理的中策。最末纔是嚴明法令，用物質利益來激勵百姓向善，使百姓畏懼刑法而不敢胡作非為，這是治理的下策。那些善於治理天下的，他們治理天下不就像駕馭車馬麼？安正銜口籠頭，準備好繮繩馬鞭，使馬均勻用力，和馬配合默契，所以能行達千里而不勞累；善於統治百姓的人，用道德禮義統一民心，整治文武百官，使百姓齊心協力，民心平定，因此不需三令五申而百姓順從，不必使用刑罰而天下太平。我們尊崇聖人的原因，不在於他能根據所犯罪行量刑處置，而在於他能事先防止禍害的產生。所以最高明的人這樣治理國家：百姓如果犯有小罪，一定從中尋求善意之處來赦免他的過失；百姓如果

犯有大罪，一定找出其中的原因，然後用仁德來輔助教化他，因此上下亲和而不离散，道德教化順暢而不郁結。

【原文】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①瘖②而爲大理③。有不貴乎言也。師曠④盲而爲太宰⑤。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⑥。所以蔽明。黈纆⑦充耳。所以揜聰也。觀夫弊俗偷薄⑧之政。耳目以效聰明⑨。設倚伏⑩以探民情。是爲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⑪者矣。難哉。爲君也。

【注釋】①皋陶：亦作「皋繇」或「皋繇」，上古傳說中的人物。傳說他是虞舜時的司法官，後常爲獄官或獄神的代稱。②瘖：同「啞」，嗓子啞，不能出聲，失音。③大理：掌刑法的官。④師曠（公元前五七二年—公元前五三三年）：字子野，山西洪洞人，春秋時著名樂師。他生而無目，故自稱盲臣、瞑臣。曾爲晋大夫，亦稱晋野，博學多才，尤精音樂，善彈琴，辨音力極強。以「師曠之聰」聞名於後世。⑤太宰：中國古代官職，在不同的朝代職責和地位不同。西周時開始設置太宰，也叫大冢宰，或大宰，即冢宰的首領。太宰的職責是「掌管國家的六種典籍，用來輔佐國王治理國家。」其中六種典籍是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可見當時的太宰是百官之首，相當於

後來的宰相。後來由於王室的衰落，太宰這個官職的重要性在春秋時期下降了許多，以致於被排除在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之外。周朝之後太宰一職被停止使用。⑥旒：古代帝王禮帽前後懸垂的玉串，音「流」。⑦黈纁：黈，音頭，三聲，黃綿所制的小球。懸於冠冕之上，垂兩耳旁，以示不欲妄聽是非。⑧弊俗偷薄：弊俗，指風氣敗壞的社會。偷薄，澆薄，浮薄。⑨聰明：特指君主的視聽。⑩倚伏：依存隱伏，此指暗探。⑪分：原則；原理。

【譯文】君主想要政令迅速推行下達，最好的辦法是用仁道來施行。皋陶喉嚨嘶啞，不能說話，却能擔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一職，因為有時并不看重言語；師曠兩眼失明却能擔任太宰一職，因為有時并不看重視力，祇有玄妙地潛移默化纔是最重要的。因此聖明的君王所戴的冠冕前面懸垂玉串，是爲了遮掩自己敏銳的視力；用黃綿塞住耳朵，是爲了遮掩自己靈敏的聽力。觀察社會風氣敗壞、澆薄之風盛行之時的政事，爲政者到處安插耳目來擴大視聽，遍設暗探來探聽民情，這是用軍事手段來俘獲他的百姓，却妄想百姓信任歸順他，這是連治國的基本原則都不明白啊。這樣還想做好國君，實在很難啊！

【原文】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①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

圖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然上恐脫情字）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③。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群臣自污也。是以爲政者必慎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

【注釋】①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爲尊位，故天子、諸侯見群臣，或卿大夫見僚屬，皆面南而坐。帝位面朝南，故代稱帝位。②象：效法。③便嬖：能說會道，善於迎合的寵臣，親信。

【譯文】做君主的，儘管莊重嚴肅而威懾天下，但是却居高處遠而充滿危險；做百姓的，雖然地位卑下需恭敬有禮，愚昧軟弱却有神奇的力量。君主厭惡百姓，國家就會滅亡；君主愛護百姓，國家就會生存發展。做君王的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帝王坐北面南接受百官的朝拜，不敢因富貴就盛氣凌人，能依據自己聽到看到的東西考慮到其他事物，能憑藉自身聽到看到的東西推及到長遠的事情，觀察一事而能貫通萬事，都是以自身爲根本。想要知道天的開始與終結嗎？今天這一天就是。今天是開始，也是終結。

想要瞭解千千萬萬百姓的實情嗎？瞭解一個人就瞭解了全部。自己喜好的，就是百姓所喜好的；自己憎惡的，就是百姓所憎惡的。所以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不瞭解民情。瞭解民情然後百姓纔會聽從命令；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強加給他人，百姓怎麼不會聽從命令呢？所以善於治理政事的人，政令簡明容易推行，百姓就不生變亂；以身作則遵守法規，百姓就會競相模仿也就不會埋怨。近臣巧言取寵，百官憑藉他們而飛黃騰達，那衆臣就會自甘墮落。因此國君一定要慎重選擇身邊跟隨的人，身邊的人正直國君就正直，如果國君正直。號令怎麼會歪曲不暢達呢？

法體

【題解】此篇主要論述如何執法。作者認為執法者須具有公心，祇要是出於公心，用法或輕或重均無不可，但絕不可有私心。一有私心，用法過輕便會縱容奸邪，用法過重就會傷害善行。作者還認為倫理道德的教化比刑罰要更重要。

【原文】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僞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澤^①。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况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注釋】^①一曰至言澤：《孔子家語》一書作：一曰心逆而嶮。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順非而澤。

【譯文】天底下最大的惡行有五種，而盜竊不算在內！一是洞達事理而又用心險惡；二是行為怪僻而又不知悔改；三是言語虛妄而又善於狡辯；四是專記惡行而又大肆宣揚；五是隨順邪惡之事而且將其粉飾美化。這五種惡行，人祇要有一種，就不可不殺，

何況五種惡行兼而有之？將這樣的人安放在身邊，向他詢問國事，國君還能夠端正自身的，這種情況從未有過的。

【原文】夫淫逸盜竊^①。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②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爲暴者。公也。怨曠^③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④之。雖及於刑。必加隱惻^⑤焉。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⑥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奸。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

【注釋】^①淫逸盜竊：淫逸，恣縱逸樂。盜竊，劫掠，偷竊。^②刻剝：侵奪剝削。^③怨曠：指女無夫，男無妻。^④寬宥：寬容；饒恕。宥，音「又」。^⑤隱惻：惻隱，憐憫、同情。^⑥約：少；省減；簡約。

【譯文】邪惡放縱偷盜等行徑是百姓憎恨的。君主因而對他們用刑，殘損他們的身體、對他們進行侵奪剝削，即使處罰過度，百姓也并不認爲我殘暴，這是因爲他們知道君主

是出於公心；孤單寂寞、飢餓、寒冷等遭遇也是百姓所不情願的。爲了逃離這些，不慎觸犯法律，君主因而饒恕他們、寬容他們，即使到了非用刑不可的地步，君主也一定會心懷惻隱之心更加憐惜，百姓却不認爲君主是在偏袒，這是因爲他們知道君主是出於公心。君主所重罰的，正是百姓所憎恨的；君主所輕罰的，正是百姓所憐憫的。因爲這個緣故，不需太重的獎賞就可以勸勉百姓向善，不需嚴刑酷法就可以禁止邪惡。由此說來，公心用之於法律，沒有行不通的。祇要出於公心，用法輕一點也行，用法重一點也可；私心用之於法律，沒有行得通的。如有私心，用法太輕就會縱容奸邪，用法太重就會傷害善行。今天那些治法者，不是從公私的角度去衡量，却來爭辯用法輕重這種形式性的問題，不以民心爲本，而祇謹慎於使上奏判罪的文書得當，這就好像法治教化之道本在自身却跑去別處尋求一樣。

〔原文〕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①。知刑當之難必^②也。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③以爲制^④。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⑤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矣。

【注釋】①「與其害善，寧其利淫」：出自《周書·列傳第十五》，原文為「……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舍有罪，不謬害善人也。……」②難必：難以肯定。③微旨：隱而未露的意願。④制：裁決，決斷。⑤驅世：驅使世人。

【譯文】聖人治法已經很公正了，可是仍然擔心尚有不公之處，所以說：「與其傷害賢善之人，寧可利於有罪之人。」他們深知量刑適當與否難以肯定，於是用道德教化來補救，這是上古時期的古聖先王所致力做的事情。後來審理案件的人就不是這樣，還未審問犯人，先對案件臆測一番，等到審訊犯人時，就一步步誘使犯人落入他的主觀臆斷的陷阱中，却把這稱之為有能耐；他們對下不去探求案件發生的根源，從而對案件的性質加以區分，而是向上揣摩君主隱而未露的心思來裁決案件，還將這稱之為忠於職守。這樣的人擔任官職被認為是有能力，侍奉君主被認為是忠於職守，名利也就隨之而來。這就驅使世人沉溺於這種風氣，却希望道德教化能夠興盛，這也是不可能的。

【原文】凡聽訟決獄。必原①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②輕重之叙。測淺深之量。悉③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衆共之。衆疑則從輕者。所以重

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④。又復加之以三諄^⑤。衆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⑥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耻。免而無耻。以民安所厝^⑦其手足乎。

【注釋】

①

原：推究，體察。②權：衡量，估計。③悉：詳盡也。④汝作士，惟刑之恤：出自

《尚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及「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⑤諄：問，告。音「遂」。⑥有司：指官吏。古代設官分

職，各有專司，故稱有司。⑦厝：安置。

【譯文】凡是審案斷案，一定要推究體察父子間的親情，立足於君臣間的道義，權衡犯罪情節的輕重，檢測罪行分量的深淺，用盡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竭盡自己的忠愛之

心，然後對案件詳加調查。如果自己覺得案件可疑的話就要和大家一同審理決定，如果大家都認為案件可疑的話就從輕處置。審斷案件如此謹慎，不是因為相關法規不夠詳盡，而是因為法律不為一人一案而定，必須與賢明的人共同聽審後作出判決。所以舜任命皋陶時說：「你做司法官，一定要慎重用刑。」又規定要反復審問三次（向群臣、群吏、民衆三方徵求意見），大家都說可以了，然後再判決，這樣做是因為刑法要參考人情。所以《春秋傳》說：「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查清，也一定要合乎人情。」可是世間那些固執愚昧嚴厲刻薄的官吏，認為這人情就是索要賄賂、順著自己的愛憎、庇佑親人、陷害仇人，為什麼如今世間小吏所說的人情與古人所說的人情相差這麼遠呢？恐怕是風氣的變化造成的吧。主管官員因為這人情懷疑判案的官吏，君主因為這人情懷疑主管官員，這是君臣上下缺乏溝通而相互猜疑。缺乏溝通而相互猜疑，想要大臣們盡忠立節也就很難了。如果大臣們不能盡忠誠立節，那祇求免於犯罪受懲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大臣們祇求免於犯罪受懲却没有廉耻之心，那麼叫天下百姓怎麼辦呢？

【原文】春秋^①之時。王道^②浸壞。教化不行。子產^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④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⑤。秦用商鞅^⑥。連相坐之法^⑦。造參夷^⑧之

誅。至於始皇兼吞六國^⑨。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而奸邪并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⑩。而天下大悅。及孝文^⑪即位。躬修玄默。議論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⑫之風。至於孝武^⑬。徵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宄^⑭不勝。於是張湯趙禹^⑮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况^⑯。禁固^⑰（固疑罔）積密。文書盈於机格。典者不能遍睹。奸吏因緣爲市。議者咸怨傷之。

【注釋】①春秋：指春秋時期，始於周平王東遷，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急劇變化，政治局面錯綜複雜，軍事鬥爭層出不窮，學術文化异彩紛呈的一個變革時期。②王道：儒家提出的一種以仁義治天下的政治主張。此處指古聖先賢的教化。③子產（？—前五二二年）：複姓公孫，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鄭稱公孫。他是第一個將刑法公布於衆的人，曾鑄刑書於鼎，史稱「鑄刑書」，是法家的先驅者。④偷薄：澆薄，浮薄。⑤申子：指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⑥商鞅：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衛氏。又稱衛鞅。⑦相坐之法：中國古代因他人犯罪而使與犯罪者有一定關係的人連帶受刑的制度。又稱連坐、隨坐、從坐、緣坐。商鞅變法時立相坐之法。⑧參夷：古代誅滅三族的酷刑。⑨六國：即韓、趙、燕、魏、楚、齊六國。⑩約法三章：出自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十一月，召諸縣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著族，偶語者弃市。吾與諸侯曰：『如果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漢中。』與父老曰：『約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⑪孝文：即漢文帝劉恒，漢高祖劉邦

四子，惠帝劉盈弟，母薄姬。在位期間，繼續執行與民休息和輕徭薄賦的政策，使漢朝從國家初定走向繁榮昌盛的過渡時期。後世將這一時期與其子景帝執政的時期統稱為「文景之治」。^⑫刑厝：亦作「刑措」或「刑錯」，置刑法而不用。^⑬孝武：即漢武帝劉徹，漢景帝劉啓的第十個兒子、漢文帝劉恆的孫子，謚號「孝武」。^⑭奸宄：亦作「奸軌」，違法作亂的人。宄，音「軌」。^⑮張湯趙禹：張湯，漢武帝時負責刑法事務的權臣，中國古代著名的酷吏，又以廉潔著稱。與趙禹編定《越官律》《朝律》等法律著作。趙禹，與張湯同時期酷吏，與張湯交好。^⑯比况：與類似事例進行比照。^⑰禁固：即「禁錮」，禁止做官或參與政事。

【譯文】春秋時期，以仁義治理天下的王道逐漸衰亡，倫理道德的教化不再施行。子產擔任鄭國國相，將《刑書》鑄刻在鼎上，鄙陋澆薄的統治從此就開始了。及至戰國時代，韓國任用申不害，秦國任用商鞅，制定連坐之法，實行誅滅三族的酷刑。待到秦始皇，兼吞六國，廢除執掌禮義的官吏，專門運用刑法懲罰，於是狡詐惡毒一并產生，天下百姓都反叛他。漢高祖約法三章（祇規定「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天下之人都非常高興。到孝文帝即位，親自實行清靜無為的治國之道，談法議事，力求寬容厚道，於是天下太平，達到了置刑法而不用程度。但是到了孝武帝時，政府徵調頻繁，百姓因此財力空竭；窮困百姓犯法，由酷吏自行決斷，而違法作亂的人和事却數不勝

數。於是張湯、趙禹之流制定法令，以各種案例輾轉比照，使禁令之網日加細密，法律條文堆滿桌案、格架，主管之人看都看不完，奸邪的官吏藉機徇私舞弊，議論的人都為之怨恨不平。

【原文】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之主。不放訊。不旁求^①。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舉效（效疑劾）之法。參伍^②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聰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治成辭於手也。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③。詆案^④以成法。執左道^⑤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注釋】①旁求：四處徵求；廣泛搜求。②參伍：亦作「參五」。錯綜比較，加以驗證。③斥言以破律：徇私枉法。《禮記·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鄭玄注：「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④詆案：指責，舉劾。⑤左道：邪門旁道。多指非正統的巫蠱、方術等。

【譯文】凡是審理案件，必須依據違法犯罪的事實，并以此為中心，不隨意審訊，不四處求證，不多方牽扯，以顯示自己明察事理。因而要依據相關的法律，認真對照案情，

爲的是弄清事實，而不是誇大事實，但應當讓那些耳目聰明的人分析比較案情，不使管理刑獄的官吏徇私舞弊、奸計得逞就是了。孔子說：「古人審理案件，是爲當事人尋找生存的理由；如今的官吏審理案件是想方設法將其置於死地。」所以對徇私枉法，出賣法令的；毀謗他人，加以彈劾造成法律後果的；秉持邪道，擾亂國政的，這些人都必須加入到國君誅殺的行列中去。

時務論

【題解】在「天明本」和「元和二年駿河本」《群書治要》中，均無《時務論》一書的書名，我們有幸得閱日本影印的「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通過互相比較發現，「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中卷四十六另有《時務論》一篇，內容則是「天明本」和「元和二年駿河本」《群書治要》的《體論》的最後兩段。此外，在「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中，「天明本」和「元和二年駿河本」《群書治要》中許多沒有保留篇題的，在「金澤文庫」本都有保留。因此，我們特以「金澤文庫」本為底本，將《時務論》篇名重新補上。

《時務論》，《舊唐書·經籍志》載：《時務論》，十二卷，楊偉撰。楊偉，曾為三國曹魏尚書郎，魏、晉之間著名曆法家，著作《乘丘先生書》二卷，《時務論》十二卷。

《時務論》，世已早佚，在其他文獻僅存三條佚文，而《群書治要》保存較長的佚文兩篇，由此可以窺見其內容梗概。第一段名為「審察計謀」，指出為君者要審慎聽察，第二段為「斷忠臣國」，指出為君者必得忠臣的輔佐才能成治，而忠良之臣更要輔佐君主端正視聽，若無忠良之臣的獻計獻策，君主就無以成治。

【作者簡介】楊偉，曾為三國曹魏尚書郎，魏、晉之間著名曆法家，著作《乘丘先生書》二卷、《時務論》十二卷。

審查計謀

【題解】此篇論述的是如何聽察，君主的聽察是國家存亡的門戶和安危的關鍵。君主應當廣泛聽察，但更要深入、審慎地加以考證，這樣纔能讓國家政治興隆，國家富強。

【原文】夫聽察^①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②。利害之說。雜而并至。以干窺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③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

【注釋】①聽察：探聽審察。指聽取并考察各種意見。②數：音屬。談論，述說。③隆：盛大。

【譯文】君主對各種意見的聽聞和考察，是國家存亡的門戶和安危的關鍵。假若君主

聽察不廣博，祇聽信寵臣的話，那麼所做的謀略必定有所疏漏，不能盡知良好的計策；假如廣泛地觀察探聽，但是接受的方法不正確，考察不深入，那麼計策必然又會有所敗壞。君主憑藉獨自聽受的聰敏，去推斷思考各種言論的成敗、利害，若各種意見紛至沓來，必然會干擾君主的視聽。如此看來，考察各種言論是否精密得當的難題，就落在君主身上了，而不在竭誠貢獻謀略、盡己之策的臣子那裏。假如君主聽察得當，採納的建議合乎情理，那麼考慮的計策就會周全而有所成就，就能加倍獲益，大功告成，政治興隆，國家富強，百姓強大，而敵人破滅。假若不深入、審慎地聽取和採納建議，那麼考慮問題就會陷入困境，所做的事情就會失敗，利益喪失，功勞全無，國家陷入貧窮，對外作戰失敗，國內政治混亂，形勢危急了。聽察的考證不能不深入，不能不審慎，就是如此之重要啊。

【原文】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策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①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②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③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④不用其謀則泝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暗一聰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

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⑤之謀。納宰嚭^⑥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靳尚^⑦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⑧不用宮奇^⑨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⑩。蹇叔^⑪之哭。不能濟崤澗^⑫之覆。趙括^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

【注釋】①陳恢：劉邦的謀士。②婁敬：漢高祖劉邦的重要謀士之一。③廣武君：指楚漢相爭時趙國謀臣李左車（生卒年不詳），西漢柏（邢臺隆堯）人，趙國名將李牧之孫，為趙立下了赫赫戰功，李被封為廣武君。韓信、張耳攻趙時，趙權臣成安君陳餘不聽廣武君之言，以至兵敗。韓信獲廣武君而師事之，廣武君遂為之籌策下燕齊之地。見《史記·淮陰侯列傳》。④陳餘：秦末義軍領袖。⑤子胥：即伍子胥，春秋末期吳國大夫。名員（音「雲」），字子胥，⑥宰嚭：即太宰嚭。本名伯嚭，係春秋時楚伯州犁之孫。楚誅伯州犁，伯嚭奔吳，吳以為大夫，後任太宰，故稱太宰嚭。⑦靳尚：本名尚，戰國時期楚懷王時任上官大夫，與三閭大夫屈原為同僚，受封于靳江，世稱靳尚。⑧虞公：春秋時代姬姓的公爵諸侯，是周皇室的後裔。⑨宮奇：即宮之奇，生卒年不詳，春秋時虞國辛宮裏人。他明於料事，具有遠見卓識，忠心耿耿輔佐虞君，并推薦百里奚，共同參與朝政，對外采取了聯虢拒晉

的策略，使國家雖小而強盛。他是春秋時著名的政治家，春秋時期，各國攻伐不止，晉國與虞國為鄰，早有吞并虞國之心，但因虞國和虢國是很好的盟國，無隙可乘，所以始終未敢輕舉妄動。對此，宮之奇看得很清楚，堅決主張虞虢聯盟。⑩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仇由國（今山西孟縣）是春秋時期的一個小國。智伯（名瑤，又稱智囊子，春秋末年晉國四卿之一，其他三卿是韓、魏、趙。後來在趙襄子滅了智伯後，瓜分了晉國，史稱「三家分晉」）在并吞了潁國（今山西高平）、代國（今河北蔚縣）後，下一步就是要發兵攻打仇由國，以使晉國疆域整連成片。可是由晉國往仇由國的道路異常艱險，兵馬難行，於是，他就策劃了一個陰謀：有意鑄了一口很大的鐘，然後派使者通知仇由國，說這口大鐘是特意贈與仇由國君的，但運不過去。仇由國的國君知道之後喜出望外，立即下令，動用了大批人力修建通往晉國的道路，準備將那口大鐘迎回國。仇由國的大夫赤章曼枝馬上勸諫國君：「此事萬萬不可，贈送禮物應是小國對大國的尊崇方式，現在大國反而送禮物給小國，禮物後面一定緊跟著軍隊入侵，所以絕不能要那口鐘，更不能將大鐘運回國！」然而仇由國君貪圖便宜，根本不理睬赤章曼枝的勸阻，加緊趕工擴建道路，希望早日將大鐘運回國。終於修建好道路，興高采烈地將大鐘運回了國內。十九天后，智伯的軍隊就順著運鐘的道路暢通無阻地入侵仇由國，將仇由國輕而易舉地滅掉了。從此，「鐘」就成了「終」的代名詞，警示為終結。⑪蹇叔：宋國鉅邑（今安徽濉溪縣臨涣集）人，春秋時秦國大夫。有賢名，為百里奚所推薦，秦穆公時任為上大夫。⑫崤澗：亦作「崤澗」，指崤底一帶。音「遙免」。⑬趙括：戰國時期趙國人，趙國名將馬服君趙奢之子。熟讀兵

書，但不曉活用。于長平之戰後期代替廉頗擔任趙軍主帥，由於指揮錯誤而使得趙軍全軍覆沒，自己也衝陣戰死，趙軍四十萬人盡數被秦將白起活埋。

【譯文】凡是做國君的，不能說舉國上下都沒有深謀遠慮的臣子、朝廷內沒有能出良策之士，而在於自身聽察考證時精心不精心，審慎不審慎。如何證明這一點呢？過去漢高祖劉邦是明於辨察的君主，采納陳恢的計謀，就攻制了南陽，不用婁敬的計策則困于平城。廣武君李左車是善於出謀劃策的人，韓信采納了他的計謀則使燕齊不戰而降，陳餘不用他的計謀則遭泜水之敗。由此看出，漢高祖的聽取，未必就是一次糊塗一次聰明，而是在於是否聽取得專心。廣武君的計謀，不是一個拙劣一個工巧，而在於採用不採用。不能說事成了是因為有獻計獻策之人，而事敗是因為沒有精於謀劃之臣。吳王夫差拒不采納伍子胥的計謀，却聽取太宰伯嚭的邪說，終至國家滅亡，自己被殺，不能說是因為沒有精於謀劃的大臣。楚懷王拒絕接受屈原的計策，而采納靳尚的策略，終陷秦國客死他鄉，不能說是沒有出謀獻策之士。虞國國君虞公不用宮之奇之謀致使國家被晉國所滅，仇由國國君不聽赤章曼枝之言導致國家亡於智伯，蹇叔之哭不能挽救崤澗之戰的敗局，趙括之母不能拯救長平之戰的失敗，這些都是由於君主的視聽不專心和不審慎造成的。由此看來，天下所有的國家都是有忠臣和謀士的。倘若失去民心、戰爭失

敗、危及於身、國家滅亡，原因在於君主自身的視聽不專心、不審慎。

斷忠臣國

【題解】此篇指出為君者必得忠臣的輔佐纔能成治，而忠良之臣更要輔佐君主端正視聽，若無忠良之臣的為君主獻計策，君主就不能成治。

【原文】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臣以為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①。舒展安危之策耳。故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②獻謨^③。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君也。然必俟伊尹為輔。呂尚為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為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

【注釋】①數：計也。②咎繇：即皋陶，「咎」通「皋」。③謨：計謀，策略。音「摩」。④投命：捨命；拼命。《吳子·勵士》：「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譯文】如果真想尋求忠良之臣、博學之士，會有哪個國家沒有呢？人臣以為，作為

忠誠賢良、一心謀劃治國之道以求利於國家的臣子，一定是竭盡忠誠、進獻謀略、心存誠懇惻隱之心且不隱瞞自己觀點的人。他們深切地希望君主能够實施其國家治亂的計策，施展其關乎國家安定的政略。所以，凡是稱得上聖主明君的，無一沒有進獻可行之策、斥退錯誤建議、奉上自己忠心的臣子。古昔之時，舜帝是很聖明的君主，還有咎繇獻上謀略、夏禹奉上告誡。到了殷朝的成湯，周朝的文王、武王，也都是很聖明的君主，然而祇到伊尹成了輔弼、呂尚做了軍師，然後纔得以建立功勳、完成大業、統一天下。可見，君主想要做到視聽聰敏、詳明，必須要有忠良之臣作為其耳目。由此看來，忠誠賢良、一心謀劃治國之道、利於國家的臣子，怎能不效法、追隨往古，沿襲前聖的脚印，捨弃性命而竭盡全力來輔助君主的視聽呢？

【原文】夫人君者。以至尊^①之聰聽。總萬機而賢（賢當作監）之。以至貴之明察^②。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③。料盡其門戶^④乎。其數^⑤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養真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欲。麗服適體。遠眺迴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游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⑥。將當何

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鰥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⑦。庶羞^⑧兼品。酸甘盈備。珍饌^⑨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閑饋^⑩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覺上疑脫體字）饑餒之厄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谷^⑪。襲織絺^⑫。處華屋之大廈。居重蔭之玄堂。褰羅帷^⑬以來清風。烈（烈當作裂）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綿疑錦）衾貂蓐。疊茵累席。居隩密之深室。處復帟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卮之旨酒以禦寒。皸皸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⑭遺忘乎。

【注釋】①至尊：至高無上的地位。多指君、後之位。②明察：謂觀察入微，不受蒙蔽。③孔要：孔，很的意思。要，要點，綱要。意為最核心的要點。④門戶：比喻事物的關鍵。⑤數：計策。⑥行與毛牆俱，入與西施處：毛牆，是春秋時期越國絕色美女，與西施時代相當，相傳為越王勾踐的愛姬。⑦幾俎：幾，古人席地而坐時有靠背的坐具。俎，通「俎」，音「組」，古代祭祀、燕饗（古代帝王飲宴群臣、國賓）時所用的禮器。⑧庶羞：多種美味。饌，飲食，吃喝。⑨珍饌：珍美的食物。

⑩閑饋：閑，閑暇。饋，食物。⑪霧縠：薄霧般的輕紗。⑫織絺：細葛布衣。⑬羅帷：絲製帷幔。⑭寤：古同「悟」，理解，明白。

【譯文】作為君主，以至尊的聽聞來總管各種政務並且進行監督，以最尊貴的明察來考慮國家的治亂之策並且進行審察，難道就能完全參透事物核心的要點，看出所有問題的關鍵麼？君主所用的方針政策必定有所遺漏，如果沒有忠臣和謀士來輔助君主的視聽，在處理衆多政務時一定會有許多注意不到的細微之處。怎樣證明這一點呢？君主的尊貴之所以不同於一般人，是因為他能順其心志保持本性。怕的是當他享受歡樂時，就有縈繞於耳的嚴肅雅樂、布滿眼睛的古玩珍寶、滿足欲望的美人、極其合體的漂亮衣服；想登高遠眺時，就登臨齊雲高的崇台；想逍遙自在，就游歷有飛閣的樓觀。終日在綠水清池旁嬉戲，在桂林芳園中游玩，箭射鳧雁，追逐禽獸，出門時與毛嬙在一起，回來則和西施在一處，又能從哪里體會到窮困憂愁的悲哀、瞭解鰥寡孤獨的難以忍受呢？吃飯時用鼎烹煮食物，用俎盛放在桌子上；美味佳餚多種多樣，五味俱全，珍美的食物充滿廳堂；進膳時有音樂佐餐，吃完後敲響鐘鼎撤走食具；其間又有一道道其他美食。口中美味不斷，又能從哪里感受到飢餓的痛苦、困窘的難堪呢？夏天披著薄霧般的輕紗，穿上細葛布衣服，居住在華麗的大廈裏；或身處有濃蔭的大廳中，提起絲製帷幔感

受清風的涼爽，打碎冰塊以消除微微的暑熱，侍從爲之輕搖粉扇，典衣官爲之換上輕薄的上衣，飄飄然好像秋天一樣涼爽，又能從何體會炎夏之鬱悶、瞭解暑熱之難忍呢？冷了就穿上綿袍，披上輕暖的皮衣，鋪蓋綿被、貂皮褥子和層層疊疊的墊子，住在幽深的居室中，身在重重的帳幕裏，在臥室一角燒旺炭火來取暖，飲下玉杯所盛的美酒來禦寒，溫暖得好像夏天一樣，又能從何感受隆冬之慘烈，認識嚴寒之難熬呢？以上這些，是在君主自身無從得而知之的事情。大凡衆多細微的事情這樣來類比，就知道君主一定會遺漏之處，未能詳細明了和知曉。這樣，最忠心的大臣怎麼能不輔佐君主，開闊君主的主的視聽，以使其醒悟並不會遺忘呢？

典語

【題解】《典語》一書，世已久佚，唯《群書治要》存其大概。《爾雅·釋言》云：「經也。」《說文》云：「語，論也。」因此，《典語》一書，闡發的是古聖先賢的大道。陸景的《典語》共五卷，所闡發的政見很有眼光。他主張「敬賢」，尊重人才，認為「俊又在官，則治道清」，一個國家如有大批忠心耿耿的人才，政治就必然會清明；而如果「奸佞幹政，則禍亂作」，政權為小人奸佞把持，國家就必然有難。所以他主張「誅惡」，並且不遺餘力，提出「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他看到了賞罰嚴明對於政治的重要，還強調「爵祿不可不重」，主張對百官厚其爵祿，但俸祿的給予必須和功勞的大小、德行的高低相聯係，即「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

《典語》是給面臨亡國的吳國提出的治國方略，內容重在內修政治，諷喻吳主要「遠小人，親賢人」，否則亡國不遠。這從側面也反映了吳主昏庸，小人亂政的局面。

魏徵等在《群書治要》中節錄《典語》，是因為它非常有針對性，就是在國家內部腐朽、外強覬覦的亂局下，救治國家的政治主張，有非常普遍的借鑒意義。這樣救治國家大致可以分三個層次，一是重視爵祿封賞，使國家的官吏都能恪盡職守。重封賞的同時也重刑法，所謂至賞不費，至罰不濫。必須保持法律的公平與正義。認為用忠臣可以

治國，而用小人祇能亂國。二是主張位得其人，人得其用。要重視量才用人。三是在用好人才的基礎上，文武并用。特別強調收回民心，並給出來收回民心的方法，即是內修文德，纔能「臨軍士忘其死」。祇有在百姓治理好的基礎上，纔談得上軍隊建設。然而又強調軍隊建設不能廢棄，即使在太平治世，軍隊也要起到震懾的作用。

【作者簡介】陸景（公元二五三年—二八一年）字士仁，吳郡吳縣體亭（今上海松江）人，吳偏將軍陸抗之子。陸晏之弟，陸機、陸玄、陸雲之兄。從小受祖母管教，潔身自好，勤奮苦學，博覽群書，精通文史，多有政治主張，並為公主賞識，官拜騎都尉，封毗陵侯。後任偏將軍，統帥父親的部分兵馬，在與西晉王濬交戰時被殺，年三十一歲。陸景讀書萬卷，敢於發表政見，陸景著書數十篇，《隋書·經籍志注》有陸景一卷，傳於世。

重爵

【題解】此篇論述了君主要重視爵祿、封賞，以便讓國家的官吏都能恪盡職守。但重封賞的同時也要重視刑法，所謂「至賞不費，至罰不濫」，必須保持法律的公平、正義。還告誡君主一定要慎重的封官賜爵，將官職給予合宜之人。

【原文】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①。帝王之所以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②。君子慕義。治^③道之兆^④。小人覬覦。亂政^⑤之漸^⑥也。易^⑦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⑧曰人（人作仁）。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⑨有德。班祿^⑩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然猶誠以威罰^⑪。勸以黜陟^⑫。顯以錫命^⑬。耀^⑭以車服^⑮。故朝無曠官^⑯之譏。士無尸祿^⑰之責矣。

【注釋】①威柄：威權，權力。②覬覦：覬，希望得到。覦，非分的希望。③治：安定。如「治世」指太平之世，相對於「亂世」而言。④兆：預示；顯現。⑤亂政：腐敗的政治，暴政。⑥漸：徵兆，迹象。⑦易：古書名，《周易》的簡稱（亦稱《易經》）。⑧守位：保持地位或職位。《易·繫辭下》：「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⑨俟：等待。如：俟機。⑩班祿：分等級制定俸祿。⑪威罰：刑罰。⑫黜陟：指人才的進退，官吏的升降。⑬錫命：天子有所賜予的詔命。⑭耀：顯揚，顯示出來；誇耀，炫耀；耀武揚威。⑮車服：車與禮服。《書·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孔傳：「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⑯曠官：空居官位。指不稱職。⑰尸位：指占著職位却不做事。

【譯文】官爵、俸祿和賞罰，是君主的威權，也是君王之所以為尊的原因。所以對於官爵俸祿不可不重視。爵祿豐厚，就能體現居其位者身份的尊貴。君王輕視它，往往選出不合格的人享其祿。居其位的人品德高，就會激勵君子崇尚道義；享其祿的人品德低，就會惹得小人生出非分之想。君子崇尚道義，是國家治理的先兆；小人產生非分想法，是破壞政治的開始。《易經》說：「聖人最寶貴的是爵位，怎樣保守爵位，則在於仁愛的美德。」所以先王重視爵位，謹慎任免。對有德之人才賞賜爵位，對有功之人頒發俸祿。這樣一來，他的爵位高低顯示了他德行的高低，他的俸祿多少就代表他功勞的大小。即使如此，仍然設置刑罰進行懲戒，用降職貶官的方式進行勸戒，用天子的誥命讓他顯達，用車子和朝服使他顯耀。因而朝廷沒有虛設官位而被譏諷，士大夫也不會因空拿俸祿而受到指責。

【原文】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况小人乎。孔子所以耻稟丘之封^①。而惡季氏^②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③得其志。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④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⑤。人臣亦不可以苟^⑥受也。書^⑦曰。天工^⑧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⑨與名。尤慎官人。故周褒申伯^⑩。吉甫^⑪著誦。祈父^⑫失職。詩人作刺。王商^⑬爲宰。單于震畏。千秋^⑭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⑮。士以爲辱也。故王陽^⑯在位。貢公^⑰彈冠。王許并立。班伯耻之^⑱。

【注釋】①稟丘之封：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稟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祇稟丘，其不知丘也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
②季氏：春秋戰國時，魯國的卿家貴族。作爲三桓之首，季孫氏凌駕於公室之上，掌握魯國實權。三桓，是凌駕於公室的魯國貴族，出自魯桓公，包括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其中，季孫氏的始祖季友，謚成，史稱「成季」。③苟：如果，假使。④卿相：執政的大臣。⑤虛授：授職給德才不相稱的人。⑥苟：馬虎，隨便。⑦《書》：《尚書》，又稱《書》《書經》。⑧天工：古以爲王者法天而建官，代天行職事。⑨器：這裏指禮器。⑩申伯：西周厲王至宣王時期人，周宣王之元舅也。西周

著名政治家、軍事家，申國（今河南省南陽市）開國君主。⑪吉甫：尹吉甫（生卒年不詳），即兮伯吉父。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今湖北省十堰市房縣青峰鎮）人。周宣王的大臣，官至內史，據說是《詩經》的主要采集者，軍事家、詩人、哲學家。被尊稱為中華詩祖。⑫祈父：典出《詩經·小雅·祈父》。《祈父》是周王朝的王都衛士（相當於後代的御林軍）抒發內心不滿情緒的詩。《毛詩序》說：「《祈父》，刺宣王也。」鄭箋補充說：「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⑬王商：指西漢涿郡廣望王商，今河北博野西北人。少為太子中庶子，父死嗣侯位，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官右將軍，定陶共王愛幸，帝欲以為嗣，他以外戚護佑太子。⑭千秋：指田千秋，即是車千秋。西漢人。戰國時田齊後裔，其先人於漢初徙居長陵（今陝西咸陽東北）。原為高寢郎，供奉高祖陵寢。戾太子因江充讒害而死，他上書訴冤，武帝感悟，擢用為大鴻臚，數月後任丞相，封富民侯。⑮三公：中國古代朝廷中最尊顯的三個官職的合稱。《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⑯王陽：即王吉（？—公元四八四年），字子陽，西漢時琅琊皋虞（今屬溫泉鎮）人，官至博士諫大夫。⑰貢公：即是貢禹。王吉的好友。有成語「王陽在位，貢公彈冠。」比喻好朋友進退相隨，取捨一致。也指一人得官，同類相慶。出自《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取捨同也。」⑱王許並立，班伯耻之：班伯於漢朝宣帝年間（公元前五十五年）出生在樓煩。班伯最初拜當時著名的文學家師丹為師，學習古詩，有成以後，受大將軍王鳳的推薦做勸學（作為朝廷的侍讀）。不久遷奉車都尉。《漢書》曰：「班伯為侍

中，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班伯出入與王氏（王太后）、許氏（許皇后）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并非班伯的喜愛。

【譯文】無功得祿，君子都沒有資格，何況對於小人呢？所以孔子為稟丘的封賜感到羞耻，鄙視季孫氏的富有。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人想求得的，但不能通過道義求得，寧可不要。」假如符合心中的道義，就是為人執鞭趕車也可以做。假如不符合道義，就是給予卿相的高位也要拒絕。君主賢明，就不會把封賞給才德不够的人，臣下賢明，就會無功而隨便接受賞賜。《尚書》說：「上天的職司由人（君主）代替執行。」所以聖明的君主，很重視禮器和名譽，對分封官員就更慎重了。所以周朝褒獎申伯時，尹吉甫就作詩贊頌；祈父失職時，詩人就作詩諷刺；王商做了宰相，單于就害怕；田千秋做了宰相，匈奴就小看漢朝。這些都說明，任命官員，賞賜爵位，都要慎之又慎。任命了稱職的官員，大家都會向他看齊，即使官位不高，士人也會以這個官位為榮。用賄賂的方法取得官位，官職就失去本來的意義，即使是位極三公，人們也會以此為耻。所以王陽在位時，貢公彈冠祝賀；與王太后和許皇后的子弟為伍時，班伯就感到耻辱。

清治

【題解】此篇作者主要論述天下的治亂、國家的安危在於君主能够得到賢德之人的輔佐。他指出得到人的方法在於尊敬賢才而誅棄邪惡，「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同時還指出君主在深宮之中能够辨明真正賢德的方法，即留心考察、暗中求訪、聽其言語、觀其行中，在做事中校驗。

【原文】天子據率土①之資。總三才②之任。以制御六合③。統理群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旦。勤於日昃④。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⑤於唐朝⑥。投四凶⑦於荒裔⑧。殛⑨鯀⑩不嫌⑪登⑫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⑬父。遠惡也。以能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

【注釋】①率土：指率土之濱，沿著王土的邊涯，猶言普天之下，四海之內。②三才：天、地、人。③六合：上下和東西南北四方，即天地四方，泛指天下或宇宙。④日昃：太陽偏西。⑤二八：指八元，八愷。八元指古代傳說中的才德之士。黃帝曾孫高辛氏的「八才子」，稱「八元」。《左傳·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

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愷指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蒼舒、隤斨、檮戡、大臨、虜降、庭堅、仲容、叔達，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則皋陶之字，其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陽氏又稱顓頊或帝顓頊，是繼黃帝以後又一個杰出首領。

⑥唐朝：指唐虞之朝。唐虞，唐堯與虞舜的并稱。⑦四凶：中國上古四大凶獸，分別是四名「大惡人」的化身，也就是指三苗，歡兜，共工，與鯀。⑧荒裔：指邊遠地區。⑨殛：殺死。⑩鯀：音滾，古人名，傳說是夏禹的父親。⑪嫌：避忌。⑫登：登庸。選拔任用。⑬宥：音又，寬容，饒恕，原諒。

【譯文】天子占有四海之內的資財，總攬天、地、人的職責，來掌握駕馭天下四方，統管衆多的生靈，因此很不容易做好。所以聖明的帝王，憂慮操勞，通宵達旦，一直忙碌到太陽西斜，沒有哪一個不急切地尋求賢德之人，并盡力地去遠離邪惡之臣。因此舜帝招取「八愷」（指高陽氏八個才子）、「八元」（指高辛氏八個才子）於唐堯之朝，流放四凶（指共工、歡兜、三苗、鯀）到荒蕪邊遠的地方。他誅殺鯀而不妨礙提升其兒子禹，這是親近仁人；提拔兒子而不饒恕其父親，這是遠離邪惡。所以能够顯示其道德，樹立其教化，成爲後代帝王的楷模。

【原文】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①在官。則治道清。奸佞②干

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昔魯誅少正^③。佞人^④變行。燕禮郭隗^⑤。群士嚮至。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⑥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⑦。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意隱括^⑧。聽言觀行。驗之以實。效之以事。能推事效實^⑨。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注釋】①又：音義，賢才。②奸佞：奸邪諂媚的人。③少正卯（？——前四九六年）：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少正是姓，卯是名。「少正」是周朝所設官職，少正卯的姓屬於當時的「以官爲姓」的情況。少正卯和孔丘都開辦私學，招收學生。少正卯的課堂多次把孔丘的學生都吸引過去聽講，祇有顏回沒有去。魯定公十四年，孔丘任魯國大司寇，上任後七日就把少正卯殺死在兩觀的東觀之下，暴尸三日。孔丘的弟子都不明白爲何要殺他，子貢忍不住向孔丘提出自己的疑問，孔丘回答說：少正卯有「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種惡劣品性，人的品性祇要有這「五惡」中的一種，就不能不施加「君子之誅」，而少正卯是身兼「五惡」的「小人之築雄」，有著惑衆造反的能力，他和歷史上被殺的華士等人是「異世同心」，不可不殺。④佞人：善於花言巧語、阿諛奉承的人。⑤郭隗：戰國時燕國（今河北省定興縣）人，燕昭王客卿，他讓燕昭王「築台而師之」，爲燕國召來許多奇人異士，終於使得燕國富強。⑥闥：小門。⑦否臧：否，音匹。成敗；善

惡；優劣。否，惡；臧，善。《易·師》：「師出以律，否臧，凶。」孔穎達：「否謂破敗，臧謂有功。」⑧隱括：即隱括，意思是矯正，修正。⑨效實：考核成績。

【譯文】天下的治亂，國家的安危，不是由於其他什麼原因，祇要賢能之人做官，則治理之道清明；奸詐諂媚之人參與政事，則災禍、動亂發生。所以君王用人，不能不慎重。得到人才的辦法，全在於尊敬賢才而誅棄邪惡。尊敬一位賢才，則衆多賢才喜悅；誅棄一個惡人，則衆多邪惡者恐懼。昔日魯國誅殺少正卯，巧言諂媚之人則改變其行為；燕國尊敬郭隗，成群的士人嚮往而至。這不就是其效驗嗎？然而，君主居住於深宮之中，生活在禁地小門之內，眼不能親自看到臣下的得失，耳不能親自聽到關於賢愚的評論，怎能知道臣下誰忠誰奸、誰是誰非？必須要留心思考，暗中訪求，聽其言語，觀其行動，在實踐中證明，在做事中校驗。若能推證其事，驗證其實，則是賢是愚可以分明，從而治理之道就清明了。

君道

【題解】此篇作者主要論述了為君之道。他認為作為君主發布政令要依照上天的旨意，要會指揮、領導朝廷官員，且任用的官吏應該都很稱職、賢德。只要這樣，便能够「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

【原文】王者所以稱天子^①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②。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③。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璣^④。御七辰^⑤。調四時。制五行^⑥。此蓋天子之所為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⑦之憂。於是咨嗟四岳^⑧。舉及側陋^⑨。虞舜既登。百揆^⑩時叙^⑪。二八^⑫龍騰^⑬。并干^⑭唐朝^⑮。故能揚嚴億載^⑯。冠德百王。舜既受終^⑰。并簡^⑱俊德^⑲。咸列庶官^⑳。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㉑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注釋】

①天子：古以君權為神所授，故稱帝王為天子。②陰陽：源自古代中國人的自然觀。③雷霆：

疾雷。④璿璣：古代觀測天象的儀器中能運轉的部分。亦指整個測天儀器。⑤七辰：指日、月及五星。⑥五行：金、木、水、火、土。⑦昏墊：陷溺。指困於水災。亦指水患，災害。⑧四岳：傳說中我國堯舜時代的四方部落首領。⑨側陋：微賤的地位。⑩百揆：百官。⑪時叙：指承順，順當。時，通「承」。百揆時叙，謂百揆莫不承順也。⑫二八：二元、八愷的合稱。⑬龍：喻不凡之士，豪杰之士。⑭騰：凌駕。⑮干：追求，求取。舊指追求職位俸祿。⑯唐朝：指唐堯之朝。⑰億載：億年。⑱受終：承受帝位。⑲簡：選擇。⑳俊德：美德。㉑庶官：各種官職。㉒光炎：火光；光芒。

【譯文】君王之所以稱為天子，是因為他發布政令，都是效法上天而行動。上天孕育萬物，是用日月來照耀、用星辰來紀年、用陰陽來調運、用寒暑來化成、用雷霆來震懾、用雲雨來滋潤而成的。上天不親躬理事，而萬事都歸功於天，是因為它所任者都很稱職。然而，把握璿璣、駕馭北斗、調和四季、制定五行，這些都是天子所要承擔的內容。孔子說：「祇有上天是最大的，祇有堯效法上天。」帝業的昌盛沒有超過虞舜的。昔日堯帝后期，有洪水滔天而來的災禍，有衆民困於水患的憂愁。人們咨嗟憂愁，於是堯帝詢問「四岳」（指堯時的四個部落首領）誰能擔當大任，於是「四岳」舉薦了出身低微之人（虞舜）。虞舜當上冢宰後，百官順承，「八愷」「八元」等杰出人才被提拔，共同為唐堯朝廷做事。所以能夠顯揚威嚴於億萬年，使其美德在百王之上。虞舜在

堯帝死後三年，接受了天下，遂選拔才智出衆、德行高尚之人，擔任各種官職。自己則從容不迫，垂拱而治，沒有一點煩勞，而衆多事業都歸功於他，以至於光耀百世，其原因就在於他所任用的皆是賢德之人。

臣職

【題解】本篇主要討論臣子的職責。作者指出天子之所以設立公卿、大夫、列士等各種官職，不僅僅是為湊人數、設虛位。而是因為國家事務林林總總，不是君主一個人能妥善料理的，所以要分官別職，使大臣各自恪守崗位。按照事務的大小判定職務尊卑，依據德才高低確定爵位等級，然後君王智慧這些官員，讓官員都能够負起相應的責任，國家便會得到治理。

【原文】天子所以立公卿①大夫②列士③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④。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⑤事總猥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⑦。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⑧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良材。即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⑨。佐日揚光⑩。協齊七政⑪。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籩豆⑫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⑬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⑭叢莖⑮哉。股肱⑯情哉。庶事墮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無四夷⑰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其字疑衍）任其職也。

可謂知其任者也。

【注釋】①公卿：三公九卿的簡稱。②大夫：古代官名。西周以後先秦諸侯國中，在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級。大夫世襲，有封地。秦漢以後，中央要職有御史大夫，備顧問者有諫大夫、中大夫、光祿大夫等。③列士：即元士。古稱天子之上士。別於諸侯之士。一說，古時上士、中士和下士的統稱。④員數：官吏的員額。⑤庶：衆多。⑥總猥：聚合貌。⑦周理：完全辦好。⑧杖：同「仗」，恃，憑倚。⑨社稷：土神和穀神，古時君主都祭祀社稷，後來就用社稷代表國家。⑩揚光：發出光輝。⑪七政：古代兵法指人、正、辭、巧、火、水、兵七者。《司馬法·定爵》：「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⑫籩豆：籩和豆。古代祭祀及宴會時常用的兩種禮器。借指祭儀。⑬周鼎：指周代傳國的九鼎。⑭元首：君主。⑮叢脞：煩瑣。⑯股肱：原指大腿和胳膊。這裏比喻左右輔佐之臣。⑰四夷：古代華夏族對四方少數民族的統稱。

【譯文】天子之所以設立公卿、大夫、列士等各種官職，不祇是為湊人數、設虛位。以天下之大，國家事務林林總總，不是君主一個人能妥善料理的，所以要分官別職，使大臣各自恪守崗位。事務有大小，所以官職也有尊卑之別。因為人有德才的高低，所以爵位有等級之分。三公，是帝王所倚仗的。如果不是天下才智出衆、美德淳厚的人，不

是當今世上的棟梁之才，就不能擔任三公的職位。身在這個職位，就必須擔負起這個職位的責任；在這個職位上，就必須瞭解自己的職責。匡扶輔佐君主治理國家，幫助天子發揚光輝，協調整治「七政」，宣揚教化四方百姓，這是三公的職責。祭祀的事情，則由專門官員負責。大臣不過問小事，就像周鼎不調制小味一樣。所以《尚書》說：「君主處理瑣碎之事，大臣就會懶惰懈怠，政事就要荒廢了。」就是這個意思。陳平說：「宰相上要輔佐天子、下要調理陰陽，外要懷柔外夷、安撫諸侯，內要親近和順百姓，使公卿大夫各盡其責。」他稱得上是知道自己職責的人了。

任賢

【題解】這一篇作者強調君王要會任用賢能，並提出了相應的辦法。例如，用爵位、獎賞給以勉勵，用刑律、責罰給以警誡；申明告誡以考核其功勞，考察政績以核實其能力；使道德高尚者爵位尊貴、才能優秀者擔當重任，等等。他提出，君主和臣子之間應該像身體和手一樣，相互信任和忠誠。

【原文】天下至廣。萬機①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仞②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③之臣。列官司④之守。勸之以爵賞。誡之以刑罰。故明誠以效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位重。人主總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⑤。明耳目⑥以來風聲。進直言⑦以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⑧而輔體也。其爲己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繫⑨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⑩命而自勤⑪。不求容⑫而自親。何則。相信之

忠著也。

【注释】①萬機：當政者處理的各種重要事務。②重仞：累仞；數仞。形容高。這裏指宮牆。

③輔弼：輔佐；輔助。④官司：普通官吏；百官。⑤政化：政治和教化。⑥耳目：比喻輔佐或親信之人。⑦直言：誠摯地和直率話語。⑧四支：四肢。⑨擊：碰，接觸。⑩俟：等待。⑪勤：勤勉。⑫求容：取悅。

【譯文】天下廣大，事務繁多，君主一人身處深宮之內，要統御百官、聽陳政事，怎麼能夠知道各諸侯國的情況、民間百姓的聲音呢？所以，古代聖明的帝王設立輔弼國政的大臣，安排管理部門的職責，并用爵位、獎賞給以勉勵，用刑律、責罰給以警誡。而且常常申明告誡以考核其功勞，考察政績以核實其能力，使道德高尚者爵位尊貴、才能優秀者擔當重任。君主總攬大政方略以觀察衆人的智慧，依靠忠心賢德之人來部署政事和教化，明其耳目以得到社會回饋訊息，引進忠直的諫言以求知道自己的得失。如此則地域雖廣，必可遍及；事情雖多，必能管好。爲什麼管理得如此完備呢？就是因爲有這些方法來駕馭的緣故。君主稱作「頭」，大臣稱做大腿和手臂，這是表明大臣與君主同屬一體呀！堯能辨明才能出衆、道德高尚的人，并以這樣的人來據守其位，就是爲了強

健四肢而輔助身體。這樣量才用人不是很精細嗎？如果不符合選拔的條件，不會白白地給予其官位；如果得到合宜的人，則托事於他而毫無懷疑。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體信任自己的手；臣子服務於君主，也應該像手觸摸自己的身體，安則共同歡樂，痛則一起憂愁。君臣上下協同一心，治理國家事務，不等命令而自覺勞作，不求君主歡心而自發親近。爲什麼會這樣呢？是相互信任與忠誠的表現。

【原文】是以天子改容①於大臣。所以重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②。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光景③於辰耀。登階④（登階之間。恐有脫字）於天路④也。若此之人。進退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⑤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不權。昔賈生⑥常陳階級⑦。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⑧。博引古今。文辭雅偉⑨。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⑩也。

【注釋】①改容：改變儀容；動容。②重器：指國家的寶器。比喻天下，政權。③光景：日月之光。④天路：天上的路。⑤列宿：衆星宿。特指二十八宿。⑥賈生：指漢賈誼。⑦階級：官的品位、等級。⑧遺言：臨終的話或生前留下來的話。⑨雅偉：雅正宏偉。⑩謨：計謀，策略。

【譯文】因此說，天子對大臣動容，是因為器重他；臣子對君主捨身盡力，是為了報答恩德。以給予爵位表示寵信，則天下沒有不尊崇其職位的；以賞賜國家的寶器表示信任，則天下沒有不尊重其人的；以相應的車輛、服飾使其顯貴，天下沒有不瞻視其榮耀的。這是因為他如同披著清晨閃耀的陽光，登上通天之路的臺階。像這樣的人，進退行止一定能夠感動天地而應合星宿。因此，挑選時不能不細心，任用後不能不信任，在朝時不能沒有禮節，退位後不能隨便侮辱。昔日，賈誼曾經陳述官吏薪俸的等級問題，漢文帝更加信任。大臣每每稱贊其言論，認為其諫言廣泛引用古今事例，文辭雅正宏偉，真是君主管理臣子的最好方法、統帥群臣的高超謀略。

料才

【題解】此篇作者主要論述考核人才能力的重要性，他認為這是治理國家的要務。因為人的能力往往都會有所偏頗，唯有聖人纔能兼通百業，所以，唯有考察清楚人才的長項，進而安排合適的職務，纔能夠讓其發揮應有的作用。否則，即使再有能力，如果不是其擅長的領域，那他也不會有所建樹。因此，作者提出要向讓國家治理得好，就必須對人才進行考量。

【原文】夫料①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②。誰兼資百行③。備貫衆理④乎。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群司⑤。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杰⑥異稱。况非此儔⑦。而可備責乎。且造父⑧善御。師曠⑨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探疑換）事⑩易伎⑪。則彼此俱屈⑫。何則。纔有偏達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輦⑬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效事。豈可得哉。使韓信⑭下帷⑮。仲舒當戎⑯。于公⑰馳說⑱。陸賈⑲聽訟⑳。必無（無下恐有脫字）曩時㉑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注釋】①料：估量；揣度；料想。②聖人：指品行高尚、至善之人。③百行：各種品行。④衆理：萬事萬物之理。⑤群司：百官。⑥三杰：三位杰出的人物。這裏指漢代的張良、韓信、蕭何。⑦儔：同輩，伴侶。⑧造父：東夷族，嬴姓。周穆王首席御手。據《史記》載：「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⑨師曠：字子野，山西洪洞人，春秋時著名樂師。他生而無目，故自稱盲臣、瞑臣。爲晉大夫，亦稱晉野。他博學多才，尤精音樂，善彈琴，辨音力極強。以「師曠之聰」聞名於後世。⑩換事：更換事情。⑪伎：技能；本領；伎倆。⑫屈：音絕。窮盡。⑬輦：載運；送。⑭韓信：西漢開國功臣，先後被封爲齊王、楚王、上大將軍，後貶爲淮陰侯。⑮下帷：放在室內懸挂的帷幕，表示與外界隔絕。比喻專心讀書。⑯戎：軍隊，軍事。⑰於公：東海郟人，係漢相于定國之父，曾任縣獄吏、郡決曹。他精通法律，治獄勤謹，以善於決獄而成名，無論大小案件，他都詳細查訪，認真審理，因之「每決而無恨」。⑱馳說：猶游說。⑲陸賈：西漢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其先爲楚人。劉邦起事時，以陸賈有口才，善辯論，常派他出使諸侯各國。⑳聽訟：聽理訴訟；審案。㉑曩時：往時；以前。

【譯文】評估考核一個人的才質和能力，是治理國家的要務。凡是人的才能，用處有

其範圍，能力有所偏通。如果不是聖人，誰的天資能兼通百行百業，完全通曉所有的道理呢？所以聖明的君主，衡量其所長而用。昔日，虞舜任用衆多部門的官吏，都是根據其才能安排職位。漢朝表彰其功臣，蕭何、張良、韓信這三位杰出人物各因其長而給予不同的稱號，何況不是這類杰出人物而去求全責備呢？造父善於駕車，師曠擅長音律，都是古代最少見的，但如果讓他們研討事理或交換獻藝，則雙方都會感到很勉強。爲什麼呢？其才能有所偏通呀！人的才能，大致都是如此，不能不加以評估。如果所任是適合於職位的人才，或者才能確實能擔當大任，而國家却治理不好，這是沒有過的。也有任用了有一定特長的人，但國家並沒有因爲他們而治理好的情況，那是因爲雖然任用，却不能人盡其才，不仔細考察其才能長項，所以事業難成，國家不治啊。馬沒有運載重物的能力，牛沒有奔馳千里的本事。如果違背其本性，却要求其成事，怎麼能如願呢？如果讓韓信去帷幄中運籌，讓董仲舒去抵擋入侵之敵，讓于公去游說，讓陸賈去斷案，他們肯定不會有昔日的功勛和今世顯揚的名聲。爲什麼呢？因爲這向來就不是他們才能的長項。以此推論，怎麼能不事先掌握其才能狀況呢？

通變

【題解】這一篇作者主要闡述，為政之道要懂得通變。作者指出一些政治措施常常會出現適合過去，却不利於現在，在彼地發揮作用，但在此地却無收效的情況，所以整治措施不能一味因循前代，而應該根據現實情況作出相應的措施。同時，作者還提出文武結合的治理道理，他認為社會混亂時則以軍隊來震懾，天下太平時則以文德來教化。

【原文】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①。五帝②不行。三代③損益。政法不同。隨時④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⑤唐、虞⑥。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廢先聖⑦之教。任殘酷之政。阻兵⑧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⑨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⑩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⑪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况以區區之徐。處

爭奪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⑫發迹^⑬泗水。龍^⑭起豐、沛^⑮。仁以懷遠^⑯。武以弭難^⑰。任奇納策。遂掃^⑱秦、項^⑲。被以惠澤^⑳。飾以文德^㉑。文武并作。祚^㉒流世長。此高帝之舉也。

【注釋】①結繩之治：即是結繩而治。原指上古沒有文字，用結繩記事的方法治理天下。後也指社會清平，不用法律治國的空想。②五帝：傳說中的五個古代帝王。通常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③三代：指夏，商，周。④隨時：順應時勢；切合時宜。⑤斟酌：倒酒不滿曰斟，太過曰酌，貴適其中。猶思忖；思量。⑥唐虞：唐堯與虞舜的并稱。亦指堯與舜的時代，古人以為太平盛世。⑦先聖：先世聖人。⑧阻兵：仗恃手握兵權。阻，倚仗。⑨傳：指《左傳》。⑩戰：收斂，收藏。⑪徐偃王（公元前九九二年—公元前九二六年）：西周徐國國君，建都泗水，他趁周穆王赴瑤池會西王母之際，率軍西進，緊迫黃河。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管轄五百裏範圍。徐偃王對下屬以仁義相待，有六個諸侯向他朝貢臣服。後來周穆王命造父聯合楚軍進攻徐國，徐偃王主張仁義不肯戰，遂敗逃（見《史記》），數萬百姓感其義跟隨。徐偃王臨終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務，以至於此。」⑫漢高祖：即劉邦。⑬發迹：猶興起。謂立功揚名。⑭龍：杰出的人物。⑮豐沛：漢高祖沛豐邑人，因以豐沛稱高祖故鄉。⑯懷遠：安撫邊遠的人。⑰弭難：消除災難。⑱掃：古同「掃」，打掃。⑲秦項：秦末項羽亂時。⑳惠澤：惠愛與恩澤，猶恩澤。㉑文德：指禮樂教化。與「武功」相

對。②祚：福；福運。

【譯文】為政的策略常有在古代適宜，但在當今却不可行的；有在彼地發揮了效應，在此地却難以實施的情況。這是因為風俗習慣有所變遷，每更換一個朝代，都會發生變化。所以，結繩記事時期的治理之道，五帝不推行；夏、商、周三代（體制相同）也是有增有減，政令法規不盡相同，隨時代的變化而改變。這是為了補救一些弊端。《易經》上說：「跟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意義很重大啊！」孔子說：「不教習人民作戰之術就讓他們去參戰，這就是拋棄他們。」《司馬法》說：「國家雖然強大，若喜好戰爭，便一定會滅亡；天下雖然安定，若忘記戰爭，便一定很危險。」這都是明白使用武力必有其時機的道理。昔日秦國仗其威力而發動戰爭，很快地完成了統一天下的大業，吞并六國，稱帝於天下。但却不斟酌運用唐堯虞舜的治國方略來完善其治理，不是在夏、商、周三代法規的基礎上適當增減來駕馭社會，却廢棄先朝聖賢的教誨，任用殘酷的政治，依仗兵力炫耀武力，殘暴肆虐於天下，以至於百姓怨恨，雄杰奮起，到秦二世，國家就滅亡了。並不是武力不能奪取政權，而是用武力保持政權就錯了。《左傳》上寫道：「用兵就像是火，不收斂就會招致自焚。」秦朝的統治者沒有收斂用兵的打算，所以導致自己毀滅的災禍。「好戰者必然滅亡」，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徐偃王喜歡

實行仁義之政，不整治軍備，結果，楚國出兵侵犯，自己被殺，國家滅亡。這是說即使是在天下安定的時候，軍備也不可廢棄，更何況像徐國這樣的區區小國，且又處於你爭我奪的時代呢？「忘記戰爭，國家一定就有危險」，說的就是這種情況。漢高祖劉邦發迹于泗水，帝業起始於故鄉沛縣之豐邑，用仁愛來安撫遠方之民，用武力來消除危難，任用奇士、采納良謀，遂掃滅秦朝與項羽，施惠澤於天下，又以文德進行整治，文治武功并用，國祚傳承而朝代長久。這是漢高祖創業治國的舉措。

【原文】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①以成功恢帝綱^②。元、成^③以儒術失皇綱^④。德不堪也。王莽^⑤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旅^⑥。立明堂^⑦之制。修辟廱^⑧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⑨。支解於漢刃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輸^⑩聘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梁^⑪旨饌^⑫。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瘳疾^⑬。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疾瘳則養之以膏梁。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⑭之以文德。

【注釋】①孝武：漢武帝劉徹（公元前一五六年—公元前八十七年），是漢朝的第七位皇帝，中國古代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②帝綱：帝王治國的綱紀。③元成：指漢元帝和漢成帝，漢元帝劉奭（公元前七十六年—公元前三十三年），漢宣帝之子，《漢書》稱其柔仁好儒，漢成帝劉騫（公元前五十一年—公元前七年），歷史上對他的定評是「湛於酒色」。由於成帝昏庸失政，「趙氏亂內，外家擅朝」，便留下了王莽篡漢的禍根。④皇綱：指皇帝所代表的朝廷所制定的法律和制度。⑤王莽：（公元前四十五—公元二十三年），字巨君，中國歷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公元九年，王莽代漢建新，建元「始建國」，宣布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制」。⑥師旅：師、旅為古代軍隊編制。鄭玄箋：「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詩·小雅·黍苗》：「我徒我禦，我師我旅。」後因用以指軍隊。⑦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舉行大典的地方。⑧辟雍：亦作「璧雍」等。本是西周天子為教育貴族子弟設立的大學。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為名。其學有五，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中為辟雍。其中以辟雍為最尊，故統稱之。⑨漸台：台名。在陝西省長安縣。⑩班輸：班指魯班，輸指公輸般，「班輸」為兩人的合稱。顏師古注：「班輸即魯公輸班也。一說，班，魯班也，與公輸氏為二人也，皆有巧藝也。《古樂府》云：「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⑪膏粱：肥肉和細糧。泛指肥美的食物。⑫旨饌：指美味。⑬瘳疾：治好病。⑭被：蓋，遮覆。

【譯文】秦朝、漢朝同樣都是依靠軍事、使用武力來奪取天下，漢朝為什麼會興盛、

秦朝爲什麼會滅亡呢？秦朝祇知道奪取政權而不懂得守護政權，漢朝則奪取、守護兩種方略都有。漢代中期，漢武帝運用文治武功，恢復了帝王治國的綱紀，元帝、成帝采用儒術，却失掉了帝王治國的綱紀，是其德行不稱其任呀！王莽時代，對內崇尚禮樂法度，對外整飭軍隊，建立「天子適時、定點宣明政教」的制度，修建學校來進行禮儀教化，招集儒學之士，想遵從古代的治國之道，文治武治之事均已齊備。然而，王莽却命喪於漸臺，身體被漢兵的刀刃肢解，這難道是文武結合不能治理國家嗎？是因爲使用這方法的人拙劣的緣故。魯班能盡情施展其精巧，就在於有鋒利的工具，但笨拙之人使用其刀具，却會砍傷手指，這並不是鋒利的工具有害於工匠。況且，精美的食品，常常可能滋生疾病；針灸和藥物，却常常可以治療疾病。所以，身體生病則可以用針灸治之，疾病好轉則可以用美食保養。文武結合治理國家的道理也像這樣，社會混亂則以軍隊來震懾，天下太平則以文德來教化。

恤民

【題解】此章作者勸誡君主應該時刻體恤、關照人民。作者指出君主所享受的宮殿、財物、車輛等，乃至享受的尊貴，都和人民有著密切的關係，君主和人民息息相關，所以，「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體恤百姓，教育士人，自己以仁愛心待下，教化通達天地萬物，國家治理自然會順暢。

【原文】天生烝民①。授之以君。所以綜理②四海。收養③品庶④也。王者據天位⑤。御萬國。臨兆民⑥之衆。有率土之資⑦。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⑧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智君。階⑨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旦。日側忘飡⑩。恕己及下。務在博愛⑪。臨御⑫華殿。軒檻⑬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⑭盈堂。美女侍側⑮。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飴。輕裘纍⑯暖。衣裳重繭⑰。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⑱則士忘其死。御

政^{①⑨}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動祚享長期者也。若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娉。死葬無以相卹。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丕^{②⑩}懼民之不安。故能康^{②①}厥^{②②}世治。播其德教^{②③}焉。

【注釋】① 烝民：衆民；百姓。② 綜理：總攬；管理。③ 收養：收留贍養。④ 品庶：衆人；百

姓。⑤ 天位：天子之位，帝位。⑥ 兆民：古稱天子之民，後泛指衆民，百姓。⑦ 率土之資：率土，指四海之內。資，財富。⑧ 魁然：獨立不群。魁，通「塊」。⑨ 階：憑藉。⑩ 飧：晚飯，亦泛指熟食，飯食。⑪ 博愛：廣泛地愛一切人。⑫ 臨御：謂皇帝坐朝或臨幸至某地。⑬ 軒檻：欄板。⑭ 窈窕：指文靜而善良的女子。⑮ 侍側：陪侍左右。⑯ 纍：連續，重疊，堆積。⑰ 繭：指繭絲。⑱ 臨軍：將作出作戰。⑲ 御政：天子統理國政。⑳ 丕：乃，於是。㉑ 康：使安定。㉒ 厥：代詞，其。㉓ 德教：道德教化。

【譯文】上天生養了萬民，把他們授予給君主，所以君主綜合治理天下，接納養育衆多庶民。做帝王者，處在最高地位，管理衆多諸侯之國（封地），統治著億萬之多的民衆，擁有四海之內的資財，這就是其所以尊貴的原因。然而，其壯觀的宮殿屋宇，出自

民衆的勞動；用具服飾、珍玩之物，來之於民衆的錢財；上千的車輛，上萬的坐騎，都來自於民衆。如果沒有上述三者，天子就是巍然獨處，沒有什麼尊貴可言了。明智的君主，知道憑藉民衆纔得以尊貴，國家須有好的政策然後纔能太平。他們憐憫民衆，憂慮勞累而通宵達旦，日已西斜猶忘記進餐；以自己之所想來推想民衆的心願，致力於博愛大衆。御駕來到華美的宮殿，看見長廊、欄杆光彩美觀，則期望人民都有安身的宅院，有居住的房舍；窈窕的女子擠滿了庭堂，美麗的佳人侍奉在身邊，則期望人民都有適合的配偶、家室的溫暖；吃著肥美的肉，喝著醇香的酒，餐用珍貴的膳食，則期望人民都有買糧的錢資、充飢的飲食；輕軟的皮衣增加溫暖，衣裳以重疊的絲綿絮成，則期望人民都有保暖身體的衣服，防禦寒冷的儲備。以上四個方面是人的本性，也是人情所共有。所以，明智的君主享樂於上，也希望天下男女歡喜於下。因此，其仁慈廣泛潤澤，家家安居其所。這樣，他親臨軍陣則兵士捨生忘死，治理國政則人民尊奉其教導。這就是先王之所以能够豐其福祉、享位長久的原因。如果百姓住沒有遮風擋雨的住所，家中沒有匹配的同伴，口中沒有充飢的食物，身上沒有遮體的衣服；締結婚姻無錢去行聘禮，死亡埋葬無錢吊唁；飢腸轆轆、嚴寒入骨，悲傷憂愁，摧心裂肝，即便有一百個虞舜也不能杜絕其怨恨的聲音，有一千個唐堯也不能成就其大治的事業。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體恤民衆，教育士人；自己以仁愛之心待下，由近及遠，教化通達天地萬

物；不擔憂人民不安樂，所以能使國家治理步入坦途，使其道德教化傳播四方啊！

群書治要卷四十九

傅子

【題解】《傅子》，西晉傅玄著。《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有《傅子》一百二十卷，說明唐代其書尚完整不缺。至宋代《崇文總目》所錄，僅存二十三篇，大部分已散佚。今本《傅子》是從《群書治要》《太平御覽》《永樂大典》等書輯錄，共十二篇，文義比較完具。

《傅子》是一部較為完備的政論和史論著作，其思想的基本特點是博采衆家之說而自成一家之學，善於針砭時弊而又勇於獨立思考。語言樸實，義理雅正，雄辯有力，流暢通曉，邏輯嚴密，尤具辯風。據《晉書·傅玄傳》稱，晉朝著名學者王沈看了傅玄之作後，給傅玄寫信說：「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遁齊荀孟於往代。」其書為當時所重如此。

在世界觀上，傅玄認為自然界是按照「氣」的自然之理而運動的，氣的自然之理「時至自生，非德之力」，強調認識和遵循自然規律的重要性。在人性觀上，他認為「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強調環境對人的決定作用。在對社會

發展的認識上，他指出：「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重視經濟條件對人的行為的重要影響。在選拔人才方面，他認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人才。他說：「天下之不乏賢才」，「求與不求爾，何憂天下之無人乎」。他指出，那些「稱古多賢，患世無人」的俗論，實乃「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

傅玄的這些觀點，其基本立足點都是為了挽救處於危機中的魏晉政權。魏晉之際，特別是西晉初年，儘管國家暫時得到統一，但却潛伏著深刻的社會矛盾。為確保西晉王朝長治久安，傅玄針對當時社會現實，對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作了深刻的總結和系統的反思。他認為秦王朝「荷戟百萬」「威凌滄海」而又迅速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秦之虐君」「行其暴政」，「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傅子·檢商賈》）。由此，他得出結論：「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傅子·曲制》）祇有「息欲明制」，纔能「天下定矣」。并說：「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侈并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傅子·校工》）可謂切中了魏晉病態社會的要害。在傅玄看來，要使西晉王朝長治久安，不僅上要「息欲」，而且下要「安民」。他認為，要安民，必須富民。「民富則安，貧則危。」（《傅子·安民》）「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

魏徵編撰《群書治要》，從《傅子》中輯錄二十六段，一萬餘字，未冠題目，主要内容是有關於治國策略的，以供唐太宗借鑒和參考。重點強調的是賞罰兼施、禮法并用、德威相濟的為治方略。在中國古代社會，對於治國策略的探討始終沒有停止過。先秦時期就曾提出過各種學說和思想，如道家提倡絕仁弃智，儒家宣導仁義禮教，法家主張法術并用。秦始皇統一六國，摒棄百家，尊法一統，其結果導致速亡。漢王朝鑒於秦亡之教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也未能包治百病。所以，自西漢賈誼提出「仁義恩厚」與「權勢法制」并用的兩手策略之後，這一觀點即為此後有代表性的一些知識分子所認同：董仲舒提出「明教化」「正法度」，桓譚提出「王霸」并舉，王充提出「文武張設，德力具足」，王符提出「兼并威德」，仲長統提出「德刑」并用。傅玄的「先禮而後刑」「先刑而後禮」「德威相濟」「禮法殊途而同歸」的思想，正是對西漢以來學者們提出的治國策略的繼承和完善。不同的是，他強調「德威相濟」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以現實的需要而定，即治世先禮而後刑、亂世先刑而後禮。

【作者簡介】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今甘肅寧縣）人。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卒於晉武帝咸寧四年（公元二七八年）。是魏晉之際著名的政論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傅玄家族係隴右世家。祖父傅燮，為東漢漢陽太守，父親傅干，

爲三國魏扶風太守。漢末魏初，邊備空虛，羌胡侵擾，傅氏家族幾經內遷，「避難河內」。傅玄雖然出生於隴右世家，但由於家族幾經遷徙，加之其父早死，家道中落，與母相依爲命，年幼時曾一度處於逆境。但傅玄聰穎，「博學善屬文」，魏齊王芳正始初年，年僅二十歲的傅玄就被州里舉爲秀才，任郎中。正始六年，爲東海繆施所薦，與阮籍等參與《魏書》的編纂。後又任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曹魏末年，司馬昭設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傅玄被封爲鶉觚男爵，任晉王司馬炎的散騎常侍。晉武帝時，晉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官曆御史中丞、太僕、司隸校尉等，死後追封爲清泉侯，謚「剛」。

傅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曹魏時，就曾「屢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入晉後，更是「剛勁亮直」。《晉書·傅玄傳》言：「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伏攝，臺閣生風。」也因此，他曾屢忤君臣，幾遭免官，多有不辛。

傅玄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於曹魏時期，入晉步入「顯貴」之後，僅僅活了十二年。但他仕數朝，官六卿，對魏晉之際特別是西晉初年所面臨的各種社會矛盾瞭若指掌，明察秋毫，因而爲維護西晉王朝的長治久安提出過諸多切合時宜的建議和主張，頗受朝野稱贊。晉武帝司馬炎就曾有詔：「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禦胡政

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晉書·傅玄傳》）

治體

【題解】本篇主要教導為政者要懂得運用治國的兩大權柄：賞與罰。

【原文】治國有二柄^①。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②而殺^③之也。為治審^④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⑤與天地并^⑥矣。信順^⑦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⑧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⑨也。有善。雖疏賤^⑩必賞。有惡。雖貴近^⑪必誅^⑫。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⑬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忍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⑭威刑^⑮而無德惠^⑯。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注釋】①柄：根本。②生：生育，養育。③殺：誅殺。④審：慎重，小心謹慎。⑤威德：聲威與德行，刑罰與恩惠。⑥并：并行，并列。⑦信順：忠信而順從。⑧詐逆：欺詐，叛逆。⑨不貳：一律，沒有差異。⑩疏賤：指關係疏遠、地位低下的人。⑪貴近：顯貴的近臣。⑫誅：責罰。⑬飾詐：作假騙人。⑭任：使用。⑮威刑：刑罰。⑯德惠：德澤恩惠。

【譯文】治理國家有兩個根本手段：一是獎賞，二是懲罰。獎賞是政治的恩德展示，懲罰是政治的威嚴所在。人們之所以懼怕天地，就是因為天地掌握著生殺大權。治理國家，如果能謹慎掌握以上兩個根本，能不亂用生殺之權，那麼其恩德與威嚴就會與天地并存。誠信順理是天地間的正道，欺詐背理是天地間的邪路。人所喜好的莫過於生存，最厭惡的莫過於死亡。善於治理百姓的人，開闢其正道，順其所好給予獎賞，則人們就喜歡其恩德；杜絕其邪路，對其所厭惡的施以刑罰，則百姓就畏懼其威嚴。善於獎賞的人，賞一個好人就會讓天下的善舉都受到鼓勵；善於使用刑罰的人，處罰一個壞人就會讓天下作惡的人都會恐懼。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獎賞公正不偏，處罰依照法制。對做好事的人，即使關係疏遠、出身卑微，也一定會獎賞；對幹壞事的人，即使出身高貴、關係親近，也一定會懲罰。這能不說是公正而堅持原則嗎？如果獎賞一個無功的人，天下人就會作偽欺詐；處罰一個無罪的人，天下人就會懷有疑慮。所以賢明者慎於獎賞，

不肯輕易施行；賢明者慎於處罰，而不肯隱忍不用。威嚴與恩德必須相輔相成。祇有威嚴、懲罰，而無恩德、仁愛，百姓就不能幸福地生活；祇講恩德、仁愛，而沒有威嚴、懲罰，百姓就不懼怕死亡。百姓不能幸福地生活，就不可能聽從教化；百姓不懼怕死亡，就不能得以控制。擁有國家、制定政策，能使百姓易於教化、可以控制，這都是由於威嚴與恩德能夠相輔相成啊！

舉賢

【題解】本篇指出了為政者要想得到賢才很難，因此教導其要真誠地依靠手下的臣子大量舉用賢能之士以治國。如原文所說：「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

【原文】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為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①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為之用矣。古之明君。簡^②天下之良材。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③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④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傳說^⑤。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⑥。屠釣之賤老^⑦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⑧。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⑨內舉周公旦^⑩。天下不以為私其子。外舉太公望^⑪。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⑫任讎^⑬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⑭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⑮。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⑯。困矣。韓信

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⑰而相取（相取作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⑱。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子下有也字）。又安得市人^⑲可驅。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⑳之交合。定傾^㉑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

【注釋】①壹：統一，一致。②簡：選擇。③閱：察看，視察，考查。④大象：大道，常理。⑤傳

說：傳說為傅岩築牆之奴隸。殷商王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求於野，乃於傅岩得之。舉以為相，國大治。⑥呂尚：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祖伯夷掌管四岳有功，封於呂（今河南宛縣），子孫從封地改姓，故名呂尚。⑦賤老：微賤的老人。⑧陳平：西漢開國功臣，謀略家。⑨文王：周文王。西周奠基人。⑩周公旦：周武王之弟，亦稱叔旦。西周政治家。⑪太公望：西伯侯姬昌對姜子牙的尊稱。⑫桓公：指春秋時代齊國第十五位國君齊桓公。春秋五霸之首。⑬讎：同「仇」。仇敵。⑭夏禹：即大禹。治水有功，受舜禪讓繼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後人也稱他為夏禹。⑮高祖：即漢高祖劉

邦，西漢開國皇帝。⑩巴漢：古代巴郡、漢中地區。在今川東、陝南、鄂西北一帶。⑪移景：又作「移影」，指經過了一段時間。⑫滕公：本名夏侯嬰，西漢沛縣人，與劉邦是少時的朋友，跟隨劉邦起兵，屢立殊功。⑬市人：市井之人。⑭不世：非凡，罕有。⑮定傾：使危險的局勢或即將傾覆的國家轉為穩定。

【譯文】賢人，是與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所以，先王以選拔賢人為最迫切的事。選拔賢能的根本問題，最重要的是端正自身、專一聖聽。身不正，聽不專，賢才就選拔不上來，即使選拔上來，也不會被重用。古代英明的國君，選拔天下賢才，難道都要去每家每戶查問嗎？祇要開啓公正之門，秉持公平之心，把握根本原則去招納英才，也就是說很有誠心就可以了。若抱有誠意，天地都能被感動，何況人呢？傳說是一個在山洞築牆之人，殷高宗武丁招納他來輔佐自己。姜尚曾是一個屠宰、垂釣的微賤老者，周文王、周武王尊崇重用他。陳平是從項羽那兒逃走的人，漢高祖把他當作心腹之臣。上述四位君主不因臣子有小毛病而忽視大德，這三位大臣不因疏遠微賤而缺乏自信。他們能成就帝王之大業，不是很應該嗎？周文王在本家族中選任周公旦，國人不認為他是偏愛自己的兒子；在外姓中舉拔姜尚，國人說他公正。周公誅殺其弟，典制刑律的威嚴得到確立；齊桓公任用仇人管仲，齊國得到大治。如果不徇私情，那麼外人與親骨肉，在獎

賞與處罰上，難道會有兩種法則嗎？祇有十分公正纔可以選拔出賢才。夏禹說過，能夠識別人才纔是聰慧，即使是帝堯，尚且覺得很難。由此說來，國君沒有誰比漢高祖更賢明的了，臣子沒有誰比韓信更有奇才了。漢高祖在巴郡、漢中時很困窘呀，韓信離開楚而逃亡時也走投無路呀！以漢高祖的賢明，困難中又渴求賢士；以韓信的奇才，困窘中又希望進身。他們的相遇，應該是不遠萬里而彼此呼應，不費功夫便得到將相之才。可是，韓信歸漢後，長時間不被重用，不但不被重用，還打算按軍法誅殺之。假如不是遇見滕公，韓信則免不了會被殺；假如不逢蕭何，韓信最終不免流亡逃命。縱然有幸得以活命，這位昔日河邊的餓漢、市井中的膽小者，又怎能遇到一個（像劉邦那樣的）市井之人能逼迫其建立聞名天下的功勞呢？蕭何一番諫言，使這一非凡的交往得以遇合，使決定社稷穩定與傾覆的功勳得以建立。這難道是蕭何知人之明勝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心委曲成全於蕭何嗎？這是因為尊卑的情勢相異，高下的位置不同。高祖勢尊，處在高位，所以想求得進身的人比較難以見到；蕭何處在低位，所以接納人就容易。這就是說，處在尊高地位的人接納人的途徑確實不易暢通，而處在低下地位的人彼此相知的途徑確實容易暢通。

【原文】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

人。舜之舉咎陶①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②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間③。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斫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④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⑤。而坐誣⑥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⑦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⑧爲之謀。秦孝⑨之強。商君⑩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⑪至。欲霸則霸臣⑫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注釋】①咎陶：亦作「咎繇」。即皋陶。舜之賢臣。咎，通「皋」。②伊尹：商初大臣。因其母在伊水居住，故以伊爲氏。尹爲官名。③間：挑拔，使人不和。④抵掌：即「抵掌」。擊掌。一說是

以一手覆按另一手的手掌。⑤三省：省察三事。《論語·學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後泛指認真反省自己的過失。⑥坐誣：此處意為坐而誣人。誣，無中生有、捏造事實害人。「坐誣」作為一個詞，意為以誣告罪被究辦。⑦五臣：五個臣子。這裏指舜帝五臣。《論語·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何晏注：「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⑧管仲：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⑨秦孝：即秦孝公，戰國時秦國國君。秦獻公之子。在位期間，重用衛鞅（即商鞅）實行變法，獎勵耕戰，并遷都咸陽（今陝西咸陽東北），建立縣制行政，開阡陌，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不斷增進農業生產。對外，秦與楚和親，與韓訂約，聯齊、趙攻魏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拓地至洛水以東，自此國力日強，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⑩商君：即商鞅，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⑪王佐：王者的輔佐，佐君成王業的人。⑫霸臣：佐助建立王霸之業的臣子。《李衛公問對》卷上：「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宋邵雍《題淮陰侯廟》詩之四：「一時韓信為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

【譯文】過去人都知道在上位者選取人才的艱難，所以虛心聽取下級的意見；知道處於下位者相互接觸比較容易，所以在上者憑藉下邊的人來招引人才。舜舉拔皋陶難，但利用皋陶羅致天下之士容易；商湯舉拔伊尹難，但利用伊尹羅致天下之士却容易。所以

說，選拔一個人，又能聽取其意見，這是能成就王業的治國之道；選拔兩個人，並能分別聽取他們的意見，這是能稱霸諸侯的治國之道；選拔三個人，又能分別聽取他們的意見，這僅僅是不亡國的治理辦法。聽一個人的進言爲什麼能成就王業呢？這是因爲依仗其賢明且又能給予信任。聽取兩個人的進言爲什麼能成就霸業呢？這是因爲依仗其賢明且又能給予信任。聽取三個人的進言，爲什麼僅能不亡國呢？這是因爲聽從兩人意見，又要徵求另一人的意見。明智的君主，用人之道專一，招攬人才的途徑寬廣。用人之道專一，所以邪惡之徒不能離間；招攬人才的途徑寬廣，進才之路纔不會被壅塞。用人之道不專一，讒言就會出現，異心就會產生；招攬人才的途徑不寬廣，則各條管道都會堵塞，而人才也會被埋沒。假如舜沒有得到皋陶、商湯沒有得到伊尹，而又不去訪求賢才，就會上下不遇合，而使大業衰敗。既已得到皋陶，既已得到伊尹，却還每個人都由君主自己選用，這就是代替大工匠去砍製木器。國君和大臣易位，這是勞神之道。當今，有人合掌談論，稱贊古代賢人多，憂慮今世缺少有才能的人。不退身再三自省，却憑空誣蔑當世之人，豈不太過分了嗎？聖人，不是任何時代都會有的；賢能的人，却任何時代都會有。憑什麼知道是這樣呢？虞舜興起而五臣得以顯貴，武王興起而九賢進入朝廷。齊桓公稱霸，是因爲管仲給他出謀；秦孝公強大，靠的是商鞅變法。想成就王業，就會有輔佐其行王道的大臣前來；想成就霸業，就會有輔助他成霸業的臣子出現；

想富國強兵，就會有幫助他富國強兵的人投奔。其所求沒有得不到的，其宣導沒有不應的。因此說，天下不缺乏賢能的人，祇看你求取不求取罷了，何必擔憂天下會沒有人才呢？

授職

【題解】本篇告訴為政者要謹慎任用治國人才，做到量才授職。

【原文】夫裁徑尺①之帛。刊方寸②之木。不任左右③。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④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⑤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廈⑥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⑦。然後定民⑧。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⑨梁。小材為椽⑩。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⑪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⑫無曠。而天工⑬時叙⑭矣。

【注釋】①徑尺：直徑一尺。②方寸：一寸見方。③左右：近臣，隨從。④薄物：薄，微小；物，事物。指微小的東西。⑤經國：治理國家。⑥大廈：高大的房屋。⑦佐：輔佐的大臣。⑧定民：安定人民。⑨棟：房屋的脊樑。喻能擔負重任的人。⑩椽：音崔僚，屋椽。亦用以喻民衆。⑪審：詳究，考察。⑫庶官：百官。多指一般官員。⑬天工：天的職任。古以為王者法天而建官，代天行職。

事。^⑭時叙：承順順當。時，通「承」。《書·舜典》：「納於百揆，百揆時叙。」王引之《經義述聞·尚書上》：「時叙者，承叙也。承叙者，承順也……『百揆時叙』，謂百揆莫不承順也。」

【譯文】剪裁一尺長的絲綢，雕刻方寸大的木器，不用自己身邊的人，一定要用良工巧匠，這是因為剪裁絲綢、雕刻木器，不是自己身邊之人所能够辦得到的。徑尺絲綢、方寸木材，都是較小的物件，離開了良工巧匠都不能裁製，更何況帝王的臣佐，擔負著治國的重任，怎能不慎重選拔勝任的人呢？所以，建築大廈的人，必先選擇工匠，然後準備材料；治國的君主，須先選擇良臣，然後纔能治理好百姓。大的工匠建築房屋，必用大的木材做棟梁、小的木材做椽椽。祇要是能派上用場的材料，即使是尺寸的木料也不扔掉。不祇是房屋有棟梁，國家也是同樣的。讓有大德的人擔任宰相，這樣的人正是國家的棟梁。慎重地選用國家的棟梁，治理國家的根本就奠定了。治國的根本奠定了，其他各種官職就會量才授任，就會四時和諧，不違自然。

核工

【題解】本篇主要說明了消除私欲，彰明法制，天下一定太平的道理。

【原文】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價作資）。婢妾①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②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③。衆下④肆情⑤。淫奢⑥并興。而百姓受其殃毒⑦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⑧。雕以黃金。飾以和璧⑨。綴以隨珠⑩。發以翠羽⑪。此筆非文犀⑫之植。必象齒⑬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舊無其字。補之）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崇僞。陳於三衢⑭。妨功喪德。異端⑮并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⑯。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注釋】①婢妾：妾與使女。②漢靈：即漢靈帝劉宏，東漢第十一位皇帝。在位期間，重用宦官，導致爆發黃巾起義，漢朝名存實亡。③無節：沒有法度，不加節制。④衆下：下級，在下位的人。

⑤肆情：猶縱欲。⑥淫奢：奢侈無度。⑦殃毒：禍害。⑧柙：同「匣」，收藏東西的器具。⑨和璧：即和氏璧。這裏指像和氏璧一樣貴重的玉石。⑩隋珠：也寫作「隨珠」，或稱「靈蛇珠」「明月珠」。《墨子》云：「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此諸侯之良寶也。」又《淮南子》高誘注：「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故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⑪翠羽：翠鳥的羽毛。古代多用作飾物。⑫文犀：有紋理的犀角。⑬象齒：象牙。⑭衢：四通八達的道路。⑮异端：指不屬於正統思想的思想派別。《論語·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熹《論語集注》：「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⑯明制：清明的法制。

【譯文】對國家有害的，莫過於對女人的裝飾打扮。居高位的人，不節制耳目的欲望，竭盡天下的奇巧，耗盡天下的奇异之物。一頭的首飾，就花費千金之資；婢妾的衣服，兼有四海的珍寶。縱欲的人欲望無窮，而百姓的物力有限。用有限的物力，去滿足無窮盡的欲望，這是漢靈帝失去民心的原因。在上者欲望沒有節制，下面的人肆情縱欲，荒淫奢侈之風并起，百姓就會遭殃受害。曾見到過漢朝末年一個盛筆的匣子，用黃金雕飾，用玉璧裝扮，用珠寶點綴，貼著翠鳥的羽毛，筆管不是犀牛角就是象牙，筆毫不是豐狐尾就是秋兔毛。使用的人一定得著裝飾珠寶的刺繡美衣，穿鑲有玉雕的鞋子。由此推斷，其奢侈程度真是達到了極點。然而，朝裏的公卿大夫，刻石立碑，鑄石為

虎，碑文虛假，虎形高大，陳列在大道邊，傷功敗德，邪亂之事并起。衆多奸邪如此禍亂正事，豈不令人痛心嗎？治理國家、建立功業的路子有兩條：一是消除私欲，二是彰明法制。私欲消除，法制明確，天下一定會安定。

核商賈

【題解】核商賈，即嚴格管制商業行為的意思。本篇提出了「商賈者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眾利之所充，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的觀點。并明確指出，如果商人富裕、農業衰敗却能國富民強，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情。

【原文】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①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②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眾利③之所充。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④。上少欲而下尠偽。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⑤。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⑥。而下無逸心。日中⑦爲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⑧周世殷盛⑨。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⑩。下供常事。役賦⑪有恒。而業不廢。君臣相與⑫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⑬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⑭無用之貨。自公侯至於皂隸⑮僕妾。尊卑殊禮⑯。貴賤异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⑰者。分數⑱定也。夫神農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⑳（典作正）。而民不越法㉑。及秦亂四民㉒而廢常賤（賤

疑職)。競逐末利^⑲而弃本業^⑳。苟合^㉑壹切^㉒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奸於朝。賈窮僞於市。臣挾邪以內（內作罔）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㉓和。上逞無厭^㉔之欲。下充無極^㉕之求。都^㉖有專市之賈。邑^㉗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室。農夫伏於隴畝^㉘。而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

【注釋】

①盈虛：有餘與不足。②壹：融通，統一。③衆利：衆多的利益。④化淳：教化淳厚。

⑤大道：指自然法則。⑥大質：純樸的本質。⑦日中：從天亮到正午的半天時間。⑧暨：到，至。⑨殷

盛：富裕。⑩定制：確定的做法和制度。⑪役賦：勞役賦稅。⑫相與：表示同時同地做某件事。⑬倅：音

謀，相等，齊。⑭鬻：音玉，賣，出售。⑮皂隸：古代賤役。後專以稱舊衙門裏的差役。⑯殊禮：不

同的禮制。⑰晏如：安定，安寧，恬適。⑱分數：職責，責任。⑲神農：傳說中古代農業和醫藥的發明

者。⑳中典：寬嚴適中，可以常行的法典。㉑越法：超出法律範圍，違反法律。㉒四民：是古代中國

對平民職業的基本分工，指士、農、工、商，但其次序歷代有所不同。《春秋穀梁傳·成公元年》按

「士商工農」劃分。《荀子·王制篇》亦有「農士工商」的排列。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日知錄》曾

說：「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㉓末利：經營工商業所獲之利。㉔本業：古代指農業。㉕苟合：無原則地附合。㉖壹切：暫時，權宜。

《漢書·張敞傳》：「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

輔尤异。「顏師古注引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資治通鑒·漢元帝竟寧元年》：「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胡三省注：「師古曰：『壹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⑲億兆：指庶民百姓。猶言衆庶萬民。⑳無厭：不滿足，沒有限止。㉑無極：窮盡，無邊際。《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女德無極，女怨無終。」漢枚乘《七發》：「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㉒都：建有宗廟的城邑。㉓邑：指縣。㉔隴畝：草野，山野。

【譯文】所謂商業，是爲了調劑物品的有餘與不足，從而獲取天地間的利益；流通有無，來均衡四方的財物。對經商的人，可使其社會地位低賤，但商業却不能沒有。因爲商業是衆多利益的彙集之地，各種欺詐都從中產生，不能不加以審察。古代人民樸實，風俗淳厚，在上者貪欲少，居下者少僞詐。人們祇求衣能暖身，食可充饑，器具可供使用，住房能避風雨。用正確的道理教化，則百姓安居樂業；用至美的純樸督導，則下層無放蕩之心。日中爲市，百姓參加交易後歸家，各得其所。這是教化淳厚的結果。到了周代，殷實富足，承前朝變亂，極力提倡禮樂教化，重在防範奢靡之風。國家有恒定的制度，下面按常規供奉，差役和賦稅都有定規，事業不荒廢。君臣互相協助，上下一

體，如同形影不分，官員寬厚，百姓忠誠，恩同父子。在上者不徵收奇巧的物品，下民不供奉額外的索求；國君不索取無用的珍寶，百姓不出賣無用的貨物。從公侯到公差僕人以至小妾，尊卑禮儀不同，貴賤等級有別，國家大政運作於上，各種事務行動於下，天下安定，是因為一切都有一定的規矩。神農端正綱紀，首先宣導無欲，使大家都能遵守正道；周代整理各項條規，以「公正」使人心一致，百姓不越軌犯法。到了秦代，搞亂了士農工商之序，廢棄了恒常之業，競相追求工商之利，而放棄農業，苟且逐利之風興起。於是，官吏在朝廷行奸，商人在市場弄虛作假，大臣用邪偽欺騙國君，兒子為私利欺詐父親。君主一人宣導私欲，億萬人就會應和。君主恣肆永無滿足的欲望，官員充滿無窮盡的貪求，都城裏有壟斷市場的商人，城邑中有財傾一世的商販，商人比王室還富有，農夫餓死在荒郊野外，葬身溝壑。在上者欲望無窮，對下無限徵取，百姓困死都不知往哪里逃亡，可悲啊！

【原文】且末流濫溢①而本源竭。織靡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③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④。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壹用。一用不如上息欲。

上息欲而下反^⑤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雕瘁^⑥（瘁舊作廢。改之）。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⑦商而緩^⑧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⑨之臣。市無專利^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⑪。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兼并之路開。兼并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未盈。未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

【注釋】①濫溢：過多，過度。②纖靡：細巧華麗。③古：疑下脫「者」。④措手：著手安排。⑤反：同「返」。⑥雕瘁：衰敗枯萎。⑦急：重視。⑧緩：怠慢。⑨蔽賢：埋沒賢能的人。⑩專利：壟斷某種生產或流通以掠取厚利。⑪壅：堵塞。

【譯文】商業泛濫，農業遭破壞，奢侈品充滿市場，糧食和布帛枯竭，這種形勢是社會風氣造成的。古時，言談不符合典章義理的，學士不會留心；不是耕田養蠶之事，農夫不因之而擾亂本業；器具不適當時使用的，工人就不動手去做它；物品不是社會需要的，商人不把它運到市場。士人想著聖賢的訓誨，農民想著務農，工人想著器物的實用，商人想著經營常用的物品。因此，在上者用度充足，百姓的需要也不缺乏。所以，

限定民間不如限定集市，限定集市不如限定朝廷，限定朝廷不如限定用度，限定用度不如在上者減少欲望。在上者去除欲望，百姓就能返璞歸真。在上者不去除奢欲，却想讓百姓安穩清靜，這就如同縱火焚燒森林，還想使原野不凋零枯敗，實在太難了！所以，英明的君主，遏止欲望，寬待百姓，對商業從嚴，而對農業寬鬆，重視農桑，不看重商業；朝廷中沒有蒙蔽賢能的佞臣，集市上沒有專利霸市的商人，國家沒有擅自開發山澤的農夫。一個佞臣遮蔽賢能，君主與百姓的溝通就被堵塞；商賈壟斷集市，四方的物資就會困缺；農夫擅自開發山澤，兼并土地的路子就被打開。兼并土地的風氣興起，則上層就不能按常規徵役。百姓交納的兵甲車馬等，不是自己生產的，祇能從商人那裏購買。於是，農產品價格暴跌，而非常用的物品却暴漲。非常用的物品暴漲，農業就會衰竭，商人就會富裕。商人富裕、農業衰敗却國富民安，這是從來沒有的。

仁論

【題解】本篇主張推行聖人所崇尚的「仁政」。并用「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心境去落實，就能使「仁政」德到推廣。

【原文】昔者。聖人之崇仁^①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②而委^③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④無凍餒^⑤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⑥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耻。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⑦惠及於老馬。西巴^⑧不忍而放麋^⑨。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注釋】①崇仁：推崇仁德。②推：推倒。③委：丟棄。④含生：一切有生命者。多指人類。⑤凍

餒：過分的寒冷與飢餓。⑥恕：饒恕，寬恕。⑦子方：田子方。魏國人，孔子弟子子貢的學生。魏文侯引以為友。⑧西巴：秦西巴。魯國人，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家臣。⑨麋：音尼，幼鹿。

【譯文】從前，聖人崇尚仁政，是用以為天下人興利的。如果利民之事尚未興辦，就必須以仁政普濟天下。若有不得其所的人，應看作是自己把他們丟棄到溝壑一般。仁愛的人，都將心比心以待人，所以己所不欲，不施於人；推想自己之所求，延及天下之人。推究己心之好惡來盡孝於父母，并延及天下的父母，那麼，天下的子女就不會喪失侍奉雙親的準則；把自己對妻子、兒女的愛護推廣到天下，天下做丈夫、做父親的人就不會失去家庭的歡樂；用自己忍受不了飢寒的心情去想天下人之心，天下生靈就不會有凍餒之憂。這三點不是難懂的道理，也不是難以辦到的事情，祇是不能推己之心以寬誠待人。沒有用心去思考罷了，哪里真的是很遠不能辦到呢？古代仁人，推求自己之所好去教誨天下的人，則百姓沒有不崇尚道德的；推求自己之所惡以警誡天下的人，百姓就沒有不知道耻辱的。孔子說：「仁難道很遙遠嗎？祇要自己追求仁，仁就來到。」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田子方把仁愛施於老馬，秦西巴於心不忍而放掉幼鹿，都是仁愛的開始，把這種仁愛推廣開來，便可惠及長遠。

信義

【題解】本篇著重闡述守信的重要性。指出「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以及「上乘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這正如孔子所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原文】蓋天地著信①而四時②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③有常。王者體信④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⑤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⑦。將化世美俗⑧。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⑨天則⑩地。履信思順。以壹⑪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⑫。而人道⑬定矣。若君不信⑭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⑮婦。婦不信以承⑯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

【注釋】①著信：守信。②四時：四季。《易·恒》：「四時變化而能久成。」③昏明：昏暗和明

亮，黑夜和白晝。④體信：體現誠信。⑤秉信：守信。⑥厥：代詞，其。⑦賢佐：賢明的輔臣。⑧美俗：使風俗淳美。⑨象：效法。⑩則：效法。⑪壹：統一，一致。⑫修義：遵循禮義。⑬人道：與「天道」相對的概念。一般指人事、爲人之道或社會規範。⑭不信：不誠實，不信實。⑮遇：對待，相待。⑯承：侍奉。

【譯文】天地顯現其誠信，則四季運行便不違背常規；日月顯現其誠信，黑夜白晝便交替正常；君王體現其誠信，則各個諸侯國便安定；諸侯講誠信，則國內和平；君子踐行誠信，就可以立身於世。古代的明君賢臣，要美化世俗，如果片刻離開誠信，却能安定國家、治理好百姓的，從未有過。效法天地，踐行誠信，順應天理，使天下一心，這是帝王的誠信；依據法律，秉持公正，言行如一，這是諸侯的誠信；言出於口而牢記於心，守正不移，以之立身處世，這是君子的誠信。講究誠信，培養正義，做人的準則就確定了。如果君主不以誠信來御使臣子，臣子不以誠信來侍奉君主，父親不以誠信來教育兒子，兒子不以誠信來侍奉父親，丈夫不以誠信對待妻子，妻子不以誠信對待丈夫，那麼，君主和臣子就會在朝廷互相猜疑，父親和兒子、丈夫和妻子就會在家中相互猜疑。若大小不分而各懷奸詐之心，上下紛雜而競相欺騙，人間倫理就完全喪失了。

【原文】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①以待下。則懷信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③而回意④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⑤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⑥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⑦災也。周幽⑧以詭烽滅國。齊襄⑨以瓜時⑩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⑪。懷奸者飾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注釋】①開信：猶開誠。②懷信：懷抱忠誠。③赧然：形容難爲情的樣子、羞愧的樣子。④回意：改變意志。⑤款誠：忠誠，真誠。⑥篤：專一。⑦見：古同「現」。出現，顯露。⑧周幽：周幽王。周宣王的兒子，西周末代君主。⑨齊襄：齊襄公。春秋齊國第十四位國君。齊僖公之子。⑩瓜時：瓜熟之時。指七月。⑪結舌：不敢說話或想說而說不出話。

【譯文】誠信是由在上者締結的。所以，國君用誠信教誨大臣，大臣就用誠信效忠國君；父親用誠信教育兒子，兒子就用誠信孝敬父親；丈夫首先以誠信對待妻子，妻子就會用誠信順從丈夫。若在上者秉持恒常之道來教化在下者，在下者服從恒常之道而侍奉上級，却不能使社會風氣得到轉化，那是百例中不會有一例的。在上位者，若竭盡至誠信義來對待在下者，則有誠信的人就會高興并樂於進取；缺少誠信的人，也會羞愧而回心轉意。老子說過：「是你誠信不足，纔有不講誠信的人。」所以，用誠信待人，不誠信的人也想著誠信；不以誠信待人，誠信的人也會逐漸變得不誠信。何況根本就不講誠信的人呢？先王想讓民衆有誠信，首先以誠懇待下，於是，民衆沒有人欺蒙主上；用禮教來訓育，百姓就忠實遵守道義。上級對下級不講誠信，隨時可能有災禍發生。周幽王點燃烽火，欺騙戲弄諸侯，遭到滅國之禍，齊襄公昏庸，對屬下不守諾言而被殺，不是明顯的實例嗎？所以，禍患沒有比不講誠信更大的了。沒有誠信，則不知誰該親近。不知道誰該親近，身邊的人都會對自己產生懷疑，何況天下的人呢？講誠信的人懷疑，不講誠信的人也懷疑，那麼忠誠者也會失去誠實從而結舌不語，懷奸心的人便會偽飾其奸惡而使自己被接納。這就是不講誠信招來的禍患。

禮樂

【題解】本篇闡述用禮樂教化人民，這是治國的根本大道。

【原文】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①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并存。與人道俱設②。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③損益④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⑤人。此禮之情也。

【注釋】①大本：根本，事物的基礎。②設：擬設，設置。③質文：謂其資質具有的文德。④損益：增減，盈虧。《易·損》：「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⑤況：況味，境況，情味。

【譯文】傅子說：能够用禮義教化而興旺國家的，是知道治理國家的根本大道啊。大道，是與天地并存的，是與人倫共同設立的。即使天地被遮蔽了，治國的大道，其內容和形式都不能有所改變。大道有三：一是君臣關係，憑藉其建國立邦；二是父子關係，憑藉這安定家庭；三是夫妻關係，憑藉這區分內外。這三種根本關係確立，則天下歸於正道；這三種關係不能確立，天下就不能歸於正道。天下不能歸於正道，有國的諸侯、有家的士大夫會很快衰亡，立身做人的準則也會廢棄。禮義的根本存在於這三個方面，能不說很切近嗎？運用它則可以概括天地運行的法則，能不說意義很深遠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比人，這就是禮制的實情。

【原文】商君始殘^①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②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③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④百萬。石城造天。威凌滄海。胡越^⑤不動。身死未收。奸謀內發。而太子^⑥已死於外矣。胡亥^⑦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⑧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⑨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齋^⑩不訾^⑪之寶。獨宿於野。其爲危敗^⑫。甚於累卵^⑬。方^⑭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與。

【注釋】①殘：毀壞。②威刑：嚴厲的刑法。③桀紂：桀和紂。泛指暴君。④荷戟：持戟。這裏指統領軍隊。⑤胡越：胡指北方少數民族，越指南方少數民族。⑥太子：指公子扶蘇。秦始皇長子。他是秦朝統治者中具有政治遠見的人物，反對實行「焚書坑儒」「重法繩之臣」等政策，因而被秦始皇貶到上郡監蒙恬軍。秦始皇死後，趙高等人害怕扶蘇即位執政，便偽造詔書，指責扶蘇在邊疆和蒙恬屯兵期間，「為人不孝」「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上書直言誹謗」，逼其自殺。⑦胡亥：即秦二世。秦始皇第十八子，公子扶蘇的弟弟。⑧和愛：和善親愛，和善可親。⑨藩衛：屏障。⑩齎：攜帶，持。⑪不訾：訾，音自，形容十分貴重。《後漢書·馮勤傳》：「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李賢注：「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⑫危敗：危險敗亡，危險失敗。⑬繫卵：堆迭起來的蛋。比喻非常危險。⑭方：比擬。

【譯文】從商鞅開始毀壞禮法樂典，到秦始皇，便完全廢除禮制，誅殺九族，破壞五常之教，祇依靠嚴刑和殘暴的政治。對內去除禮義教化，在外沒有了諸侯國的輔助。每日如夏桀、殷紂那樣放縱淫樂，君臣競相關注於刑名之書。雖掌握持劍戟的百萬甲士，石砌的城牆高可衝天，威風及於滄海，北胡南越未曾動兵，秦始皇身死而尚未安葬，奸謀便由內部而發，太子扶蘇死於塞外。二世胡亥并不省悟，繼位兩年就亡國了，竟沒有

一個效忠盡節的臣子來挽救危難。這難道不是禮義未立、和睦仁愛先喪失造成的橫禍嗎？禮義，是先王治國的屏障，秦朝廢除禮義，等於去除屏障。攜帶價值不可計量的珍寶，獨自住宿在郊野，可能出現的危險，比累卵隨時都會破碎還要嚴重。然而這與秦國的情況相比擬，却還是像泰山一樣安穩。《易經》說：「在上者輕慢，在下者凶暴，連盜寇都想討伐他。」說的就是秦國啊！

法刑

【題解】本篇主要闡述了爲什麼要設立法、刑，以及施用法、刑的存心和目的。并指出禮和法殊途同歸，獎賞和刑罰交互使用，可相輔相成。

【原文】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灾^①。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②五刑^③以成三德^④。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⑤之。乃建三典^⑥。殊^⑦其輕重。以定厥中^⑧。司寇^⑨行刑。君爲之不舉樂^⑩。哀矜^⑪之心至也。八辟^⑫議其故而宥^⑬之。仁愛之情篤^⑭也。

【注釋】①眚灾：眚，音省，因過失而造成災害。②敬：慎重地對待，不怠慢不苟且；敬謹。《釋

名·釋言語》：「敬，警也，恆自肅警也。」③五刑：包括墨、劓、剕（也作腓）、宮、大辟。墨刑，在額頭上刻字塗墨。劓刑，割鼻子。剕刑，砍脚。宮刑，毀壞生殖器。大辟，死刑。④三德：三種美好品德。隨文而异。《書·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國語·晉語四》：「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弃三德矣。」韋昭注：「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也。」⑤傷：哀傷，悲傷。⑥三典：輕、中、重三種刑法。《周禮·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鄭玄注：「典，法也。」⑦殊：分，區別。⑧厥中：不偏不倚。⑨司寇：官名。古代中央政府中掌管司法和糾察的長官。⑩舉樂：奏樂。《禮記·曾子問》：「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⑪哀矜：哀憐，憐憫。《論語·子張》：「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⑫八辟：周制規定八種人的犯罪須經特別審議，并可減免刑罰，稱為「八辟」。《周禮·秋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⑬宥：寬仁，寬待。⑭篤：深厚。

【譯文】確立善舉、杜絕壞事就叫做禮，禁止錯誤的行為、設置正確的綱紀就叫做法。法是用來矯正非法的。明確寫出禁令叫做法，誅殺、威罰叫做刑。太平之世的百

姓，做善事的多，君主樹立大德，百姓服從他的教化，所以，先行禮義而後施刑罰。亂世的人，從善的少，君主不能用德教使其轉化，所以先施刑罰，後行禮教。《周書》說：「故意犯錯，小罪尚且不可不殺。及至有大罪，并非有意為之，祇是一時過誤，則不可殺。」既如此，那麼對心懷惡意的人，雖犯小罪，也要誅罰；對心懷善意而有過失犯罪者，即使有大罪，也可赦免。這是先王制定刑法的原則。禮和法殊途同歸，獎賞和刑罰交互使用，可相輔相成。因此，聖明的君主，擔憂刑罰的亂用，慎重使用五種刑罰，成就三種美德。如果是殘暴昏庸的君主，施行殘酷的刑法，實行五種暴虐的刑罰，用炮烙等酷刑，就會使天下人手足無措。聖人憐惜人命，建立輕、中、重三類刑法，按犯罪不同，酌情處理，罰當其罪。司寇行刑時，國君不聽音樂，這是哀憐之心到了極點；設立「八辟」的減刑法，對親人、故舊、賢臣等人儘量予以寬宥，這是仁愛之情無比深厚啊。

【原文】柔愿^①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②緩死^③也。則妄輕其刑、而赦元惡^④。刑妄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奸人興而善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糾萬民。舜誅四凶^⑤而天下服也。於是峻法^⑥酷刑以侮（侮上疑脫威字）天下。罪連三族^⑦。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

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儒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而法（法字疑任字誤）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恒失其中也。

【注釋】①柔愿：温和樸實。②議獄：斷獄，審議獄案。③緩死：謂寬赦死罪。《易·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孔穎達疏：「故君子以議其過失之獄，緩捨當死之刑也。」④元惡：大惡之人，首惡。⑤四凶：中國上古四大惡人。指三苗、歡兜、共工與鯀。⑥峻法：嚴酷的法令。⑦三族：謂父、子、孫。《周禮·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鄭玄注：「三族，謂父子、孫。」亦謂父族、母族、妻族。《大戴禮記·保傳》：「三族輔之。」盧辯注：「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譯文】軟弱老實的君主，聽說先王憐憫、仁愛，處理獄訟寬緩其死罪，就胡亂減輕刑罰，從而赦免罪大惡極者。胡亂減輕刑罰，威嚴的政令就會被敗壞，違法犯罪的人就增多。連最凶惡的首犯也赦免，邪惡奸詐的人就會興起，好人反受困辱。剛勇嚴厲的君主，聽說先王用五種嚴刑督察百姓、舜帝誅殺四凶而天下人順服，於是，用嚴刑峻法鎮壓百姓，犯罪株連三族，殺及善良百姓，無罪而死的人超過處死者半數。民衆怨憤想反

叛，諸侯趁其混亂而起兵，以致萬乘之尊的君主死在他人之手，這是喪失治理之道的惡果。齊國、秦國的君主，以威嚴治天下，却不能保全自身，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祇講嚴刑峻法，而不講教化。末流的儒生祇看到嚴刑峻法引起叛亂，就去掉刑法，祇講仁政；片面的法家，祇看到削弱刑法使政令敗壞，就去掉仁政，祇用刑罰。這就是法制有的世代輕有的世代重，常常偏離中正之道的原因。

重爵祿

【題解】重爵祿，即重視爵位和俸祿。本篇指出國家應該善加利用封爵位和授俸祿的權利以實現國治。并闡述了「厚祿養廉」的道理。

【原文】爵祿者。國柄①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②既立。則良士③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况無德無功而敢虛干⑤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⑥。厚祿尊官⑦。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⑧。厚足以銜（銜作衛）宗黨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既食於人四字無）。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法⑩繩之於上。而顯⑪議廢之於下。是以仁讓之教存。廉耻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⑫其職。大臣論道⑬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⑭。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⑮有以行之也。

【注釋】①國柄：國家大權。②二教：二種教法。指祿、爵二柄。③良士：賢士。④勞臣：功臣。⑤干：求取。《論語》：「子張學干祿。」⑥大位：顯貴的官位。⑦尊官：高官。⑧卑官：職位低微的官吏。⑨宗黨：宗族，鄉黨。⑩公法：國家的法令。⑪顯：公開。⑫敬：謹慎，不怠慢。⑬論道：謀慮治國的政令。《周禮·考工記序》：「或坐而論道。」鄭玄注：「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⑭致治：使國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⑮良佐：賢能的輔佐。

【譯文】封爵授祿，是國家權力的根本，也是實現富貴的正路，不能不予以重視。既然如此，就應是無德的不授爵位，無功的不給俸祿。這兩條規矩確定了，賢良之士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貴的爵位，敬業的臣子不敢以微小功績接受重祿，何況無德無功的人，怎敢白白地追求爵位和俸祿呢？可見先王封爵授祿，不能說是輕率的。爵是地位的等級，祿是官職的實際收入。品級有等差而各稱其位，收入滿足利益而合於其職，這是建立爵祿的原則。建立爵祿的原則既已確定，就一定要公開選用合適之人并予以重用。品德高尚、功勞大的人，就授予重爵高位，享受厚祿高官；德行淺薄、功勞少的人，就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祿低官。使俸祿之厚足以庇護宗族之人，俸祿少者足夠和自身耕種的收入相等。居官任職的人，靠百姓供養，不敢祇圖私利。既然做官享受俸祿，却有人營謀

私利，就有國法制裁，下有百姓議論而名聲掃地。因此仁愛禮讓的教化常存，知廉耻的風氣暢行，貪婪邪鄙的路子被堵塞，奢求欲望之火被熄滅。百官敬業盡職，大臣在朝廷論政，公正議論之風盛行，追逐私利的行爲日漸廢止。明君必須推行善政，纔能達到社會安定。并不是祇有好的制度就能大治，還必須有賢臣去推行善政。

【原文】故（故作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吏（吏作利）。厚其祿也。則天（無天字）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營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①。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②。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③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采薇於首陽。顧④公制而守死⑤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⑥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主（主上有人字）不詳察。聞其怨興於內。而交離於

外。薄其名。必時黜^⑦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

【注釋】①盜蹠：蹠，音值，相傳爲古時的大盜。名蹠，一作跖。《莊子·盜蹠》：「盜蹠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②夷叔：伯夷、叔齊的并稱。③餓：飢。④顧：眷念，顧及。⑤守死：堅持到死而不改變。《論語·泰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⑥交黨：同黨，朋黨。⑦黜：降職或罷免。

【譯文】想治理百姓，却不精簡政事，就會導致事務繁多而職責混亂。知道精簡官職，却不知道節制財用，增加他們的俸祿，則在下位者財力已盡，而君上還沒有充分的供給。這樣俸祿微薄，則官吏競相違背公義、謀求私利，這就是教化廢棄不能推行的原因。凡是想治理國家的人，都想求得官吏清廉。不知怎樣使官吏清廉，却茫然責求其清廉，這如同攪混水源，却希望河流清澈。知道如何使官吏清廉，即使舉用盜蹠爲官，他也不敢做壞事；不知道怎樣使官吏清廉，即使舉用伯夷、叔齊，他們也定會違犯禁制。

如果交給伯夷、叔齊政事，却祇給微薄的俸祿，近不能養活自身，遠不够贍養全家，父母受餓，妻子兒女沒飯吃，他們不營謀私利則養家糊口都有虧缺，營謀私利則違犯奉公守法的規矩。養家糊口尚有虧缺，就會有怨恨之心。有怨恨之心，仁愛禮義的道理就喪失了。假如伯夷、叔齊有父母在，又無力贍養，他們一定不去首陽山采薇充饑、顧念公制而守節以死。由此說來，官吏俸祿不足，即使伯夷、叔齊也必犯禁令。官員們離開家庭，投身朝廷，如果榮耀不足以蔭庇宗族，俸祿不足以贍養全家，親骨肉在家裏埋怨，朋輩與他分手，仁愛孝敬的做人原則虧欠，美名聲譽受損，却還能堅持志節不動搖，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君主不詳細體察實情，聽到其內有家人埋怨，外有朋友背離，便鄙薄其聲名，一定會隨時貶黜他們。家庭窘困且被貶黜，忠貞不移的人，不顧自己家族的埋怨，不怕遙遠的貶謫，死而後已，不改其品行，結果上不被君主信任，下不被世俗理解，遂委身死於溝壑，沒有誰能瞭解他，豈不可悲嗎！天下人如果知道為官清正會如此，就會改變志行而順從世俗了。清廉者變得污濁，賢良者改變操守而從事非義之事，如此而能達到天下太平的，從未聽說過。

平役賦

【題解】平役賦，即今日所說合理的稅收制度。只有實施合理、公平的稅收制度，纔能實現安上治民的目的。

【原文】昔先王之興役賦①。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②之宜。是故隨時③質文。不過其節④。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⑤。乃立壹定⑥之制以爲常典⑦。甸都⑧有常分⑨。諸侯有常職⑩焉。萬國致⑪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⑫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⑬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弃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⑭之戍。賦過太半⑮。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⑯。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⑰、項梁⑱之疇⑲。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基疑墓）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⑳矣。昔者。東野㉑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㉒知其必敗。况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

【注釋】①役賦：勞役賦稅。②利用：謂物盡其用、使事物或人發揮效能。③隨時：順應時勢，切合時宜。《國語·越語下》：「夫聖人隨時以行，是為守時。」章昭注：「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④節：節度。⑤周用：足用。⑥壹定：規定的，確定的。⑦常典：常例，固定的法典、制度。⑧甸都：甸，郊野、郊區。都，本義是建有宗廟的城邑，引申為城市。⑨常分：定分。⑩常職：固有的職務。《左傳·文公六年》：「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孔穎達疏：「續常職者，職有廢闕，任賢使能，令續故常也。」⑪致：送給，給予。《說文》：「致，送詣也。」⑫非常：不合慣例，不適時宜。⑬輸力：出力，貢獻力量。⑭百越：古代越族居住在江、浙、閩、粵各地，統稱百越，也叫百粵。⑮太半：超過半數以上。⑯閭左：居於里門左邊的平民百姓。里門左側是古代平民居住的地區。借指戍邊的兵士。⑰陳涉：即陳勝。秦陽城人，字涉。秦末農民起義的倡導者。⑱項梁：秦末起義軍首領之一，楚國貴族後代，項羽的叔父。生性豪放，驍勇善戰。在反秦起義的戰爭中，因輕敵，在定陶被章邯打敗，戰死。⑲疇：類，同類的。⑳圖籍：圖簿，地圖和戶口冊。常指疆土、百姓。㉑東野：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季平子，因有功於國，被封賜食邑於東野（今山東平邑），其後代中有人以地名為姓氏，稱東野氏。應指季孫氏。㉒顏回：字子淵，春秋時期魯國人。在孔門諸弟子中，孔子對他稱贊最多，不僅贊其「好學」，而且還以「仁人」相許。

【譯文】從前，先王制定勞役賦稅，是用來安上利下，達到物盡其用的目的，因此會隨著實際情況調整有關法律條文，不越過應有的節制，計算百姓的收成多少，平衡調節，使服役的勞力能夠滿足國事的需要，徵收的財資足夠使用。於是，確立統一的規定，並作為常規制度。郊區、都城有固定的分限，諸侯有固定的賦稅。各諸侯國進奉貢品，器物用度各不相同。君主不徵取非常規的賦稅，百姓不進奉非常規的貢物。上下一心，遵守固定的禮教。百姓雖服役出力、上交財物，却沒有人埋怨君主，是因為賦役公允、制度規範。戰國時，拋棄德教，僅憑威嚴，各國相互吞并，天下百姓窮困。秦王統一全國，於是毀壞先王的制度，推行暴政。內修阿房宮，接著徵役夫在驪山修墓；外築長城限敵，並加強對百越的防守。賦稅大增，超過百姓收入的一半，竭盡天下的財富，尚不能滿足他的欲望；勞役殃及貧苦人家，用盡天下的民力，也不能完成他的事務。於是，蓄積已久的怨憤，一齊爆發。陳涉、項梁一伙舉劍高呼，天下百姓回應跟從。驪山的墳墓尚未完成，都城已被敵對者攻占。從前東野畢駕車，竭盡馬的氣力以爭先，顏回知道他一定會失敗。何況統治天下，而竭盡民力呢？使用民力，如果一年不超過三天，就稱得上是太平安定的社會，所以周朝典制予以記載。

【原文】若黃帝^①之時。外有赤帝^②、蚩尤^③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

大役。再行天誅^④。居無安處。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⑤也。禹鑿龍門。闢伊闕^⑥。築九山^⑦。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⑧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即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⑨也。役煩賦重。即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⑩之。庶幾^⑪雖勞而不怨矣。

【注釋】①黃帝：華夏族的始祖。少典之子，姓公孫。居軒轅之丘，故號軒轅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國於有熊，亦稱有熊氏。以土德王，土色黃，故曰黃帝。②赤帝：即炎帝神農氏。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以神農爲赤帝。」③蚩尤：傳說中的古代九黎族首領。以金作兵器，與黃帝戰於涿鹿，失敗被殺。④天誅：帝王的征討或誅罰。⑤至平：極其公平，極其清平。⑥伊闕：洛陽之南，香山、龍門山對立，伊水中流，遠望如同天然的門闕一樣，故稱。又名「龍門」。⑦九山：九州的大山。⑧率先：作表率。⑨六典：謂古代六方面的治國之法。《周禮·天官·大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

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⑩息耗：猶消長。指事物的盛衰、盈虧、吉凶等。⑪庶幾：或許可以，表示希望或推測。

【譯文】黃帝時，外有赤帝（《史記》中五帝之一）、蚩尤（《史記》中東方九族首領）之患，國內設置舟車、門衛、甲兵的防備，發起六次大戰役，又替天行道討伐叛逆。居住沒有安定的處所，則天下百姓不得不異常辛勞，但辛勞却沒有人埋怨，因為是用以實現天下太平。大禹鑿通龍門，打開伊闕山，築室於九山（即會稽山、泰山、王屋山、首山、太華山、岐山、太行山、羊腸山、孟門山），疏通百川，過家門而不入，飲食菲薄，宮室簡陋，勤勞先於天下人，而天下人樂於盡力，不辭勞苦，是因為他凡事約束自己而有節制，其目的是為了公眾利益。因此，國家有大事，勞役賦稅就繁重；天下太平，勞役就少而賦稅輕。勞役少而賦稅輕，那麼百姓侍奉君主的禮節應更為尊崇，國家的制度應更加完備，這是周公制定六典的原因。勞役賦稅繁重，君主應減少政令而體恤百姓，事務應減少以求實用，這就是黃帝、夏禹成就其功業的原因。後世為政，想到黃帝的公平、夏禹的積蓄節儉、周代制度的穩定有常，結合時勢改革稅賦徭役制度而增減其徵收程度，這樣，百姓大概就會勞苦而不埋怨了。

貴教

【題解】貴教，即重視教化的意思。人性本善，而習性不善，如果沒有好的教育，人與人就會出現競爭、鬥爭的現象。因此要通過教化來彰顯其本性中善的一面。

【原文】虎至猛也。可畏（畏作威）而服。鹿至粗①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②之性。有善可因③。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④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⑤。韓⑥。孫⑦。吳⑧。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下上有天字）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⑩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⑪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⑫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⑬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即

修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⑭者乎。

【注釋】

①粗：粗笨，粗野。②五常：指仁、義、禮、智、信。③因：順，順應。④伏節：猶言殉節。指為維護某種事物或追求理想而死。⑤商：商鞅。⑥韓：韓非。戰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⑦孫：孫武。所著《孫子兵法》被譽為「兵學聖典」。⑧吳：吳起。戰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著有《吳子》。《吳子》與《孫子》又合稱《孫吳兵法》，在中國古代軍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⑨獨用：單獨行世，單獨使用。⑩善端：善言善行的端始。⑪四夷：古代華夏族對四方少數民族的統稱。含有輕蔑之意。⑫夷狄：古稱東方部族為夷，北方部族為狄。常用以泛稱除華夏族以外的各族。⑬智巧：機謀與巧詐。⑭悠悠：遙遠的，生疏的。

【譯文】老虎是最凶猛的野獸，可用威力制服；鹿是最粗笨的動物，可調教而役使；木頭很強硬，可使其柔韌而彎曲；石頭最堅硬，可銷融而為人使用。何況人有仁、義、禮、智、信五性，是有善心能够依循、有惡習能够改正的呀！人所看重的，莫過於自己的軀體，但崇尚教化的風氣盛行，士子中就有為節操殺身取義、死而無所顧惜者。這是先王依靠人的善心而教人以義，依靠義確立禮。順其善心而教以義，所以人們從義而政

教暢行；憑靠義來確立禮制，所以禮制設立而人人循禮而行。至於商鞅、韓非、孫子、吳起，知道人性貪得無厭、樂於進身，而不知同時助長其善的一面。因此，用刑法約束，用功名鼓勵，使天下人祇依靠強力，祇致力於爭奪。依仗強力、務求爭奪，以至於有人赴湯蹈火而忘記死活，都是爭利之心所驅使的。人人都抱著求利之心，人善良的一面就喪失了。中國能制服四夷的原因，是推行了禮義之教。喪失了禮義教化，就與夷狄沒有了區別。跟夷狄相同，則也就和禽獸相同了。不僅是與禽獸相同，甚至比禽獸更混亂無序。這是因為禽獸保持自己的天性不變，人却是用巧智駕馭體力者。以巧智駕馭體力，而沒有禮教加以節制，就會巧智日見使用，而彼此傷害無窮無盡。彼此相互傷害無窮無盡，禍亂哪有比這更大的！不幫助其向善，祇憑藉暴力，天下不發生大亂幾乎是沒有的。人的本性，是避害趨利。因此，利益出自於禮讓，人們就會修習禮讓；利益出自於強力，人們就會憑藉強力爭奪。人們修習禮讓，則國家安定，百姓順從，沒有侵凌掠奪；憑藉強力爭奪，則父子難免相互危害，何況對於其他人呢？

戒言

【題解】本篇勸誡君主重視修養德行，避免喜好空談、巧辯之詞，這是因為「德難爲而言易飾也」。

【原文】上好德①則下修行②。上好言③則下飾辯④。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⑤人。則天下之弃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⑥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⑦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⑧之。趣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⑨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耻存。夫榮利者。可抑⑩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⑪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⑫。故君子不貴也。

【注釋】①好德：崇尚仁德。②修行：修養德行。③好言：喜好詭辯。④飾辯：亦作「飾辨」。粉飾巧言，說虛浮不實的話。⑤取：選取，舉用。⑥虧：同「鮮」，指非常少。⑦常人：平常的人。⑧趣：同「趨」。趨向。⑨貴：尊重崇尚。⑩抑：壓制。⑪合：迎合。⑫無常：變化不定。

【譯文】君主重視美德，則臣下樂於修身潔行；君主喜好空談，則臣下熱衷粉飾巧辯。修身潔行，則仁義之道興起；粉飾巧辯，則詭詐之風興起。這是必然現象。美德難修成也難顯現，空論容易撰寫也容易討人喜歡。古代聖王知道美言好說且多數人愛聽，所以不崇尚。如果不尊重賢能、崇尚美德、宣導善行來進行教化，而是只憑使自己高興的一句話來選拔人，那麼，天下拋棄道德、粉飾巧辯并以此要求君主封賞者便不會少見了。爲什麼呢？這是因爲提高道德修養難而巧言偽飾容易。貪求榮譽、看重財利，是一般人的通性。君主的喜好中就有榮譽和財利。所以君主喜好的，百姓就會趨從且追求不止，即使死也不避開。先王知道人一方面有喜好善良、崇尚美德的本性，另一方面又有貪慕榮譽財利的習性，因此就重視其所崇尚的，而抑制其所貪求的。重視其所崇尚的，所以禮讓之風興起；抑制其所貪求的，所以人人都有廉耻之心。追求榮譽、財利可予以抑制却不能斷絕，於是，公開定出顯名高位、豐祿厚賞，讓天下人追求并羨慕。不修養良好的德行，就不能獲得顯名；不處其職位，就不能享受相應的俸祿。這是先王樹立教

化的大綱。修養道德是困難的，不積累實際德行就不能成就其名聲。言論的撰述容易，符合君主所喜歡的就可重用，然而因其研修不長久，君主所喜歡的也時有改變，所以君子不看重它。

正心

【題解】本篇提出正心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大學》上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正心正是抓到了修身的根本。學人應銘記在心啊！

【原文】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①。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②近。而所濟彌遠。禹湯^③罪^④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⑤。以正德臨^⑥民。猶樹表^⑦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⑧文王。萬邦^⑨作孚^⑩。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廟^⑪之內。意馳雲夢^⑫之野。臨朝宰^⑬事。情繫曲房^⑭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⑮。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⑯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⑰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

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⑮天下。物無不得其所。

【注釋】①正心：謂使人心歸向於正。語出《禮記·大學》：「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②彌：更加，越發。③禹湯：夏禹和商湯。被視為賢明君主的典範。④罪：歸罪於。⑤正德：純正的道德。⑥臨：治理，管理。⑦樹表：樹，立。表，指直立於地面用以測日影的標杆。⑧儀形：形，通「型」。效法，法式。⑨萬邦：所有諸侯封國。後引申為天下。《詩·大雅·文王》：「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鄭玄箋：「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鹹信而順之。」⑩作孚：信服，信從。⑪廊廟：指朝廷。⑫雲夢：亦作「雲薈」。古薈澤名。《周禮·夏官·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薈曰雲薈。」鄭玄注：「衡山在湘南，雲薈在華容。」⑬宰：掌管，治理。⑭曲房：內室，密室。⑮乖：背離，違背，不和諧。⑯忠正：忠誠正直。⑰禮度：猶禮法，指禮儀法度。⑱兼善：謂使他人得到好處。《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譯文】立德的根本是正心，心正之後纔能身正。自身端正，身邊辦事的人纔端正。身邊辦事的人端正，朝廷纔端正。朝廷端正，國家纔端正。國家端正，天下纔端正。所以，天下不正就要整治國家，國家不正就要整治朝廷，朝廷不正就要整治身邊的臣子，

臣子不正就要加強自身修養，自身不正就首先要正心。所整治的越切近，所成就的越遠大。夏禹、商湯常常檢討自己的錯誤，國家的興盛就很快，這是正心的結果。心是精神的主宰，是各種理念的統率。行為端正，可感天動地，何況人呢？何況萬物呢？心地端正就會有美德，以良好的品德君臨天下，就如樹立標竿觀望影子，無須命令，影子也會圍著移動。《詩·大雅》說：「取法於文王，則萬邦都會表示信服。」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有邪惡之心，必有不正的行為。以不正之行君臨天下，就如同樹立的標竿彎曲，却希望影子端直一樣（是不可能的）。如果身在朝廷，心神却飛向雲夢之野去游樂，雖臨朝理事，情思却不忘幽隱密室之中的娛樂，心神與形體相分離，感情與意志相違背，自己的形體與精神都不能保持一致，身邊的人怎能端正呢？忠誠、正直、仁愛、理義存在心中，則萬物萬事都不會失其倫常。禮義、制度、準則、法規體現於自身，那麼，無論遠近內外，都知道以其為榜樣。古代聖明君子，修身治天下，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要求自身行事得當而已。能使自己行事得當，則其他事無所不當。如果自身有失誤，則會處處失誤。做事無不得當者，治理天下就力有所餘。因此，時運不通時則保全自身、遵循正道，終年持守中和；得志時則兼濟天下，使萬眾各得其所。

【原文】無不失者。營妻子①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②乎其身。達則縱情

用物^③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④彈五弦之琴^⑤。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爲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以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虺^⑥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⑦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癩瘁^⑧。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況^⑨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⑩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⑪。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注釋】①妻子：妻子和兒女。②逮：趕上，及，到。③用物：耗用物品。④有虞氏：虞舜。⑤五弦之琴：相傳爲舜發明的樂器，有宮、商、角、徵、羽五根弦。⑥虺：古同「暴」。暴虐。⑦怨曠：長期別離。《詩·邶風·雄雉序》：「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⑧癩瘁：困頓。⑨況：比擬，比喻。⑩達治：明於治理國家。⑪履正：躬行正道。

【譯文】處處違背道義的人，養妻育子尚有不足。因此，不順利時則肯定自己、指責

別人，以至災禍降臨自身；順利時則放縱其情，揮霍無度，以至殃及天下。從前，舜彈奏五弦琴，天下樂於應和的原因，就是他自身行為得當。秦始皇修長城要塞，以為永固，而危機從身邊產生，這是自身行為不當所造成的。推思己心去體察別人，就會使四海之內得其佑護，這是周文王的為人；不推思己心而去役使天下，連身邊的人都不能保全，亡秦就是例證。秦朝的暴君眼中玩賞的是傾城美色，對天下的怨女曠夫却不肯體恤；耳里整天聽著亡國的靡靡之音，對天下人的種種哀怨却不去撫慰。志得意滿，享盡天下美味佳餚，宮室連天，天下人却疲憊憔悴，還不能滿足他的欲望。這是不推己心去體諒他人，因此，其用人如用草芥。如果對待別人像對待自己，怎麼會不順應其本性的好惡呢？古代能通達治國之道者，明白心是萬事的主宰，行為無節制，就會使國家動亂，所以首先端正自己之心。假如心性端正，無論動還是靜，都不會胡作非為，自己做天下人的表率，天下人就會踐行正道，從而皆能保有其本性。這些要求遙遠嗎？不過是求之於自心而已呀！

通志

【題解】通志，即通達天下人的心志。本篇主要闡述了要做到通達天下人的心志，最關鍵的在於心底公正無私。

【原文】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①。則天下之人輻湊^②其庭矣。明四目^③。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④。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之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⑤、商均^⑥。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⑦、蔡叔^⑧。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⑨亂政。舜殛^⑩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⑪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

【注釋】①四門：指明堂四方的門。《書·舜典》：「賓於四門，四門穆穆。」②輻湊：亦作「輻

轅」。形容人或物聚集像車輻集中於車轂一樣。③四目：能觀察四方的眼睛。《書·舜典》：「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孔安國傳：「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孔穎達疏：「明四方之目，使爲己遠視四方也。」④四聰：能遠聞四方的聽覺。《書·舜典》：「明四目，達四聰。」孔穎達疏：「達四方之聰，使爲己遠聽四方也。」⑤丹朱：堯帝子。《史記·五帝本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⑥商均：舜之子。相傳舜以商均不肖，乃使伯禹繼位。⑦管叔：周武王弟。封於管（今河南鄭州）。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攝政，他與蔡叔、武庚聯合東夷發動叛亂，爲周公平定，被殺。⑧蔡叔：周武王同母弟。武王滅商後，封於蔡（今河南上蔡）。成王時因反叛被放逐。後其子胡又被封於蔡，爲蔡國和蔡姓的始祖。⑨鯀：大禹之父。⑩殛：音及，誅殺，致死。⑪授：任命。

【譯文】能使天下人同心的，沒有比極其公正更好的辦法。要做到極其公正，沒有比自身無猜忌之心更重要的。祇有無比公正，纔能使近處的人安定，使遠方的人歸附。是非曲直都有一定的標準，就會得到天下人的信任。因爲沒有顧忌之心，入朝者能盡情說自己想說的話，退朝後不存疑慮，其治國之道安定無慮。即使有人想不斷地進讒言，也不敢冒犯。《虞書》說：「打開通往四方之門，天下人會聚集到你的庭堂；明亮遠觀四方之目，天下人樂於爲你觀看；暢通你遠及四方之所聞，天下人樂意爲你聽聞。」江海

能成爲百川之王的原因，是它不會拒絕百川的會歸。如果它有所拒絕，衆河流不流向大海的就多了。衆河流不歸於大海，就不會成就大海的深廣。有公正之心，必有公正之道；有公正之道，必有公正之制。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不肖，堯舜貶退了他們。管叔、蔡叔，身爲周公之弟，却作亂爲惡，周公誅殺了他們。如果人品不好，即使是子弟也不寬赦，那麼，治理天下就不會偏私了。鯀敗亂國事，舜殺了他；禹聖明，舜就重用他。舜殺了禹的父親而傳帝位給禹，則對天下人也無所猜忌了。

〔原文〕石厚。子也。石碯^①誅之。冀缺^②。讎也^③。晉侯^④舉之。是之謂公道。未（未作夫）在人上。天下皆樂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開實寡。外倦於人。而內寡間。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⑤。蔽賢者爲上戮^⑥。順禮者進。逆法（舊無法字。補之）者誅。設誹謗之木^⑦。容狂狷^⑧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恕^⑨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

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注釋】①石碣：碣，音確，春秋時衛國人。衛莊公有嬖妾所生子州籲，有寵而好武，莊公弗禁。

石碣進諫，莊公弗聽。其子石厚與州籲游，勸戒亦弗聽。衛桓公十六年，州籲殺桓公而自立為君，未能和其民。石厚向其父請教安定君位之法，他假意建議石厚從州籲往陳，通過陳桓公以朝覲周天子。旋請陳拘留兩人，由衛使右宰丑殺州籲於濮（今安徽亳縣東南），又使其家宰孺羊肩殺石厚於陳。當時人稱他能「大義滅親」。②冀缺：即卻缺。春秋時晉人。因其父卻芮封於冀，故又稱冀缺。③讎也：讎同「仇」。卻缺之父卻芮曾經謀害晉文公，後被晉文公處死。晉國大夫臼季向文公推薦卻缺，文公因其父之罪而有所猶豫。經臼季勸說，文公乃用冀缺為下軍大夫。④晉侯：晉文公。⑤上賞：最高的賞賜，重賞。⑥上戮：最重的刑罰。⑦誹謗之木：誹謗，《說文》解釋：「放言曰謗，微言曰誹。」即公開表達不滿叫做謗，私下表達不滿叫做誹。木，木牌。在交通要塞豎立木牌，讓人們寫上諫言。《呂氏春秋·不苟論第四》：「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鞞。」⑧狂狷：狂，指不拘一格，蔑俗輕規。狷，指潔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論語·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⑨內恕：謂存心寬厚。

【譯文】石碣殺了謀亂的兒子石厚，晉文公舉用仇人冀缺，這就是公道。其在人上，

天下人都樂於聽從他的調用。如果抱負能得到施展，以死報效者無論遠近都可招致而來。令人擔憂的是衆流非出一源，清濁不同，愛惡相互攻訐，形成親疏黨派之別。在上者有時會有所偏愛，所愛的那些人被進用，而不喜歡的那些人就被貶退。一人亨通而多數人被阻塞，則公正之道廢弛而利私之風盛行，於是天下人的志向都會堵塞不通。向君主自我獻納的人，憑藉君主左右親信而得志，於是權力就會旁移，君主的權力就會分散。貪冒私利的人，知道趨奉君主身邊的人定能通達，必會變更原職業而求得進身。貪冒私利的人變換職業、結成朋黨，正直的人堅守志向而仕途日益不通，則雖謁見的人充滿朝廷，但君主所能聽到的切實有用的言論其實很少。外部為黨人所困，內部又無人進言，這自我封閉的做法啊。所以，先王的教令，是舉薦賢才的人給大賞，蒙蔽賢才的人處重罰；合乎禮法的進用，背逆禮法的誅罰；設立允許書寫非議朝廷謗言的木牌，寬容狂妄耿介之人；憑藉公正而去除偏私，內心寬恕而不忌恨。這就是所說的公正的制度。施行公正之道，則天下人的心志就得上達。公正的制度確立，則謀私、偏邪的情況就被杜絕。

【原文】凡有血氣^①。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②者。將和衆^③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

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④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⑤。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

【注釋】①血氣：血性，骨氣。②君人：為人之君，治理人民。③和衆：使百姓和順。④巧言：表面上好聽而實際上虛偽的話。《詩·小雅·雨無正》：「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⑤上聞：向朝廷呈報。

【譯文】大凡有血性的人，如果彼此不和順，都會有競爭之心。人們交往中隱諱而難以分辯、細小却有大害的，莫過於言語。做君主的要協調衆人、安定百姓、分別善惡以通達天下人的心志，對聽到的話就不能不詳察。對聽到的話不加詳審，輕率判定善惡，就會把是非判錯，使偽飾巧辯的風氣流行。所以聽其言不如觀其所事，觀其事不如觀其品行。聽言一定要審察其內心的實際想法，觀事一定要查驗其真實性，觀察品行一定要

考察其事迹。綜合言、事、行三方面，并詳加分析，就會很少有失誤。有人會問：「漢朝的官吏體制，都是沿用秦朝的辦法。秦朝不到二世就滅亡，漢朝却延續了二十多代，這是爲什麼呢？」回答是：「兩朝制度大體相同，具體施用不同。秦朝任私黨且有猜忌之心，刑法嚴峻而厭惡聽批評的話。任用私黨則招怨憤，有猜忌之心則人人生疑。刑法嚴峻則民心不順從，厭惡聽批評的話則君主就聽不到爲政的過錯。這是秦朝不到二世就滅亡的原因。」

〔原文〕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①。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尚下有寬字）簡^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③。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④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然下有受字）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

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⑤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⑥比高祖^⑦於桀紂。而高祖托以愛子。周亞夫^⑧申軍令。而太宗^⑨爲之不驅。朱雲^⑩折檻。辛慶忌^⑪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注釋】①網漏吞舟：網漏，謂法網疏寬。吞舟，指大魚，比喻大奸。②簡：應作「寬簡」。寬大，不苛求。③直臣：直言諫諍之臣。④直道：猶正道。指確當的道理、準則。⑤三季：指夏、商、周三代的末期。《漢書·叙傳下》：「三季之後，厥事放紛。」顏師古注：「三季，三代之末也。」⑥周昌：西漢大臣。耿直敢言。劉邦欲廢太子，他直言諫止。後爲趙王劉如意相。如意爲呂後所殺，他托病不朝。⑦高祖：漢高祖劉邦。⑧周亞夫：西漢時期著名將軍，名將絳侯周勃的次子。七國之亂中，他統帥漢軍，三個月平定了叛軍。後死於獄中。⑨太宗：指漢文帝劉恆。⑩朱雲：漢代直臣。爲人狂直，多次上書抨擊朝廷大臣。漢成帝時，朱雲進諫攻擊丞相張禹爲佞臣，帝怒，欲斬之，他死抱殿檻，結果殿檻被折斷。後以左將軍辛慶忌死爭，遂獲赦，皇帝亦下令不換斷檻：「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朱雲自此不復仕，晚年教授生徒，年七十餘卒於家。⑪辛慶忌：西漢將領。有戰功。

【譯文】漢高祖初入關中，與民約法三章；論功行賞，先封賞自己所憎惡的人。約法三章，公正而簡單明瞭；先封賞所憎惡的人，顯示不懷猜忌。雖然法網寬大，百姓却

安定，就是因為能順應民心、方略得當。治國崇尚寬緩簡約，尊儒重教；政令即使有失誤，却能容留直言敢諫的臣子。政令簡約則不輕率，政令寬緩則民衆就歸附；尊儒重教，百姓就忠誠守法；能容納正直的臣子，則君主有失誤也不會貽害百姓，而百姓的憂患君主也能聽到。人非聖賢，怎能沒有過失！有過失及時改正，失誤就會減少。心裏認為正確，言行就會表現出來。即使所想的不正確，自己也覺察不到。先王所擔心的是人不瞭解自己的錯誤，且對處尊位者來說，天下人的性命在於自身，順從自己則生，違逆自己則亡。順從而不講操守，則阿諛者會得勢；違逆而又怕被處死，以正直之道事君者便會屈從。英明君主擔心阿諛自己的人多，不能聽到為政的失誤，於是，敞開諫諍的言路，接受批評自己的言論。如果諫言出於忠誠，雖然不完全切合實事，仍然高興地接受。敞開直言之路，招引他們進諫，不是為取得好名聲，而是認為聽不到正直的言論，自己就會耳目閉塞。自己耳目閉塞，阿諛的人又凡事順從自己，這就是夏、商、周三代末年的君主滅亡的原因，而他們自己却不知道。周昌把漢高祖比作桀紂，高祖還是把愛子托付給他；周亞夫申明軍令，漢文帝的車馬因此不在軍營中驅馳；漢朝朱雲不服成帝，攀折殿檻，辛慶忌叩頭流血營救，纔免其一死，後被成帝稱為直臣。這都是寬宏簡約的政風。漢朝能夠統治四百年，原因就在這裏。」

曲制

【題解】本篇旨在告誡為政者深明「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的道理。其實每個人都應深體斯旨。

【原文】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①。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②所以倒戈^③於牧野^④。秦民所以不期^⑤而周（周疑同）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注釋】①無已：沒有休止，不止。②殷士：殷人。③倒戈：軍隊投降敵人反過來打自己人。④牧野：古代地名。在今河南省淇縣南。周武王與反殷諸侯會師，大敗紂軍於此。⑤不期：不意，不料。

【譯文】天下最大的福祉就是無欲，天下最大的災禍就是不知足。沒有欲望，就沒有貪求。沒有貪求，就能够養成節儉。不知足，則物質追求永遠滿足不了欲望。不能滿

足他的欲望，即使占有天下，其貪求也不會停止，其欲望仍會無窮無盡。全國物產不增多，萬民之力有限度。放縱無休止的追求，耗盡有限的物產；放任無盡的欲望，役使有限的人力。這就是殷朝士卒在牧野倒戈、秦朝百姓不約而同起來反叛的原因。就此而言，追求奢侈而不知足，豈不是天下最大的禍害嗎？

安民

【題解】本篇共有兩段，分別從正反七個方面的施政措施進行對比，告誡為政者如何纔能安定民心。

【原文】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①法以寬民者賞。剋法②以要名③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剋民者誅④。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⑤而置官。則吏省⑥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⑦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⑧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⑨鄉閭⑩之教。則民存知相恤⑪。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⑫。則事事有儲。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儲。并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⑬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⑭。則民必安矣。

【注釋】①附：依從。②剋法：剋，音刻，違法。③要名：即「邀名」，求取好的名聲。④誅：責罰。《白虎通》：「誅猶責也。」⑤時：時勢，時機。⑥省：減少，精簡。⑦當才：才能與所任之事相當。⑧背：反叛，背棄，違背。⑨篤：使篤正。⑩鄉閭：亦作「鄉閭」。古以二十五家為閭，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因以「鄉閭」泛指民衆聚居之處。⑪恤：救濟，周濟。⑫橫求：無理要求，額外需求。⑬稼穡：農事的總稱。春耕為稼，秋收為穡。⑭赤子：剛生的嬰兒。

【譯文】百姓富足則安定，百姓貧困則憂懼。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給人們分配一定的職業，讓人們專門從事本職工作。職業有分工就不互相擾亂，做事專一則各盡其力。各盡其力，不互相干擾，百姓必會安定。應重視切近百姓的基層官吏，不頻繁調遷。重視則他們樂於盡職盡責，不頻繁調遷則其心志不會轉向其他官位。樂於其職，心志不轉向其他官位，他們就會盡心體恤其轄區民衆。盡心體恤其轄區民衆，民衆就安定。對依法辦事、寬仁待民的官吏應獎賞，對執法苛刻、追求名聲的官吏就懲罰。對寬厚待民的予以獎賞，則律法不會傷害百姓；對苛刻害民者給予懲罰，則其名聲就不會使君主迷惑。這樣，百姓必會安定。衡量時勢設置官吏，則官吏少而百姓易於供給。官吏少則精幹，精幹就能人盡其材、不遺餘力；百姓的供給合理，則懷念其恩誼而不背逆上級。上司愛護下民，下民喜歡上司，百姓一定會安定。重視鄉間的教化，則百姓安定時懂得相

互體恤，危急時知道相互救助。如此，則鄰居間相互依仗，熱愛故土不願遷徙。相互依賴、懷戀故土而不願遷徙，百姓一定會安定。分析時宜而定立制度，衡量民力來徵役定稅。徭役賦稅有常規，上級不橫徵亂收，則各行各業皆有積儲，兼并的漏洞就會被堵塞。如此，則百姓必然安定。謀求長遠計畫要用近期之事檢驗，興辦各種事業要考慮民力民意。懂得耕種收穫的艱難，慎重使用民力，愛民如子，百姓必然安定。

〔原文〕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剋民為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己。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民而下恐有闕文）役賦無常。橫求相仍。弱（弱下上恐有脫字）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①懷之。其為治之要乎。今之刺史^②。古之牧伯^③也。今之郡縣^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⑤。郡舉其綱^⑥。縣理其目^⑦。各職守不得相干^⑧。治之經也。夫彈枉^⑨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

之職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⑩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⑪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爲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注釋】

①黎民：庶民，人民。泛指普通百姓。《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傳：

「黎，衆。」②刺史：官名。《漢官典職儀》概括其職責爲：「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

後職權擴大，實際成爲一州軍政長吏。魏、晉刺史有領兵、單車之別，單車即不領兵之意。③牧伯：

稱州郡長官。唐李白《送韓准裴政孔巢父還山》詩：「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王琦注：「《尚

書正義》：《曲禮》曰，九州之長曰牧。《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

也。伯者，主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鄭玄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後人稱太守

曰牧伯，本此。」④郡縣：古代兩級行政單位，大體相當於今天的省與縣。⑤統：綱紀，準則。《荀

子·臣道》：「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⑥綱：提綱的總繩。指事物的關鍵部分、事理的要領。

⑦目：孔眼。⑧干：觸犯，冒犯，衝犯。⑨彈枉：彈劾枉法者，糾正偏頗。⑩平理：公平處理，治理有

序。⑪令長：秦漢時治萬戶以上縣者爲令，不足萬戶者爲長。後因以「令長」泛指縣令。

【譯文】職業沒有分工，事務不專一，以至職業荒廢，督察不停止，如此則百姓一定

會憂懼。不看重直接管理百姓的官員，有資財的人雖無功績却多次遷升，官吏競相營私利而危害公家，弄虛作假以求升官，做官如寄宿，使用百姓如役使路人，如此則百姓必定憂懼。按法行事、寬緩待民的人得不到獎賞，以苛刻虐待為能事的人遷升，民力已耗盡，徵用還不停止，如此則百姓會憂懼。官吏多而百姓不能供給，上下都不高興，如此則百姓一定憂懼。鄉閭間里不行教化，平時彼此不體恤，外出時互相不救助，如此則百姓一定憂懼。不分析時勢而定立制度，不估量民力而濫加賦役，橫徵亂收接連不斷，窮弱之民受其逼迫而無法忍受，如此百姓一定憂懼。祇圖將來不顧眼前，辦事不估量民力，不知耕作艱難，輪番役使民力，如此則百姓憂懼。百姓安定而君主却憂懼、百姓憂懼而君主能安穩，是從未有過的事。《虞書》說：「安定百姓就是仁愛，黎民就會歸向他。」這是治國的關鍵。當今的刺史相當於古代的州牧，現在的郡縣相當於古代的諸侯國。州牧總領其大統，郡守掌握其綱要，縣令管理好細目，各盡其職守，不能彼此干擾，這是治國的原則。批評糾正歪風邪氣，檢舉不法分子，懲一以儆百，這是刺史的職責。與別人比較而查對其完成情況，考核確定其能力高低，均衡其辛勞與安閑，彙集其做事的得失，若有很不合宜者，然後向上舉報，這是太守的職責。愛民授業，公平處理民事，嚴肅治理下級官吏，寬容地對待百姓，這是令長的職責。令長是最接近百姓的官吏，關係到百姓的性命。國家以民為根本，對直接親近百姓的官吏不能不關注呀！

孝仁

【題解】本篇強調要為天下人「興利」。

【原文】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天下亦害之。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①隱微②。無不報也。仁人③在位。常為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為天下興利而已矣。

【注釋】①幽深：玄奧，深奧。②隱微：隱約細微。《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③仁人：有德行的人。《書·泰誓中》：「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譯文】傅子說：「給天下人利益的人，天下人也給他利益；危害天下人的，天下人也危害他。利人則對自己有利，害人則對自己有害。不管事情多麼久遠隱蔽，沒有不報應的。仁愛之人在位，常使天下人都歸順，這沒有別的原因，不過是因為他善為天下人興利罷了。」

問政

【題解】本篇告誡為政關鍵在去私欲，行公道。

【原文】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①。賞刑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為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②。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矣。懈而為秦越。
(越恐當作所)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注釋】^①用情：根據情理。《周禮·秋官·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鄭玄注：「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②菜色：飢民營養不良的臉色。《禮記·王制》：「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鄭玄注：「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

【譯文】劉子問政，傅子回答說：「為政在於去掉私欲。私欲不去除，公正就喪失。」

公正喪失，禮儀教化就難以樹立。禮教難以樹立，則懲罰、獎賞就不顧情理。懲罰獎賞不顧情理，而百姓會順從的事，是從未有過的。去除私欲是爲了樹立公正之道。祇有公正，纔能使國家走上正軌。」傅子說：「善於處理政事的人，連天地都不能加害，何況人呢？堯時遭水災、湯時遭旱災，可是百姓未受飢寒，猶如處在太平時代，這豈不美好嗎？晉國有饑荒，國君懈怠而被秦國所擒。連人都加害於他，何況天地呢？」

問刑

【題解】本篇是讓我們明白先王制定的嚴酷刑法恰恰是為了保護人民，起到懲惡揚善的作用，并非虐民而已。

【原文】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①。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②。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③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④又深刑⑤峻法⑥。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⑦遇人⑧。人得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⑨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注釋】①無道：不行正道，做壞事。多指暴君或權貴者的惡行。②狗彘：彘，音質，犬與猪。③觸情：觸發情緒。漢劉向《列女傳·魯公乘姒》：「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晉葛洪《抱

朴子·崇敬》：「觸情縱欲，謂之非人。」④李斯：古代著名政治家，曾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為秦朝丞相，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後，與趙高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被腰斬於市。⑤深刑：嚴刑。⑥峻法：嚴酷的法令。⑦不道：無道，胡作非為。⑧遇人：待人。⑨漢太宗：即漢文帝劉恒。

【譯文】傅子說：「秦始皇殘暴無道，難道不嚴重嗎？殺人如同殺豬狗。豬狗，仁人雖然使用，却有節制。始皇殺人，祇是因觸怒了自己而已，其不按道義行事達到了如此程度。李斯又進一步施行嚴刑峻法，按自己意圖胡亂殺人。結果秦朝不滿兩代就亡國，李斯也全族絕滅。他們不以仁道待人，別人也以不講道義回報。人人仇視他，連上天也滅絕他，可見所行無道的人沒有不滅亡的。」有人問：「漢文帝廢除摧殘肉體的刑罰，可稱為仁愛嗎？」傅子說：「那是普通人的仁愛，不是天子的仁愛。以仁道治天下者，是能有利於廣大民衆的，不是指微小的同情心。先王的法規是殺人者判死刑，所以活著的人懼怕；傷人者要殘損其肢體，使其終身受到懲處。所懲處的人少，而所獲益者多，所以天下人稱贊他仁愛。如今不忍心傷殘人的肉體，却忍心殺人，這已經說不通，而傷人所受的刑罰很輕，這就失去了懲處的用意。失去了懲處的用意，就容易發生傷害人的事。容易發生彼此傷害的事，是叛亂的開端。然而還有同情之心，所以說祇是『匹夫的仁愛』。」

通道

【題解】本篇讚賞君主樂聞其過，臣子以直道進諫。

【原文】傅子曰。古之賢君^①。樂聞其過。故直言^②得至。以補其闕^③。古之忠臣。不敢隱^④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⑤。不亦至直^⑥乎。

【注釋】①賢君：賢明的君主。②直言：正直的諫言。③闕：疏漏。④隱：包庇。⑤以死繼之：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把某事幹到底。比喻決心很大。⑥至直：極其正直。

【譯文】傅子說：「古代的賢明君主，樂於聽人指出自己的過失，所以能聽到正直的話，藉以補救缺點。古代的忠臣，不敢隱瞞君主的過錯，所以君主有了過錯，知道怎樣改正。如果已告誡君主而其仍不改正，則繼而以死進諫，這不是極其正直嗎？」

信直

【題解】本篇讚歎季文子以直道事君的品德。

【原文】傅子曰。至^①哉。季文子^②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③而行直道^④。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⑤矣。

【注釋】①至：極致。②季文子：即季孫行父。春秋時期魯國的正卿。③公心：公平正直的心。④直道：正直之道。⑤不義：不符合道義。

【譯文】傅子說：「季文子侍奉君主真是太好了！使惡人不能行走於國境之內，何況在君主周圍呢？發揚公正之心，奉行正直之道，有這樣的臣子在身邊，君主就很少陷於不義的境地。」

驕違

【題解】驕違，即矯正不正之行的意思。本篇主要說明正道不能施行是由於君主受到佞人迷惑的緣故。并以佞人的言行對國家傷害的程度進行了等級分類。

【原文】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常下有由字）佞人①亂之也。故桀②信其佞臣推役侈（推役侈作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④惡來⑤。以割（割作剖）其正臣⑥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曰。惑（惑疑衍）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注釋】①佞人：善於花言巧語、阿諛奉承的人。②桀：即夏朝的暴君桀。③關龍逢：夏末賢臣。桀為酒池、糟丘，作長夜之飲。龍逢進諫，立而不去，桀拘而殺之。④佞臣：奸臣。⑤惡來：商紂王時期的大臣。⑥正臣：正直的大臣。

【譯文】傅子說：「正直的主張難以實行，常常是因為君主受巧言諂媚之人的迷惑。夏桀聽信其佞臣推侈之言，因而殺害了正直之臣關龍逢，結果夏朝滅亡；殷紂聽信其佞臣惡來之言，因而剝割了正直之臣王子比干的心，結果殷朝滅亡。」有人說：「蠱惑的奸佞之徒如此不可任用，為什麼受其迷惑的人不斷會有呢？」傅子說：「巧言諂媚之徒善於培養人的私欲，因此私欲強的人喜歡他們。聖人沒有私欲，賢人能去除自己的私欲。看到別人有私欲，就用正確的思想去矯正的人，是正直的人；違背正直之道而順從其私欲者，是奸佞之徒。自己仔細體察自己的內心，就會知道巧言諂媚之人與正直無私之人的區別。」

【原文】或問佞孰爲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①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忤^②。若四凶^③。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④。可謂次佞也。若趙高^⑤、石顯^⑥。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暗也已。

【注釋】①害：妨害。②作：音做，慚愧。③四凶：相傳為堯舜時代四個惡名昭彰的部族首領。後世多用以比喻凶狠貪婪的朝臣。④張禹：字子文，西漢河內軹（今河南濟源東）人。通《易》《論語》。元帝初元中，為時為太子的成帝授《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崇經學，敬重師傅，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公元前二十五年）為丞相，封安昌侯。⑤趙高：秦朝著名宦官（一說并非宦官）。秦始皇死後與李斯合謀篡改詔書，立始皇幼子胡亥為帝，并逼死始皇長子扶蘇。秦二世即位後設計陷害李斯，並成為丞相。後派人殺死秦二世，不久後被秦王子嬰所殺。⑥石顯：西漢元帝時佞臣。

【譯文】有人問：「怎樣的人纔算最大的佞臣？」傅子回答：「行為能適應世俗，詭辯能迷惑衆人，言論必稱仁義，隱藏作惡之心而人不能一下子看透，窺探君主的欲望而巧妙迎合，得志時敢用不道義的方式陷害好人，以一定的策略方法稱嘆君主，以有利益為由粉飾自己的善善之舉，若不是聖人則不能識別，這種人是最大的佞臣。其次，內心不想實行仁義，言談却必稱仁義，行為沒有大可非議的，行動也不違背世俗習慣，迎合君主的私欲而不敢去矯正，有危害自己的人則會加以陷害。最下等的佞臣，是其作為不顧忌天下人的非議，祇求迎合君主心意，使用一些華美而虛浮不實的詞句，以求於己有利而已，其言行顯然有害於善舉，但我行我素，毫不覺得愧怍。像虞舜時『四凶』（指

共工、歡兜、三苗、鯀）那樣的，可稱爲大佞臣；像漢成帝時的安昌侯張禹那樣的，可稱爲次等奸佞；像趙高、石顯那樣的，可算是最下等的佞臣。大佞形色隱蔽，危害最大；下等佞臣形色顯露，危害較小。如果佞臣的形色顯露，却還不能識別，可稱得上昏庸至極了。」

治正

【題解】本篇旨在說明治民的根本在正己化人。

【原文】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①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②。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③明法者。所以齊④衆也。正己⑤者。所以率⑥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注釋】①設法：立法。《管子·任法》：「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②明法：明確的法令。③即：當。④齊：整治。⑤正己：端正自己。⑥率：通「帥」。率領，帶領。

【譯文】管理人叫做治，端正自己叫做正。人們不能自己管好自己，所以制定法律來統一管理。處於上位的人本身行為不端正，雖然制定了明確的法令，民衆中也有人會不遵從，因此，必須首先端正自己。這就是說，彰明法度是用來使衆人一致的，端正自己是爲了給衆人做表率的。設置法規而民衆服從其法，就是實現了立法的本意。祇制定法

令而沒有人掌管，法令則不能實行；有人掌管，却不能統一施行，權力就分散。統一就和順無爭，分散就爭鬥，這是很自然的道理。

假言

【題解】本篇闡述了要採用種種不同的方法、措施纔能達到治國目的的道理，這是自然規律（天道）在人類社會（人道）中的自然體現，宜悟而行之。

【原文】天地至神。不能同道^①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②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③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④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爨^⑤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⑥以調。百品^⑦以成。天下之物爲火水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注釋】①同道：同一思想，同一原則。②檢：法式，法度。③以異致同：戰國時名家惠施提出的名辯論題，認爲事物中存在小同异和大同异兩種。人們對不同事物的認識有一致的和不一致的，這種認識上的同或异，爲小同异。而萬物具有完全相同的一面，即都離不開存亡變化，又有完全相异的一面，即各自的變化又不一樣，此爲大同异。以异致同，即能够統一不同的權變方法。④因物制宜：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條件，制定相應的妥善措施。⑤爨：音篡，燒，燒煮。⑥五味：甜、酸、苦、辣、

咸。泛指各種味道。⑦百品：各種各類。

【譯文】天地最神奇，也不能用同一方法生出萬物；聖人最賢明，不能以一種法則就能治理好百姓。所以，用不同的方法達到相同的目的，是天地的規律；根據事物的具體情況制定適宜的措施，是聖人的治國法則。既已得到適宜的治國方針，即使有異常的變故、互有傷害性的事物，也不會損害治國之根本。水火特性是彼此相滅，善於運用水火的人，把釜鼎安放在水火之間，點火燒之，水火都可各盡其用，二者互不傷害，再用五味來烹調，則百樣食物都能做成。天下事物，如同水火般相害的很多，如果安放「釜鼎」於它們之間，何必擔憂它們彼此傷害呢？又何必擔憂不能物盡其用呢？

群書治要卷五十

袁子正書 抱朴子

袁子正書

【題解】《袁子正書》，晉袁準著。袁準為曹魏郎中令袁渙第四子，入晉後，為給事中。以儒學知名，忠信公正，不耻下問，性恬退。正史無傳。著書十餘萬字，主要論治世之務。其書宋代以後亡佚。今輯佚所得，共計一萬五千餘字。因受唐代名臣魏徵的推崇而入選《群書治要》，影響深遠。

袁準的治世思想傾向於儒法并重。如在《禮政》篇中，他提出，治理國家，要德治和法治并舉，纔是「治之至也」。他認為「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他進一步論述說，祇偏重法治而輕視德治，必然會造成「久則民忽，民忽則怒」的後果。相反，祇抓德治，則忽視法治，必然會造成「有仁義而無刑罰，則民慢，民慢則奸起」的後果。所以他認為治國要「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纔是治理國家的根本途徑。

袁準明確提出了富民思想。他認為：「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并指出：「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為君子之行也……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治亂》）

《群書治要》輯錄的《袁子正書》篇目有《禮政》等十七篇。魏徵在給唐太宗的諫言中多有引用。

【作者簡介】袁準（約於公元二二〇年—公元三〇〇年間在世），一名袁准，字孝尼，晉陳郡扶樂人，三國魏名臣袁渙之子，當時杰出的政論家。入晉後，官至給事中。與嵇康、阮籍相熟。精讀經史，著述豐富，多有個人獨到的見解。

《晉書》卷八十三《袁瓌傳》附從祖准傳：「准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

《三國志·魏書·袁渙傳》，裴松之注引《袁氏世紀》曰：「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准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准有俊才，泰始中為給事中。」

《世說新語》載，袁準曾經想向嵇康學習《廣陵散》，嵇康吝惜固守，不肯傳給

他。後來嵇康被殺時，神態不變，向人要過琴來彈奏，彈了一曲《廣陵散》。曲子奏完，他說：「袁孝尼曾經向我請求學習這支曲子，我捨不得傳授給他，《廣陵散》從今以後斷絕了！」

體政

【題解】本篇是袁準治國思想的總綱。袁準認為，仁義、禮制、法令、刑罰這四點是治國的大要，其中，仁義、禮制是根本，法令、刑罰是輔助。以仁義治國雖然顯得柔弱，却能持久；以刑殺治國顯得強硬，但是却會加速亡國。

【原文】治國之大體①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②。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爲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③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④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⑤。使民遷善⑥。日用而不知也。儒者⑦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⑧。商韓⑨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⑩仁義。不知仁義爲之體⑪。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⑫之以德。齊⑬之以禮。則民有耻。導之以政⑭。齊之以刑。則民苟免⑮。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

【注释】①大體：大要，綱領。②禮制：礼仪制度。③物理：事物的道理、規律。④賢人：学习聖人的教诲并付諸實踐的人。⑤敬讓：恭敬謙讓。⑥遷善：去惡為善，改過向善。⑦儒者：儒家學者。⑧要會：主旨，要旨。⑨商、韓：商鞅、韓非。代指法家。⑩待：依靠。《商君書·農戰》：「主待農戰而尊。」⑪體：國體。治國的大政方針。⑫導：引導，教導。⑬齊：動詞，使……整齊有序。引申為管理。⑭政：政令。⑮苟免：苟且免於刑罰。

【譯文】治理國家的綱要有四個方面：一是仁義，二是禮制，三是法令，四是刑罰。這四個方面具備了，帝王的功業也就確立了。所謂「仁」，就是愛人。愛人，是為人父母的品行。能做百姓的父母，所以能興辦有利於天下百姓的事。所謂「義」，是能認識事物的規律。做事合乎規律，所以能為天下百姓消除災害。興利除害，是賢人做的事。情。仁義、禮制，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法令、刑罰，是治理國家的必要手段。沒有根本則國家不能建立，沒有手段則治國不會成功。禮教治國，首先要講仁義。用恭敬謙讓的品行做示範，使民心在不知不覺中改惡向善。儒家學者看到這個方面，就說治理國家不需要使用刑罰。不懂得要用刑法作為後盾，然後纔能大興仁義。法令是獎勵善舉、懲治惡行的，這是治理的要旨。商鞅、韓非之輩看到這個方面，就說治理國家不需要仁義。不知道仁義是治理國家的主體，因此纔用法令來作為管理國家的後盾。所以用仁德來引

導，用禮制來管理，百姓就會知廉耻。如果以政令來引導，用刑罰來治理，百姓就會祇圖免於刑罰。這是治國方略的高下之別。先講仁政而後講法治，先行教化而後行刑罰，這是治理國家的先後次序。

【原文】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①之者仁。明②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③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④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⑤。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⑥。民慢則奸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⑦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⑧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注釋】①本：作爲根本。②明：顯明。③爲禮：制定禮法。④情僞：僞詐。⑤忽：不重視，忽略。《說文》：「忽，忘也。」⑥慢：怠慢。⑦成：促成。⑧至：極致。

【譯文】深遠的道理不易明瞭，眼前的道理容易瞭解。所以恭敬禮讓的教化要慢慢來，而刑法的治理講究快，這是治理國家的緩急之別。有仁德的人可以使人有德行，却不能使人知道禁忌。講禮法的人能使人知道禁忌，却不一定能使人懂得仁愛。所以仁義是教化的根本，顯示仁義的是禮制，使人必須遵守禮制的是刑罰。古代先王制定禮法來實現人們本性的仁義，調整刑罰來彌補禮制的不足。所以認為仁義不足以治國，是不懂得人性本善，於是就缺乏教化，缺乏教化的治理就失去了根本。認為刑罰不可以治國的，是不瞭解人習性的偽詐，於是就失去威懾，失去威懾就不能禁止惡行。所以有刑罰而沒有仁義，時間久了百姓就會疏忽，百姓疏忽就會發生叛亂。有仁義而沒有刑罰，百姓就會怠慢，百姓怠慢，就會作奸犯科。所以說，以仁義為根本，以法律為輔助，使兩者結合而不偏重，這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仁義教化雖不顯著，但是效果持久。刑罰效果顯著，却會加速國家的滅亡。這是治理國家的自然之道啊。

經國

【題解】經國，即治理國家。本篇袁準總結了曹魏亡國的經驗教訓，提出要建立爵位等級制度，分封諸侯王室和親屬，作為蕃屏，以保證中央政權的穩固，如此纔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原文】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①。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②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③。魏^④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⑤侯王。皆使寄地。空民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余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儕^⑥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⑦之儀。鄰國無會同^⑧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不能得。既違宗國^⑨蕃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注釋】①蕃屏：護衛。蕃，通「藩」。②關：函谷關，古關為戰國秦置，在今河南靈寶縣境。因其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漢元鼎三年移至今河南新安縣境，去故關三百里。③七國之難：又稱作七王之亂，發生於西漢初期的公元前一五四年（漢景帝三年）。當時以吳王劉濞為中心的七個劉姓諸侯由於不滿國家削減他們的權力，所以興兵作亂，後被竇嬰、周亞夫所平定。④魏：魏國，也稱曹魏。公元二二〇年，曹丕逼迫漢獻帝劉協禪讓帝位，改漢為魏。公元二六五年，魏又被司馬炎篡奪，改國號為晉，曹魏亡。⑤封建：指分封土地，建立邦國。⑥儕：音柴，輩，類。⑦朝聘：古代諸侯親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見天子。《禮記·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⑧會同：古代諸侯親見天子的通稱。⑨宗國：同姓諸侯國。因與天子同宗，為其支庶，故稱。

【譯文】先王治理國家，之所以設立五等爵位（分封諸侯），是為設立藩屏護衛朝廷、利益後世子嗣，因此國家大治，長久安定。秦朝趁著列國分立的形勢而統一了天下，於是廢除諸侯國，設立郡縣。即使是自己的兒子、兄弟，都成為平民。等到秦國衰敗，陳勝一人高呼而天下就離叛。到了漢朝，看到秦朝是因為孤立無援而快速滅亡，於是大肆分封劉氏子弟，有的封地連城數十個，領地千里，從函谷關向東全是諸王的封地。他們兵力衆多權勢很重，於是又發生了吳楚七國之亂。曹魏興起在東漢末年的戰亂之後，人口減少很多，不能沿襲古代的治國方法，於是對所分封的諸侯，都使他們有

寄身的土地，空有王侯之名而沒有實權。各個王國可以役使老弱士兵百余人，來護衛王國。雖然有王侯的名號，但是實力却跟普通人相似。封地遠在都城千里以外，沒有按期朝覲天子的禮儀，鄰國也沒有會合結盟的制度。諸侯游獵，不能超過邊界三十里。又給他們配備了監察和輔助治理的官吏，專門負責監察諸王的行為。王侯都想做布衣百姓却不能如願。（這樣做）既違背了同姓分封諸侯國作為藩屏護衛朝廷的本意，又損害了骨肉親戚間的恩情。

【原文】昔武王既克殷。下車①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②三十。卜年③七百。至乎王赧④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⑤相持。翼戴⑥天子。以禮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睢⑦其國。惡能為天下害乎。周以千乘⑧之賦⑨封諸侯。今也曾無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泰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黜陟⑩以討其不然⑪。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注釋】①下車：指即位。《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後稱初即位或到任為「下車」。②卜世：占卜預測傳國的世數。亦泛指國運。③卜年：占卜預測統治國家的年數。亦指國運之年數。④王赧：周赧王，亦稱王赧，是東周的第二十五位國王，也是最後一位國王。姬姓，名延，為周慎靚王之子。公元前三一四年到公元前二五六年任，共在位五十九年，是兩周在位最長的君主。但他在位時期，東周王室的影響力僅限於洛邑（現在的洛陽附近，當時是東周的首都）。⑤輔車：頰輔與牙床。一說車夾木與車輿。比喻事物互為依存的利害關係。⑥翼戴：輔佐擁戴。⑦恣睢：放縱暴戾。⑧千乘：戰國時，諸侯國小的稱「千乘」，大的稱「萬乘」。古代用四匹馬拉的一輛兵車叫一乘，諸侯國的大小以兵車的多少來衡量。⑨賦：兵，軍隊。《論語·公冶長》：「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⑩黜陟：指人才的進退、官吏的升降。⑪不然：不敬，不從命。然，通「難」。

【譯文】過去周武王攻克了殷商，初登帝位就分封同姓子弟諸侯國五十多個，周朝國運延續了三十代，享國七百年。周赧王之後，國家沒有君主，達三十餘年之久。所以分封諸侯而治天下，則諸侯國與中央朝廷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扶持，諸侯擁戴天子，天子按照禮義進行征伐。即使有暴亂的君主，像吳國和楚國的君主那樣，也不過在他們自己的封國內放任妄為，怎麼能為害天下呢？周天子用擁有千乘兵車的大王國封賜諸侯，而

現在的諸侯却連一座城池的土地都沒有。爲何周王室那麼大方，而今天却少成這樣？難道是因為古今的世道不同，今天的形勢就是這樣嗎？是沒有仔細思考罷了。世間的事物都有一定的弊端，聖人治國難道就能不衰敗嗎？不過是聖人能夠明瞭事物興亡的道理，從中選擇有利的一面罷了。今天雖然不能完全建立五等爵位的制度，也還是應該分封王室親屬，使他們擁有少量的土地；制定定期和不定期朝覲的制度，以合乎親屬間的恩情；通過宣講禮法來明確他們的本分，通過爵位等級的升降來懲治不守禮制的諸侯。這樣的話，國家有穩定的制度，軍隊能長期保持強大，能够世代延續，國家長治久安，政權穩固。

設官

【題解】設官，就是設置官職、封賞爵位。袁準認為，官職要和職責相稱，君主應該效法先王之道，讓官員「各有分職，使各以其術，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并指出爵位封賞不當是國家治理中的一個隱患。

【原文】古者三公①論②王職。六卿③典④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⑤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⑥九卿⑦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⑧。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疊。稍⑨執⑩機事⑪。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治疑法）。政以安寧。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⑫安寧天下也。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⑬。小大錯貿。轉相重累⑭。是以人執異端⑮。窺欲無極⑯。此治道⑰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

分職。使各以其屬^⑮。達之於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⑯。百官奏（奏上下似脫字）則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注釋】①三公：中國古代朝廷中最尊顯的三個官職的合稱。②論：評議，參與討論。③六卿：古代統軍執政之官。④典：掌管。⑤貴重：地位尊貴，權力重大。⑥丞相：官名。中國古代皇帝的股肱。典領百官，輔佐皇帝治理國政，無所不統。起源於戰國。⑦九卿：秦漢時期的中央政府九個主要的官職，通常也以此來表示整個朝廷。⑧造事：做事情。⑨稍：逐漸，漸漸。⑩執：執掌。⑪機事：指國家樞機大事。⑫孰與：怎麼相比。⑬壹：一貫，統一。⑭重累：重疊牽累。⑮異端：邪曲的言行。⑯無極：沒有窮盡。⑰治道：治理國家的方針、政策、措施等。⑱屬：職事。⑲精練：精專熟練。

【譯文】古代三公和君主討論國家大事，六卿掌管國家具體的政事。職責重大的官職大，職責輕的官職小。如今的三公或者無事做，或者職責小。也有的位高權重的官員，却没有管理實質的事務，這樣的官職就形同虛設了。秦朝和漢朝設置丞相和九卿的官職，來管理國家事務。其後，天子就不能再與公卿共同分擔政事，於是九卿之外設置了尚書，又在尚書之外設置了中書，輾轉重疊，讓他們稍稍能執掌國家機要事務，來制約百官的本職。公卿這樣重要職位的職事就輕了，這就失去了設置這些職位的本意。甚至

還有士兵被封侯的。古代尊貴的人，是因為職責重大纔尊貴。如今列侯無事可做。從來沒有無職權而憑空尊貴的。世道衰微，禮法廢弛，五等爵位形同虛設，所以有賜爵封侯的獎賞。既封公又封侯，違背了爵制的意義。如今有才能可為卿為相的人，身居三公的官位，整治國事，使國家安寧，也未必能封侯。然而現在軍隊法規規定，斬殺敵軍一個牙門將的就能封侯。斬殺一個敵將的功勞，能與安定天下相比嗎？使天下安寧的人不賜給爵位，斬殺一個敵將却可以封侯，這就失去封賞的意義了。背離古代官爵的意義，憑著自己的想法，使得內外標準不一，大小錯位，輾轉重複，所以人們心懷鬼胎，覬覦權力的，這是治理國家所要警惕的禍患啊！先王設置官位，各有不同的職權，讓他們以各自的職務對君王負責，對自己的本分做到是非分明，百官上奏言事則下情就不會被堵塞，這就是先王的治國之道啊。

政略

【題解】政略，指的是為政的大略。袁準認為，要精簡官吏，使官員人數和政事相當，這樣可以減少百姓的負擔。並提出要提高官員的俸祿，讓其可以一心奉職，百姓纔能安寧。同時指出，治理國家要推行仁義，不能玩弄權術。

【原文】夫有不急^①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蟬賊^②也。明主設官^③。使人當^④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⑤者衆。吏少則所奉^⑥者寡。使吏祿^⑦厚則養足^⑧（養足下似脫養足二字）。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奸軌^⑨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⑩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⑪。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⑫有制^⑬。送終有度^⑭。嫁娶宴享^⑮。皆有分節^⑯。衣服食味^⑰。皆有品表。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

【注釋】①不急：不切需要。②蟬賊：蟬，音謀，吃禾苗的兩種害蟲。亦喻壞人。③設官：設置官位。④當：負責。⑤歸農：回歸農事。⑥奉：供養。⑦吏祿：官員的俸祿。⑧養足：供養充足。⑨奸軌：即奸宄。指壞人。由內而起叫奸，由外而起叫宄。⑩壹心：專心。⑪不擾：不受干擾。⑫養

生：休養生息。⑬有制：有制約。⑭有度：有節度。⑮享：貢獻。指把祭品、珍品獻給祖先、神明或天子、侯王。⑯分節：禮節。⑰食味：食物。

【譯文】有不必要的官職，就會有不必要的俸祿，這是國家的害蟲。英明的君主設置官制，使人數和政事相稱。人數和政事相稱，就會讓官吏減少而百姓增多。百姓多從事農業勞動的就多，官吏少拿俸祿的人就少。使官吏俸祿多則足以供給家用，這樣官吏就不會再向民間索求。不向民間索求，違法作亂的事就停息了。俸祿足以供養家庭，官吏就會專心於職務。官吏專心於職務，政事就理順了。政事理順，百姓就不被侵擾。百姓不被侵擾，農業生產就不會被擾亂了。活著時供養有一定的規定，送終時有一定的節度；男婚女嫁、宴客祭祖，都有一定的名分和禮節；服裝、飲食，都有標準規制。明確設定相應的禮法，并嚴格禁止違禮的行爲。這樣，國家就沒有違背法律的百姓，錢財就沒有不必要的開支了。這是富裕百姓的大計啊。

【原文】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求。貴不可以僞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於孝敬。義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①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

明^②則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③。此富民致治^④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⑤。愛施而罰必^⑥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教誠。教誠則感神^⑦。行深^⑧則著厚。著厚則流遠。尚義則同利者相覆^⑨。尚法則貴公者相刻^⑩。相刻則無親^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⑫。政險則民僞^⑬。此禮義法術之情^⑭也。

【注釋】①措身：行動，行事。②分明：責任明確。③靜壹：專心，盡職。④致治：達到治理的功。效。⑤勸：勸勉。⑥必：必定，一定。⑦感神：感動神明。此指感動百姓。⑧行深：德行深厚。⑨覆：保護，庇護。⑩刻：刻薄，苛責。⑪無親：沒有親愛之情。⑫險：危險，險惡。⑬僞：欺詐。⑭情：情況，情形。

【譯文】不符合先王治國方略的事不能做，不符合先王治國方略的話不能說；名聲不得靠弄虛作假求得，富貴不能靠諂諛欺騙求得。這樣，有天下者就自然知道如何取捨行事了。根據行為而不根據名聲，期求道義而不追求功績；品行沒有大過孝敬的，仁義沒有大過忠信的。這樣天下臣民就知道該怎麼做了。這是教化百姓的大計啊。禮法制定了，百姓就會重視自己的品行；本分明確了，事情就不會錯亂。百姓重視自身的品行，

治民的法令就會減少；事情不錯亂，下面的人就會專心致志。這是使百姓富足、天下安定的方法啊。禮義重而刑罰輕，士人就會得到勸勉；仁惠施行而有罪必罰，百姓就會服從。士人得到勸勉，忠信的人才就會來到；百姓服從，犯法的人就少了。品德齊備教化就會真誠，教化真誠就會感動神靈；德行深厚就會聲名顯著，聲名顯著就會流傳深遠。崇尚道義，即使同樣好利的人也會相互庇護。崇尚法制，則即使看重公平的人也會刻薄。彼此刻薄就沒有感情，相互庇護就不會疏遠。施行禮法則政治就會平正，政治平正百姓就會誠實。玩弄權術政治就會危險，政治危險百姓就會喜歡欺詐。這就是禮法、道義、法律、權術各自實施的情況啊。

論兵

【題解】本篇談的是用兵之道。袁準總結了作戰的四大原則和用人的四大要點，強調要重視公正。他又指出，禮與法是首和尾的關係，文與武是本和末的關係，用兵不知先為政，會導致國家滅亡。

【原文】夫為政①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②。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力舉重鼎③。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④。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⑤。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之物。偏遇⑥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用兵正體⑦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⑧。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

【注釋】①為政：從事政事。②機：關鍵，樞要。③重鼎：大鼎。④震：震懾，震動。⑤徑往：直接

施行。⑥偏遇：偶然。⑦正體：主體，本體。⑧法：捨弃。

【譯文】為政失去正道，還可以反思并改正。用兵是生死存亡的關鍵，人死是不會復生的。所以說，天下的難事在於用兵。假如現在有人在此能力舉重鼎，氣勢蓋過三軍，一發怒三軍將士都被震懾，普通人見到此人，會說他能統率軍隊。但是依我看來，這是一個亡國的武夫。有怒氣的人，情緒先於謀略，沒有定好策略而直接用兵，怒火一發，天下好像沒有敵得過他的人。不能正確估量自己的實力，而傲視天下，偶然或許可以取勝，若遇到有謀略的人抵抗，他就必死無疑了。凡是用兵，正常的法式不完備，就不能獲得全勝。所以善於用兵的人，想讓士兵拼死，士兵就會拼死；想讓士兵生還，士兵就會生還；想讓士兵勇敢，士兵就會勇敢；想讓士兵膽怯，士兵就會膽怯。能讓士兵赴死而不能讓他們求生，能讓士兵奮勇而不能讓他們膽怯，這是祇知道用兵的一半，不會獲得全勝。

【原文】夫用戰①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②。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勢③者禦之以堅。用兵能使民堅重④者。則可與之赴湯火⑤。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盡疑畫誤）地而守固。疑問不能入。

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亡國之兵也。

【注釋】①用戰：用兵作戰。②爭險：爭鋒。③任勢：利用形勢。④堅重：堅定而從容。⑤湯火：指危險困厄之境。

【譯文】作戰有四個方面：對於有長久計畫的敵人，不可與之久戰；對於軍紀嚴明的敵人，不能與之爭險；對於善於以柔制勝的敵人，要慎重地對待；對於善於利用地形的敵人，則以壁壘與之對峙。用兵而能使己方將士信心堅定從容，就能與他們一起赴湯蹈火，可以和他們一起共度患難，進軍時不會被欺詐，退軍時敵人不能追擊，所到之處百姓安寧，用盡地勢之利而防守堅固，謠言、離間不能入其心，弄權、欺詐的行爲無法施展。所謂堅定從容，是事先做好了充足的準備。準備充足，就沒有出乎意料的情況。沒有出乎意料的情況，所以他用兵就能變化自如了。所以說，禮與法是頭和尾的關係，文和武是本和末的關係。禮義端正了法度就會嚴明，文治運用後武力纔能施展。所以用兵不知道先處理好政事，就是亡國之兵。

【原文】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①。以功業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人勝己。則下無隱情^②。因才擇任。則衆物備舉。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一能求衆善。不以一過掩衆美。不遺^③小類。不棄小力。故能有爲^④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⑤。屏讒慝^⑥之萌^⑦。兵者傾危^⑧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衆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⑨。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機也。是故貴公。

【注释】①處任：任用職位。②隱情：隱瞞的事情。③遺：放棄。④有爲：有所作爲。⑤邪：邪曲。⑥讒慝：邪惡奸佞。⑦萌：萌發。⑧傾危：傾覆危亡。⑨隙：私心。

【譯文】用人有四種方式：一是以建功立業爲期許，二是和天下人共用利益，三是喜歡別人勝過自己，四是根據才能給予相應的職位。以建功立業相期許，就能人盡其能；與天下人共用利益，百姓就會樂於本職；喜歡別人勝過自己，下屬就不會隱瞞實情；因才任職，就會萬事得到整治。人才各有所能和所不能，因此有智慧的人不會責求一個人

辦成所有的事，也不會因為某方面的缺陷而掩蓋他的長處。不忽視小的方面，不放棄小的才能，所以能有作為。治理天下的人，他所以能夠成功，在於一點。哪一點呢？就是公正罷了。公正，能夠克制天下的私心邪心，抑制邪惡和奸佞的萌發。軍隊是能使天下傾覆的東西，是生死存亡的關鍵，一件事考慮不周，各種災禍都會發生。所以要用仁德聚攏天下的民心，以公正阻塞天下的猜疑。心地公正，猜疑停止，百姓就會專心用命了。公正之心顯明，賢才就會到來。一用公心，就萬事亨通。一用私心，就萬事遇阻。軍隊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所以要重視公正。

王子主失

【題解】本篇重點談的是君主的過失。袁準認為，「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這樣，奸臣就會討好取悅人主，人主不能辨別真偽，導致忠臣被誅殺或者逃離，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提醒人主要時刻保持明智，不能聽信奸臣之語。

【原文】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①甚善^②之。為袁子稱之曰。夫人之所以貴於大人者。非為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③。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奸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潤之諛（漫恐當作浸。諛恐當作譖）。非明者不能察也。奸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為之容說^④。人主不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為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奸臣之言已揜^⑤於人主。不自以為非。忠臣以逆迕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為誣妄。何其

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剝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奸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爲狂。有竄伏於窟穴。此古今之常也。

【注釋】①子張：姓張的讀書人。②善：贊賞。③篤敬：忠誠恭敬。④容說：說同「悅」。取悅於人。《後漢書·仲長統傳》：「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⑤揜：同掩，蒙蔽。

【譯文】有位姓王的先生，寫了一本名為《主失》的書，有張姓讀書人認爲寫得很好，向我述說道：「百姓之所以尊重做官的人，并非因爲他顯貴的官爵，而是因爲他說話忠信，行爲誠敬，君王沒有虛授官爵，臣子也沒有詐領爵位。如果授予官位而不考慮他的能力，獎賞他而不考慮他的功勞，徇私舞弊的路就打通了，公平正直的道路就阻塞了。」世人所擔心的，不是擔心君主會犯過失，而是擔心君主有過想改却改不過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奸臣侍奉君主，本來就想討君主歡心。事物都有似是而非的地方，表面看似有道理的話，慢慢滲透的讒言，不是賢明的人就聽不出來。奸臣用看似有道理的話諂媚君主，君主不能辨別，并心生歡喜，迷失了自己的心，行爲日益荒謬，却常常

認爲自己做得合乎道義。這是有國者的通病。那些奸佞邪惡的言語，委婉而有文采。忠誠正直的話，簡樸直接而大多逆耳。假如忠臣的話是對的，那麼君主（雖然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但是）心裏本來就會因此不太高興。如今奸臣的話已經蒙蔽了君主，君主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忠臣再用逆耳的話勸說君主，君主就會認爲是在誣陷自己，這些話又怎麼能被君主聽進去呢？所以忠臣重者被挖心剖腹，輕者被貶爲奴隸。忠臣冒著死亡的危險進言，君主却聽不進去；奸臣享受榮華富貴，讒言受君主喜愛。這樣，天下人哪能再冒著死亡的危險進言，捨棄榮華富貴，僅僅爲了讓君主聽進自己的話呢？所以有人披頭散髮裝瘋賣傻，有人躲進洞穴不肯出來，這樣的現象古今都很常見。

【原文】凡奸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奸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奸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暗其大。今賢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奸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於上。奸成於下。國亡而家破。伍子

胥^①爲吳破楚。令闔閭^②霸。及夫差^③立。鴟夷^④而浮之江。樂毅^⑤爲燕王破強齊。報大耻。及惠王^⑥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⑦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异故也。又况於草茅^⑧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奸邪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身達。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⑨之賢。而無子皮^⑩之舉。有解狐^⑪之德。而無祁奚^⑫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荊山^⑬之璞。猶且見瓦^⑭耳。故有管仲^⑮之賢。有鮑叔^⑯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⑰之智。有無知^⑱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⑲。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注释】①伍子胥：名員，字子胥，春秋楚國人，春秋末期爲吳國大夫。後被吳王夫差賜死，尸體被裝入皮囊沉江。②闔閭：吳王闔閭。春秋末期吳國國君。執政時，以楚國舊臣伍子胥爲相，以齊人孫武爲將，使國勢日益強盛。③夫差：吳王夫差。春秋末期吳國國君。吳王闔廬之子。他繼父登位之初，勵精圖治，大敗勾踐，使吳國達到鼎盛。在位後期，生活奢華無度，對外窮兵黷武，屢次北上與齊晉爭鋒。黃池之會，勾踐趁虛攻吳，吳國一蹶不振。公元前四七三年，勾踐滅吳，夫差自縊。④鴟夷：革囊。⑤樂毅：戰國後期杰出的軍事家，魏將樂羊後裔。公元前二八四年，他統帥燕國等五國

聯軍攻打齊國，連下七十餘城，創造了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⑥惠王：燕惠王。燕惠王作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即位後對樂毅用而不信，後以騎劫代之，樂毅逃亡走趙。⑦危死：危難死亡。⑧草茅：指出身貧賤。⑨子產：春秋時期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鄭國為相數十年，他仁厚慈愛、輕財重德、愛民重民，執政期間在政治上多有建樹。⑩子皮：春秋時期鄭國上卿。舉薦子產為相，使鄭國大治。⑪解狐：春秋時期晉國大夫。是殺害當時晉國中軍尉祁奚父親的人。⑫祁奚：姬姓，祁氏，名奚，字黃羊，春秋時晉國人（今山西祁縣人），因食邑於祁（今祁縣），遂為祁氏。祁奚在位約六十年，為四朝元老。他忠公體國，急公好義，譽滿朝野，深受人們愛戴。⑬荆山：山名。在今湖北省南漳縣西部。漳水發源於此。山有抱玉岩，傳為楚人卞和得璞處。⑭見瓦：被視作瓦礫。⑮管仲：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史稱管子。⑯鮑叔：春秋時代齊國大夫，管仲的好朋友。推薦管仲當上了齊國宰相，被時人譽為「管鮑之交」。「鮑子遺風」。⑰陳平：謀略家，西漢王朝的開國功臣。⑱無知：秦末人。楚漢戰爭時從漢王劉邦。陳平背楚降漢，因其求見劉邦，遂得重用。後周勃、灌嬰等讒平盜嫂受金。劉邦責其薦人不當，乃對曰：「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劉邦於是拜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不敢復言。⑲聽：舉用。

【譯文】凡是奸臣，喜歡做難以成功的事，憑著僥幸成功獲得的利益，而能先得到君

主的歡心。如果君主不能察明，而喜悅於他們的巧舌之言，他們就祇會被封賞而不會被懲罰了。做臣子的有禮未必尊貴，無禮未必卑下，那麼奸臣就知道如何能討得君主的歡心了。即使今天有失誤，明天也必能知道重新討得君主歡心的方法。所以君主賞罰一失當，奸邪之人的偽詐行爲就會滋長。明智的人雖然知道君主的過錯却不敢說，因為說了怕不被採納。先王的主張，遙遠而難以明瞭。當世的方法，切近而容易知曉。普通人無不是違背他們疏遠的而聽從他們親近的，祇見到小的而看不見大的。如今賢才本來就被君主疏遠，而且又堅持的是深奧難懂的東西；奸人本來就接近君主，而又說著淺薄易知的道理。這樣，忠正的進言什麼時候纔能被君主聽到呢？所以在上君主被蒙蔽，在下奸臣就會得逞，國破家亡的時刻就到了。伍子胥爲吳國攻破楚國，使闔閭稱霸，等到夫差即位，却用皮口袋裝著他的尸體扔到江裏。樂毅爲燕王攻破強大的齊國，報了先前的耻辱，等到惠王即位，却把樂毅驅逐出境。這二人對於國家，可以說是有功了。夫差、惠王完全清楚二人的大功，然而二人仍然免不了被害被殺，是因為君主不能長期保持賢明，並且忠臣和奸臣處世之道不同的緣故啊！更何況是那些卑賤、疏遠的臣子，沒有立下像二人那樣的大功，涉入奸邪之人的漩渦裏，經歷死難的途徑，想要他們顯貴，不是很難嗎？如今，有人即使有子產般的賢能，却没有子皮那樣的「伯樂」舉薦，即使有解狐那樣的德行，却没有祁奚那樣的正直之人相助，又怎麼能進身而被任用呢？然而僅有

祁奚的正直，而沒有趙宣子的聽信忠言，僅有子皮的賢德，而沒有他掌管朝政的權力，即使是荆山的璞玉，也會被當成瓦礫啊。所以，有管仲的賢能，有鮑叔的友情，也必須要遇到齊桓公後纔能顯達。有陳平的智慧，有魏無知的友情，也必須要遇到漢高祖後纔能被任用。如果不是遇到齊桓公、漢高祖，二人即使有賢才，又怎能被任用呢？

厚德

【題解】此段節錄文字雖短，內容却非常重要。袁準指出要加強道德教育「止民惡心」，通過「男女之禮、妃匹之合」使民不淫，通過「廉耻之教」使民不偷，通過「以賢制爵」使民修德，而且要長期這樣做，國家纔能長久。

【原文】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①。有刑禁②。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惡心③。而欲以刀鋸④禁其外。雖日刑人⑤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而修德。爲男女之禮。妃匹⑥之合。則不淫矣。爲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令（舊令作有。改之）民德厚矣。故聖人貴恒。恒者德之固也⑦。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⑧。未有不恒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注釋】①教禁：禮教的約束。②刑禁：刑法的約束。③惡心：邪惡之心。④刀鋸：指行刑用的刀具。代指死刑。⑤刑人：殺人。⑥妃匹：指婚配之事。⑦恒者德之固也：出自《易經·繫辭傳下》。謂持恒方能使德行堅固。⑧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出自《易經·恒卦》。謂聖人長久堅持德教，天下的教化方

得成功。

【譯文】依靠關閉門戶來防盜，不如明示刑法。明示刑法，不如加強道德教化。所以（約束的方法有三種）有禮教的約束，有刑法的約束，有物質的約束。聖人之道是三者兼而用之，所以百姓有羞耻心而無犯罪的行爲。不能抑制百姓內心的邪念，而祇想拿著刀鋸在外部禁止，那即使每天在鬧市處決犯人，也不能制止惡行。賢明的人知道治惡要治本，所以返回頭去修養德行。制定男女間的禮法、夫妻結合的規範，就沒有淫亂之事了。施行廉耻的教化，使百姓知足盡分，就不會有盜竊的事了。以賢良爲標準授予爵位，就會使百姓道德淳厚。所以聖人貴有恆，祇有持恆方能使德行堅固。聖人長久堅持德教，天下的教化纔可成功。沒有不長久堅持而可以成就德教的，也沒有無德而可以長治久安的。

用賢

【題解】「選賢與能」是《群書治要》最重要的用人原則，這在本段文字中同樣得到了深刻體現。本段中，袁準指出了治國的四大要素——重視道德、考核賢能、獎賞有功、處罰有罪，并指出了聖明君王的五大用人原則。

【原文】治國有四。一曰尚^①德。二曰考^②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③。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④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奸。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⑤相^⑥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

【注釋】①尚：重視。②考：考核。③舊：故交，老交情。④求：責求。⑤苟：苟且。⑥相：輔佐。

【譯文】治國有四個要點：一是崇尚道德，二是考校人才，三是賞賜有功，四是懲罰犯罪。四者嚴明了，國家就太平了。如果評議士人不是著眼於他的德行而是看與他的交情，考量人才不是以他的才能而是以他的資歷，而期望下級尊重上級，那是辦不到的。

獎賞可以依靠勢力取得，刑罰可以靠權力逃避，如此却希望臣下沒有奸邪的行為，那是辦不到的。為官不祇是為了侍奉君主，而是為了治理天下。任用賢才不是為了驅使他，而是崇尚他的賢德。以公正行事，那麼天下人都會歸順他。

【原文】故明王之使人^①有五。一曰以大體^②期之。二曰要^③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④。忠信不疑。則臣盡節^⑤。至公無私。則臣盡情^⑥。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⑦。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⑧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為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⑨也。唯君子為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⑩之匹夫^⑪也。無有咫尺之士。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⑫。舉大體而不苛^⑬。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項籍^⑭。楚之世將^⑮。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⑯死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⑰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寬則得衆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

【注釋】

- ①使人：用人。②大體：重要的義理，有關大局的道理。③要：期望。④勤懼：勤勉戒懼。
⑤盡節：恪守本分。⑥盡情：盡心盡力。⑦盡死：以死效忠。⑧齊威王：田氏齊國第四代國君，田齊桓

公之子。在位期間，齊國國力大增，列戰國「七雄」之首。⑨終始：始終如一。⑩山東：古代指崑山以東、函谷關以西。⑪匹夫：普通人。⑫智力：智勇的人才。⑬苛：繁雜，煩瑣。⑭項籍：項羽。⑮世將：世襲的將領。⑯卒：最後。⑰范增：秦末居巢（今巢湖市）人，項羽的主要謀士，被項羽尊為「亞父」。後被項羽猜忌，辭官歸里，途中病死。

【譯文】所以明君用人有五個原則：一是以識大體相期許，二是希望他建功立業，三是信任而毫不懷疑，四是能大公無私，五是能與天下百姓同憂愁、共患難。以識大體相期許，臣子就會謹言慎行；希望他建功立業，臣子就會勤奮戒懼；對臣子堅信不疑，臣子就會盡節效命；大公無私，臣子就會盡心竭力；與天下同憂，臣子就會以死效忠。祇有信任人，然後纔可以使用人才。過去，齊威王任章子為將討伐魏國，別人多次說章子會造反，齊威王都沒有聽信。從此之後，做齊國大將的就沒有自疑之心了，所以齊國軍隊始終很強大。唯有君子能夠講信用，一次失信，一生的品行就完了。所以君子重視信用。漢高祖原是崑山以東的普通百姓，地無咫尺，人無十家，但能任用天下賢才的智慧和力量，掌握大義而不苛求小節，所以能統一天下，無人能夠抵禦他。項羽是楚國宿世將門之後，萬眾仰慕，橫行天下，然而最終自刎於烏江，為什麼呢？是因為他有一個賢才范增而不能任用，猜忌多疑，不能信任大臣的緣故啊。寬厚可以得到眾人擁護，賢能可以成就眾多功業，取信於人則天下歸附。

悦近

【題解】悦近，就是要使身邊的人悦服。袁準指出，居於上位的人，要寬厚待人，以仁義為本，「寬則得衆」；要信任屬下，「信則不疑」，方能使人才為己所用。公刻、苛察、忌諱三者，表面上有助於治理，實際却是導致君主孤立、國家危亡之道。

【原文】孔子曰。為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虎。詩①人疾②掇剋③在位。是以聖人體德④居簡⑤。而以虛⑥受人⑦。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⑧。世俗以公刻⑨為能⑩。以苛察⑪為明⑫。以忌諱⑬為深⑭。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⑮。禁令欲其約⑯。事業欲其希⑰。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

【注釋】①詩：即《詩經》。②疾：同「嫉」。痛恨，譴責。③掇剋：亦作「掇刻」。聚斂，搜括。亦指搜括民財之人。一說，自大而好勝人。④體德：指先天的德性。⑤居簡：謂持身寬略。⑥虛：謙虛。⑦受人：待人。⑧愛物：愛人。⑨公刻：公正嚴刻。⑩能：能事。⑪苛察：以煩瑣苛刻為明察。⑫明：明辨。⑬忌諱：因風俗習慣或迷信，禁忌某些認為不吉利的話和事。⑭深：深刻。⑮簡：簡樸。⑯約：簡

潔。⑰希：簡要。

【譯文】孔子說：「在上位者不寬厚待人，還有什麼可看的呢？」又說：「殘暴的政治比老虎還要凶猛啊。」《詩經》中的作者痛恨搜刮民財的君主在位。所以聖人保持先天的德性，持身寬略，而虛心待人。凡是有德的人自然就會謙虛，謙虛就能禮讓；虛心就會寬容，寬容就會有愛人之心。世人以公正嚴苛為能事，以繁瑣苛刻為明察，以懂得忌諱為高深。三者如果全了，國家就危險了。所以禮法要簡單，禁令要簡約，事務要扼要。簡單就容易明白，簡約就容易施行，扼要就容易見效。這是聖賢之人的追求。

【原文】漢高祖。山東之匹夫①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②而樂為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簡節③寬大④。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虛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必當也。唯以其心曠⑤。故人不疑。况乎以至公處物⑥而以聰明治人乎。

【注释】①匹夫：普通人。②輻湊：彙聚。③簡節：謂科條簡略。④寬大：寬容大度。⑤曠：寬大。⑥處物：對待人和事物。

【譯文】漢高祖原是崑山以東的一個普通人，起兵之時，天下的英雄豪杰爭先恐後地歸順他，賢良之人群聚樂於爲他所用，所以能夠統一天下，沒有人能夠抵擋他。這僅僅是因爲他能夠簡略寬大、招納天下的賢才罷了。所以寬厚就能夠使民衆親附，虛心就能夠廣納賢才。信任人就不會有猜疑，不忌諱就能下情上達、民心安定。漢高祖并非事事都做得恰當，祇是因爲他心胸豁達，所以人們纔不會猜疑。更何況是那些以大公無私之心處理事務、以聰明智慧管理臣子的聖王呢？

【原文】堯先親九族^①。文王刑^②於寡妻^③。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④而結。由易簡而上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⑤之田。一旅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防禦之備。甚於仇讎^⑥。內無公族^⑦之輔。外無藩屏^⑧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⑨之教。百姓無光明^⑩之德。弊薄^⑪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⑫無庇蔭^⑬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愆伏^⑭也。

【注釋】①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兒子、出嫁

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兒及外孫。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兒子。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②刑：通「型」。法式，典範，榜樣。③寡妻：舊指大老婆，嫡妻；一說寡德之妻，謙詞；一說為國君夫人。④大信：對天下百姓的信諾。⑤一成：古謂方十里之地。⑥仇讎：仇敵，仇家。⑦公族：諸侯或君王的同族。⑧藩屏：比喻衛國的重臣。⑨睦親：指宗族中的近親。⑩光明：指賢者的儀範、風采。⑪弊薄：淡薄。⑫本根：喻指帝室。⑬庇蔭：庇護。⑭愆伏：謂陰陽失調。多指氣候失常。

【譯文】堯帝先親睦自己九族之內的人，周文王以身作則為自己的妻子樹立榜樣。做事情沒有不是由內而外纔成功的：由於信守對百姓的諾言而聚合民心，由於持事簡明而使君主安定，由於仁愛厚德而使百姓親附。當今諸侯王國的制度，諸侯沒有十畝的田地，沒有五百人的士卒，獨坐在空宮之中，百姓都不能見到他的面。國家對諸侯的防備，甚至超過防範仇敵，以至於在內沒有同族大臣的輔佐，在外沒有諸侯王國的援助。因此使得世間的兄弟得不到和睦親愛的教化，百姓得不到賢者風采的薰染。於是衰薄的風俗興起，忠厚的禮義衰落。身邊的人不親近，遠處的人不歸附。國君在上孤立無援，皇室沒有庇護的助力。這是國家的大患啊。聖人以仁義為根本，以取信天下來護持仁義，根基深厚，所以風調雨順，國家太平。

貴公

【題解】貴公，就是崇尚公道，以公心理天下萬事。袁準指出，君主要「與物無尤，與人無爭」，引導百姓「背私而向公」，如此不用煩勞而奸盜自息。若是私心用事，則人人挾私，將致「國分爲萬」，雖然刑罰繁多，却不能禁止犯罪。

【原文】治國之道萬端①。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也。公也者。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②也。欲爲國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臨③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觀事故④而立制。瞻⑤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⑥。較重即頗邪⑦。法不可以私倚⑧。私倚即奸起。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人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醜。而以勝曾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即所知少也。亂⑨於色者。即目不別精粗⑩。沉⑪於聲⑫者。則耳不別清濁⑬。偏於受（受當作愛）者。即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⑭。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

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即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明不勞而奸自息。一向私則繁^⑮刑罰而奸不禁。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注釋】

①萬端：形容方法、頭緒、形態等極多而紛繁。②惡：厭離。③臨：治理。④事故：事情，問題。⑤瞻：考察。⑥輕重：指尊卑貴賤。此指因尊卑貴賤而有不同。⑦頗邪：偏頗邪惡。⑧私倚：偏私。⑨亂：惑亂，迷惑。⑩精粗：指精良和粗劣。⑪沉：沉迷。⑫聲：音樂。⑬清濁：音樂的清音與濁音。⑭尤：怨恨。⑮繁：增多。

【譯文】治國的方法有千萬種，施行的原則祇有一個。這一個是什麼呢？回答是：就是一個公字。唯有公心然後纔能保有國家，唯有公心然後纔能保有家族，唯有公心然後纔能保全自身。自身是國家的根本，公心是立身的根本。私欲，是人人想追求的，是治理國家十分厭惡的。如果放任私心，想治理好國家的祇有一人，不想治理好國家（而祇想著爲自己）的却成千上萬。如果執政者用私心治理國家，（則人人都會懷有私心）國家就會分裂成千萬個小國。所以設立天子之職，是用來治理天下的；設置三公的職位，是用來輔佐天子的。觀察事情而設立制度，察看民心而訂立法制。設立制度不能有偏

重，有偏重就會出現偏頗。制定法律不能偏私，偏私就會欺詐四起。古代有個在鬧市偷人金子的人，人家問他偷金子的緣故，他說：「我祇看見金子，看不見人。」因此，人們因為貪愛必定會鬼迷心竅。宋國有個人的兒子很醜，他却認為自己兒子的美貌勝過會上。所以心中偏私的人，他的智慧就會很小。被美色迷亂的人，就不能分辨事物的精粗；沉迷於靡靡之音的人，耳朵就不能分辨清音和濁音；偏於所愛的人，心裏就不能分辨是非黑白了。所以聖人節制欲望、摒棄私心，纔能夠與物無怨、與人無爭。英明的君主知道這個道理，雖然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也不敢偏私自己的親屬。所以百姓超脫世俗，都摒棄私心，一心為公。公道施行，偏邪的私利就沒有藏身之地了。（所以君主之心）向公，百姓所追求的就會一致；（君主之心）挾私，百姓所追求的就千差萬別。一心為公，明主不操勞，欺詐自然平息；一心向私，縱使刑罰繁多，奸邪的事也無法禁絕。所以以公心治國，說起來簡單，但是作用很大。

治亂

【題解】本篇節錄內容主要講了三點：一是治國必先富民，富民必須重農，如此纔能使天下歸本；二是賞罰必公，不論親疏，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如此纔能令行禁止；三是禮法并用，以禮治君子則君子知勸，以法治小人則小人知懼，如此纔能導民向善。

【原文】治國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國之急務^①。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②堯舜亦然。民困衣食。將死亡^③。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④。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⑤餓死於首陽之山。傷^⑥性也。管仲分財^⑦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⑧。小人^⑨傷行^⑩矣。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傷行則奸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於農。

【注釋】①急務：緊要的任務。②雖：即便。③死亡：死去和逃亡。④固窮：固守貧窮不變氣節。⑤伯夷：殷末周初著名高士，因不食周粟而餓死於首陽山。⑥傷：損傷。⑦管仲分財：《史記·管仲列傳》載：「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⑧道：道義。⑨小人：平民百姓。⑩行：品行。

【譯文】治國的關鍵有三點：一是吃飯，二是軍隊，三是信用。這三者是國家的要務、存亡的關鍵，是英明君主所重視的事。百姓所厭惡的莫過於死亡，豈祇是百姓是這樣，就連堯舜也是這樣。百姓衣食困乏，將要死了，還希望他們能遵守法律服從教化，是做不到的。祇有君子能固守貧窮，所以治理國家而不為百姓謀衣食，就是責求天下人都要具有君子的品行啊。伯夷餓死在首陽山上，那是有傷人性的行為。管仲在分財時自己多拿，那是有損於道義的做法。有伯夷那樣的氣節，纔可以不吃飯餓死。有管仲那樣的才能，纔可以不用謙讓而多取錢財。但是死了不如活著，競爭不如謙讓。所以擁有民衆而國家貧困，君子就會損傷道義（而去謀利），百姓就會損傷品行（而去犯罪）。君子損傷道義，教化就會虧缺；百姓損傷品行，就會欺詐四起。百姓，是君主要求滿足自己用度的對象。百姓富庶，君主所要求的都能滿足；百姓貧窮，君主所要求的都會落空。想役使却辦不到，所以就沒有強大的軍隊。所求都落空，所以國家無法興旺。明主

知道治理國家不能不使百姓富裕，所以率領百姓發展農業。

【原文】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①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修。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②。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并兼③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④。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

【注釋】①朋黨：因利結成的黨羽。②壹：專心。③并兼：兼并。④淫：沉迷、放縱。

【譯文】富國的政策有八項：一是生活節儉祇求滿足基本用度，二是根據時節安排農事，三是重農抑商，四是使百姓有穩定職業，五是收支有度，六是以貨幣調節財富，七是抑制好空談的人，八是堵塞交結朋黨之門。節儉就會擴充積蓄，按照時節勞作就會農業保收，重視農業糧食就會增加，抑制商人就會使貨物價格平抑，有固定職業百姓就會專一不二，開支有度就會使財富不散，財富平均就會抑制兼并發生，摒棄空談的人就會使百姓不迷惑混亂，堵塞朋黨之門則天下就會歸順君主。懂得這八者，國家雖小，必定

能稱王。不懂這八者，國家雖大，最後必定滅亡。

【原文】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①。使刑賞利祿。壹出於己。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趣下矣。夫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②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③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④。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

【注釋】

①威禁：法令，禁令。②威刑：刑罰。③道：道義。④近：親近之人。

【譯文】凡是在上位者能制約下面的人，是因為有利益和權力啊。能使貧窮的人富起來叫做「利」，能使有罪之人得到懲罰叫做「權」。如果治理國家不彰明禁令，使賞罰利祿都由自己決定，國家就會貧窮，私人就會富有，百姓就會捨棄君主、依附私人。處在君主至尊的位置上，擁有一國的財富，不能不嚴明刑罰，采納公正的言論。這是國家

之所以有治有亂的原因啊。至尊的地位，人們都想爭奪；至多的財富，人們都想取得。所以明君不敢倚仗自己的尊貴，而是以道為尊；不敢憑藉自己的強大，而是以公正的法律為強。親近道義，不親近私人，所以天下人都愛戴他；喜愛仁義，不寵愛親近的人，所以即使百姓在萬里之遙都像在他身邊一樣。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所以能夠用人來治理人，以國家來治理國家，以天下來治理天下，這是聖王的治國之道啊。

【原文】凡有國者。患在壅塞^①。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②。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偽^③。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國危。苟^④功之所在。雖疏遠^⑤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⑥無所橫其辭。左右^⑦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⑧而無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⑨矣。

【注释】①壅塞：阻塞。②虛巧：弄機使巧。③詐偽：欺詐。④苟：如果。⑤疏遠：不親近的人和邊遠地方的人。⑥辨智：明辨事理，有才智。⑦左右：左右大臣侍者。⑧蹈法：踐行法律。⑨安太山：安若泰山。太山，今名泰山。

【譯文】凡是治理國家的人，擔心人才上升、下情上達之路阻塞，所以不能不公正；擔心弄虛作假，所以不能不誠實；擔心虛偽欺詐，就不能不守信。這三者如果得以彰明，國家就安定了。這三者如果昏暗不明，國家就危險了。如果是有功勞，即使對於疏遠的人，必定要賞賜；如果是犯了罪，就是對於親近的人，也必定要懲罰。即使巧舌如簧的人，也不能找到託辭說情；即使左右親近的人，也不能為其開脫罪責。君主和公卿大夫像老百姓一樣敬畏法律，這樣百姓就會遵守法律而不心存僥倖了。君主制定法律而臣下聽從，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阻塞人才上升、下情上達的障礙打開，君主就會安如泰山了。

【原文】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子。功在於小人。故為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落於法理。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為非也。太上^①。使民知道^②。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為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為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

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

【注釋】①太上：最上，最高。②知道：懂得道義。

【譯文】禮義是用來匡正君子的，法律是用來治理百姓的。治理好壞在於君子，成效如何在於百姓。所以治理國家不依靠禮法，君子就不會謙讓；治理百姓不依靠法律，百姓就沒有敬畏。君子不謙讓，治理就不會有效；百姓不敬畏，治國就無法成功。所以聖人治理天下的方法，是使尊貴的人和卑賤的人遵行不同的禮制，使賢良的人和愚笨的人適用不同的法律；犯法的必定責罰，有罪的必定懲罰。爵位按品行才能評定，不計出身貴賤；刑賞以功過制定，不論職位輕重。說話必定合乎公平信實，行為必定合乎禮法事理。所以百姓就樂於遵行道義，不敢違犯法律。最上之策，是使百姓懂得道義，其次是讓百姓懂得仁心，最下的是讓百姓不做壞事。使百姓懂得道義，靠的是尊崇道德；使百姓懂得仁心，靠的是提倡仁義；使百姓不做壞事，靠的是威嚴禁令。所謂威嚴禁令，就是有功必賞、有罪必罰。這三種道理，是治理天下的手段。（奉持這三者）想稱王就能稱王，想稱霸就能稱霸，想強盛就能強盛，這就要看君主的志向了。

損益

【題解】本篇節錄內容講的是國家要有定制，任何人不得隨意逾越。定制之下，士農工商官，各得其所，國家就會興旺。若是定制被逾越，則大義不彰，人各懷私，崇尚財利，賄賂公行，於是法律的作用就大大削弱了。

【原文】夫服物①不稱②。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逾侈③。貧者不及。小人④乘君子之器。賈豎⑤襲卿士之服。被⑥文繡⑦。佩銀黃⑧。重門⑨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⑩。頤指⑪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⑫齊民⑬。珍寶旁流。而刑放於賄。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注釋】①服物：衣服器物。②稱：相稱。③逾侈：過度奢華。④小人：平民百姓。⑤賈豎：商人。⑥被：古同「披」，覆蓋。⑦文繡：刺綉華美的絲織品或衣服。⑧銀黃：白銀和黃金。⑨重門：指重庭院院。⑩叱咄：音赤多，呵斥。⑪頤指：用下巴示意以指揮人。⑫雄：霸道。⑬齊民：百姓。

【譯文】如果衣服器物與身份不相稱，貴賤就沒有區別了。於是富人過度奢華，而窮

人卻得不到應有的溫飽。百姓使用官員纔應使用的器物，商人穿著公卿才應穿的衣服，身穿錦服麗袍，佩戴著金銀環佩，住著深宅大院，吃著珍饈佳餚，呵斥左右傭人，頤指氣使。所以有錢的人榮耀，沒錢的人卑賤。富人在上結交卿相，在下欺凌百姓。珍寶財富都流失到富人手中，刑法因為賄賂成爲擺設。法律的公平被破壞了，國家能不滅亡嗎？

世治

【題解】世治，即世世代代地統治。本篇節錄內容針對當時禁止選拔人才的官員接見外人，指出交往是人們的正常需求，禁止交往未必能起到禁絕私人請托現象，最重要的是賞罰要公正，則就沒有人敢於背離規章制度了。

【原文】天地之道貴①大。聖人之道貴寬②。無分寸③之曲。至直也。以是繩④之。則工不足於材矣。無纖分⑤之短。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於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寧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爲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奸私⑥也。夫處深宮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奚⑦從而知之。夫交接⑧。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以人禁人。是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⑨。不論貴賤。不禁交游⑩。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祿。具賞罰以待其歸。雖使之（之疑交）游。誰敢離道哉。

【注釋】

- ①貴：崇尚。②寬：寬恕。③分寸：絲毫。④繩：動詞，衡量。⑤纖分：毫分。⑥奸私：奸

詐營私。⑦奚：文言疑問代詞，相當於「胡」「何」。⑧交接：指交際往來。⑨不然：不這樣。⑩交游：交際，結交朋友。

【譯文】天地之道貴在廣大，聖人之道貴在寬容。沒有絲毫彎曲，是最筆直的了，用這個標準為準繩，工匠就找不到合適的材料了。沒有一絲缺點，可以說是至善，依照這個標準，君主就找不到合適的人才了。凡是用人，不求各種才能一人兼備。齊桓公對於甯戚的任用，可以算是明白這道理了。眼前遇到賢才就不必去遠方尋求。今天的法律說，擔任選舉人才的官員，不得跟當事人接觸，說是為了杜絕舞弊。身處深宮之中，而從全天下之人中選取被認為賢明的人，這又是從何而知的呢？交際往來是人的正常需要，不可斷絕。所以聖人研求完善交往的方法，而不是斷絕交往。沒有考察詢問過的人就不能交往，這樣人為地禁止與人交往，就像以私心來禁止私心一樣。先王用人則不然，不論貴賤，都不禁止往來結交，（而是）按品德賞賜爵位，按能力授予官職，按功勞發放俸祿。完備賞罰之法等待人才的歸附，即使讓人們互相交游，誰又敢偏離正道呢？

刑法

【題解】本篇講的是法律的施行問題。袁準認為，「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即法律是用來規範事物間關係的。制定法律要「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不要輕易改動。法律也象徵著君主的權威，「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并認為赦免之法「明主不為」。

【原文】禮法明則民無私慮^①。事業專則民無邪僞^②。百官具^③則民不要功^④。故有國者。為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⑤也。天下之事。以^⑥次為^⑦爵祿。以次^⑧進士^⑨。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⑩。百工思其規矩^⑪。士君子思其德行。群臣百官思其分職^⑫。上之人思其一道^⑬。侵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⑭。

【注釋】①私慮：個人的打算。②邪僞：邪惡詐僞。③具：完備。④要功：邀功。⑤常：有恆。⑥以：按。⑦為：授予。⑧次：次第，順序。⑨進士：授官。⑩疆畔：田界，引申為農田。⑪規矩：規和矩。校正圓形、方形的兩種工具，多用來比喻標準法度。⑫分職：職分。⑬一道：指一以貫之的治理方法。

⑭壹：忠心。

【譯文】禮法彰明百姓就沒有私心雜念，事業專一百姓就沒有奸邪偽詐，百官設置完備百姓就不會邀功。所以治理國家的人，制定法律希望它公正，創立事業希望它長久，授予官位希望官員能够恒常守職。治理天下，要按次序授予爵位俸祿，按次序招賢納士，這樣君子美好的德行就會得以顯現。進德有次序，士人就會致力於修身；晉升有次序，官員就安分；事業有次序，人民就安居樂業。農夫想的是田地裏的活，工匠想的是他們的手工技巧，士人、君子想的是自己的德行，群臣想的是他們自己的職分，君主想的是一以貫之的治國方法，侵犯官員職守的事就不會出現，摒棄正業的事也不會發生。祇有這樣，對天下的治理纔能走上正道，百姓纔能用心專一。

【原文】夫變化①者。聖人之事也。非常②者。上智③之任④也。此入於權道⑤。非賢者之所窺⑥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⑦也。是以聖人甚惡奇功⑧。

【注释】①變化：變通，權變。②非常：此指應對非常之事。③上智：上等的智慧或最高的智慧。④任：責任。⑤權道：變通之道，臨時措施。⑥窺：窺探。這裏指希求。⑦端：徵兆，開端。⑧奇功：異

常的功勞、功勳。

【譯文】隨機變通是聖人的事，處理非常之事是上智之人的責任。這些已經屬於權變之道，不是賢者所能窺見的。才智超群却好做异乎尋常之事的人，這是禍亂的源頭。所以聖人厭惡奇功。

【原文】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以爲①樂生之實在於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②。法出入則奸邪得容其議。奸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③并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④。夫數⑤賞則賢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⑥也。得之於一而傷之於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俘虜⑦壹斷之於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

【注釋】①以爲：認爲。②出入：指不严谨。③私議：背地裏談論。④已：停止。⑤數：多次。⑥千百之一：千百个有一个。⑦俘虜：非本意地受（義務、責任或財產）約束的人。此指犯罪嫌疑人的。

【譯文】天下有了可以赦免罪行的心思，就有了可以赦免的罪行；沒有可以赦免罪行的心思，也就沒有可以赦免的罪行。明主之所以不赦免罪行，并非喜歡殺人而厭惡讓人生存活，而是認為樂於使人存活的實際措施，就在於此（以刑止惡）。如果尋思赦免的方法，那麼法律就會出現偏差，法律有偏差，奸邪之人就會參與議論。奸邪之人幹政，那麼法律就一天天地混亂，犯罪的人就會增多，同時私議也會興起，到那時就是不想赦免都不可能了。獎賞太頻繁了，賢能的人就不能得到勉勵；赦免的次數多了，罪人就心存僥倖。明主知道這一弊端，所以不做這樣的事。可以赦免的罪，千百個纔有一個，赦免了一個人，却損壞了千百萬人對法律的敬畏心，這在治理之道上是不足取的。所以先王知道赦免罪行這種事是不能做的，因此對於犯罪嫌疑人統統按照法律進行處置，務求以此建立法律的威信，而不研求赦免罪行的方法。

【原文】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①。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②之動。如四時^③之行。如風

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曠弩於百萬之衆。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刑。持滿④不發。以牧⑤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注釋】

①觸死：犯死罪。

②陰陽：这里指白天黑夜。

③四時：四季。

④持滿：拉滿弓。

⑤牧：統御。

【譯文】法律確立，政令施行，百姓就不會犯法。法律不確立，政令不施行，百姓就敢於觸犯死罪。所以說，能誅殺然後纔能保全更多的人，能夠斷除惡行然後仁德纔能建立。國家是治還是亂，取決於有無固定的法律。法律確定民心就安定了，法律變更百姓心就不安了。法律是規範各種事務之間關係的，首次頒佈法律是公正合理的，再次頒佈就會出現偏差，多次頒佈就會出現混亂。法律頒佈而不能做到公正，等於沒有法律。法律公正但是不能施行，等於沒有君王。所以明主有所舉措，必定先在心中反復思考，思慮成熟後形成文書，一言既出就不能再改動，法令一經下達就不要收回。就像陰陽變

化、四季的運行，又像春風化雨，所到之處無不變化，萬物都生長發育。天不可逆轉的，是季節；君主不可逆轉的，是法律。假若季節可以逆轉，就不是天了；法令可違反，就不是君主了。現在有十個人，拉弓對準百萬軍隊，沒有人不害怕的。十支箭不能殺百萬人，這是誰都清楚的，然而整個軍隊都震驚，是認為弓箭沒有瞄准自己也就罷了，一旦射中必定死亡。明主匡正禮法，彰明法令，嚴格刑罰，像拉滿弓而不射箭一樣，以此來統治萬民。違反禮教的要處死，觸犯刑罰的要誅殺。獎賞無不守信，責罰無不執行，這樣想行凶作亂的人就不敢嘗試了。所以說中箭之人必死，一支箭就能震懾萬人；有罪必定懲罰，一次刑罰就可以嚴禁天下人作惡。所以明主看重法律而慎行政令。

人主

【題解】本篇節錄內容講的是，君主無不希望得賢才而用之，但却往往由於賞罰不當，而致「戮能養奸」。這是治理天下必須重視的大問題。

【原文】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①。莫不欲得奸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②。任使^③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為當矣。人主之所罪。非以為不可罰也。必以為信^④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⑤。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奸^⑥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注釋】①不肖：不才，不正派。②不當：不合理。③任使：差遣，委用。④信：信用。⑤浸潤之言：讒言。⑥養奸：包庇小人。

【譯文】君主無不想得到賢才并任用他們，但所任用的人中難免有不賢的人；君主無不想抓到奸人而鏟除他們，但所鏟除的人中不免有賢能的人。像這種情況出現，是因為

賞罰失當、委任官員不妥造成的。君主所獎賞的，并非說對其不能獎賞，祇是必須十分恰當纔可以。君主所懲罰的，并非說對其不能懲罰，而是必須要能够取信於人。智慧不能分辨是非曲直，賢明不能識別漸漸滲透的讒言，所任用的人又未必聰明，所信賴的人又未必忠誠，所以雖然名義上是賞賜賢能而懲罰暴徒，實際上却是懲罰了賢能者而姑息了奸邪之人。這是天下的大患啊。

致賢

【題解】致賢，即招引賢才。袁準指出，君主單靠自己的聰明才智治理國家，總會有窮竭之時，祇有藉助賢能之人的佐助，纔能「處大道而智不窮」「興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群言而口不勞」「兼聽古今而志不倦」。

【原文】雖有離婁^①之目。不能兩視^②而明^③。夔曠^④之耳。不能兩聽^⑤而聰。仲尼^⑥之智。不能兩慮^⑦而察^⑧。夫以天下之至明^⑨至智^⑩。猶不能參^⑪聽而俱存之。而況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⑫。雖凡人無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⑬。善因者借外智^⑭以接物^⑮。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群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注釋】①離婁：傳說中視力特強的人。②兩視：同時看兩件事物。③明：看清。④夔曠：夔與師曠的并稱。夔，舜時樂官；曠，春秋晉樂師。⑤兩聽：同時聽取兩件事。⑥仲尼：孔子名丘，字仲

尼。⑦兩慮：同時思考兩件事。⑧察：審明。⑨至明：最清明。⑩至智：最聰明。⑪參：摻雜。
⑫因：藉助外物。⑬論道：辨明道理。⑭外智：他人的智慧。⑮接物：理解事物。

【譯文】即使有離婁那樣明亮的眼睛，也不能同時看清楚兩個東西。即使有夔和師曠那樣的耳朵，也不能同時聽清楚兩個聲音。即使有孔子那樣的智慧，也不能同時考慮兩件事情。以天下最賢明和最智慧的人，尚且不能同時明察多方面的事情，何況是凡夫俗子呢？所以依靠最明亮的眼睛，仍然有不知道的，而如果有所憑藉，即使平凡人也能無所不知。所以善於治學的人，藉助古聖先王來闡述道義；善於藉助外物的人，藉助他人的智慧來瞭解外物。所以藉助別人的眼睛來看，又何止是看清楚兩方面的事物；藉助他人的耳朵來聽，又何止是聽到兩方面的聲音；藉助別人的智慧，又何止是能明察兩方面的事理。所以想要立足於天下大道而智慧不會窮盡，興辦天下的大業而思想不會枯竭，統一百家之言而口舌不會勞累，兼聽古今的言論而心志不會疲倦，祇有使用賢才這一個辦法。

明賞罰

【題解】本篇重點講的是賞罰問題。袁準認為，賞罰要達到「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的效果，如此，纔能使才智之士「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奸息」。用刑是不得已的手段，應當存心仁厚，合情、合義、合法地審斷。

【原文】夫干祿^①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②。而不能日月^③不違仁。當其用智以禦^④世。賢者^⑤有不如^⑥也。聖人明於此道。故張^⑦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僞^⑧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相賞之間。疑有脫字）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⑨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⑩之心生。而不軌^⑪之奸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⑫。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⑬。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疏疑迹）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懼。干祿者不邪。是故仁者安^⑭仁。智者利^⑮仁。畏罪者強^⑯仁。天下盡爲仁。明法之謂。

【注釋】①干祿：求祿位，求仕進。②當世：現世。③日月：一天一月，每天每月。④禦：統理。⑤賢者：用聖人之道要求自己并付諸實踐的人。⑥不如：比不上。⑦張：提倡，發揚。⑧情僞：虛

偽。⑨智者：有才智的人。⑩勸善：勉勵為善，勉力為善。⑪不軌：不法。⑫從：效法。⑬避：迴避。⑭安：恪守。⑮利仁：為利益而行仁。⑯強：勉強。

【譯文】求官的人追求的是利益，其智慧足以在當世取得成功，却不能做到每時每刻都不違背仁德。當他們運用智慧來管理天下時，賢能的人也有比不上他們的地方。聖人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宣導仁義來打開天下進取之門，抑制巧智來阻塞天下僥幸求利之戶，并輔助以賞罰，賞賜足以使他們覺得榮耀，懲罰足以讓他們覺得畏懼。有才智的人知道榮耀和耻辱必會（伴隨著自己善或惡的行為而）到來，所以向善的心就產生了，圖謀不軌的念頭就停止了。獎賞一個人，天下人都知道以他為榜樣而跟從；懲罰一個人，天下人都知道以他為教訓而躲避。明確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使百姓知道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所以賢人就不擔心，聰明的人就不害怕，追求官祿的人也不會走上邪路。所以仁愛的人恪守仁義，有才智的人為利益而順應仁義，害怕罪責的人也會勉強履行仁義。全天下的人都能行仁，這就是法律嚴明的結果。

【原文】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為之。先王制肉刑①。斷人之體。徹膳去樂②。謫嗟③而行之者。不得已也。

刑不斷④則不威⑤。避親貴⑥則法日弊⑦。如是則奸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者。乃愛人之心也。涕泣⑧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⑨貴重⑩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⑪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奸也。先王制爲八議⑫赦宥⑬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⑭之聽⑮。服念⑯五六日至於旬時⑰。全⑱正義⑲也。而後斷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⑳可爲也。

【注释】①肉刑：懲罰肉體之刑。②樂：音樂。③諮嗟：感慨惋惜。④斷：堅決。⑤威：威懾。⑥親貴：親族權貴。⑦弊：萎靡。⑧涕泣：痛哭流涕。⑨雖：即使。⑩貴重：權貴重臣。⑪見：同「現」，显现。⑫八議：古代規定的對八種人犯罪必須交由皇帝裁決或依法減輕處罰的特權制度。這八種人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宥。⑬赦宥：寬恕，赦免。⑭三槐九棘：《周禮·秋官·朝士》：「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鄭玄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后以「三槐九棘」爲三公九卿之代稱。⑮聽：評議。⑯服念：審議。⑰旬時：十天的時間。⑱全：保全。⑲正義：公正，正義。⑳至刑：至重之刑。

【譯文】死亡是人人所厭惡的，殺人是仁者不忍心做的。但是有人爲了獲得利益、滿足欲望，不惜犯死罪去做。古聖先王制定了肉刑，在傷殘罪人的肢體時，他自己停止飲食、撤掉音樂、嘆著氣去施行刑罰，這是出於不得已啊。刑罰不果斷就沒有威懾力，規避親戚權貴，法律就會日漸敗壞。這樣將導致奸邪不能禁止，犯罪的人日漸增多。如果恩惠施與一個人，却會傷及天下人的性命，那麼聖人會衡量其中的利害關係，從而毫不遲疑地施行刑罰。因此施行刑罰殺戮，實際是愛人之心使然。君主流著泪施行刑罰，所以天下人都能明白他的仁心；即使是權貴重臣犯罪了也不赦免，所以天下人都能知道他的果斷。刑罰體現著仁愛，所以百姓心無怨恨；判罰果斷，所以百姓不敢再犯，這是聖王之所以能够抑制奸邪的原因。先王制定「八議」之法，對親屬、賢者、大臣等減免刑罰，三公九卿參與審議，議論五六天甚至十天，符合道義了，然後纔加以裁定。仁愛之心如此寬厚，所以即使重刑也可以推行。

抱朴子

【題解】《抱朴子》今存「內篇」二十篇，論述神仙、煉丹、符策等事，作者自稱「屬道家」；「外篇」五十篇，論述「時政得失，人事臧否」，作者自稱「屬儒家」。「外篇」中《鈞世》《尚博》《辭義》《文行》等篇有關於文學理論批評的內容。

《抱朴子·內篇》主要講述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灾却病，屬於道家。其內容可具體概括為：論述宇宙本體、神仙的存在、金丹和仙藥的製作方法及應用、各種方術的學習應用、道經的各種書目，說明世人修煉的廣泛性。

《抱朴子·外篇》則主要談論社會上的各種事情，屬於儒家的範疇，顯示了作者先儒後道的思想發展軌迹。其內容可具體概括為：論人間得失，譏刺世俗，講治民之法；評世事臧否，主張藏器待時，克己思君；論諫君主任賢用能，愛民節欲，獨掌權柄；論超俗出世，修身著書等。

總之，《抱朴子》將玄學與道教神學、方術與金丹、丹鼎與符、儒學與仙學統統納為一體之中，確立了道教神仙理論體系。

魏徵等人節錄的文字出自《抱朴子·外篇》，主要是指出為政者內在的修身對治國的影響。「酒誡」篇描繪了人們如何酒後亂性、癡狂的場景，對各種酒徒酒後的窮形盡

相刻畫淋漓，極盡諷刺。告誡人們切莫飲酒放縱，誤國殞命。「疾謬」篇則描寫了人們失禮倨傲的醜態。離開了恭敬守禮的軌道，人們就會陷入互相攻訐、誣陷、詆毀、仇視的混亂狀態，輕者傷身，重者亡國。「刺驕」篇，則是驕傲使人毀滅，謙虛使人進步的生動闡述。諷喻一國之君一定要戒除傲慢，聽取臣下的諫言。「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之微也；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這實在是關乎生死存亡的關鍵。「博喻」篇尤爲可貴，是依法治國的典範論點，言法律既定，不能隨意更改，要維護法律的公平和正義，否則，法律就失去存在的意義，而亡國也不遠了。「廣譬」篇則勸誡真正提拔和任用杰出人才，不能「葉公好龍」。

【作者簡介】葛洪（公元二八四年—公元三六四或三四三年），爲東晉道教學者、著名煉丹家、醫藥學家。字稚川，自號抱朴子，漢族，晉丹陽郡句容（今江蘇句容縣）人。三國方士葛玄之侄孫，世稱小仙翁。葛洪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國吳時，歷任史中丞、吏部尚書等要職，封壽縣侯。其父悌，繼續仕吳。吳亡以後，初以故官仕晉，最後遷邵陵太守，曾受封爲關內侯，後隱居羅浮山煉丹。著有《神仙傳》《抱朴子》《肘後備急方》《西京雜記》等。

葛洪是預防醫學的介導者。所著《肘後方》中最早記載了一些傳染病如天花、恙蟲

病的症候及診治。「天行發斑瘡」是全世界最早有關天花的記載。其在煉丹方面也頗有心得，丹書《抱朴子·內篇》具體地描寫了煉製金銀丹藥等多方面有關化學的知識，也介紹了許多物質性質和物質變化。

葛洪還是東晉時期著名的道教領袖。內擅丹道，外習醫術，研精道儒，學貫百家，思想淵深，著作弘富。他不僅對道教理論的發展卓有建樹，而且學兼內外，於治術、醫學、音樂、文學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為其主要著作。

酒 誡

【題解】本篇對人們酒後亂性的癡狂場景、各種酒徒酒後的形態進行了淋漓盡致的刻畫、描繪，極盡諷刺。強調「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臣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告誡人們不要酗酒，統治者切莫飲酒放縱以誤國殞命。

【原文】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①也。耳之所樂。不可不慎（原書不慎作順^②一字）也。鼻之所喜。不可任^③也。口之所嗜^④。不可隨^⑤也。心之所欲。不可恣^⑥也。故惑^⑦目者必逸容^⑧鮮藻^⑨也。惑耳者必妍^⑩音淫聲^⑪也。惑鼻者必芷蕙^⑫芥馥^⑬也。惑口者必珍羞^⑭嘉旨^⑮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⑯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

【注釋】①從：依順。②順：順從；順應。③任：聽憑，任憑。④嗜：喜歡，愛好。⑤隨：順從，任憑。⑥恣：放縱。《說文》：恣，縱也。⑦惑：使迷惑。⑧逸容：猶美貌。⑨鮮藻：華麗的裝飾。⑩妍：美好。如：妍好，妍妙，妍姿。⑪淫聲：淫邪的樂聲。古代以雅樂爲正聲，以俗樂爲淫聲。三國魏阮

籍《樂論》：「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⑫芷蕙：白芷和蕙蘭的合稱，也是王者之香的代名詞。蕙蘭原產中國，是我國栽培最久和最普及的蘭花之一，古代常稱為「蕙」。⑬芥馥：香氣濃鬱。⑭珍羞：亦作「珍饈」，珍美的肴饌。⑮嘉旨：指美酒佳餚。⑯畢：全部，都，統統。

【譯文】抱朴子說：眼睛所看到的好東西，不可依從；耳朵所聽到的歡樂聲，不可順應；鼻子聞到的好東西，不能放任；口舌所貪吃的，不可隨意進食；心裏貪求的，不可恣意放肆。因為，能迷惑眼睛的，必定是美貌錦衣；能迷惑耳朵的，必定是靡靡之音；能迷惑鼻子的，必定是芬芳馥鬱；能迷惑口舌的，必定是珍饈佳餚；能迷惑心性的，必定是權利功名。五者都被迷惑了，接下來可能就是災禍加身了。不是確實如此嗎？

【原文】是以其抑情①也。劇②乎隄防之備③決。其禦④性⑤也。過乎腐轡⑥之乘奔⑦。故能內保永年⑧。外免豐累⑨也。

【注釋】①抑情：克制感情、欲望。②劇：厲害，嚴重。③備：防備，戒備。④禦：控制，約束以爲己用。⑤性：性情，脾氣。⑥轡：音配，駕馭牲口用的繮繩。⑦乘奔：乘坐賓士的快馬。⑧永年：長壽。⑨豐累：謂禍患或事端的牽連。

【譯文】因此，人們控制自己的情緒，應當比防備堤壩決口還要慎重；駕馭自己的性情，應當比乘著繯繩不結實的快馬還要小心。這樣纔能內保長壽，外避災禍。

【原文】夫酒醴^①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豪鋒^②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③。耽^④之惑之。黜^⑤不及^⑥禍。世之士人^⑦。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⑧。縱^⑨口心之近欲。輕^⑩召災之根原。似熱腸之恣^⑪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⑫喪^⑬。亦罔^⑭非酒。

【注釋】①酒醴：酒和醴，泛指各種酒。②豪鋒：比喻極其細微。③速罪：招致罪禍。④耽：沉溺；迷戀。⑤黜：同「鮮」，少。⑥及：遭受。⑦士人：中國古代文人知識份子的統稱。他們學習知識，傳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學術上周旋於道與王之間。是國家政治的參與者，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⑧節：節制。⑨縱：放任。⑩輕：輕視；不重視。⑪恣：肆意；盡情。⑫亂：禍患。⑬喪：禍難。⑭罔：無，沒有。

【譯文】酒和醴的味道相近，却都是致病的毒藥，無絲毫的好處，却有像山一樣大的壞處。君子因為它敗壞了德行，小人因為它招來罪過。沉迷於酒醴中的人，很少不惹禍

上身的。世上的士子也知道飲酒的危害，但是既不能戒除，也不肯節制，放任內心和口腹之欲，忽略了招致災禍的根源。這就像乾渴時恣意喝冷飲，雖然自己感覺舒服，但身體健康却被傷害了。小到個人禍患，大到國家滅亡，無不是因為酒造成的啊。

【原文】然而俗人①是酣②是酒③。其初筵④也。抑抑⑤濟濟⑥。言希⑦容整⑧。咏湛露⑨之厭厭⑩。歌在鎬⑪之愷樂⑫。舉萬壽之觴⑬。誦温克⑭之義。日未移晷⑮。體輕耳熱。流離海螺之器并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轄⑯投井。

【注釋】①俗人：一般人，普通人；百姓，民衆。②酣：酒喝得很暢快。③酒：沉迷於酒。④初筵：朱熹集傳：「初筵，初即席也。」後指宴飲之始，亦泛指宴飲。⑤抑抑：審慎，謙謹的樣子。⑥濟濟：端莊禮敬的樣子。濟，通「齊」。⑦希：少。⑧整：端正，端莊。⑨湛露：出自《詩經·小雅》。《左傳》文公四年載：「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爲賦《湛露》。詩以露不遇太陽不幹，興不醉無歸的意思，但臣守禮節，雖天子言不醉不歸。⑩厭厭：安靜；安逸。⑪在鎬：古地名。⑫愷樂：慶祝作戰勝利的軍樂。⑬觴：音傷，古代盛酒器。《說文》：「觴，爵實曰觴，虛曰觶。」⑭温克：《詩·小雅·小宛》：「人之齊聖，飲酒温克。」本謂醉酒後能蘊藉自持，後亦謂人持有温和恭敬的態度。⑮移晷：晷，音軌，日影移動。猶言經過了一段時間。⑯轄：大車軸頭上穿著的小鐵棍，可以

管住輪子使不脫落。

【譯文】但是世俗之人依然暢快地飲酒，并沉湎其中。宴席初開時，他們濟濟一堂，謹慎莊重，言語稀少，容貌端嚴。朗誦起《淇露》的「厭厭」詩篇，歌唱起「在鎬」、「愷樂」的曲調，舉杯恭祝「萬壽無疆」，喝醉了還能蘊藉自持。可是沒過多久，却覺得身體飄飄然，兩耳發熱。於是琉璃海螺等酒器全都滿上了，酒令喊得更帶勁了。醉酒之後仍不願離去，拔掉車軸上的車鍵投擲入井，使車輪都脫落了。

【原文】於是口湧鼻溢。濡首^①及亂。屢舞僂僂^②。舍其座遷。載號載呶^③。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④獨笑。或無對而談^⑤。或嘔吐機筵^⑥。或顛蹶^⑦梁（梁作良）倡^⑧。或冠脫帶解。

【注釋】①濡首：語出《易·未濟》：「上九，有孚於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後以「濡首」謂沉湎於酒而有失本性常態之意。②僂僂：亦作「蹶蹶」，舞貌。③載號載呶：載，又，且。號，呶，音撓，喧囂叫嚷。④啞啞：形容笑聲。⑤無對而談：自言自語。⑥機筵：亦作「幾梃」，猶幾席。⑦顛蹶：跌倒，顛僕。⑧梁倡：踉蹌，行走不穩貌。

【譯文】這時候醉得嘴裏吐出穢物、鼻子流出鼻涕，污穢滿面狼狽混亂，手舞足蹈，在席間走來走去，邊叫邊鬧，像開鍋的水，又像沸騰的湯。有的爭辯求勝，有的獨自傻笑，有的自言自語，有的狂吐不止、弄髒桌席，有的跌倒爬起而步履踉蹌，有的摘掉帽子并解開衣帶。

【原文】貞良^①者流華督^②之顧盼^③。怯慙者效慶忌^④之蕃^⑤捷^⑥。遲重^⑦者蓬轉^⑧而波擾。整肅^⑨者鹿^⑩（舊無忌之至鹿十六字。補之）踴而魚躍。口訥^⑪於寒暑者。皆撫掌以諧聲^⑫。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儀毀。而荒錯之疚^⑬發。闖茸^⑭之性露。而傲狠^⑮之態出。

【注釋】①貞良：忠良，忠正誠信。②華督：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七四五年，字華父，因又稱華父督，商湯的後代之一，周朝宋戴公的孫子，好父說的兒子，官至宋國太宰（宰相），位及「六卿」之首，是當時宋國很有勢力的大貴族。③顧盼：往回看。④慶忌：春秋時吳國人，吳王僚的兒子。出身將門，自幼習武，力量過人，勇猛無畏，世人都很敬佩他的武功，贊譽他的勇敢。⑤蕃：繁多。⑥捷：成功，勝利。⑦遲重：謹慎穩重，不浮躁。⑧蓬轉：蓬草隨風飛轉。喻人流離轉徙，四處

飄零。⑨整肅：嚴肅；端莊。⑩口訥：說話遲鈍。⑪諧聲：謂聲韻諧合。⑫疚：音趁，煩熱；疾病。《說文》：疚，熱病也。亦作疹。⑬闖茸：指人品卑劣或者庸碌無能。闖，庸碌，鄙下；茸，鹿茸，細毛。⑭傲狠：亦作「傲很」、「傲很」，倨傲狠戾。

【譯文】此時原本堅貞善良的人，變得像華督一樣四處亂看；膽小懦弱的人，像慶忌一樣頻繁顯示能耐；性格穩健的人，如飛蓬旋轉，像波浪一樣攪擾；端莊嚴肅的人，也如鹿跳魚躍一樣活躍。連終年都不善言談的人，也撫掌來附和；謙恭而與世無爭的人，都變得趨炎附勢。這樣，廉耻的禮儀毀了，荒唐錯亂的毛病產生了，卑劣的的嘴臉顯露了，傲慢凶惡的態度出現了。

【原文】精濁神亂。臧否①顛倒。或奔車走馬。赴坑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②爲蟻封③也。或登危④踣頽⑤。雖墮墜⑥而不覺。以呂梁⑦之淵爲牛迹⑧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酌作醕）營⑨於妻子⑩。加枉酷⑪於臣僕。用剡鋒⑫乎六畜⑬。熾火烈⑭於室廬。遷威怒⑮於路人。加暴害⑯於士友⑰。褻⑱嚴主以夷戮⑲者有矣。犯凶人⑳而受困者有矣。

【注釋】①臧否：褒貶。評論人物好壞。②阪：山坡，斜坡。③蟻封：亦作「螳封」，即蟻埕。漢趙岐注：「埕，蟻封也。」④登危：登高。⑤蹋顏：亦作「蹋積」，謂履於險地。⑥墮墜：跌落。⑦呂梁：水名，也稱呂梁洪，在今江蘇省徐州市東南五十里。有上下二洪，相去七里，臣石齒列，波流洶湧。⑧牛迹：牛蹄印。⑨酌醬：醬，音用，酒醉狂亂。《隋書·刑法志》：「帝遂以功業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酗醬，任情喜怒。」⑩妻子：妻子和兒女。⑪枉酷：指枉加的酷刑。⑫剡鋒：銳利的鋒刃。⑬六畜：或稱「六擾」、「六牲」，是六種家畜的合稱，即馬、牛、羊、猪、狗、雞。⑭火烈：火勢猛烈，泛指熾烈、熱烈。⑮威怒：猶震怒，盛怒。⑯暴害：以暴力侵害。漢劉向《說苑·貴德》：「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⑰士友：古代稱在官僚知識階層或普通讀書人中的朋友。⑱褻：輕慢，輕佻地親近。⑲夷戮：殺戮。⑳凶人：惡人，凶殘的人。

【譯文】精神錯亂，善惡顛倒。有的駕駛車馬奔向山谷，毫不懼怕，把高低不平的山坡當成蟻穴；有的登高臨危，腳踏危岩，快要墜落毫無感覺，把懸崖深淵當成牛蹄印；有的拿器物來泄憤，有的對妻子兒女發酒瘋；有的對奴僕亂用酷刑，有的用利刃刺殺牲口，有的在屋裏點起烈火，有的遷怒於路人，有的甚至加害於朋友；有的人因為輕慢了嚴厲的主人而被殺，有的人因為觸犯了惡人而陷入了險境。

【原文】言雖尚辭①。煩而叛理。拜伏②徒多。勞③而非敬。臣子失禮④於君親⑤之前。幼賤悖慢⑥於老宿⑦之座。謂清談⑧爲詆詈⑨。以忠告爲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先後。構灑⑩之讎⑪血。招大辟⑫之禍。

【注釋】①尚辭：指重文辭。②拜伏：跪拜俯伏，表示恭敬的一種禮節。③勞：勞累，疲勞。④失禮：違反禮節，沒有禮貌。⑤君親：君王與父母。有時特指君主。⑥悖慢：違逆不敬，背理傲慢。⑦老宿：指有名望有學問的老年人。⑧清談：猶清議，談論的內容以對人物、時事的批評爲主。也泛指一般閑談，一般不切實際的談論。⑨詆詈：毀謗詈罵。⑩灑：流血，灑血。⑪讎：仇。⑫大辟：夏商五刑之一，是死刑的總稱。其執行方法主要是斬首，又稱殺罪。《呂刑》鄭玄疏曰：「死刑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

【譯文】有的雖說的是崇敬的言詞，說了很多却背離常理；跪拜的禮節雖多，徒勞而毫無敬意，臣子在君王面前禮節有失，年幼卑賤之人在尊長面前無禮輕慢。把清談說成是詆毀辱罵，把忠告當成是侵犯自己。於是，拔刀相向不思後果，揮動棍棒不顧前後，結下了血海深仇，招來了殺身之禍。

【原文】以少陵^①長。則鄰（鄰原作邦）黨^②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③矣。發^④人所諱^⑤。則壯士^⑥不能堪^⑦矣。計^⑧數^⑨深刻^⑩。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⑪。結百疴^⑫於膏肓^⑬。奔駟^⑭不能追既往^⑮之悔。思改而無自反^⑯之蹊。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⑰。不可勝載。

【注釋】①陵：欺侮。②鄰黨：指鄉親、鄰居。③推刃：《公羊傳·定公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何休注：「一往一來曰推刃。」謂父罪當誅而子復仇，仇家之子亦必報復，則形成一往一來的迴圈報復。後用「推刃」泛稱用刀劍刺殺或復仇。④發：揭露，暴露。⑤諱：忌諱。⑥壯士：意氣豪壯而勇敢的人，勇士。⑦堪：忍受。⑧計：計策，計謀。⑨數：屢次。⑩深刻：嚴峻苛刻。⑪須臾：片刻，短時間。⑫百疴：疴，音柯，各種疾病。⑬膏肓：中醫學中人體部位的名稱，膏指心下部分，肓指心臟和橫隔膜之間。舊說膏與肓是藥力達不到的地方。後來用「病入膏肓」指病情非常嚴重，已沒有辦法醫治。後人也用以指事態非常嚴重，已無再造之功。⑭駟：古代同駕一輛車的四匹馬，或套著四匹馬的車。⑮既往：以往；過去。⑯反：同「返」，返回。⑰禍敗：災禍與失敗。

【譯文】年輕人欺侮了長者，那麼鄉里必加重責罰；侮辱別人的父兄，那麼他的子弟

就會舉刀報仇；揭發別人所忌諱的隱私，即使壯士也不能容忍；心機過於深沉，即使是清醒的人也不會原諒。瞬間就引起許多禍患，好像身體裏結下很多難以治癒的沉痾。就是騎上飛快的馬，也無法追回令人悔恨的事，想要改正又無路返回過去。這就是聰明人必須嚴加防範，而普通人無法避免的。酒所引起的災禍，多得難以記載。

【原文】然而歡集①莫之或釋②。舉白③盈耳。不論能否。料瀝雷④於小餘。以稽遲⑤爲輕己。傾筐注於所敬。殷勤⑥變而成薄。勸之不持⑦。督⑧之不盡。惡色⑨醜音⑩。所由而發也。

【注釋】①集：集合，聚集。②釋：放下，放開。③白：古時罰酒用的酒杯。也泛指酒杯。④瀝雷：下滴的水。雷，音六。⑤稽遲：遲延，滯留。⑥殷勤：指情意懇切深厚。⑦持：拿著。《說文》：持，握也。⑧督：督促；催促。⑨惡色：怨恨的神態。⑩醜音：猶惡聲。

【譯文】然而人們歡聚的時候，沒有人捨得弃酒不用。舉杯之聲不絕於耳，不管能不能喝，都開懷暢飲。把殘留的酒滴說成沒喝完的剩酒，把喝得慢當成輕視自己，把滿碗的酒倒給所敬的人，殷勤變成輕薄。勸酒不肯舉杯，催促不肯飲盡，難看的臉色和難聽

的話，由此發生了。

【原文】夫風①經府藏②。使人忽歡③。或遇斯疾。莫不憂懼④。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⑤以逃風。不能割情⑥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則荒沉⑦之咎⑧塞。而流連⑨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病。猶展⑩攻治⑪。酒之爲變。在乎呼噏。及其悶亂⑫。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⑬。仰擘⑭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⑮之禮。護喜怒之失哉。

【注釋】①風：中醫指某些疾病。②府藏：即腑臟，五臟六腑的總稱。府，通「腑」，藏，通「臟」。③忽歡：亦作「惚恍」，迷迷糊糊。多指神志方面。④憂懼：憂愁恐懼。⑤密：密室。⑥割情：拋棄私人感情；割愛。⑦荒沉：猶沉湎，縱酒無度。⑧咎：過錯。⑨流連：留戀不止；依戀不舍。⑩展：施行。⑪攻治：醫治。⑫悶亂：氣悶煩亂。⑬盤盂：盂，音于，亦作「盤杆」，圓盤與方盃的并稱，用於盛物。古代亦於其上刻文紀功或自勵。⑭擘：喧嘩。⑮敬恭：恭敬奉事；敬慎處事。

【譯文】風邪侵入臟腑，使人精神恍惚。如果患上這種病，沒有人不擔心害怕的，忍

受著痛苦，想讓它快點痊癒。至於喝醉酒昏迷恍惚的狀況，又和這有什麼差別呢？人們可以獨居密室以躲避風邪，而不能抑制欲望來節制飲酒。如果人們畏懼酒像畏懼風邪一樣，那麼沉湎於飲酒的錯誤就會被遏制，留戀美酒的過失就會結止。風邪造成的疾病，尚且需要進行醫治，更何況醺酒造成的病變，只在於呼吸之間啊。等到喝醉的時候，他們昏昏沉沉神智不清，把泰山看成彈丸，把大海看成盤盂；仰頭大叫可讓天掉下來，低頭呼喊可讓地陷下去；躺在地上等待虎狼到來，投入井裏、跳到火中也毫不害怕。對待自己的身體尚且如此，又怎能以珍視恭敬的禮儀來防備喜怒無常帶來的過失呢？

【原文】昔儀狄^①既疏^②。大禹^③以^④興。糟丘^⑤酒池^⑥。辛。癸^⑦以亡。豐侯^⑧得罪。以^⑨戴樽銜杯。景升^⑩荒壞。以三雅^⑪之爵^⑫。趙武^⑬之失衆^⑭。子反^⑮之誅戮^⑯。灌夫^⑰之滅族^⑱。季布^⑲之疏斥^⑳。子建^㉑之免退^㉒。徐邈^㉓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㉔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注釋】①儀狄：據《世本》《呂氏春秋》《戰國策》等先秦典籍記載，她是夏禹時代司掌造酒的官員，相傳是我國最早的釀酒人，女性。②疏：疏遠。③大禹：禹，姁姓夏後氏，名文命，號禹，後

世尊稱大禹，夏後氏首領，傳說為帝顓頊的曾孫，黃帝軒轅氏第六代玄孫。他的父親名鯀，母親為有莘氏女修己。相傳禹治黃河水患有功，受舜禪讓繼帝位。④以：所以。⑤糟丘：積糟成丘。極言釀酒之多，沉湎之甚。⑥酒池：謂以酒為池。⑦辛、癸：商紂、夏桀的并稱。商紂名帝辛，夏桀名履癸，兩人均為有名的暴君。⑧豐侯：傳說中的古代因喝酒而亡國的諸侯。鄉射禮圖其形於罰爵上，作為酒戒之用。⑨以：因為。⑩景升：即劉表（一四二年—二〇八年），字景升，山陽郡高平（今山東微山）人。東漢末年名士，漢室宗親，荊州牧，漢末群雄之一。⑪三雅：《太平御覽》卷八四五引《典論》：「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雅容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後以「三雅」泛指酒器。⑫爵：古代飲酒的器皿，三足，以不同的形狀顯示使用者的身份。⑬趙武：趙文子，戲劇《趙氏孤兒》的歷史原型。春秋時晉國卿大夫，政治家、外交家。⑭失衆：謂失去民心；失去衆心。⑮子反：半姓，熊氏，名側，字子反。生年不詳，卒於前五七五年。春秋時楚國司馬。楚莊王十九年（前五九六年），率軍圍宋，歷時九月，後因酗酒被宋大夫華元趁夜入軍帳通盟撤圍。共王時為中軍將，與子重等救鄭。與晉師戰於鄆陵（今河南鄆陵西北）時，夜酒醉不能議事，楚軍乃退。旋為共王責而自殺。⑯誅戮：誅殺；殺害。⑰灌夫：西漢潁陰（今河南許昌）人，字仲孺，生年不詳，卒於前一三〇年。初以勇武聞名，為人剛直不阿，任俠，好飲酒罵人。吳楚七國之亂時，與父俱從軍，以功任中郎將。建元元年（前一四〇年），任太僕。次年徙為燕相，坐法免官。與丞相田蚡不和，後因在蚡處使酒罵座，戲侮田蚡，為蚡所劾，以不敬罪族誅。⑱滅族：古代的一種嚴酷刑

法，是指一人犯死罪而牽連其父母妻子等整個家族被殺。^①季布：曾為項羽部將，楚漢兩軍交戰時，曾經多次讓劉邦困窘不堪。劉邦消滅項羽後仍對此耿耿於懷，懸賞千金捉拿季布。季布潛藏到朱家家裏。朱家勸灌嬰說服劉邦赦免了季布，并召拜為郎中。惠帝時為中郎將，後轉任河東守。季布為人仗義，好打抱不平，以信守諾言、講信用而著稱。所以楚國人中廣泛流傳著「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的諺語。「一諾千金」這個成語也是從這兒來的。^②疏斥：疏遠排斥。^③子建：曹植（一九二一年—二二三年），字子建，沛國譙（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國時期曹魏詩人、文學家，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是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生前曾為陳王，去世後謚號「思」，因此又稱陳思王。^④免退：指撤職。^⑤徐邈：東漢末魏人，字景山，在魏國任職大司農。陳壽：「徐邈清尚弘通，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⑥良箴：即「良鍼」，療效好的針砭。比喻有益的勸誡。

【譯文】從前儀狄進獻美酒被大禹疏遠了，夏朝因而興起；酒糟成山，美酒滿池，商紂、夏桀因此亡國。豐侯獲罪，是因為頭頂酒樽口銜酒杯；劉表政事荒廢、頹敗，是因為珍藏「伯雅」、「仲雅」、「季雅」三酒爵；趙文子失去衆人的擁戴、子反被誅殺、灌夫被滅族、季布被疏遠排斥、曹植被免官、徐邈被禁言，全都是因為酒啊。世人喜愛飲酒并以飲酒為樂的人很多，而能戒酒怕酒的人很少。樂之者多，戒之者少，規勸又如何生效呢？祇能希望君子能節制一點罷了。

疾謬

【題解】疾，憎恨；謬，荒謬的行為。作者以此為題，描寫了人們失禮倨傲的醜態；指出離開了恭敬守禮的軌道，人們就會陷入互相攻訐、誣陷、詆毀、仇視的混亂狀態，輕者傷身，重者亡國，反映了作者對當時世風的憤恨。

【原文】抱朴子曰。世故^①繼^②有。禮教^③斯頹^④。敬讓^⑤莫崇。傲慢成俗。疇類^⑥飲會。或蹲或踞^⑦。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⑧唯在樗蒲^⑨彈碁^⑩。所論極於聲色^⑪之間。舉足不離綺襦紈袴^⑫之側。游步^⑬不去^⑭勢利^⑮酒客之門。不聞清言講道^⑯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駸野^⑰。

【注釋】①世故：指禍亂。②繼：持續不斷。③禮教：禮儀教化。④頹：衰頹。⑤敬讓：恭敬謙讓。⑥疇類：朋輩，同輩的人。⑦踞：蹲坐。《說文》：「踞，蹲也。」按，踞為居的俗字。⑧盛務：大事，重要工作。⑨樗蒲：樗，音出，古代博戲，後世亦以指賭博。⑩彈碁：古代博戲之一，亦指下棋。⑪聲色：指歌舞和女色。⑫綺襦紈袴：指富貴之家或其子弟，含貶意。⑬游步：隨意走走。⑭不去：不離。⑮勢利：指有錢有勢的人。⑯講道：講宇宙人生玄妙的道理。⑰駸野：駸，音挨，愚笨鄙陋。

【譯文】抱朴子說：「世間禍患不斷，禮教漸漸衰敗，沒有人崇尚恭敬謙讓，傲慢無禮已成風氣。同類的人聚會飲酒，有的蹲著，有的坐著；盛夏季節，裸身露體；盛行的祇是賭博、下棋，所談論的也祇是音樂、女色之類；出行不離紈綺子弟左右，交游也不離權貴、酒徒之門；聽不到高雅的言談和深刻的道理，專門以說難聽的話嘲弄別人為先。認為這樣做是高明有遠見，不這樣做就被認為是愚笨鄙陋。」

【原文】於是馳逐^①之庸民^②。偶俗^③之近人^④。慕之者猶宵^⑤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颿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考^⑥。或下逮^⑦婦女。往者^⑧務其深焉。報者^⑨恐不重焉。唱之者不慮見^⑩答之後患。和之者耻於言輕之不塞。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⑪。如此、交惡^⑫之辭。焉得嘿^⑬哉。

【注釋】①馳逐：指追隨，效法。②庸民：平民，普通的人。③偶俗：謂迎合世俗。④近人：關係近的人。⑤宵：夜。⑥祖考：祖先。《詩·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於祖考。」⑦逮：到。⑧往者：指出言的人。⑨報者：指回應的人。⑩見：被。⑪負敗：失敗，受挫折。⑫交惡：雙方感情破裂，互相憎恨仇視。⑬嘿：同「默」，不說話，不出聲。

【譯文】「於是，奔走鑽營的平庸之人，迎合世俗的受寵之人，羨慕他們的如飛蛾撲火，效仿他們的人如輕毛隨颶風飛升。嘲笑戲弄的話，有的向上談及祖先，有的向下論及婦女。嘲弄的話以尖刻為能，反駁的話唯恐出言不重。先出言的從不顧忌後果，反駁的人則以不能言辭苛刻使人語塞為耻。不對的人被認為笨拙，先停下來的人被當做認輸。這樣相互咒罵的話，誰能夠無聲忍受呢？」

【原文】其有才思^①者之為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言微^②理舉。雅而可笑^③。中而不傷。若夫疏拙者之為之也。則枉曲^④直湊。使人愕然^⑤。妍^⑥之與蚩^⑦。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

【注釋】①才思：才氣和思致。②微：語言含蓄微妙，精深切要。③可笑：令人發笑。④枉曲：謂違法曲斷；不公正。⑤愕然：驚訝貌。⑥妍：美麗。⑦蚩：醜惡。

【譯文】「那些有才思的人說出的諷刺話語，還善於尋找恰當的時機，言語含蓄簡約、理由完備、文雅而談諧幽默，中肯而不傷害對方。至於那些蠢笨之人說出的話，則不論是非曲直，使人驚愕。這些傷害人的話，無論言辭美醜，都應該斷絕，豈止是言辭

拙劣而已呢？」

【原文】乃有使酒①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②之。拂③衣拔棘④。而手足相及。醜言⑤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⑥。絕交⑦壞厚。構隙⑧致禍。以杯螺⑨相擲者有矣。以陰私⑩相訐⑪者有矣。昔陳靈⑫之被矢。灌氏⑬之泯族⑭。匪⑮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⑯之發。榮辱之主。三緘⑰之戒。豈欺我哉。

【注釋】①使酒：因酒使性。②堪：忍受。③拂：甩動，抖動。④棘：通「戟」，古代兵器名，合戈矛爲一體，可以直刺與橫擊。⑤醜言：惡言。⑥讎：仇。⑦絕交：斷絕往來。⑧構隙：造成裂痕。指結怨。⑨杯螺：即螺杯，用螺殼雕製的酒杯。⑩陰私：隱秘不可告人的事。⑪訐：攻擊別人的短處或揭發別人的陰私。《說文》：訐，面相斥罪相告訐也。⑫陳靈：陳靈公（？—前五九九年），嬀姓，陳氏，名平國，春秋時期陳國第十九任國君。⑬灌氏：灌夫。⑭泯族：滅族。⑮匪：非。⑯樞機：《周易·系辭》：「言行，君子之樞機。」因後以「樞機」喻言語。⑰三緘：「三緘其口」的略語。

【譯文】「又有那些喝酒使性子的人，有不可侵犯的性格，不能忍受，於是撩起衣襟，拔出刀劍，拳腳相加。用難聽的話辱罵所尊敬的人，歡心變成仇恨，恩斷義絕，仇

隙日增，招來灾禍。用酒杯相互擲擊的有之，用隱私互相攻訐的有之。從前陳靈公被射死，灌夫被滅族，灾難不是從天而降，而是禍從口出。言語表述，事關榮辱。古人三緘其口、出言謹慎的訓誡，難道是騙人的嗎？」

【原文】激電不能追既往之失辭^①。班輸（輸原作輪）^②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雖不能三思^③而吐情談。猶可息謔調^④以杜^⑤禍萌^⑥也。然而迷謬^⑦者無自見之明。觸情^⑧者諱逆耳之規。恢^⑨（恢作疾。疾當作疚）美而無直亮^⑩之鍼艾^⑪。群惑而無指南^⑫以自反^⑬。諂媚^⑭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⑮之徒。拊節^⑯以稱功。益^⑰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⑱之捷。過人之辨。而不寤^⑲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也。豈徒減其方策^⑳之令問^㉑。虧其没世^㉒之德音^㉓而已哉。

【注釋】①失辭：亦作「失詞」，言辭失當。②班輸：春秋魯國的巧匠公輸班。一說班指魯班，輸指公輸般，「班輸」為兩人的合稱。③三思：再三思考。思危，思退，思變。④謔調：戲笑的口吻。⑤杜：防止。⑥萌：發生。⑦迷謬：亦作「迷繆」。迷惑謬誤。⑧觸情：觸動情緒。⑨恢：疾病，弊病。⑩直亮：正直信實。⑪鍼艾：治病的方法。此喻救治社會弊病的方法。鍼，同「針」，針法，用針刺經絡或穴位治療疾病；艾，艾草，治病用。⑫指南：這裏指指引。⑬反：同「返」。⑭諂媚：用

卑賤的態度向人討好。諂，奉承，巴結。媚，媚諂，逢迎。⑮面從：謂當面順從。⑯拊節：擊節。節，一種古樂器，用竹編成，擊之成聲。⑰益：更加。⑱端晏：指子貢和晏子。⑲寤：通「悟」，覺悟，認識到。⑳方策：典籍。㉑令問：令聞，美好的聲名。問，通「聞」。㉒没世：終身，永遠。㉓德音：好的聲譽。

【譯文】「快速的閃電，也不能追回說過的錯話；魯班這樣的能工巧匠，也不能把侮辱了人的語言除去。即使不能反復思考而講出得體的話，還可以停止戲謔調笑，杜絕災禍的萌生。但是迷惑於錯誤言論的人，沒有自知之明；觸動感情的人，聽不進逆耳的勸告。美化自己的弊病，却没有正直誠實的人來幫助他；很多人迷惑，却没有人指點而使其迷途知返。諂媚的小人，總是笑著稱贊叫好；當面奉承的人，拍掌稱贊功德。更使迷惑的人覺察不出他的錯誤，自以為有子貢、晏子一樣才智、超人的辯才，却一點都不醒悟。這纔是招來災禍的喪旗、造成災禍的符篆啊。難道僅僅是損害他們在史冊中的好名聲、損害身後的仁德嗎？」

【原文】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顧①（顧作爲）也。率多冠蓋②之後。勢援③之門。素④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⑤立。本情便放⑥。或假財色以交權豪⑦。或因時

運^⑧以叨^⑨榮位^⑩。或以^⑪婚姻而成^⑫貴戚^⑬。故并（并作弄）毀譽以合威柄^⑭。器^⑮盈志^⑯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⑰所不能復制^⑱。繩墨^⑲所不能復彈^⑳。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

【注釋】

①篤顧：十分頑固。指蠢笨頑固之徒。②冠蓋：猶冠族，官宦之家。③勢援：猶後盾。勢，也寫作「執」。④素：平時。⑤粗：略微。⑥放：解脫約束。⑦權豪：權貴豪強。⑧時運：時機運勢。⑨叨：竊取。⑩榮位：指令名尊位。⑪以：藉助。⑫成：結成，成爲。⑬貴戚：帝王的親族。⑭威柄：威權，權力。⑮器：度量，胸懷。⑯志：心志。⑰清論：公正的評論，公正的輿論。⑱制：制約。⑲繩墨：法度、法律。⑳彈：批評，揭發。

【譯文】「但是敢於這樣做的人，并非全是蠢笨頑固的人，大多還是官宦子弟、權勢人家。他們平時盡力多行善事，以求虛名，但是一旦攢了點名聲，惡劣的嘴臉就暴露了。有的藉金錢、美女來巴結權貴豪門，有的依靠時機、運氣來竊取尊貴的地位，有的藉婚姻關係躋身貴族行列。於是玩弄權術、毀譽并施來迎合權貴。他們志驕意滿、故態復萌，毛病全都顯露出來了。勾結同黨，廣結羽翼，仕途通暢，步步高升。公正的議論不能限制他們、法律制度也不能再約束他們。於是他們變成了鷹頭上的蒼蠅、廟堂裏的

碩鼠。」

【原文】所未及者。則低眉①掃地②以奉望之。其下者。作威作福③以鞫御④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⑤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

【注釋】①低眉：形容順從或和善的樣子。②掃地：古代郊祀的儀制，於壇下掃地設祭。③作威作福：原意是祇有君王纔能獨攬權威，行賞行罰。後泛指憑藉職位，濫用權力。④鞫御：亦作「控馭」，馭馬使就範。引申指控制，駕馭。⑤陽：佯。

【譯文】「對於地位高的人，他們低眉順眼、極盡奉承；對於地位低的人，就作威作福、加以控制。於是，那些地位在其之上的，聽不到他們的劣性，即使聽到也假裝不知道；那些地位不如他們的，則不敢勸說他們，說了也不能制止他們。」

刺驕

【題解】「刺驕」篇作者指責了世俗驕慢倨傲的習氣，分析了漢末以來的情況，闡述了「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滅亡」的道理，諷喻一國之君一定要戒除傲慢，聽取臣下的諫言。「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這實在是關乎生死存亡的關鍵。

【原文】蓋勞謙①虛己②。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③之者多矣。附之者衆。則安④之徵⑤也。去之者多。則危⑥之診⑦也。

【注釋】①勞謙：居有功勞却仍謙恭。②虛己：謙虛，虛心。一般用在「虛己以聽」中，意思是以謙虛的態度聽取別人的意見。③去：離開。④安：安寧，安泰。⑤徵：標誌。⑥危：災禍。⑦診：症狀。

【譯文】大凡有功勞却仍謙遜的人，歸附他的人就多；驕狂傲慢的人，背離他的人就多。歸附的人多，是平安的徵兆；背離的人多，是危險的信號。

「原文」存亡之機^①。於是乎在。輕^②而爲之。不亦蔽^③哉。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④也。非此之謂也。乃衰薄^⑤之弊俗^⑥。膏肓^⑦之廢疾^⑧。安共爲之可悲者也。不修善事。即爲惡人。無事於大^⑨。則爲（舊無人無至則爲七字。補之）小人^⑩。紂^⑪爲^⑫無道^⑬。見^⑭稱獨夫^⑮。仲尼^⑯陪臣^⑰。謂爲素王^⑱。即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遄死^⑲之譏。是負豕^⑳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污也。

【注釋】

①機：事物發生的樞紐，對事情成敗有重要關係的中心環節。②輕：輕率。③蔽：蒙蔽。

④自牧：自我調養，自我修養。⑤衰薄：衰敗；衰敗澆薄。常指世風道德。⑥弊俗：鄙陋的習俗。

⑦膏肓：古代醫學以心尖脂肪爲膏，心臟與膈膜之間爲肓。⑧廢疾：謂有殘疾而不能作事。⑨大：大

事。⑩小人：普通人。⑪紂：中國商代最後的君主，相傳是暴君。⑫爲：做。⑬無道：暴虐，沒有德

政。⑭見：被。⑮獨夫：獨王。⑯仲尼：孔子的字。孔子名丘，春秋魯國人，儒家學派創始人。⑰陪

臣：古代天子以諸侯爲臣，諸侯以大夫爲臣，大夫又自有家臣。因之大夫對於天子，大夫之家臣對

於諸侯，都是隔了一層的臣，即所謂「重臣」，因之都稱爲「陪臣」。古代諸侯的卿大夫，對天子自

稱「陪臣」。⑱素王：指孔子。漢王充《論衡·定賢》：「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春秋》。」⑲遄

死：速死。《詩經·相鼠》：「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意思是說，人不懂禮，何不趕快就死去。

⑳豕：猪。

【譯文】存亡的關鍵，就在於此。輕率地這樣做，不是太糊塗了嗎？自尊的方法，就在於以尊貴的身份謙下低賤的人，用謙卑來培養自己的美德。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世風衰敗的鄙陋習俗、進入膏肓的重病，怎麼能都做這樣的事，真是可悲啊！不好事就是壞人，不做大事就是普通人。商紂王為君無道，被人稱為「獨夫」；孔子身為諸侯的大夫，却被稱為「素王」。這說明君子并不在於是否有權勢和財富。如今幹了違規越禮的事，却不喜歡聽「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的批語。這就等於自己背著一頭猪却討厭別人說他臭，自己跳到泥坑裏却忌諱別人說他髒一樣。

【原文】夫節士①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②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③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④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⑤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⑥計決。勸沮⑦不能幹⑧。樂天知命⑨。憂懼⑩不能入。困瘁⑪而益⑫堅。窮否⑬而不悔。誠⑭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⑮萍浮。效禮之所弃者之所為哉。

【注釋】①節士：有節操的人。②奪：改變。③道：道義。④榮：尊嚴。⑤擯：拋棄。⑥分定：本

分所定，命中注定。⑦勸沮：勸阻。勸勉和阻撓。⑧幹：侵犯。⑨樂天知命：天，天意；命，命運。安於自己的處境，由命運安排。這是相信宿命論的人生觀。《周易》：「樂天知命，故不憂。」⑩憂懼：有仇恐懼。⑪困瘁：瘁，音翠，困頓勞苦。⑫益：更加。⑬窮否：困厄，不亨通。⑭誠：果然。⑮草靡：草順風倒伏。

【譯文】那些有節操的人，雖不能讓別人尊敬，但他的志向不會被改變；雖不能讓別人不厭惡，但他所遵循的道義也不會改變；雖不能讓別人不侮辱自己，但榮譽還在於他自身；雖不能讓別人不抛弃自己，但他的節操始終不變。因此本分既定，鼓勵和阻擾都不能造成影響；樂天知命，憂愁和恐懼都不能入乎其心。困苦却更加堅強，窮困與否都不後悔。如果真能够用心如此，又怎能像草一樣隨風搖擺、像浮萍一樣隨波逐流，去效法那些抛弃禮法之人的行為呢？

【原文】俗之傷破①人倫②。劇於③寇賊之來。不能經（舊無經字。補之）久④。其所損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⑤之士。不惜典刑⑥。而皆科頭⑦袒體。踞見⑧賓客。毀辱天官⑨。又移染庸民⑩。後生⑪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⑫。或叨竊⑬虛名。而躬自⑭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⑮。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⑯者

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⑰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⑱此而就彼矣。

【注釋】①傷破：傷害，損傷。②人倫：禮教所規定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及各種尊卑長幼關係。《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③劇於：過於。④經久：長久。⑤在位：居官位，做官。⑥典刑：常刑。⑦科頭：謂不戴冠帽，裸露頭髻。⑧踞見：踞坐而見客。形容待人傲慢。⑨天官：官名。《周禮》分設六官，以天官冢宰居首，總御百官。唐武後光宅元年改吏部爲天官，旋復舊。後世亦稱吏部爲天官。⑩庸民：平民，普通的人。⑪後生：年輕人，晚輩。⑫清資：魏晉至唐時多由士族擔任的清貴官職。⑬叨竊：竊取。⑭躬自：親自。⑮當世：隨順世俗。⑯禮防：指禮法。謂禮之禁亂，猶防之止水。⑰驕放：驕慢放縱。⑱委：丟棄，放棄。

【譯文】世俗習慣對人倫的破壞，比外敵、強盜的入侵還要厲害。外敵的入侵不能持久，他們的損害祇是一時而已。至於權貴子孫和在位的高官們，不顧禮法，全都束發去帽，裸露身體，又腿坐著會見客人，這樣既辱沒了自己的官職，又污染了平民百姓。那此年輕晚輩們，看到他們中有的獲得了高位，有的竊取了虛名，於是自己也照着做。於

是普通百姓便以為在社會上安身處事，沒有比這樣做更好的了，恪守禮法的生活即辛苦又很難做到，而且這些人大多貧苦卑賤。恣意放縱過得逍遙快活又簡單易行，並且這樣做的人很快都官爵顯耀。於是乎世人無不抛弃遵守禮法而追求恣意放縱了。

【原文】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①。長②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③也。其黨與足以相引④也。而無行⑤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清⑥恣欲。而不妨其赫奕⑦矣。此整身⑧履道⑨。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⑩者有幸。而頓淪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注釋】①操業：從事職業的活動。②長：經常。③自飾：文飾或掩蓋自己。④引：薦舉。⑤無行：沒有善行；品行不端。⑥縱清：放縱情欲。⑦赫奕：顯赫貌；美盛貌。⑧整身：身體端正，穿戴整齊。喻提高自身修養。⑨履道：躬行正道。⑩榮顯：榮華顯貴。⑪頓淪：困頓沉淪。

【譯文】世上還有那些人，年輕時就無清白的操守，長大後通過買官而獲得富貴。也許是他們的知識足以自我掩飾，他們的朋黨也完全有力量互相包庇吧。於是那些品行不端的人便以此為證，說這些人放縱欲望，并不妨害他們的名位顯赫，這都是那些嚴格要

求自己以行正道的人，不免窮困貧賤的原因，却不懂得榮耀顯貴的人受寵幸、困頓沉淪的人不受賞識，都不是由他們的品行決定的啊！

博喻

【題解】本篇採用連珠文體形式，以衆多比喻來闡說事理，其論點當爲依法治國的典範。篇章短小，語言華美，表達委婉。

【原文】抱朴子曰。民財匱①矣。而求②不已。下力極矣。而役不休。欲怨嘆③之不生。規④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剝背以裨⑤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開聰也。

【注釋】①匱：匱乏。②求：索取。③怨嘆：怨恨傷嘆，悲嘆。④規：勸告，建議，尤指溫和地力勸。⑤裨：彌補，補助。

【譯文】抱朴子說：「人民的財力已經很匱乏了，還在搜刮不止；人民的力氣已經用到極點了，還在役使不停。還想使老百姓不生怨恨傷嘆的情緒，勸告他們要永遠安定守法，這就好比截斷樹根來接長樹枝、剝割後背上的肉來補肚子、割開眼眶來開闊視野、割掉耳朵來增強聽力一樣。」

【原文】抱朴子曰。法無一定^①。而慕^②權宜^③之隨時^④。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⑤。猶割^⑥高馬以適卑^⑦車。削跗^⑧踝^⑨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⑩。剖尺璧^⑪以納促^⑫匣也。

【注釋】①一定：固定不變，注定。②慕：追求。③權宜：指因事而變通辦法。④隨時：順應時勢，切合時宜。⑤偶俗：謂迎合世俗。⑥割：音團，割斷，截斷。⑦卑：低的，低下的。⑧跗：脚背，足上。⑨踝：音懷，腳腕兩旁凸起的部分，亦稱「踝子骨」。⑩鞞：音炳，刀劍柄上或鞘上近口處的裝飾，一說刀劍鞘。⑪尺璧：古玉器名。直徑一尺的大璧，言其珍貴。⑫促：狹小。

【譯文】抱朴子說：「法律未能成為定規，却追求隨時應變的權宜之計；功業不能超過前代，却喜歡不斷應變以迎合世俗。這就好比砍斷高頭大馬的腿來適應矮小的馬車、削掉脚背和踝骨來穿小鞋、折斷長劍以便插進劍鞘、把一尺大小的玉璧切小放進狹小的匣子一樣。」

【原文】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①。廟筭^②不精。而窮兵^③以侵鄰。猶鈇^④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蝓（蝓作蠹）^⑤。減食（減食作食毒）^⑥以中蚤蝨。撤^⑦

舍以逐雀鼠也。

【注釋】①靜亂：平定變亂；使安定寧靜。②廟筭：亦作「廟算」，朝廷或帝王對戰事進行的謀劃。③窮兵：濫用武力。④鈇：音山，掄開鐮刀割。⑤蝓蠖：音起些，木中的蠹蟲。⑥撤：毀壞。

【譯文】抱朴子說：「禁令不明確，却用嚴刑來平定禍亂；朝廷的籌畫不精細，却竭盡兵力去侵犯鄰國。這就好比割掉禾苗來滅蝗蟲、砍倒大樹來殺蛀蟲、吃進毒藥來除去蟲子和跳蚤、拆倒房子來驅趕麻雀和老鼠一樣。」

廣譬

【題解】本篇與「博喻」篇一樣，均採用連珠文體形式，也是藉外在事物來說明人生社會的一些道理，勸誡為君者要提拔和任用真正的杰出人才，不能「葉公好龍」。

【原文】抱朴子曰。三辰^①蔽於天。則清景^②暗於地。根菱^③蹶^④於此。則柯條^⑤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⑥於上。而民困於下。

【注釋】①三辰：指日、月、星。②清景：猶清光。③菱：音拔，草木的根。④蹶：折損。⑤柯條：枝條。⑥繆：紕繆，錯誤。

【譯文】抱朴子說：「日、月、星被天上雲霧遮住了，地上的光明就會暗淡；樹根這裏受損傷，枝條那裏就會乾枯。現在的無道行為，會招致以後的禍患。上邊執政有錯誤，下邊百姓就會遭受窮困。」

【原文】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①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

患也。是以秦王^②嘆息於韓非^③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④慷慨^⑤於相如^⑥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⑦。或納讒而誅^⑧之。或放^⑨之乎冗散^⑩。此蓋葉公^⑪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注釋】①用情：根據情理。②秦王：秦始皇統一六國前的稱號。③韓非：戰國晚期韓國人（今河南新鄭，新鄭是鄭韓故城），韓王室諸公子之一，戰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④漢武：漢武帝劉徹的省稱。⑤慷慨：感嘆。⑥相如：即司馬相如（約前一七九年—約公元前一八一年），字長卿，漢族，蜀郡（今四川省成都人）。西漢大辭賦家。其代表作品爲《子虛賦》。作品詞藻富麗，結構宏大，使他成爲漢賦的代表作家，後人稱之爲賦聖。⑦拔：選拔；提拔。⑧誅：殺。⑨放：委任；外放。⑩冗散：冗員散官。⑪葉公：即沈諸梁，半姓，沈氏，名諸梁，字子高，春秋末期楚國軍事家、政治家。約生於公元前五二九年。因其被楚昭王封到古葉邑（今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舊縣鄉）爲尹，故史稱葉公。

【譯文】抱朴子說：「重視遠方之物而輕視近處之物，這是人們常有的心理。相信聽聞而懷疑眼見，是古人、今人都常犯的毛病。因此，秦王對著韓非子著的書贊嘆，而希望見到他本人；漢武帝感慨司馬相如的辭賦，而恨不能處在同時。等到見到他們以後，

却始終不能重用。韓非子因爲秦王採納讒言被殺掉了；司馬相如則被安置在閑散之職。這大概就是葉公好龍，見到真龍反而大驚失色吧。」